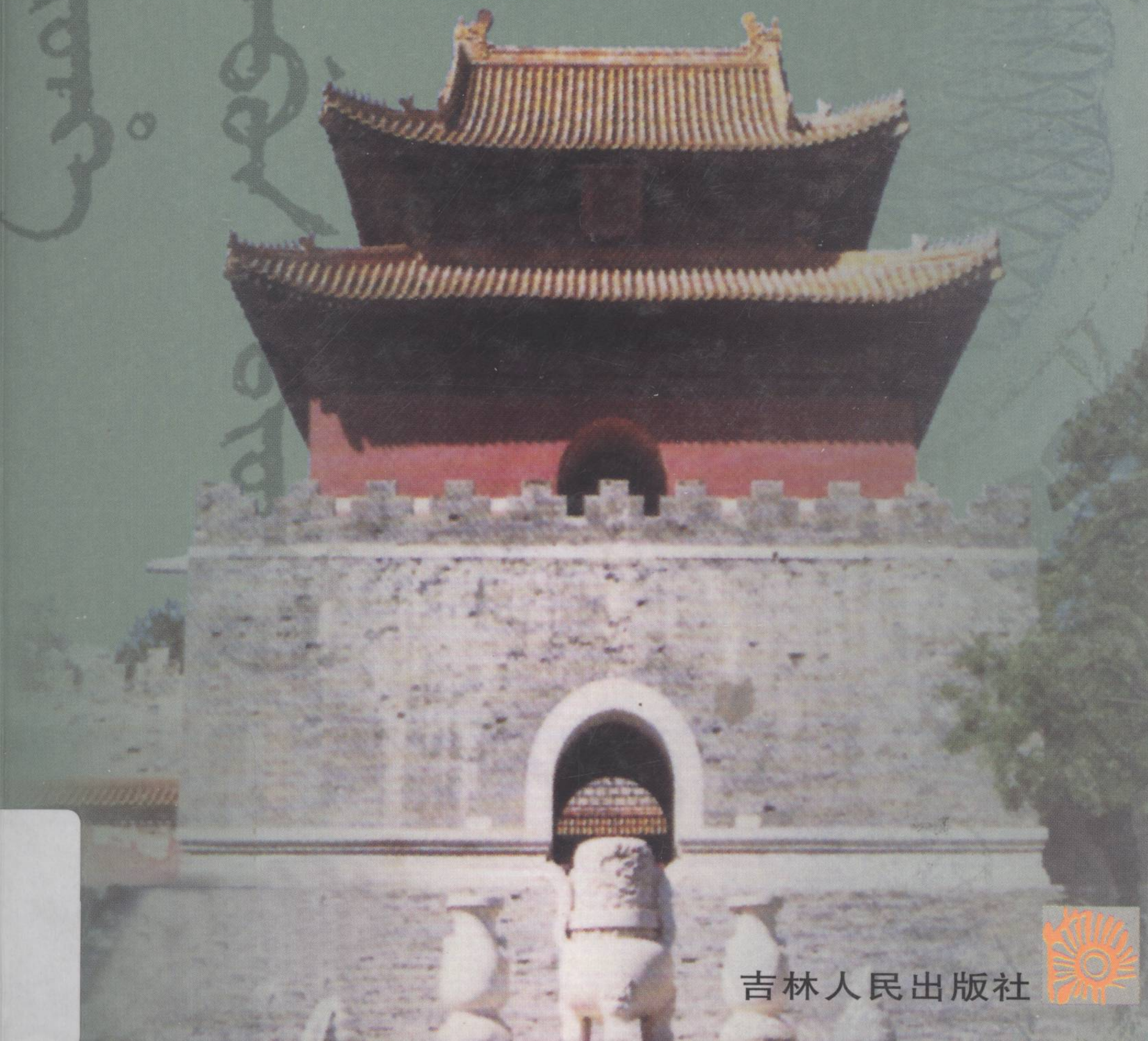
谷长春/主编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抢救满族说部纪实

周维杰/主编　荆文礼/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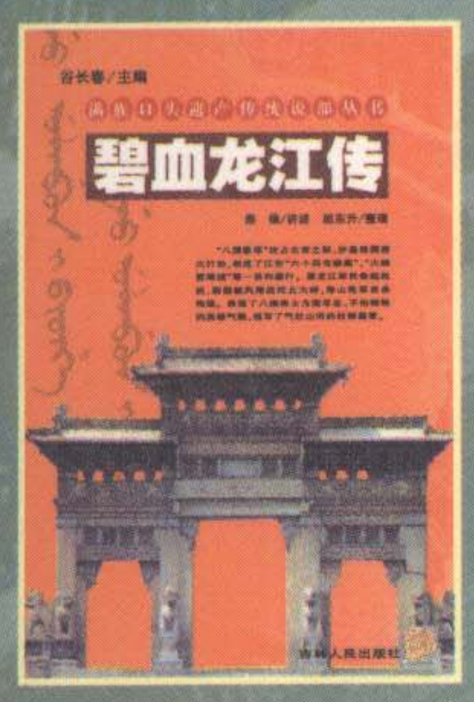
本书回顾了吉林省二十多年来抢救满族说部的艰辛历程，记述了政府重新启动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工程的方针、政策、措施、实践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专家对抢救满族说部成果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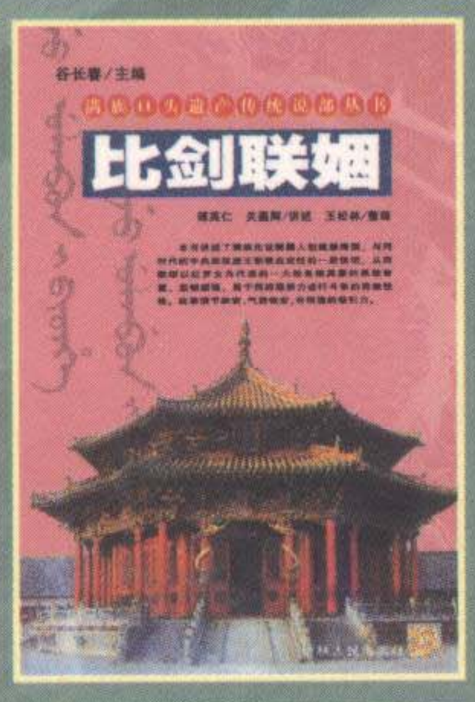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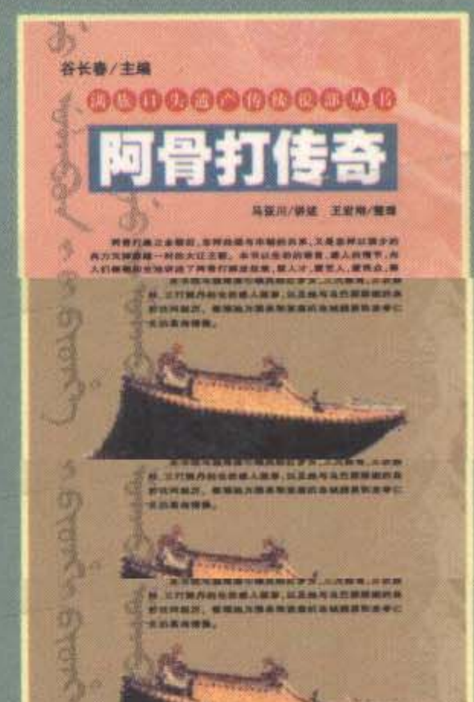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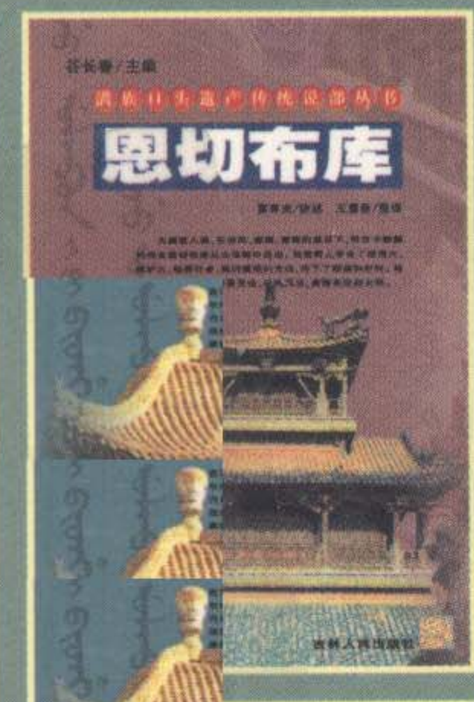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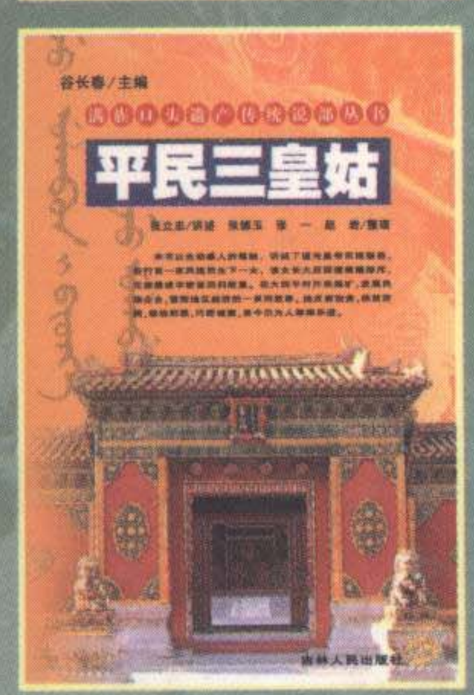
第二批出版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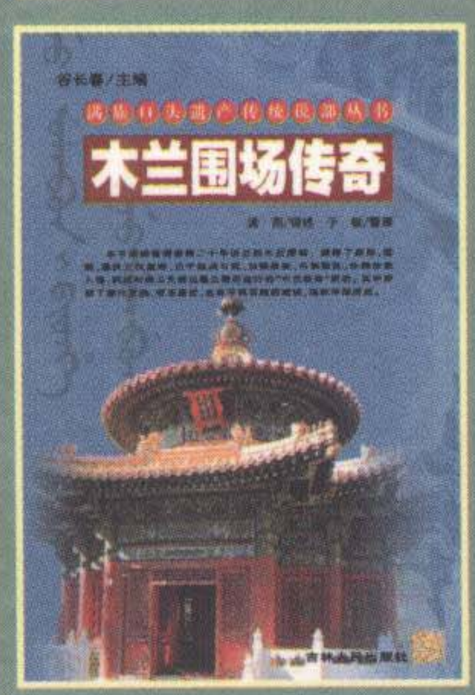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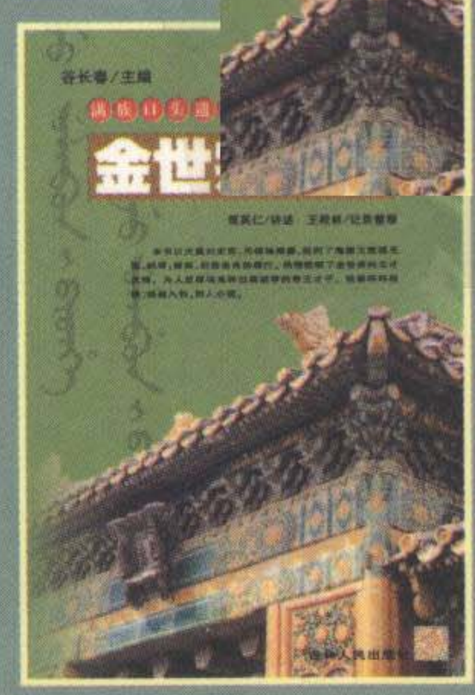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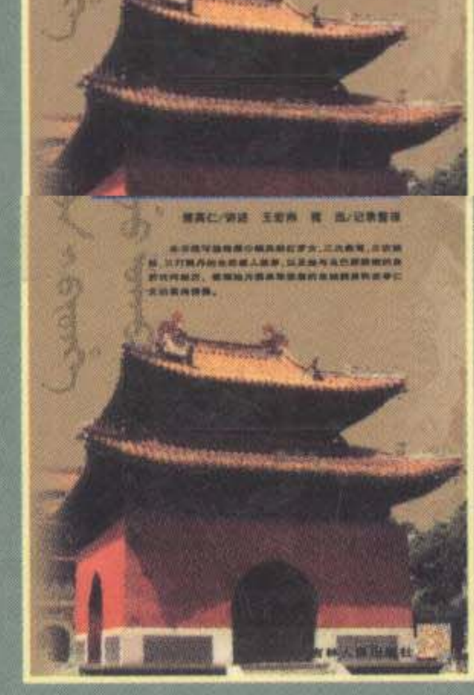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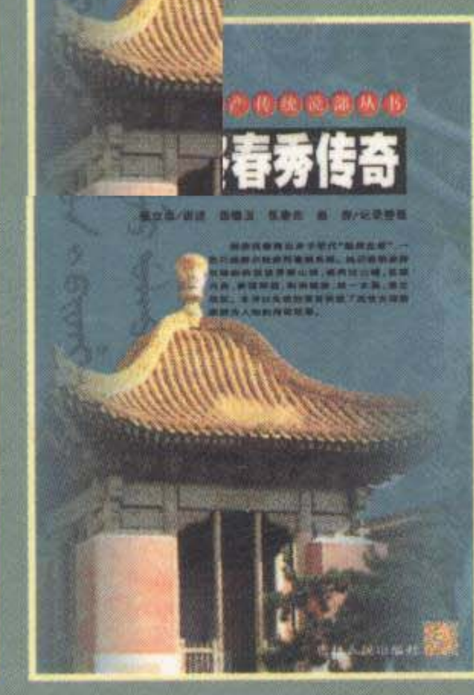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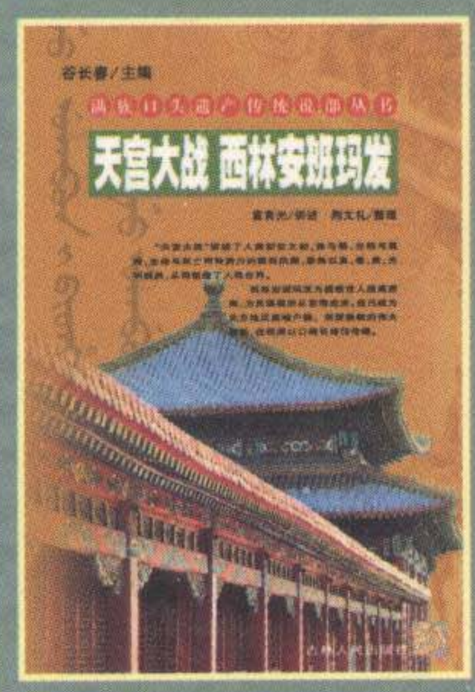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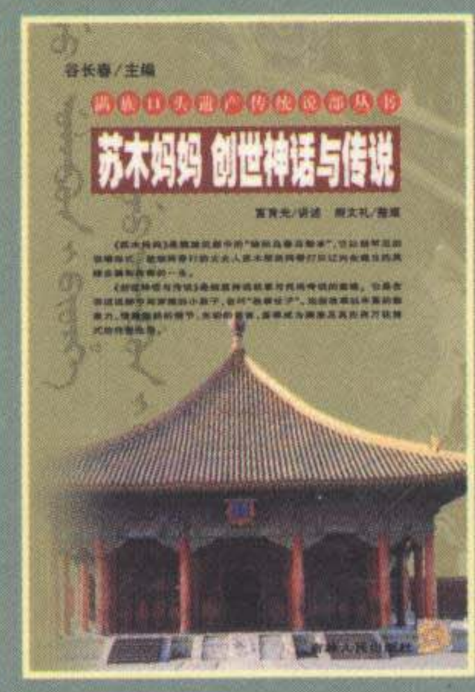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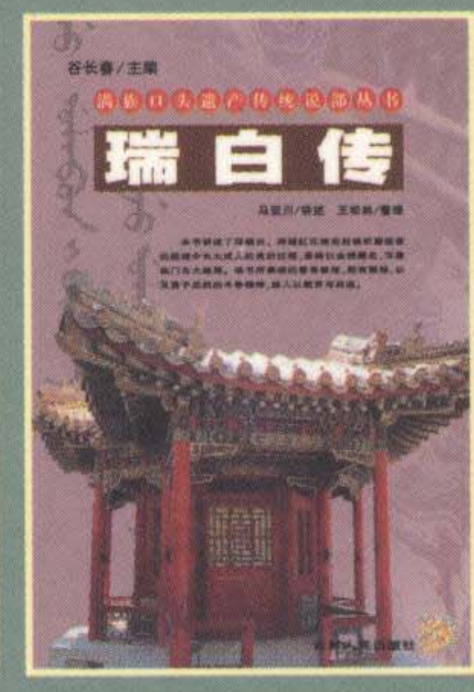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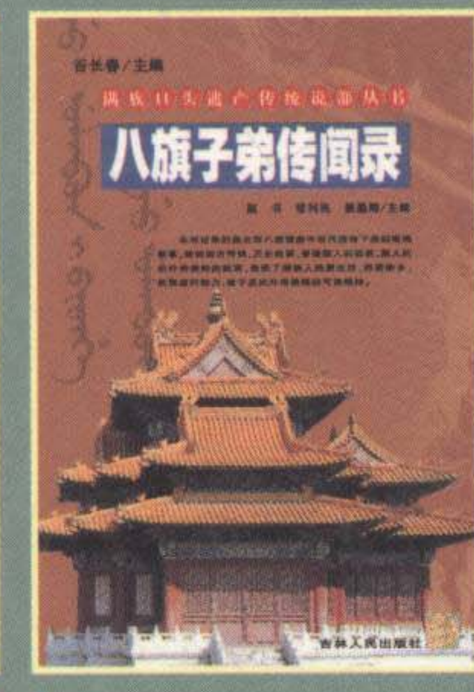












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课题

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206-06136-3

9 787206 061363

定价:50.00 元

责任编辑/邢万生　责任校对/郭雪飞　封面设计/张　娜

谷长春/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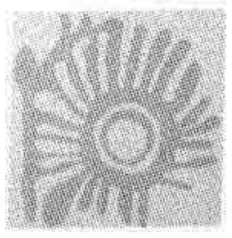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

抢救满族说部纪实

周维杰/主编　荆文礼/副主编

本书回顾了吉林省二十多年来抢救满族说部的艰辛历程，记述了政府重新启动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工程的方针、政策、措施、实践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专家对抢救满族说部成果的评价。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抢救满族说部纪实/周维杰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4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谷长春主编)
ISBN 978-7-206-06136-3

Ⅰ.抢… Ⅱ.周… Ⅲ.满族—民间故事—整理—研究—中国
Ⅳ.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108 号

抢救满族说部纪实

丛书主编:谷长春
主　　编:周维杰　　副 主 编:荆文礼
责任编辑:邢万生　　封面设计:张　娜　　责任校对:郭雪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70mm×970mm　1/16
印　张:25.25　　字数:39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6136-3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在文化部和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经过有关科研和文化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和编委会的精选、编辑、审定，现在陆续和读者见面了。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满族，同其他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源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传统说部，是满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传承久远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是满语“乌勒本”（ulabun）的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20世纪初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为“说部”或“满族书”、“英雄传”的称谓。说部最初用满语讲述，清末满语渐废，改用汉语并夹杂一些满语讲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各氏族都凝结和积累有精彩的“乌勒本”传本，如数家珍，口耳相传，代代承袭，保有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原生的形态，从未形成完整的文本，是民间的口碑文学。清末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原因，满族古老的习俗和原始文化日渐淡化、失忆甚至被遗弃，及至“文革”，满族传统说部已濒临消亡。抢救与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已迫在眉睫。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是抢救与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可喜成果。

吉林省的长白山是满族的重要发祥地。满族及其先民世世代代在白山黑水间繁衍生息，建功立业，这里积淀着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也承载着满族传统说部流传的历史。吉林省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精神的指引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重新受到重视，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有关科研人员，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率先提出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问题，得到了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佟冬先生的支持，并具体组织实施抢救工作。自1981年起，我省几位科研工作者背起行囊，深入到吉林、黑龙

江、辽宁、北京以及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地区调查访问。他们历经四五年的艰辛，了解了满族说部在各地的流传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对一些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进行了录音。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使有组织的抢救工作中断了，但从事这项工作的科研人员始终怀有抢救满族说部的“情结”，工作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1998年，吉林省文化厅在从事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十大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中，了解到上述情况，感到此事重大而紧迫，于是多次向文化部领导和专家、学者汇报、请教。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文化部社文图司原司长陈琪林同志，著名专家学者钟敬文、贾芝、刘魁立、乌丙安、刘锡诚等同志都充分肯定了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几经周折，在认真准备、具体筹划的基础上，于2001年8月，吉林省文化厅重新启动了这项工程。2002年6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团结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满族说部的抢救、保护工作。

这项工作，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及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吉林等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有关人士的认同与无私帮助，特别是得到了文化部和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2003年8月，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课题；2004年4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使我们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根据文化部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有关指示精神，我们对满族说部采取全面的保护措施，不但要忠实记录，保护好文本，还要保护传承人及其知识产权；不但要保护与说部的讲述内容和表现形式相关的资料，还要保护与说部传承相关的文物，从而对满族说部这一口头遗产进行整体保护。我们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组织科研人员到满族聚居地区深入普查，扩大线索，寻源探流，查访传承人，利用现代化手段，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方式采录传承人讲述的说部。在记录整理过程中，不准许增删、编改，只是在文法、句式、史实方面作适当的梳理和调整，严格保持满族传统说部的原创性、科学性、真实性，保持讲述人的讲述风格、特点，保持口述史的

原汁原味。

几年来的工作，使我们深感“抢救”二字的重要。目前健在的传承人多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渐渐失去记忆。就在二三年前，我们刚刚采录完傅英仁、马亚川讲述的说部，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掘其记忆宝库，他们就溘然长逝了。一些熟悉往昔满族古老生活的长者和说部传承人，如二十多年前我们曾经访问过的黑龙江省的富希陆、杨青山、关墨卿、孟晓光，吉林省的何玉霖、许明达、关士英、赵文金、胡达千、张淑贞，辽宁省的张立忠，北京市的陈氏兄弟、富察·庄净，河北省的王恩祥，四川省的刘显之等先生都已相继谢世，使其名传遐迩、珍藏在记忆中的说部无以名世，成为永远的遗憾。今天出版这套丛书，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所选的作品，都是满族各氏族传承人讲述的优秀传统说部的忠实记录，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自强不息、勤劳创业、爱国爱族、粗犷豪放、骁勇坚韧的民族精神，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宝贵珍品，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它的出版，不仅是对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贡献，而且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增添了一分光彩。

一、满族传统说部产生的历史渊源

满族及其先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满族的先民肃慎人自古就在白山黑水一带繁衍。据《山海经》载：“东北海之外……大荒山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据《孔子家语》卷四载：肃慎就以“楛矢石砮”为信物贡服于周天子。而后，汉、魏、晋、南北朝之挹娄、勿吉，隋唐之靺鞨，辽宋之女真，明清之满洲，这些同属于肃慎族系，只是不同朝代称谓不同罢了。唐朝初年，靺鞨人曾建立“渤海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史称“海东盛国”。辽代以降，满族先世黑水女真部迅速崛起，其首领阿骨打，承继祖业，敏毗韬晦，扫平有二百余年历史的桀骜恃强的庞然大国——辽王朝，建立了雄踞北方的大金王朝。到金世宗乌禄时代，在文化和经济等诸方面均达到了鼎盛时期，史称“小尧舜”。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建立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后金”。其后人又从建立大清国，到打败明王朝，定鼎中原。满族及其先民绵长的一

脉相承的历史，是满族传统说部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

满族是一个创造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文化的民族。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作为北方边远的游牧、渔猎少数民族，能够两度逐鹿中原，建立政权时间长达420年，对统一中国版图，形成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与其以自己的文化养育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分不开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满族及其先民历经三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世代生活在广袤数千里的山林原野，征伐变乱的砥砺，苦寒环境的锤炼，培育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与品格，使他们成为粗犷剽悍、质朴豪爽、善歌尚勇、多情重义，“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引自《盛京通志》）的民族。渤海的武人颇喜角斗，以骁勇为荣，有“三人渤海当一虎”（引自宋·洪皓《松漠纪闻》）之谚。靺鞨人盛行歌舞之风，其渤海乐不仅传入中原王朝和日本，而且在民间不断延续流传。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对辽作战相当激烈的时候，便命开国元勋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在金朝建国不久的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正式颁行，当时被称为国书。女真有了文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以歌伴舞在民间广为盛行。有些贵族子弟为求佳偶，常“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讴歌以侑觞者”（见《三朝北盟会编》）。这说明，女真民间一直保持先祖古朴的风俗习惯。随着北宋灭亡，金人大量入关，女真民间歌舞很快传遍中原大地，甚至在金、元杂剧中广为传唱。满洲统治者从建立后金到入主中原，注意保持满族及其先民尚武骑射和语言风俗方面的独立性，努尔哈赤时期创制满文，皇太极时期改革老满文，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康、雍、乾等几代皇帝，在强调“国语骑射”为治国之本的同时，也注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特别是积极吸收汉文化。这是满族传统说部得以滥觞的文化根源。

几度争战几度崛起，几度鼎盛几度衰落，漫长的历史充满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壮烈悲怆的故事，构筑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从而孕育和产生了古朴而悠久的满族民间口头文学——传统说部。满族说部的形成与传播，历史相当久远。满族先民，在从肃慎、挹娄到靺鞨以及创建大金国的历史过程中，各氏族、部落迁徙、动荡、分合频繁，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女真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强凌弱，众暴寡，各部落之间互相争雄，连年战乱，及至进

入清代，内部争斗不断，外患与内祸迭起，这使各个氏族都无法选择地交织在历史的漩涡里，涌现众多的英雄人物和感人的业绩。满族及其先民凭借自己对善恶美丑的感受和对社会现象的审视，把一桩桩、一件件值得传诵、讴歌的人和事，详细地记载在各个氏族世代传袭的口碑之中，以此谈古论今。为此，不遗余力地随时积累、记录、采集、传扬本氏族的英雄故事，以光耀门楣，激励族人。满族诸姓氏间，都以据有“乌勒本”而赢得全族的拥戴和尊重，“乌勒本”令族众铭记和崇慕。

满族传统说部的广泛流传得益于“讲古”的习俗。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重视求本寻根的民族。他们通过“讲古”、“说史”、“唱颂根子”的活动，将“民间记忆”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部艺术。讲古，就是一族族长、萨满或德高望重的老人讲述族源传说、家族历史、民族神话以及萨满故事等。元人宇文懋昭所撰的《金志》中说，女真金代习俗，“贫者以女年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这说明在女真时期就有“行歌于途”，“自叙家世”的讲古习俗。据《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从中可知，金代初期民间讲古的习俗就很盛行，已引起上层统治者的重视。据《金史·乐志》载：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世宗及群臣参与“唱颂根子”的活动，势必张扬民间讲古的习俗。满族先人的故事在“讲古”中传播，在传播中又不断被加工、修改或产生新的故事。讲古不单单是本氏族内部的事，各氏族间互相比赛，场面十分热烈。据《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中记载：“满洲众姓唱诵祖德至诚，有竞歌于野者，有设棚聚友者。此风据传康熙年间来自宁古塔，成居爱辉沿成一景焉。”由此可见，满族早年讲唱“乌勒本”，是相当活跃的，甚而搭棚竞歌，聚众观之。此景与我国南方一些民族的歌圩相类似。

满族及其先民将“讲古”、“说史”、“唱颂根子”的“乌勒本”，推崇到神秘、肃穆和崇高的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多元神崇拜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原始先民在漫长的社会劳动和生活中，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

下，无力与强大的自然力抗衡，于是幻想在人的周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一切，并认为自然的东西都有灵魂，是他们控制着人类，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带来灾难。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了，最初的神产生了”。这就是万物有灵论和原始神话。原始先民有了原始信仰和原始神话，便利用各种方法举行祭祀，向神灵祈祷、膜拜，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即萨满教。在萨满教诸神中，除自然神祇、动物神祇（包括图腾神祇）外，最重要而数目繁多者便是人神，即祖先英雄神祇。宗教与民俗从来就是形影相随的，“讲古”的习俗与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结合了起来。满族及其先民以讲唱氏族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的说部艺术，正是依照传统的宗教习俗，对本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的讴歌和礼赞。人们对祖先英雄神，供奉它，赞美它，毕恭毕敬，祈祷祖灵保佑族众，荫庇子孙。萨满教极力崇奉祖灵，亦包括对本族历世祖先和英雄神祇的讴歌与缅怀。所以，在萨满祭祀中，有众多歌颂和祈祷祖先神祇的神谕、赞文、诗文和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满族及其先民的“颂祖”、“讲祖”礼俗，世代承继不衰，是因为把勉励子孙铭记祖先创业艰难，承继祖德宗功，继往开来，奋志蹈进，作为祖先崇拜的根本目的和信条。特别是乾隆十七年颁布的《钦命满洲跳神祭天典礼》，统一了萨满祭规，使萨满祭祀变成家族祭祖活动，把祖先崇拜推向高峰。经年累世，各氏族在集体智慧的滋育下，赞文日益丰富扩展，情节愈加凝炼集中，使之逐渐升华为长篇祖先颂歌。这也成为满族传统说部的一种源流。

二、满族传统说部的本体特征

满族传统说部经过千百年来的创作、传承和演变，形成了独特的表现空间和表现形式。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太平御览》卷七八四），所以，说部是以口头形式产生和传承的，讲唱内容全凭记忆。最初记述手段，用一缕缕棕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刻述祖先的坎坷历程。这便是说部的最古老的形态，也叫“古本”、“原本”、“妈妈本”。满族人将这种“妈妈本”尊称“乌勒本”特曷。古人就是通过望图生意，看物想事，唱事讲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中文化人的增多，满族说部的“妈妈本”逐渐用满文、汉文或汉文标音满文来简写提纲和萨满祭祀时赞颂祖先业绩的“神本子”。讲述人

凭着提纲和记忆，发挥讲唱天赋，形成洋洋巨篇。

满族传统说部内容丰富，气势恢宏，它包罗天地生成、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发轫兴亡、英雄颂歌、蛮荒古祭、生产生活知识等，每一部说部都是长篇巨著。满族说部之所以如此厚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关于记录和评说本氏族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说部，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约束性，不允许隐饰，以翔实的根据来讲述；

（二）说部由氏族中德高望重、出类拔萃的专门成员承担整理和讲述义务，整理和讲述时吸收了众人谈资，所讲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无固定文本拘束，因而愈传愈丰愈精，是群体创作的累积；

（三）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生动性。说部多由一个主要故事为经线，辅以多个枝节故事为纬线，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又杂糅地域的、民俗的奇特情景，加之口语化的北方语言，因而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据我们掌握的三十余部满族说部来分析，从内容上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故事”，是由氏族的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和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窝车库乌勒本主要珍藏在萨满的记忆与一些重要的神谕及萨满遗稿中，如黑水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官大战》、东海萨满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爱辉地区流传的《音姜萨满》、《西林大萨满》等。

（二）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如富察氏家族富希陆、傅英仁从爱辉、宁安传承的姊妹篇《萨大人传》和《萨布素将军传》（又名《老将军八十一件事》），黑龙江省双城县马亚川先生承袭的《女真谱评》，河北石家庄王氏家族传承的《忠烈罕王遗事》，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后裔赵东升先生承袭祖传的《扈伦传奇》，富氏家族传承的《顺康秘录》、《东海沉冤录》，傅英仁先生传承的《东海窝集传》等。

（三）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满族说部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很丰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如金代的《金兀术传》，明末清初的《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清中期的《飞啸三巧传奇》等；一是历史传说人物的演义，如《乌拉国佚史》、《佟春秀传奇》等。

（四）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这部分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渤海时期的《红罗女》、《比剑联姻》，明代的《白花公主传》以及民间说唱故事《姻缘传》、《依尔哈木克》等。

满族传统说部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凝聚了有别于其他口头文学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讲述环境的严肃性。各氏族讲唱“乌勒本”是非常隆重而神圣的事情。一般在逢年遇节、男女新婚嫁娶、老人寿诞、喜庆丰收、氏族隆重祭祀或葬礼时讲唱“乌勒本”。讲唱“乌勒本”之前，要虔诚肃穆地从西墙祖先神龛上，请下用石、骨、木、革绘成的符号或神谕、谱牒，族众焚香、祭拜。讲述者事前要梳头、洗手、漱口，听者按辈分依序而坐。讲毕，仍肃穆地将神谕、谱牒等送回西墙上的祖宗匣子里。这一系列程序表明有严格的内向性和宗教气氛。不像平时讲“朱奔”（意为故事、瞎话）那样随便地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二）讲述目的的教化性。满族传统说部与萨满祖先崇拜的敬祖、颂祖、祭祖观念密切相关。讲述祖先过去的事情，都是真实地记述，是对祖先英雄业绩的虔诚赞颂，不允许隐瞒粉饰和随意编造，否则则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讲唱说部的目的，不只是消遣和余兴，而是非常崇敬地视为培育儿孙的氏族课本和族规祖训，是对族人进行爱国、爱族、爱家的教育，起到增强氏族凝聚力的作用。因此，讲述内容、目的以及题材艺术化程度，均与话本、评书有较大区别。

（三）讲述形式的多样性。满族传统说部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尤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从《萨大人传》和《飞啸三巧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出，有说有唱，甚至还记录了讲唱的曲谱。讲唱说部关键在于说，说讲究真、细、险、趣四个字。真，即真实，故事情节合情入理，真实可信；细，即细腻，绘声绘色，细致入微；险，即惊险，突出关键的地方，有悬念，有艺术魅力；趣，即语言要风趣幽默，使人发笑。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以蛇、鸟、鱼、狍等皮革蒙制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跌宕氛围，引人入胜。

（四）传承的单一性。满族传统说部的承继源流，主要以氏族

中的一支或家庭中直系传承为主，虽有师传，但多半是血缘承袭，祖传父，父传子，子子孙孙，承继不渝，从而保持了说部传承的单一性与承继性。《萨大人传》是富察氏家族的祖传珍藏本，其传承顺序是：富察氏家族第十一世祖、清道光朝武将发福凌阿传给长子、爱辉副都统衙门委哨官伊郎阿将军；伊郎阿又传给长子富察德连；富察德连又传给其子富希陆和其侄富安禄、富荣禄；富希陆又传给长子富育光。一般来说，讲唱人大都与说部所宣扬的事件及其主人公有直系血缘关系，他们既对本氏族历史文化有一定的素养，又谙熟说部内容，并有组成说部题材结构的卓越能力和创作才华。《扈伦传奇》的传承就是很好的证明，其最早的传承人乌隆阿，纳喇氏第十一代，他把家史传给曾孙德明（五品官，通今博古），德明经过梳理后传给其侄十六辈霍隆阿（笔帖式），再传给十七辈双庆（五品官，精通满汉文），下传伊子崇禄（八品委官），二十辈的赵东升继承祖父崇禄先生，对家史进行整理。这些传承人都有高深的文化和创作才能。他们把记忆和传讲自己的族史视为己任，当做崇高而神圣的事情，世代不渝。他们在氏族中自行遴选弟子或由自己的后裔承继传诵。传承的方法是口耳相传，心领神会。所以，传承人在满族说部的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的过程中，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传承人，就没有满族说部。

（五）流传的地域性。满族说部在一些地域流传过程中，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因此，有的说部逐渐脱离原氏族的范围，被众多氏族传承诵颂，如《尼山萨满传》、《红罗女》、《飞啸三巧传奇》、《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松水凤楼传》、《姻缘传》等，在长期传诵中，已成为该地域更多姓氏甚至外族群众讲述的书目，并代代传承。

满族传统说部和其他口头文学一样，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变异性。在传播中，传承人根据自己对讲述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工、升华，从而产生新的故事纲目。特别是，随着氏族的繁荣，分出各个支系，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传承人，在讲述内容和形式上也有了变化。所以在不同的支系、不同的地域出现了不同的传本，如《红罗女》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流传《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而吉林省的东部就有《银鬃白马》、《红罗绿罗》等不同传本，这是正常的现象。说部在传播中演变，获得新的发展，并吸收汉族的评书和明清小说章回体的特点，这正是满族传

统说部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三、满族传统说部的价值和意义

满族传统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其中蕴藏着丰富、凝重的社会、历史内容。

满族传统说部具有历史学价值。满族传统说部大都是以古代英雄人物为中心、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编织而成的，是述说满族及其先民各个部落、氏族的兴亡发轫、迁徙征战、拓疆守土、抵御外患等“先人昨天的故事”。如《萨大人传》、《东海窝集传》、《扈伦传奇》等所讲述苦难的经历，不朽的宗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氏族充满血泪、卓绝斗争的雄浑壮阔的历史。从各个氏族的说部中，能使人更好地了解到满族及其先民是怎样从遥远的过去走过来的，经历了哪些曲折坎坷和历史沧桑，而且比起正史有更多底层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当时社会各层面的具体细节。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说部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原生态的历史记忆，是“那时”民间留存下来的口述史。满族的先世在没有文字时，许多史实都靠各个氏族的说部代代相传，据《金史》卷六六载：“天会六年（1128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金代统治者重视采集民间遗闻旧事，并根据民间传说给始祖以下十帝立传，编入金史，这是满族说部为民间口述史的很好证明。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用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对各个部落、氏族重大事件的生动描写，细致记录，很多实事是鲜为人知的，有的补充了史料之不足，有的供专家研究或可匡正史误。说部以浩瀚的内容、恢宏的气势展示北方民族生动、具体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各个历史时期活生生的人文景观。在《两世罕王传》、《扈伦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记述了明朝与女真的交往、马市的内幕、东海窝集部与乌拉部的关系、扈伦四部争锋角逐，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对女真的分化等等，都是各部族祖先的亲身经历。这对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的研究，都有见证历史的特殊价值。

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文学审美价值。满族传统说部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诵颂，因为它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歌颂克难履险、不畏强暴、能征善战、疾恶如

仇的英雄的壮丽诗篇，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说部中讲述的故事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语言朴实无华，简洁明快，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许多说部都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韵，朴素、剽悍的独特风格，贯穿了反抗强权、除暴安良、保家卫国、急公好义、扶危济贫、知恩必报的积极主题，突出体现了满族及其先世的人文精神。它对启迪人们的智慧，端正人们的品格，鼓舞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豪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满族传统说部中反映的内容，与人民息息相通，因而受到北方各族群众的欢迎和享用。像《尼山萨满传》、《萨大人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松水凤楼传》等故事早已在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锡伯以及汉族中广泛流传，只是过去没有被发掘而已。说部的创作不排除有被流放到北疆的高官和文化人的参与，如《飞啸三巧传奇》把北方民族抗俄守边的斗争与宫廷斗争相联系做了具体生动的描写，就可见流民文学的影子。满族传统说部创世神话《天官大战》，反映了原始先民与自然力的抗争，歌颂了掌管日月运行、人类繁衍的三百女神与恶神进行惊心动魄地鏖战，是我国史前文化的重要遗迹，可以同世界诸民族的古神话相媲美，丰富了世界神话宝库。满族传统说部中的史诗《尼山萨满传》和有着六千余行的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以北方民族的独特语言，瑰丽神奇的情节，宏伟磅礴的气势，歌颂了萨满的丰功伟绩，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可以说，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世的史诗，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古卉，是我国和世界学术界研究满族及其先民历史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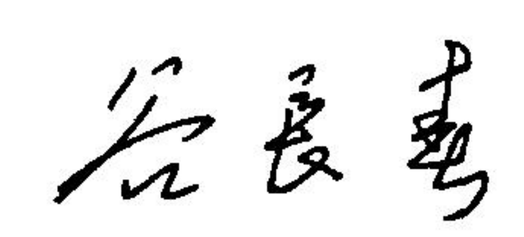
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民俗学价值。满族及其先世，在长期社会生活中，主要靠口碑传承生产、生存经验。在《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介绍了用桦树皮造纸、皮张的熟制、不同兽肉的制作和保鲜、鱼油灯的制作过程等古老工艺，还介绍了北方各种草药的药性和采集，北方少数民族的海葬、水葬、树葬等民俗。在《天官大战》中介绍了祭火神，“跑火池”，在《两世罕王传》中记述了明末清初一种娱柳活动——“跑柳池”等等。因此满族传统说部，为我们展现了满族及其先民等北方诸民族沿袭弥久的生产生活景观、五光十色的民俗现象、生动的萨满祭祀仪式和古时的天文地理、航海行舟、地动卜测、医药祛病以及动植物繁衍知识等，特别是有关生产知识，操作技艺，往往通过故

事中的口诀和韵语得以传承。这为研究北方诸民族的人文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提供了具体、真实、形象的资料，使这些学科得到印证、阐明和补充。所以，有些专家称满族传统说部是北方诸民族的“百科全书”，其言不为过誉。

满族及其先民，数千年来，在亚洲阿尔泰语系乃至通古斯文化领域里，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特别是有清二百六十余年来，为世界文化保留了浩瀚的满学典籍及各种文化遗产，满语的翻译历来为世界各国学者所青睐，满学已成为民族学、语言学的重要学科。满语因久已废弃，现存满语仅是清代书面语的沿用。近年来，我们采录了黑龙江省孙吴县78岁的何世环老人用流利的满语讲述的《音姜萨满》、《白云格格》等满族说部，它向世人重新展示了久已不闻的仍活在民间的活态满语形态，这对世界满学以及人文学的研究是弥足珍贵的。除此，在满族传统说部中还保留着大量的环太平洋区域古老民族与部落的古歌、古谣、古谚，故而具有丰富世界文化宝库的意义。

满族传统说部作为民间口述史，其中对历史的记忆也会有不真实、不准确的地方，但它毕竟是民间口头文学而不是史书，作为信史虽不排斥传说但不可要求口头传说与史书一样真实可信。满族及其先民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和各种思想的影响，在说部中难免有不健康的东西和封建糟粕的成分，但这不是主流，它和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把满族传统说部原原本本地奉献给广大读者，相信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指引下，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会得到剔除。我们在采录、整理、校勘、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抢救、保护和编辑、出版《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传承中华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006年6月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编委会

主　编：谷长春

副主编：吴景春　周维杰　荆文礼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敏　王宏刚　王松林

尹俊明　朱　彤　邢万生

谷长春　吴景春　苑　利

周维杰　周殿富　荆文礼

赵东升　胡维革　曹保明

富育光　傅英仁　魏克信

编辑部主任：荆文礼（兼）

滿族口頭遺產傳統說部叢書

愛新覺羅啟鑑題簽

滿族說部是我國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瑰寶

周巍峙題 丙戌年

滿族說部是北方民族的百科全書

九十三翁賈芝

丙戌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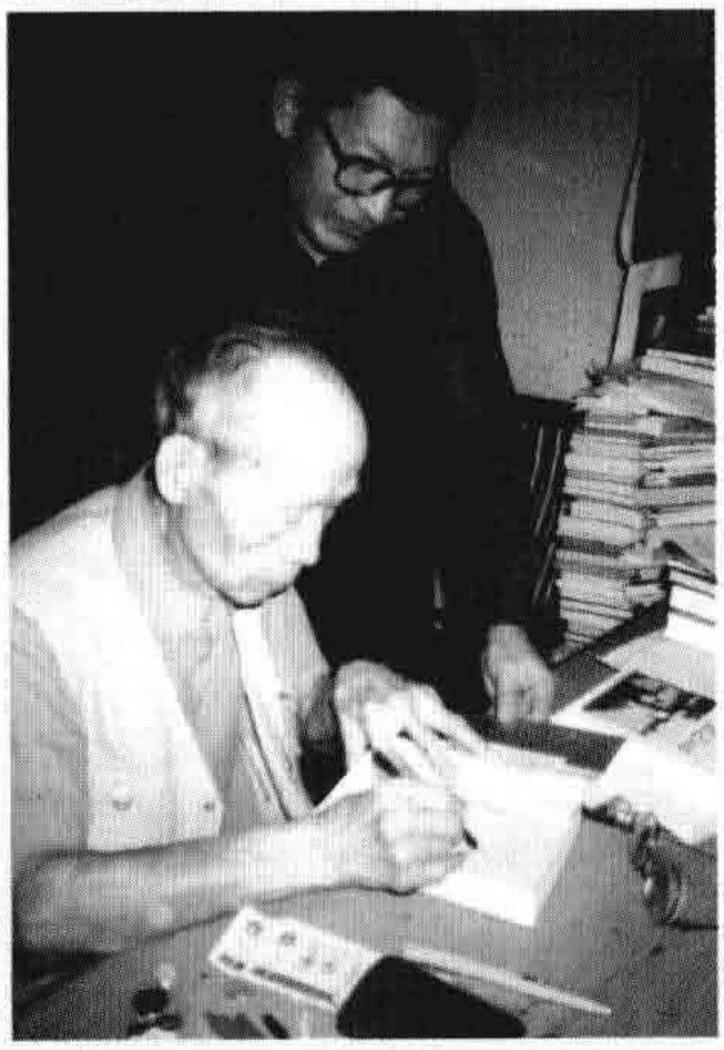
本书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荆宏摄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参观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吉林省满族说部的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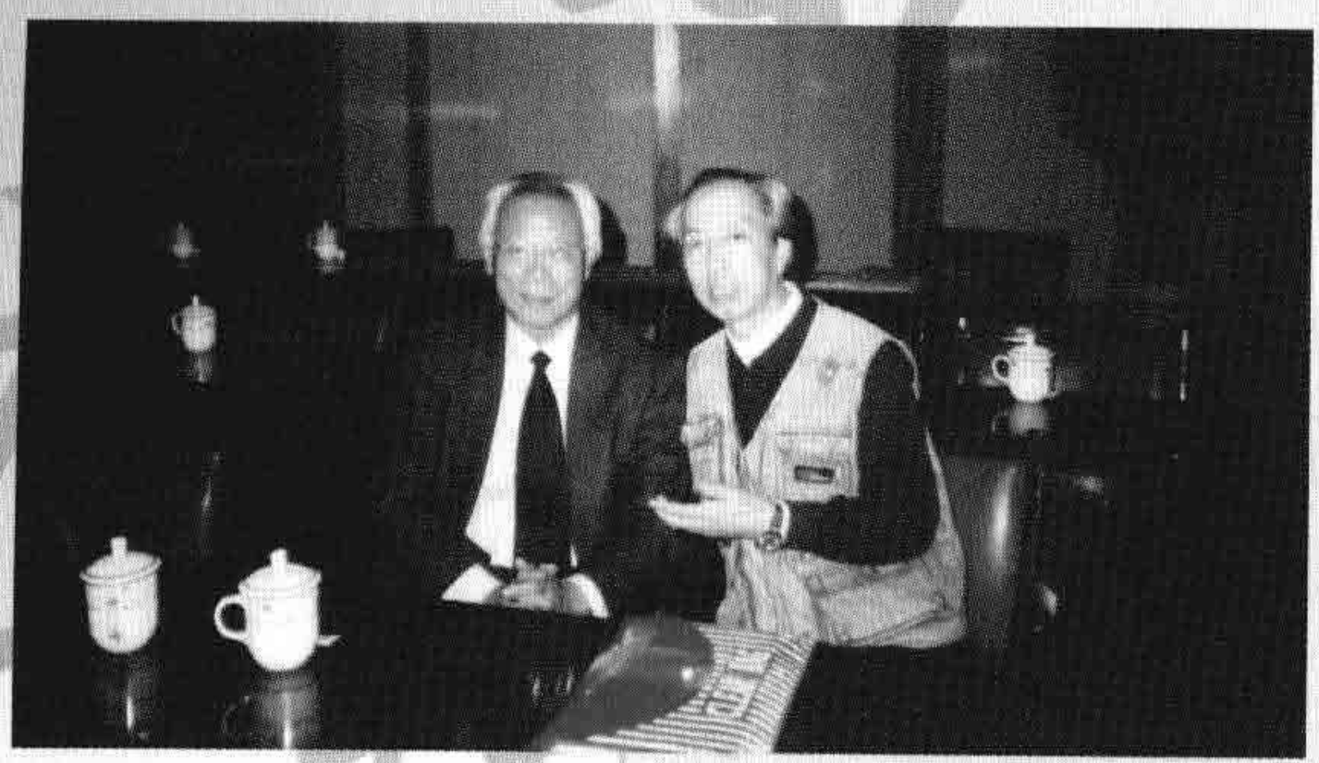
2002年6月，吉林省文化厅成立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左二为主编谷长春，左一为副主编吴景春，右二为副主编周维杰

钟敬文教授会见吉林省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吴景春同志

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原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与主编谷长春同志合影



贾芝先生与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尹俊明同志合影



刘魁立教授听取吉林省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荆文礼同志汇报

乌丙安教授与曹保明、荆文礼合影

2002 年 8 月，副主编吴景春与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合影

1983 年春，富育光、王宏刚去双城专访马亚川先生，商讨关于《女真谱评》的撰写事宜。右为富育光，左为马亚川

上图与左图为富育光提供

1986 年，富育光（左一）、王宏刚（左二）访问吉林省永吉县土城乡满族文化传承人赵明哲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孟慧英访问满族说部传承人马亚川

2003 年，荆文礼、富育光去黑龙江省逊克县宏伟村走访满族老人

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在整理满族说部的讲述提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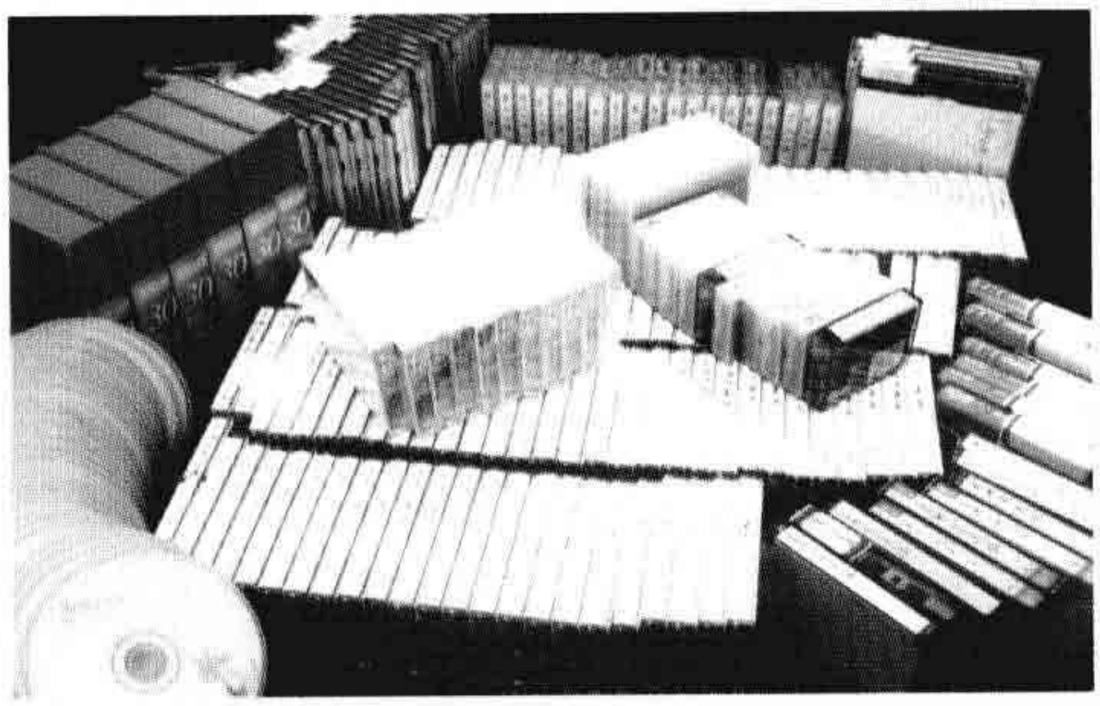
2006 年 2 月，荆文礼、富育光、赵东升在河北省易县西陵守陵人尚红英家调查访问

2005 年 7 月，文化部科教司司长韩先进同志(左三)在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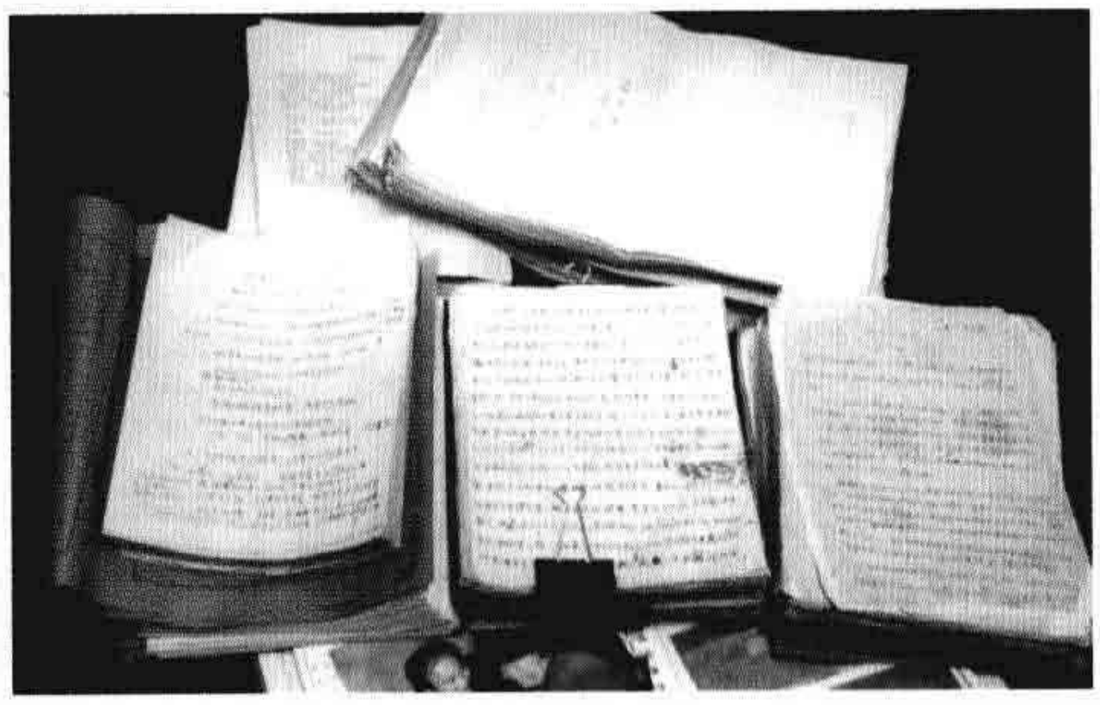
文化部社文图司周小璞巡视员在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会上讲话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王文章同志在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会上讲话

2005年11月，吉林省文化厅与吉林人民出版社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满族说部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姜宁　摄影



抢救满族说部的录像、录音资料



抢救满族说部的文字资料

目录

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的启动

一段难忘的回忆 …… 富育光 003

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 …… 富育光 009

三年筹划为抢救满族说部
奠定思想、组织基础 …… 荆文礼 020

关于申请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
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请示…… 024

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
（一）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讲话 …… 028
（二）原省级老领导、主编谷长春同志的讲话 …… 030
（三）编委会工作原则 …… 034
（四）满族说部的整理原则和编辑体例 …… 036

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艺术集成
编委会扩大会议纪要…… 037

第二次编委会扩大会议纪要…… 039

中共吉林省文化厅党组文件…… 042

文化厅与省新闻出版局联席会议纪要…… 043

关于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045

《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暂定名）
整理细则…… 048

关于抢救、整理满族说部工作情况的汇报…… 051

《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被文化部
批准为“十五”规划国家课题…… 056

省委书记王云坤在抢救满族说部
的工作汇报上作了重要批示…… 057

《满族传统说部》档案管理细则…… 060

刘魁立、乌丙安对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指导意见…… 064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申请报告…… 071

满族说部被文化部批准为中国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078

关于抢救和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行动计划…… 079

洪虎省长看到人民日报“抢救满族说部”报道后
作了重要批示…… 084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满族说部试点工作方案…… 087

国家中心组织专家对试点项目工作方案的论证结果…… 093

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组工作条例…… 094

吉林省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名单…… 095

吉林省文化厅成立抢救满族说部领导小组…… 096

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与
国家中心签订试点项目任务书…… 097

萨满文化与满族传统说部 …… 荆文礼 100

再论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 …… 富育光 108

关于在北京召开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
鉴定暨研讨会的请示…… 120

吉林省实施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的
回顾与现状 …… 谷长春 122

栉风沐雨二十年 …… 富育光 126

关于在京举办“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
鉴定暨研讨会”的情况报告…… 132

满族说部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 135

满族说部申报国家级名录录像片
解说词 …… 于　敏　撰稿 解说 146

关于满族说部终审的若干规定…… 156

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158

编委会 2005 年工作小结 …… 160

国务院批准满族说部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62

抢救满族说部具体行动

《乌布西奔妈妈》采录始末 …… 富育光 165

富育光：用心血熬就史诗 …… 江　山 177

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 富育光 180

《萨大人传》采录纪实 …… 富育光 185

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 …… 王宏刚 193

回忆满族说部的发现 …… 孟慧英 202

抢救说部要只争朝夕　保护传承人刻不容缓 … 荆文礼 208

老树发芽逢春雨　硕果生辉压满枝
——访问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纪实 …… 荆文礼 215

深入普查　重点采录
——四次采录何世环用满语讲述说部纪实 …… 荆文礼 223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 荆文礼 237

《萨大人传》审稿意见
（一）魏克信编稿意见
（二）吴景春审稿意见
（三）谷长春审稿意见 …… 246

谷长春对《比剑联姻》的审读意见
及几点建议…… 252

《萨布素将军传》编稿意见 …… 魏克信 255

读《萨布素将军传》一稿的意见 …… 谷长春 257

《佟春秀传奇》编稿意见 …… 魏克信 259

《平民三皇姑》编稿意见 …… 曹保明 261

《乌布西奔妈妈》读后 …… 谷长春 263

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 …… 富育光 265

我的家族与“满族说部” …… 赵东升 278

满族说部：到哪里去找
“金子一样的嘴” …… 李晓林 296

建立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档案室 …… 孙　莹 300

专家对抢救满族说部的评论

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
鉴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 适　庐 305

抢救满族说部见成效 …… 张　静 307

满族传统说部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 徐　涟 308

抢救满族说部取得阶段性成果 …… 俞　灵 310

满族说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 王文章 311

满族说部是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 …… 刘魁立 312

满族说部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 乌丙安 314

满族先民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 刘锡诚 316

抢救满族说部成果斐然 …… 宋兆麟 318

说部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 曲六乙 319

满族说部艺术管窥 …… 戴宏森 320

说部是满族形象化的口述史 …… 郎　樱 325

说部是绝唱，是最后一息 …… 舒　乙 327

说部是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之源 …… 孟慧英 329

满族说部是中华文化的瑰丽珍宝 …… 关纪新 331

满族说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贺　嘉 333

说部的问世使满族文学史必须重写 …… 苑　利 335

满族说部是稀世佳作 …… 贾德臣 337

满族说部是催人上进的精神力量 …… 赵　展 339

满族说部为国家编纂清史提供了史料 …… 李治亭 341

满族说部是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成果 …… 曹保明 344

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 周惠泉 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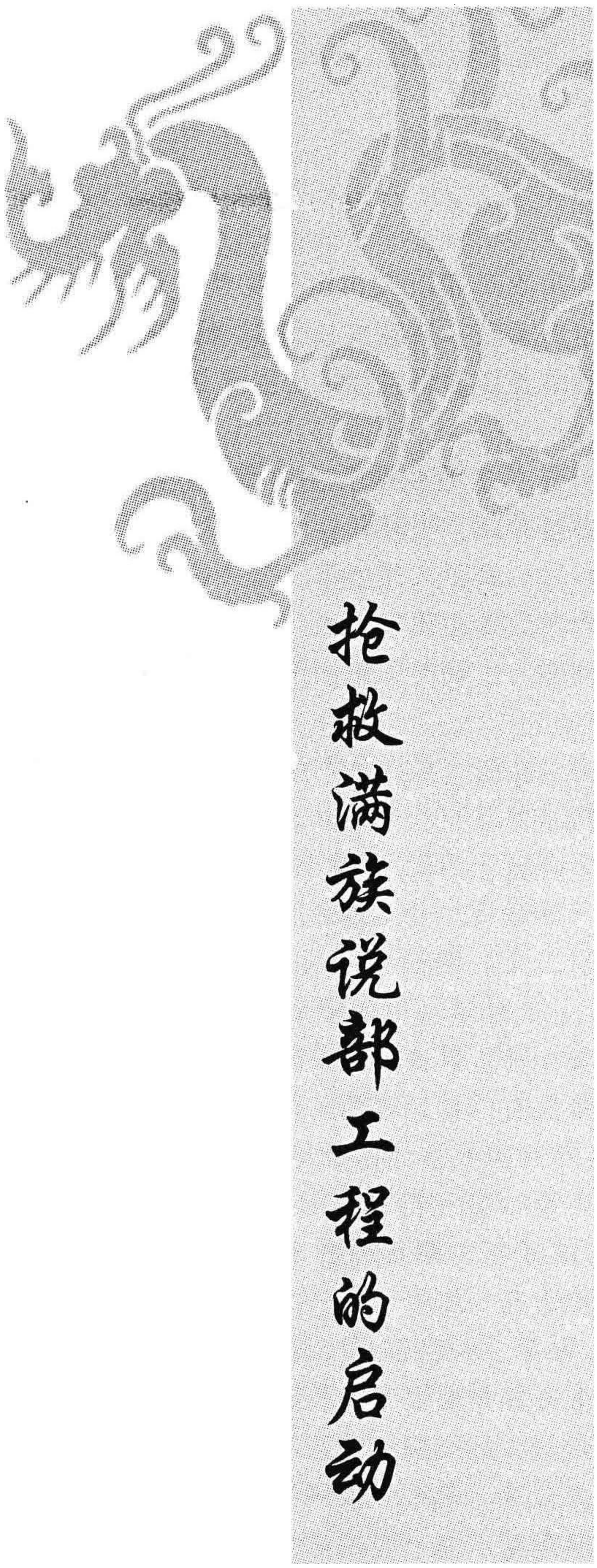
满族说部是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的一朵奇葩 …… 胡维革 359

满族说部在历史学和
民族学中的学术价值 …… 张璇如 363

满族说部　石破天惊 …… 王兆一 367

满族说部与满语言文化 …… 刘厚生 371

后　　记…… 377



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的启动

一段难忘的回忆

富育光

2006年春，我同文礼、东升诸友，赴京参观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览。这是我国21世纪初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盛举，深受国内外瞩目。此次，我省在京展出了满族说部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

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中国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文化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我心情激动，感触颇深。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濒临消失的古老满族传统说部，早已成为一个陌生的词语，不为世人所知。如今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焕发青春，为丰富祖国多民族文化百花园做出她新的贡献，是经过了二十余年漫长而艰辛的努力，成果来之不易。这一切令人不由勾起一段难忘的回忆。

谈起我与满族传统说部的不解之缘，首先还是从我的故乡说起，那里是最早传讲和保留满族说部最有代表性的满族文化故乡——黑龙江畔满族聚居地爱辉大五家子村，满语称“呼鲁吐拖克索”，汉译“骏马之乡”。全村世居满族富、吴、关、何、葛五大满洲望族，有三百余年开发史。所居五姓，皆清代八旗劲旅的后裔，其先世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抵御外侮，守卫边疆，由宁古塔（今宁安市）奉旨北上，永戍爱辉的。爱辉地方有清一代所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相聚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扬。大五家子村，就是当年拱卫副都统衙门在爱辉所建的官屯之一，建国初期多数人还使用满语。黑龙江上至呼玛县城，下至车陆、嘉阴诸屯，数百里沿岸，沃野良田阡陌，宜耕宜猎，素有“北国粮仓”美誉。在这片平畴沃原上，数百年来聚居着满、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顺游直下在松花江汇入黑龙江流域的三江平原，住着著名的赫哲族。各族和睦相处，保持固有语言、礼仪，沿袭寿诞、婚嫁、丧葬、祭祀等古风。记得，盛事后的余兴，多是由各族德高望重的长老或萨满们，讲唱拿手的本族说唱艺术，竞相比赛。这种老规矩，大约沿袭自各族遥远的祖先英雄崇拜时代，而在清康熙年间尤为兴盛，各族在抗击侵略的同一目标下，齐聚荒漠的黑水爱辉，卫国戍边，战斗空隙便以唱讲扣人心弦的说部故事，激励士气。保卫雅克萨之战胜利后，各族

定居这里，长久仍沿袭旧俗。所以，自清朝乃至民国以来，爱辉城地方讲说部成风，各氏族锻炼出许多民间讲唱艺术家。当年还不乏有汉族爱好者和一些曲艺界名士献出智慧，不少书目不胫而走，越传越响，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人们永久的纪念。

黑龙江沿岸民族众多，聚居区域集中，受深远的文化影响，文化积淀丰厚，民情古风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所以说，在东北一些民族聚居区域中，那里可以算是很有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区。我便是在这种温馨、淳朴、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1954年，我考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从事过新闻工作，担任过政府工作人员，但一直以来为民族文化献身的赤情难忘。最早，我曾被邀帮助过吉林市一家满族抄写族谱。1959年至1980年间，聆听和帮助家父、四叔、杨青山、祁世和等老人，补记过本家族传给他们的满族说部底稿。要知道在当时受“左”的思想制约，按惯例不是一般人可能参与的，怕惹出是非。我能幸运赶去，主要凭借父亲通晓满文的威望。现在想来，都是我得天独厚的偏得。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些接触，对于我不断深入与升华对满族等诸民族特有文化的钟情和认识，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与濡染作用，也养成我喜爱探讨北方各种民情俚俗的癖好。余闲时我注意国内各类期刊杂志，留心博览或征询民俗轶闻故事，博闻广记，存储数千张卡片和绘图。这些在我从事新闻副刊编辑时发挥过辅助作用，也是我后来从事北方民族文化研究弥足珍贵的资料储备。

1978年，我由省政府部门调到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族文化研究室工作。佟冬院长嘱咐我们：“你们的研究室要建到民众中去，要不怕吃苦，把极左思潮耽误的时光抢回来，像我们早年在延安一样，争分夺秒开创基地，谁行动早谁主动。”我们遵照佟老的指示，深入到辽、吉、黑三省民族聚居地区，田野采风，遍访文化人士。当时，社会条件艰苦，到农村去，特别是到偏远农村，交通不便，总是连着几天徒步走，为省钱经常自备干粮，很麻烦。我们坚持同各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联络感情交朋友，逐渐打消所接触群众的层层疑虑。

通过刻苦努力，我们在开拓了视野的同时，打开了北方民族文化研究的局面，认识到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文化遗存，虽经多年政治运动等冲击，仍葆有无限的生命力，有两大类文化内容在民间尚有传承踪迹，值得重视，很有深入考察的必要。一类是：满、蒙、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生活在黑龙江的科尔克孜族，仍程度不同地世代传袭着古老

的萨满信仰文化，历史古远，积淀深邃，维系着氏族的凝聚力，保存了固有的民族精神、品格和习俗；另一类是：各民族在传统萨满文化观念长期濡养下，依据自己生产生存规律和条件，各自世代创造、发展并流传下来许多脍炙人口的民族民间口碑文学艺术遗产，有绚丽多彩的短篇口碑民间故事，更有气势恢宏的长篇民间说唱说部艺术。这是各民族的文化瑰宝和民族的史书、百科全书。上述文化资源，随着社会前进，各族文化遗老逐年谢世，已处于濒临消失的危境，亟待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抢救任务刻不容缓。当时全国民协副主席、著名民间文艺理论家、尊敬的贾芝先生，给了我们许多鼓舞和勉励："民族研究不能搞无米之炊，要提倡社会学者常年蹲住在民间的老习惯，做他们的知心人、代言人，做民间文学的热心人，去多多发现为世人鲜知的第一手材料，建立自己的资料储备库。你们在东北，满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和贡献。萨满文化遗产就是不容忽视的一座宝库。"1980 年冬至 1983 年春，我在贾老的热心指导下，冲破"左"的束缚和一些朋友的疑虑，背着行囊到京郊各地山乡采风问俗，结识了北京、天津、河北的民间艺人、故事家、民歌手，搜集到了珍贵的长篇故事《两世罕王传》、《忠烈罕王遗事》，并征集到清成都满蒙八旗史料和 80 岁老翁刘显之先生撰稿的长篇说部《成都满蒙八旗》。

因我是满族人有便捷的社会关系，早在 1978 年我们创建民族文化研究室之初，便掌握了在黑龙江一带满族说部流传概况。民族文化研究室成立后，访问了辽宁大学满族著名学者赵志辉、俞智先两位先生，然后赴黑龙江省宁安地区访问了满族著名文化人士傅英仁、赵君伟、傅义、马文业诸先生；1981 年访问了黑龙江省依兰县政协委员李克忠先生、双城县政协委员马亚川先生；1982 年访问了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满族著名萨满关闵杰、关志远，永吉县高屯萨满高岐山，双河镇小学校长、满族民间文化遗物收藏家胡达千先生。通过普查，我们对吉林省、黑龙江省宁安和双城以及吉林地区满族民间口碑文化的蕴藏、分布和现实状态，有了具体的了解，整理了各地传承人线索、书名、大致内容、字数多少状况，列表备案。在院科研会议上，佟老很满意我们的开拓工作，很重视我们提出的关于开展满族长篇传说故事的搜集、记录与整理工作。1981 年遵照老院长"要像挖萝卜，挖一窝得一窝，不可摊得太大"的叮嘱，采取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研究室的程迅、王宏刚等同志先将时任宁安县志办公室负责人傅英仁先生家传的《老将军八

十一件事》（即《萨布素将军故事》）抓紧记录下来。佟老和负责科研事务的王承礼副院长、马万礼处长等，很重视流传在黑龙江省清康熙朝抗俄名将萨布素英雄传和流传在黑龙江宁安与吉林珲春一带渤海时期镜泊湖传奇故事《红罗女》，认为对于我国古代史、边疆史、民族史研究，具有代表性。在院里积极重视支持下，我们由专人长时间驻在宁安录音采访，整理完初稿后，为考察传承故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把傅英仁先生请到了长春，在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专题研讨会，核实和校定故事的出处和引证内容，五十余万字整理初稿基本完成。此后，又录记了《红罗女》及《红罗女比剑联姻》故事。1984 年秋以后，佟冬院长退休，因院里经费短缺及其他原因，这一项目被迫中断，包括傅英仁先生《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红罗女》等正在整理中的文字稿，都遗憾地被存放起来。

实际说来，多年来发自一个民族文化工作者的良知，我从内心观念到实际行动，始终未有一刻停止或忘记对满族说部的调查与抢救。1985 年夏，我调入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在从事其他研究项目的同时，继续坚持调查、整理满族长篇说部《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和黑水女真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并访问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许明达先生，听唱长篇说部《松水凤楼传》片段。分别致书傅英仁、马亚川、关墨卿、胡达千诸先生咨询，洽商各据有的满族长篇说部故事的录记和整理事宜。1986 年春，我参加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应大会之邀，在会上介绍了我们多年来对中国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文化的抢救成果，特别阐述了满族传统说部挖掘整理的可喜成就。也就是在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首次向国内外公布了鲜为人知的“满族说部”的称谓。最初，满族说部多用满语“乌勒本”（ulabun）表示，清后期受汉文化影响，京师等地多称“满洲书”，清末至民国以后渐用“满洲说部”、“满族说部”，其中“满族说部”居多，于是，这个名称便沿用下来。但若干年以来连这个名字已久不听传讲，直至 1986 年才随着满族说部抢救工程的丰硕成果正式公布出来。会间，我们为与会者放映了所摄制的满族萨满文化录像片，得到大会的好评。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继续坚持整理黑水女真创世神话《天宫大战》、满族长篇说部《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等，并同傅英仁、马亚川、关墨卿、胡达千诸先生密切联系，分别洽商满族诸说部的讲唱整理事宜。设在本所的吉林省古籍整理小组，还将《两世罕王传》等满族说部列入吉

林省古籍整理项目，但终因吉林省古籍整理内容繁多及经费等问题，没有被正式列入抓紧抢救项目。

长期以来，在我内心里总有种不可遏止的遗憾。我打心里对不住我的很多位长辈和那些令我由衷敬佩的满族和汉族的文化老人们，是他们将家藏有年的各类手稿和装订本献给我，他们中有的儿女曾阻拦过自家老人，勿把几经风云留下来的残稿，轻易给我们研究人员，怕日后一旦出了任何闪失，无法评说。我当时心思也很简单，能发现文化遗物，真是如获至宝，为让主人施舍，拼力保证，结果到如今恰中了一些人的预测，石沉大海无回音，苦苦压在我手里一晃就是十年、二十年。我感激满族文化人士和他们的后裔，知道我遇到难处，从没申斥过我或来找我，可我愈加内疚，如负重债，逢年遇节无颜去面见众位父老。坦白地说，我也曾四处奔走过，虽得不少人的认可，都无力解决。尤令我心痛的是，在我的满族说部调查名录中，随着时光流逝，通晓满族说部、受到社会尊敬的文化遗老，逐年谢世，屡传噩耗。仅从 1978 年至 2004 年的二十多年中，已有杨青山、刘显之、张石头、富希陆、陈凌山、徐昶兴、余鹤龄、傅克孝、关吉多、孔令孚、李克忠、傅义、马文业、孟晓光、许明达、关墨卿、胡达千、马亚川、傅英仁等 20 余位仙逝。他们为我国满族等北方民族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令我们永久缅怀和纪念。

在长期的困惑、痛苦与思索中，我渐悟真谛，满族古老的传统说部艺术，在现实社会中早已消逝在人们的文化记忆里。各族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就是在广大民众中大力做好发动与宣传工作，使他们认识到民族文化遗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价值。在社会上，满族说部暂时得不到人们足够的认识和兴趣，是很自然的事儿。作为一名民族文化工作者，有必要耐心地著文，认真介绍满族传统说部萌生、传承、发展、内涵、历史沿革、文化特征和在民族学、人文学方面的重要价值及挖掘抢救的深远意义。于是，我于 1998 年冬，以饱满热情撰写了《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一文，1999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文学研究》第三期发表。这是全国第一篇关于满族传统说部的专论文章，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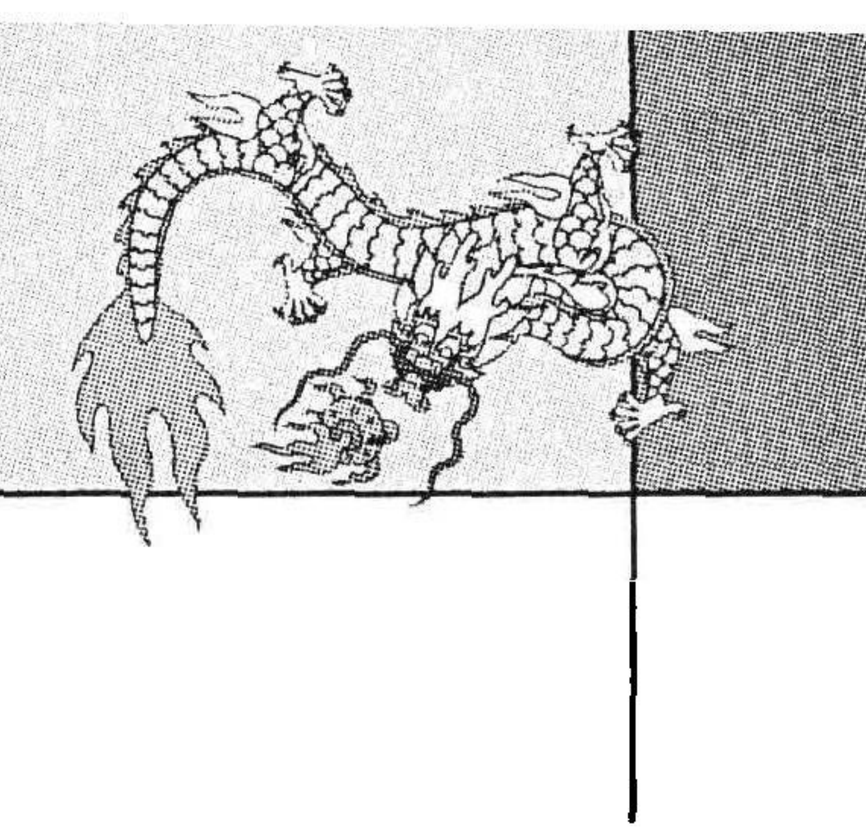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宣传满族说部的价值和意义，我于 1999 年春多次向我的好友、老同学荆文礼先生倾吐衷肠，求助于他。文礼原是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深谙民族文化的珍贵价值，很钦佩我的敬业精神，特别是

他从1994年以来，曾热心帮助过我们不易的文化抢救事业，深深体谅我们的难处。我的请求感动了他。在他的多方努力之下，赢得了原吉林省文化厅吴景春老厅长热心襄助及文化部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尤其得到了尊敬的原中共吉林省委谷长春副书记大力支持，在他和省文化厅领导的组织和领导下，吸收省内专家学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辑委员会”。200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将满族说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满族说部真正重见天日。多年来的期盼，终于如愿以偿。满族古老的说部艺术再次焕发青春。

2006年8月2日

满族传统说部艺术
——“乌勒本”研考

富育光



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

满族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渊源的东北古老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长河中，创造、发展和承继着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人们所鲜知，并至今仍流传在满族一些群众中的脍炙人口的文学说部艺术，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遗产。多年来，在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中，有些著述触及到了满族这一文化特征。然而，尚未有专论文章对满族及其先世传承古久的“乌勒本”口碑说部艺术做系统介绍和研考。本文就笔者积年之民族地区调查与研究，略抒拙见和心得，与同道们探考交流，意在引发更多朋友的了解和兴趣，以利于民族文化的抢救、翻译与整理，丰富祖国文化宝库。

一

什么是满族说部艺术？似乎是陌生的词。满族说部艺术，是广义的通称。在满族传统的民间口碑文化遗产中，就其蕴藏内涵形态分析，主要包括两大宗内容：即广藏在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和谣谚以及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说部艺术。前者，多年来在党和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积极组织领导下，被广泛搜集、整理、出版，成果斐然，为世人所瞩目。但后者，即长篇说部故事问津者鲜，或不甚为更多人所知。从我们既得的大宗调查资料鉴别，满族说部艺术文化遗产，堪称民族文化的精萃和古卉，对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乃至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疆域史和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宗教学的深入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正如大家所知，满族及其先世自古便生息繁衍于黑水白山，“北抵弱水，东极大海，广袤数千里”①，史书称之谓朔方，地处苦寒，“北方有不释之冰”②。满族先民子子孙孙就是在当时这种环境中，求生存发

① 清·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

② 《淮南子·坠形训》。

展与开拓。经历从商周息慎三千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沧桑砥砺，锤炼民族精神品格，善歌尚勇，“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1]，尤进近代清后期北方疆域灾难史、庚子俄难[2]等，对满族历史和生产浸染着可歌可泣的波澜，均字字珠玑地充实着满族传统说部的传奇力度。满族说部艺术，实际是北方民族史诗。因其内容包罗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等等多方面史实，确难做出妥帖的定义。不过，从总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而言，满族说部包括三方面因素所构成：

一、说部是对本部族中一定时期里所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总结和评说，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的约束性，甚至人物、地点、年代、时间、矛盾焦点、冲突、纠葛与结局，都不允隐饰，均有翔实的阐述。

二、说部由本氏族中几位德高望重、出类拔萃的专门成员承担整理和讲说义务，没有酬报，遴选杰出后生代代传承，完全发自对氏族祖先和英雄人物的无尚崇仰敬慕心理。而且，所讲唱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最早助记手段常佐以刻镂或堆石、结绳、积木等方法实施。这与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3] 的生活习惯有关。

三、说部由一个主要故事情节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为烘托，环环紧扣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整体，形成宏阔的泱泱长篇巨部。每一部说部，都可以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说部艺术形式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尤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蛇、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悬念和跌宕氛围，引人入胜。讲唱说部并不只是消遣和余兴，而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氏族成员，不分首领、族众或男女老幼，常选在隆重的祭礼、寿诞、庆功、庆丰收、婚嫁、氏族会盟等家族圣节中，分等序长幼围坐，聆听故事。一般情况，说部要每个晚上或某个固定时间里连续讲上十余天，多则数十日，甚至月余。亦有时在出外地征战、田狩或往至营地农牧，由专师去节选演

---

① 引《盛京通志》。

② 指1900年沙俄血洗海兰泡屯，强占我江东六十四屯，并焚烧黑龙江江右岸的爱辉新城，凤翔等与俄血战，在大岭殉国等重大历史事件。

③ 《太平御览》卷七八四。

说，成为当时调节生产生活最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民族娱乐形式。北方冬长夏短，冬日雪天庄稼上仓后，村寨喜听说部。这种古习一直沿续到解放后若干年。

满族民间口语中，将民族说部艺术这朵植生于民族沃土中的古卉，亲昵地称为“乌勒本”。“乌勒本”（ulabun），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满族各氏族中，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乌勒本”和讲唱“乌勒本”的名师，各氏族如数家珍，互炫荣耀。早年，“乌勒本”的称谓，在爱辉一带满族语倡行的村落里，家喻户晓，常可耳闻，老年人中沿用至今。经调查，在吉林、珲春、九台等地满族萨满和老年满族群众中，也都熟悉这个称谓。但民国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族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名称。“乌勒本”一词只在一些姓氏谱牒和萨满神谕中保存着。

元人宇文懋昭撰《金志》云，女真金代习俗，“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1]。这里所言“贫者”，不一定就是家道贫寒，也包括本人阅历与涉世较少等因由。满族先世女真时期就习惯于“行歌于途”，“自叙家世”。《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中载：“满洲众姓唱诵祖德至诚，有竞歌于野者，有设棚聚友者。此风据传康熙间来自宁古塔，成居爱辉沿成一景焉。”由此可见，满族早年讲唱“乌勒本”，是相当活跃的，甚而搭棚竞歌，真可与我国南方一些民族歌圩相媲美。村寨以歌咏比族史、资历、功业、地位。满族诸望族重姓间，则以据有“乌勒本”而赢得全族的拥戴和尊重。因此，在满族文化发展史中，赋予“乌勒本”说部特殊艺术形式以庄重、神圣的地位，令族众铭记和崇慕。事实正是如此，在二三十年代，爱辉大五家子、四季屯、霍尔莫津、蓝旗沟、下马厂、黄旗营子等地满族老人，将“故事”与说部在满语中进行了严格区分。满语一般将“故事”、“古趣儿”，叫做“朱伦”（Julen）、或“朱奔”（Juben），意思是讲“瞎话儿”、讲“古趣儿”，有无拘无束的随意性，听故事的人座次也不必严分辈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讲颂族史家传就叫“乌勒本”，并非寻常的“朱伯西”（讲故事人），是族中玛发、妈妈，在一定场合、一定氛围和一定时间时讲唱。记得，童年时常听老人用满语“苏都离阿勒勒”（说史）、“夫勒赫阿勒勒”（说根子）等咏唱调表达不寻常的气氛，其情其韵，至今萦绕耳边。

---

① 引《金志》。

满族及其先民将“说史”、“唱颂根子”的说部艺术“乌勒本”，推崇和升华到神秘、肃穆和崇高的敬畏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们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有十分直接和密切关系。宗教与民俗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法国著名史学家丹纳曾讲过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①]。满族以讲唱氏族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的说部艺术，正是依照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对本氏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的讴歌和礼赞。在萨满教诸神中，除自然神祇、动物神祇（包括图腾神）外，最重要而数目繁多者便是人神，即祖先英雄神祇。祖先神祇，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期便已出现。最早的祖先神是女性本位的母亲神，俗称“妈妈神群”。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和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并完成过渡之后，便渐渐由女祖崇拜向男性祖先神群的转化与膜拜。所以产生祖先崇拜，其核心动因是人类思维观念中已经产生灵魂观念，认为人死灵魂永在。它与常人以不同形态仍然活跃在宇宙各个空间，与人有同样的喜怒哀乐以及生活需求与嗜好，且具有超自然伟力，可助人亦可祸人。正如恩格斯所讲：“在那个发展阶段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②]。人们企慕死去的祖先魂灵，能够荫庇子孙，竭力抚媚亡灵，供奉它、赞美它，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唯恐触怒先灵们而殃及族众。而且萨满教极力崇奉祖灵，亦包括对本氏族历世祖先和英雄神祇（部分瞒爷神祇）赫赫业绩的讴歌与缅怀。正因如此，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日益达到登峰造极的炽热程度。马克思在他晚年也很重视萨满教，并就约·拉伯克的文章做了萨满教方面的详细摘录和笔记，并精辟地对萨满祖先崇拜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偶像崇拜紧密相关的是那种以祖先崇拜为内容的宗教”[③]，并指出祖先崇拜在不同程度上流行于所有中印度土著部落中和西伯利亚的人群中，雕制木像“一代一代地受人供奉”[④]。满族等崇信萨满教的北方诸民族，与马克思1881年时所写的状况亦完全相似。满族萨满祭祀中，便有不胜枚举的

①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③ 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④ 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祖先影像与木石等雕镂的祖先偶体。在萨满祭祀中，有众多歌颂和祈祝祖先神体的神谕、赞美诗文和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满族清代以前的大型萨满祭礼，多有庄严肃穆的报祭，赞词长达一个时辰，实际便是最初的神话与颂歌。不难看出，满族说部艺术“乌勒本”正是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的弘扬和发展。

满族说部艺术的形成与传播，历史相当久远。从我们获得的满族诸姓家藏各种说部线索和手抄资料分析，除有讲唱宇宙和大地生命形成期的创世神话如《天宫大战》和族源发轫神话传说（这部分则是大量的）之外，比较完整成型、情节丰满、有较高文学价值的长篇说部，有产生于靺鞨时期的《白马银鬃》、《比剑联姻》、《红罗女》，而大量的说部精品为辽金以及清季满族诸姓珍传的说部巨著。辽金争雄，是说部中富有戏剧性、并占据重要影响地位的辉煌主题。女真首领阿骨打，原本是名声低微的大辽臣属，承袭祖业，敏黽韬晦，率完颜部子弟军弹指间扫平有二百余年北方基业、桀骜恃强的庞然大国——辽王朝，一雪征敛初夜之耻，其子孙后世创建世宗时代盛世。著名说部《苏木夫人传》，便是讲唱完颜阿骨打起事，以野花为号攻占黄龙府为主线，热情歌颂完颜阿骨打大妃苏木夫人之智勇，佐夫弟两人终成大业，慷慨献身的完颜家传。此外，讲唱海陵、乌禄、兀术的《忠烈罕王遗事》，亦颇翔实感人，为史册所鲜闻。金代说部传世较多，与金代完颜氏家族上层集团极力提倡与重视有关。《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段记载，必对当时金翰女真部族讲唱“祖宗遗事”或“乌勒本”活动，是极好地发动。金世宗乌禄是金史中著名的倡导女真文化的帝王。《金史·乐志》载，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至慨想祖宗音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这生动描绘很像女真民间讲唱“乌勒本”人的慷慨音容。进入明代，特别是清季以后，满族说部艺术得到更进一步繁荣发展。从满族著名长篇说部《两世罕王传》和满族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爱辉祖训拾遗》中可以看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女真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紧张地分化，强凌弱，众暴寡，特别是进入清初及至清代中晚期，满族诸姓氏族部落的迁徙、动荡、分合频仍，形成不可抗衡的历史折冲，其中亦有外患的灾祸，使

各个氏族无法选择地交织在波澜壮阔的漩涡里，涌现众多英雄人物和业绩，萌发和产生出更多传流后世的“乌勒本”说部精品。这时期的说部世界，尤显形式活泼多样，常夹叙夹议，时咏时述，有主唱，有助唱，情意真切，铭心刻骨。《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云：“乌勒本之事，不言外姓哈喇轶闻趣话。盖因祭规如此。凡所唱叙情节，与神案谱牒同样至尊，享俎奠，春秋列入阖族祭仪中。唱讲者各姓不一，有穆昆达，有萨玛。而萨玛唱讲者居多，睿智金口，滔滔如注，庶众弗及也。”“近世，爱辉富察唱讲萨公布素，习染诸姓。富察家族家祭收尾三天，祭院祭天中夜后起讲，焚香，诚为敬怀将军之义耳”。这些记载，说明“乌勒本”说部艺术在清季的发展，与萨满家祭糅为一体，而且有些说部内容，已打破氏族的樊篱，渐渐扩展成为民族共有的艺术财富了。

二

考察满族说部艺术的发展成熟规律，基本上是最初在氏族内，较小范围地传颂讲述，并在祖先祭祀中祝赞。在氏族群众集体智慧的润染滋育下，日益丰富升华。情节亦愈加凝练集中，更富有典型化和艺术魅力。当然，说部不排除讲述者的口才与词汇运用艺术，都对说部的艺术生命有直接关系。但这同萨满教祖先崇拜的敬祖、颂祖、祭祖观念准则并不抵牾，宗教信仰自身便有浓厚的理想化因素。优美的语言与理想，也最能体现颂祖的至诚情感。所以，在满族传统艺术、甚至包括许多族源神话传说说部中，都蕴涵着丰厚的理想主义和艺术幻想力，从而更增加了说部艺术的感召力。

值得提及的是，讲述满族说部完全是与本氏族族系活动紧密相联。最早大多为满语，只是清中叶后满语渐废，或关内一些聚居的满族，因很早受汉文化影响，都擅用汉语讲唱说部。但爱辉一带地方，用满语讲唱一直延续到四五十年代，才渐转稀少。讲唱说部靠口耳相传，主要在氏族内传咏，没有向外族与社会传播的义务。直到近世也多不用文字书写，因均属祖先遗事，书成文字恐外泄，或滥放流失、污损，均视为大不敬。所以，从我们多年调查和采录看，极少形成书卷或手抄遗文。有些满族说部，虽然传承时代久远，仅是在一定氏族内口头讲述。它不同于唐宋元以来，在汉族广大地区流传盛行的说话艺术和话本。从《全相评话五种》、《清平山堂话本》中可知，其多属艺术创作之历史小说类。

满族说部“乌勒本”，不论从讲述目的、要旨、效果以及题材艺术化程度，均不能同话本相比拟。讲述“乌勒本”之主角和“创作者”，全是本部族卓有名望之文化人，讲述环境正如前述，有严格安排，有极严格内向性和宗教气氛，题材不允许虚妄编造，是族史、祖史的虔诚阐颂。清人震钧著《天咫偶闻》谈：“满洲旧俗，读书人不肯标榜之习，皆以致用为本。”这话是很贴切的，清初曾有过杂书泛滥之风，康熙间便重视刊译经史，以教旗人，“杂书无益之言，悉当屏绝”[①]。顺治年进士阿什坦，就曾“请敕旗下人自经史外，杂书不许翻译”[②]。鲁迅先生著《小说旧闻钞》中亦摘记康、乾、嘉诸朝“禁止淫词小说”，限日销毁。满族说部艺术因口耳传承，从内容到形式与话本迥然不同，得以保护和发展，使我们至今仍可听到满族老人畅讲“乌勒本”艺术。

就目前已知满族说部遗存状况，存藏大致可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三方面内容，略述如下：

一、窝车库乌勒本：由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世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与伟业，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在满族萨满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影响地位，是研究萨满教观念的佐证依据。它主要珍藏在萨满记忆与一些重要神谕及萨满遗稿中。这方面内容，因萨满神事行为严格不可外泄的训规，随萨满谢世与社会动荡，遗存者凤毛麟角。如，爱辉流传的《音姜萨满》（《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以及《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便是典型代表。

二、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十余年来我们在满族诸姓中发现较多，成果喜人。反映黑龙江首任将军萨布素英雄勋业的《萨布素将军传》（又名《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系由宁安著名满族文化人士傅英仁先生，承继其三爷傅永利老人与家族传留下来的满族长篇说部，故事十分生动感人，文学色彩很浓，在宁安各族中已传讲百余年，影响颇广。《萨大人传》，系久居爱辉一带萨氏后裔富察家族传世说部，与宁安萨氏说部恰成姊妹篇，珠联璧合，歌颂了萨布素奉康熙圣旨，率故乡子弟自宁古塔（宁安）戍边爱辉等地的不平凡一生，说部丰富了《清史稿》和近代中国北方边疆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此外，有影响的满族说部还有：河北王氏家族《忠烈罕王传》、爱辉富氏家族《顺康秘录》与

① 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43、209页．

② 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43、209页．

《东海沉冤录》、宁安傅氏家族《东海窝集部传》、成都已故著名文士刘显之先生《成都满蒙八旗史传》，等等。

三、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如，《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记王杲与努尔哈赤勋业，河北京畿陈氏说部。《红罗女》，宁安傅氏家族说部，依兰、珲春、永吉、牡丹江亦有残传。《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金兀术传》，为宁安傅氏与关氏说部。已故关墨卿老人为上述说部重要搜集整理者和传承人之一，擅讲唱，并保留宁安清代已罕见的满族玛克辛（舞蹈）假面资料，填补北方面具研究的空白。《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飞啸三巧传奇》、《黑水英雄传》，为爱辉富氏、穆氏、杨氏三族长篇英雄说部，已故杨青山为说部重要完成者和传承人。他的五世祖杨玛发居住在黑龙江江东桦树屯，因会唱这些故事，名闻江东西两岸。庚子年他刚九岁随村人逃过江西，后来也学讲说部，颇有名望。《松水凤楼传》、《姻缘传》，为吉林省永吉县徐明达先生家传满族说部，他已是三代传人了。

从上述列举各地说部中可以发现，满族说部的承继源流，主要是氏族中的一支或家族内直系传承为主，虽有师传，但主要是血缘承袭，从而保持了说部的单一性与承继性。一般情况，讲唱人多是家族中与说部宣扬传颂的事件与主人公有直系血缘关系，在民族文化方面既有一定素养，又谙熟说部内容，并有组成说部题材结构卓越的创作才华和能力。此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些“残本”，80 年代中叶在依兰政协委员满族名士李克忠先生处搜集的《三国演义》中《关玛发传奇》，在依兰满族中流传百余年，关羽被塑造成具备满族性格与生活习惯的人物形象，扫匪，帮助民众北海捕猊，颇有情趣，可惜结尾部分丢失无法续接，对研究满族对关羽的崇拜演进过程很有意义。亦有只留存说部名目的，如《秋亭大人归葬记》（《金镛遗闻》）、《鳇贡记》、《北海寻亲记》（《鄂霍茨克海祭》）等，内容已无从深考。从这些说部题目观之，对研究清代历史必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三

英国爱德华·泰勒讲过许多耐人寻味的话。他说：“研究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及半文明状态的关系，需要几乎全部关于史前或史外领域的

材料”①，“历史是口头或书面的回忆”②。我们在从事历史学、民族学和人文学研究时，往往拘泥在历世文献史料上求索。先人文献成果固然绝不可缺，但是尽量扩展和拓宽资料源泉，是资料困缺的北方民族学研究实践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管径和方法。多年来，我们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学研究中，得益于曾长期被忽视的民族谱牒、民族说部、民族宗教信仰的原始素材，确是开启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之宫的钥匙和向导。满族诸姓中保存的说部艺术“乌勒本”，为我们展示了千年或百年间无复可见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各个时期的活生生的人文景观，对民族学和其他学科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

其一，满族说部“乌勒本”艺术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对中国东北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史，都有重要的参证与研究价值。在说部中记述和传留许多关于开拓黑龙江北广阔寒域、库页岛上的土民与生活习俗、鄂霍茨克海沿岸的古代村落、渔猎生产以及乌苏里江各支流的开发、锡霍特阿林窝稽部落、东海的开发与探海、征海岛野民的历史生活，特别是精奇里江各支流的开发与鹰猎以及晚期的农耕状况，“江东六十四屯”的历史沧桑，等等。在《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东海沉冤录》、《东海窝稽部传》、《黑水英雄传》、《雪山罕王传》中，有十分细腻和翔实地记载。众所周知，东北史的研究，尤其是黑龙江流域古代史研究，资料是相当匮缺的。民国九年（1920 年）孙蓉图等修撰《黑龙江省爱辉县志》时，据《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载，“史料搜求益艰，多有略述之处。”又如，说部中记述明朝与女真的交往、马市的内幕、王杲与王兀堂等的反明、扈伦四部之争锋角逐、东海窝稽部与乌拉国的关系、努尔哈赤创建八旗与对女真诸部的分化、流徙、恩威手段与对萨满和各堂子的焚戮，等等，都从各部族祖先亲身受利或蒙难予以细情记述。匡正些史误，补充了史料，有不胜枚举的史料都是鲜为后世所知的。尤其是清季重要望族的谱牒、谱序、祖先功业祝赞，补充了《清史稿》等文献中人物列传的内容。

其二，在“乌勒本”说部艺术中，对于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沿袭弥久现已无复存在的生产生活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等都有丰富的记述，对于了解和研究北方诸民族人文学、社会学、民俗学，都是难得的珍贵线

①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②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索。多年来，北方民族民俗研究，主要依靠历代零散史料从事对满族先世肃慎等古民族习俗的分析和论证。复杂纷繁的民族民俗现象，是在一定部族集团生产的地域条件、人文进化程度中不断演进和互渗着的。民俗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活跃的变异性。一般越是历史古远的部落集团和偏僻地方，越易较多保存那些相对稳定的民俗现象。故此，满族古老的说部艺术“乌勒本”的发掘和整理，自然而然地会获得诸多满族先民古昔遗存着的五光十色的民俗现象。这是现存古籍中难以寻觅的研究资料，如《红罗女》中北方古悬棺习俗、《忠烈罕王遗事》中女真冰葬古俗、《东海沉冤录》中以喜鹊巢中藏男女定情信物的鹊媒风习、《两世罕王传》和《黑水英雄传》等说部中保留下来的萨满教昏迷术的原始形态和心理机制、萨满神判的习惯法、原始符号与原始声动信息的社会意义、北方雪屋、雪浴、雪中育婴医病按摩、满族古代歌舞、工艺、窖藏、酿造等法，以及满族先世同东北亚诸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婚葬习俗等，均有新颖详实地载记，极大地弥补了古文献笔记等资料介绍浅薄与扑朔迷离等缺憾。称说部是北方诸民族古俗“百科全书”，言不为过。

其三，满族众多说部艺术，是满族文学宝库中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赵志辉先生等所著《满族文学史》[1] 云：“满族民间文学，更是一株鲜艳的奇葩，蕴藏量极大。除有《红罗女》、《完颜部的传说》、《两世罕王传》、《萨布素将军传》、《萨大人传》等百万字以上的长篇民间故事，还有相当数量的优美歌谣。这些稀世珍品，确实绚丽多彩，婀娜多姿，光彩夺目，令人称颂不止。”满族说部能够世代传承诵颂，甚至有些名篇早已由原氏族狭小范围中脱颖而出，如《松水凤楼传》、《姻缘传》等，为更多姓氏甚至外族群众所接受而喜闻乐见，具有不朽生命力，就因为它具有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扣人心弦的文学艺术魅力。有不少说部，各有特色，人物形象鲜明，民族风韵浓郁，表现方法亦独具风格，确是文学性较强的传世珍品。如，满族著名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讲述东海七百噶珊女罕乌布西奔为寻找太阳“舜”初升的居址，率众登上长筏，远离故土时，她穿上最圣洁最心爱的自制神服：

用了九百九十九块东海彩石磨成的珠穗披肩，

① 赵忠辉．满族文学史．沈阳出版社，1989：8.

用了九百九十九颗九彩海贝镶嵌的八宝彩袄，
用了九百九十九根海鲸髯须编绣云水星衫，
用海葵、海莲叶剪出千幅花卉贴缝东海腰带，
用万年海龟金色板皮缝制金鹰展翅太阳帽……

史诗唱颂着东海富饶的特产和古代东海女罕神奇的威严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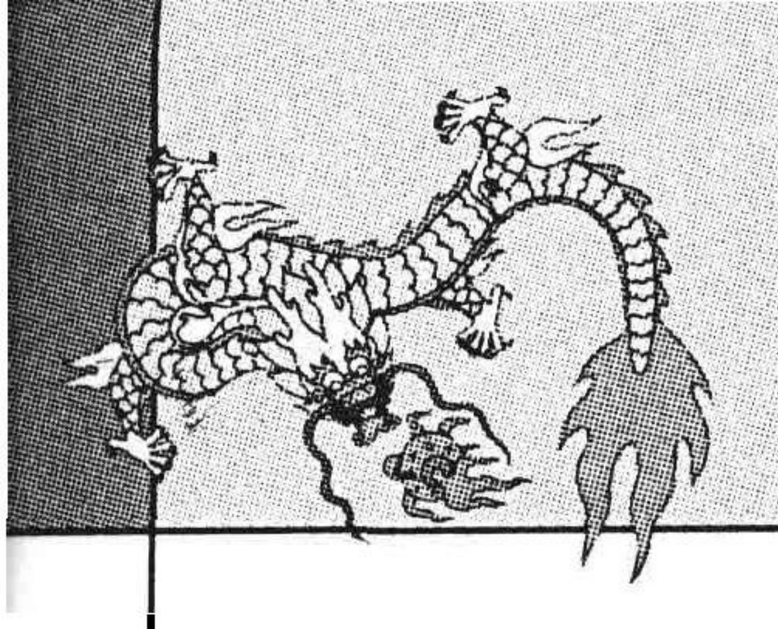
又如，爱辉大五家子吴宝顺老人，50 年代初唱颂《萨哈连乌春》，即满族说部《黑水英雄传》，开篇引子是用精彩生动的比兴引吭高歌，甚有域北风韵：

“阿古——，萨克达爷——，惹咧咧——，/希伦阿林的松树年轮三千三百多环，/卓越路西特的山岩有了九千九百九十堆粉末，/萨哈连鳇鱼披上了银色的甲和七十七道褶纹，/珊延阿林的白瀑灌溉的良田，/能飞奔九匹马，十匹马，百匹马，/乌勒本传颂的年代，/同日月一样绵长，/同青山一样不老，/比希特克耶在这讲述古老而优美的传说时，/你应恭恭敬敬地听啊……”

说部中讲“九匹马，十匹马，百匹马”的含义，是满族先民古昔计算土地的方法，以每匹骏马日出日落不停驰骋的距离来测定领地面积，引为赞誉祖先土地辽阔无垠。

限于文字，恕不赘举。从上述例证中，便可窥见满族说部雄阔、遒劲的壮美风格和蛮荒古朴的文学情调。在满族说部艺术中，比兴与夸张手法以及使用叠句、坠音、拟声和唱叙中音韵形式，押韵特征等亦别具一格；特别是保留相当大量的满语方言词汇、土语古词，亦是研究满语言学很难索求的资料。值得欣慰与庆幸的是，从 80 年代初起，特别是近些年，满族珍贵的“乌勒本”传说口碑艺术形式，正日益引起国内外学界和有关文化部门的青睐。一些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满文学者，热心投入整理与修润工作，满族传统的古老说部艺术，正焕发新的生机，坚信不远的将来被整理的满族说部艺术，必在祖国多民族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新的花蕾。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 年 3 月）



三年筹划为抢救满族说部奠定思想、组织基础

荆文礼

1998年，我在承担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课题“萨满教象征艺术研究”时，原吉林省社科院的富育光和王宏刚同志分别向我介绍了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如何调查、发现、抢救满族说部的具体情况并拿出文本给我看。满族说部是满族德高望重的老人向族人讲述祖先的英雄传说，故事生动，气势恢宏。由于社会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满族说部尚未广泛流传，至今为世人所鲜知。当时他们调查了二十余位传承人讲述的说部，不久一些年事已高的传承人相继谢世，如再不抢救，满族说部就有失传的危险。我听到这个情况，感到非常紧迫，立刻向吉林省文化厅的老厅长、“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吉林卷主编吴景春同志做了详细介绍。吴景春同志长期从事民间文学工作，深知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留下的重要文化遗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见证历史的价值和文化价值，对继承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表示应该马上投入人力进行抢救。但由于当时“吉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还没有结束，正在紧张地编纂中，只好暂时把抢救满族说部的事情放下了。

1999年5月，吴景春同志腾出手来，找我谈起抢救满族说部的事情，我们开始筹划这项工作。首先商定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吉林卷编委会的名义，向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打了《关于将满族说部纳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满族说部卷〉的申请》报告。6月初，我陪同吴景春同志自费去北京向文化部和有关专家汇报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

根据王宏刚的介绍，我们到北京后先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苑利同志。苑利是钟敬文的博士生，对民间文学情有独钟，听到我们对抢救满族说部的具体想法非常高兴，他说，前几年我和王宏刚曾到黑龙江省调查过满族说部，从接触几位传承人来看，这是急需抢救和保护的重要民族文化遗产。之后，我用了半年多时间整理了关墨卿讲述《比剑联姻》中的十多万字，因缺关老手稿的前几回和后十几回，无法整理下去，只好放下了。今天听到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具体想法，很

受鼓舞，我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吴厅长说：我们想见见钟敬文老先生，听听他对抢救满族说部的意见，请你帮助联系一下。苑利满口答应，并表示一定促成此事。第二天，苑利告诉我们：钟老同意在明天（6 月 4 日）下午两点钟接待你们。钟老听说吉林的同志为抢救满族说部而来，很高兴，愿意跟你们聊聊。钟老已是 97 岁高龄了，身体很虚弱，只能谈半个小时，你们要抓紧时间。

这天下午一点半钟，我陪同吴景春同志来到北师大钟老住的二层小楼的楼下。北京的六月初天气已开始热了，我和吴景春同志在校园的树阴下静静地等着。时间到两点十分时，苑利同志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来了。我们和苑利一起上了二楼，见钟老的门上贴着一个纸条，上边写着“谢绝采访”，今天钟老能接见我们，真是特殊待遇了。

我们进了屋，见钟老早已坐在书房的沙发上等候。钟老见我们进屋，慢慢站起身，一一跟我们握了手。我们各自介绍姓名后，钟老对吴厅长说：我们在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工作会议时，多次见过面。吉林省的民间故事卷是全国的首卷，搞得好。吴厅长说：我们是在总部亲自指导下编辑吉林省民间故事卷的，特别是没您的帮助，我们不会完成得这么快。接着吴厅长向钟老介绍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具体工作情况，请示钟老能否纳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来？钟老说：“我过去听到中国民研会的同志介绍过满族说部的事情，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千百年来，有那么多氏族传承下来这么多的英雄故事，而且都是长篇，很了不起。周扬在世时我曾向他汇报过，周扬说，满族说部篇幅长，蕴藏量大，哪一卷集成也容纳不下。等我们搞完三套集成再集中力量抢救它。说起来，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你们吉林的民间故事卷已经出版了，有力量来抓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了。因为满族说部都是大部头的作品，我想，你们不要往三套集成上靠，要单独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我给你们写满族说部的推荐信。”钟老说完，又详细问了说部传承人的情况和流传的地域。我说，80 年代初我省科研工作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地区调查，了解到二十多位满族说部传承人，现在大多数已经过世，目前健在的传承人不足十位，也都年逾古稀，体弱多病，如再不抢救，满族说部就有消失的危险。钟老说：“你们赶紧抢救，不然对不起老祖宗了，将来后悔也晚了。”钟老特别兴奋，问这问那，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已谈了近两个小时，我们怕累着钟老，不忍心再谈下去，可是钟老拉着我们的手还要

谈。最后钟老把他的大作送给我们，并签名留念。我们还和钟老一起合了影，作为永久的纪念。临走时，钟老一直送我们到门口。我们已下楼了，回头见钟老还那样慈祥地和我们摆着手。

5日上午，我们去拜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同志。周巍峙同志在住所的客厅接待我们。吴景春同志向周部长详细汇报了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情况和昨天钟敬文老先生的意见。周部长说："满族是个很了不起的民族。应该说，清朝对建立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版图做出了贡献。满族说部反映各个氏族祖先的英雄业绩，内容很健康，很有教育意义，它是祖国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你们动手早，抢救得及时，千万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消失了。我同意钟敬文老先生的意见，满族说部有这么丰富的蕴藏，放在哪套集成都不合适，你们可以单独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现在距申报今年国家科研项目的截止日期已过了两个月，鉴于这项工作十分紧迫，不能再等了。这样吧，你们回去用吉林省文化厅的名义打个申请报告，我特批。"周部长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叫我们回去赶紧筹划抢救工作，争取早日立项，得到国家和省里的支持。我们听了周部长的意见，心里豁然开朗，有了主心骨，高兴地与周部长告别，乘车去文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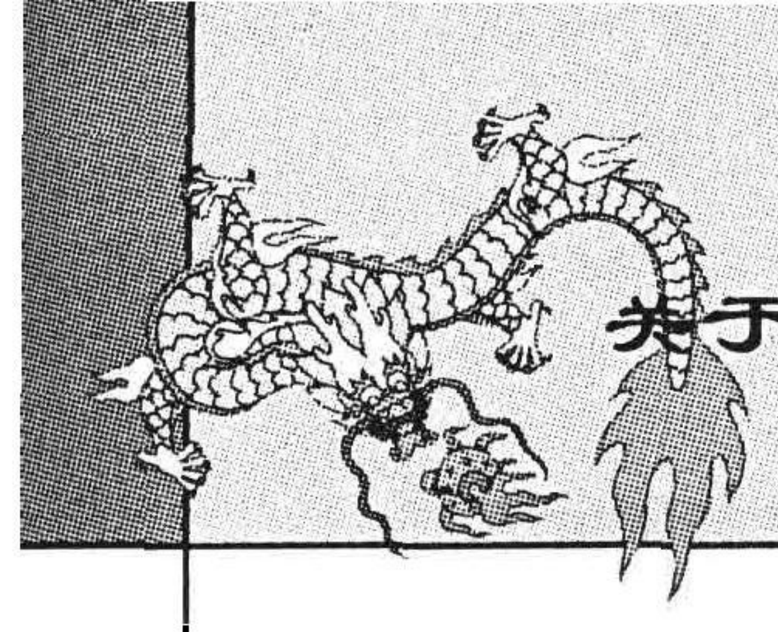
当天下午，我们在文化部见到了社文图司司长陈琪林同志，见到了教科司副司长佟明康同志。他们听到我们筹备抢救满族说部的汇报后，都表示全力支持我们。佟司长还当场拿出申报表，叫我们回去马上填写，随文化厅的申请报告一同寄来，并嘱我们，越快越好。

回到长春后，我立刻撰写申请报告，于6月18日打印后报文化厅。由于某些原因，这个报告压了三个多月，迟迟没有签发。后来听说，在八月末，全国艺术科学的科研项目已经专家评审组讨论完毕，不久就公布于世。而我们的申请报告还没有签发，真是时过境迁，误了大好时机，不得不撤回这个申请报告。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对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一直不死心，在2001年的5月，为筹备我省著名画家李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我陪同原省委副书记、吉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谷长春同志去北京。利用晚上休息之余，我向谷书记详细介绍了满族说部和我省二十年来抢救的具体情况。谷书记耐心听了一个多小时，可能因为事情突然、工作繁杂，一时理不出头绪来，所以没有表态。七月末，画展开幕后，大家心情都很兴奋，晚上我又到谷书记的房间宣传满族说部。谷书记听完后

说："干，抢救民族文化遗产，这是造福子孙后代，功德无量的事情。你来干，我帮助给你要钱。"我说，抢救满族说部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调动各方面人才，协调多种关系，因此它必须是一种政府行为。这项工作，谷书记您不出面挂帅，光我干，干不了。谷书记说，咱们回去再议。

回到长春后，谷书记同吴景春同志商议编辑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具体事项，并向文化厅厅长周维杰同志介绍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周厅长认为，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文化厅义不容辞的工作，应抓紧抓好，于是决定以文化厅名义开始筹备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首先搭班子，组织一支业务素质好、熟悉北方民族民间文化的专兼职相结合的科研队伍，撰写满族说部内容简介和试论满族说部的文章，制定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工作规划和各项规章制度，向省财政申请抢救满族说部经费等。于 2001 年 10 月，省财政厅批给 12 万元，作为抢救满族说部的启动资金。所有这些，都为实施抢救满族说部工程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经济基础。



关于申请将《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请示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搞民族、民间艺术调查时，在东北三省、北京、河北等省市满族聚居地区，意外地发现了满族说部这种世人罕见的民间口头传承艺术。满族说部是由族内德高望重的老人向族人传讲祖先和氏族的生存史、斗争史和英雄史。这些故事表现了满族及其先民的兴亡和历史变迁，歌颂了先民豪迈、刚强的民族性格，蕴藏着凝重的社会、历史内容。满族说部的发现与整理，不仅是抢救、保护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填补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空白，而且对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及至对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疆域史和社会学、民俗学的深入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

由于满族及其先民创制本民族文字较晚，应用的时间也不长，对本民族的口头说部来不及记录整理，所以，满族说部尚未广泛流传，为世人所鲜知。近年来，有的说部传承人相继谢世，健在的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满族说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因此，抢救、挖掘、整理满族说部，更好地继承、发展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当前非常急迫的工作。我省长白山是满族的发祥地，满族的先民长期在长白山下、松花江边繁衍生息，建功立业。满族说部中讲述的许多故事都与长白山和我省许多地方有关，因此，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是我省义不容辞的工作。

目前，我省已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议程。去年，我省财政部门已拨专款12万元，作为抢救、整理满族说部系统工程的启动经费。我们已经组成了以原省级老领导、现任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省文联名誉主席谷长春为主编，省文化厅原厅长、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吉林卷主编吴景春，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等为副主编，有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的编委会。去年我们在过去调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搜集、核实，已初步查清24部说部，总计约五百多万字，目前我们已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着手进行记录、整理工作，计划今年内整理完六部，整个

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编辑工作预计到 2005 年完成。

为了得到国家和有关方面对《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我们特申请将《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列为“十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希望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整个编辑工作中给予指导和帮助，并在经费上给一定支持，其大部分经费由我们省内解决。

妥否，请批示。

吉林省文化厅

2002 年 4 月 18 日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同志在此报告上的批示：

科技司童明康同志：

此事我一直予以支持，是发扬满族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同意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请您审定，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他们本省有部分经费），万万!!

周巍峙

2002 年 5 月 25 日

全国著名专家对满族说部的评语和推荐书

贾芝的评语

满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承继和发展着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在满族群众中，至今还保存着长篇口碑说部文学，其内涵包罗氏族聚散、古代征战、英雄颂歌，堪称民族文化精萃。对满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乃至北方民族关系史、疆域史等研究，都是极珍贵的资料。吉林省重视民族文化遗产，并积极组织力量挖掘、抢救、整理濒于失传的满族说部，为此，专门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确是件好事，很值得提倡和称赞。

我热情支持吉林省申报此项课题。多年来吉林省在民族文化抢救工作中，成果累累，经验丰富，相信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贾　芝

2002 年 12 月 10 日

刘魁立的推荐书

满族不仅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古老的民族之一，而且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以我在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实来看，满族文化的优秀成就，无疑是满族历代先人对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这一大批重要的文化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便是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残存于群众当中的口碑文学形式——长篇说部。满族传统说部作品的数目之多，内容之广，以及意义之大和价值之高，均令人惊奇和赞叹。举凡民族之兴起、群体之聚散、和平与征战、社会与自然、制度与生活、礼仪与风习、英雄与民众……都在这些作品中有深刻

而典型的反映。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领略满族同胞在悠远历史当中的自然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及其演变，可以看到他们披荆斩棘创造历史的伟大征程。我甚至以为，称这些民间传统说部的总汇为“满族民族生活史的百科全书”或许也不为过。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要“支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吉林省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十分关心这一部分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积极开展搜集、整理、抢救濒于失传的满族说部的工作。

我认为，这一项目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倘能得到确认，准予立项，必可为抢救工作的推进创造有利的条件。为此，特郑重推荐。

我认为，本课题组的成员非但是行家里手，具有丰富的学识，而且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为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和操守。据此，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出色地按期完成这一课题。

刘魁立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所长；

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2002 年 12 月 31 日

文化厅厅长周维杰的讲话

（2002 年 6 月 25 日）

今天把各位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请来，宣布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委员会成立；同时，研究部署如何抢救、整理、编辑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工作。

去年八月，我省老领导谷长春同志跟我说，省社会科学院一些专家、学者经过几十年的田野调查，搜集到不少满族长篇历史故事，即满族说部。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艺人传讲的长篇英雄传说。在满族聚居地区的诸姓氏中传承，反映了满族的生存历史、氏族变迁、生活习俗、心理特征和宗教信仰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祖先留下的历史记忆，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历史价值。抢救满族说部，编辑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是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文化行政部门责无旁贷的事情。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和保护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是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抓好抢救、挖掘、整理和保护满族说部的工作。满族文化、朝鲜族文化应该说是我省的特色文化，也是我省文化工作中的一大优势。过去我省的戏曲和歌舞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对我省民族文化的挖掘。比如，建国后我省诞生的三个新兴剧种，吉剧、扶余满族新城戏和农安黄龙戏，就有四出大戏在全国得了大奖，像吉剧的《一夜皇妃》、满族新城戏的《红罗女》、《铁血女真》和农安黄龙戏的《魂系黄龙府》，这四出戏都是满族题材，其中《一夜皇妃》是根据满族民间故事改编的，《红罗女》是根据满族说部《红罗女三打契丹》改编的。我们抢救、挖掘、整理好满族说部艺术，将大大丰富我省的戏剧创作和电视剧创作，对发展我省的文化事业大有裨益。

我省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经过近三十年的田野调查，掌握

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抢救、保护满族说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满族说部是经过几百年、几十代人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过去没有文字记载，而目前能讲说部的人，都已年逾古稀，年龄最小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已经谢世，如果不抓紧抢救，就有失传的危险。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大潮中，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正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目前抢救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第一位的，抢救下来之后，我们再进行整理和保护。绝不让满族说部艺术在我们这一代失传。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已向省财政厅申请抢救、整理满族说部的专项经费。省财政厅很支持这项工作，于去年 10 月就拨了专项启动资金。一些专家已开始进行抢救工作。上个月又组成了编委会，这项工程正式启动了。

《满族说部艺术集成》总计 25 部约一千多万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要四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为了得到国家的支持，最近我们正准备向上申请，把《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纳入全国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抢救、整理、编辑《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工作已经开始。这项工作难度大，困难多，但我们有长春同志做主编，有这么多的专家共同努力，有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省出版局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还有省出版局的大力支持，我相信这项工作一定会圆满地、顺利地完成。

（根据录音整理）

原省级老领导谷长春同志讲话

（2002 年 6 月 25 日）

刚才文化厅厅长周维杰同志讲话并宣布了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这说明抢救满族说部工作是在政府领导下进行的，编委会的组成是经过省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研究批准的。抢救满族说部工作是一种政府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来完成。编委会在文化厅领导下是个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有严格工作程序的组织，不是民间的、松散的、同仁性的组织。编委会所从事的抢救、整理满族说部工作，应本着对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积极、认真地做好。这就明确了编委会的性质和任务，以便大家同心同德搞好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

抢救满族传统说部，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各地、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科学协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提出来的，是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我省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和行动。满族及其先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创造光辉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满族传统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用口头形式讲述氏族迁徙征战的生存史、狩猎扩疆的开拓史，讲述祖先的英雄斗争史。它用生动的语言，传奇的故事，反映满族及其先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维特征、宗教信仰等，是满族及其先民的生活画卷。满族说部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文化形式，是满族文化的源头。满族说部在氏族内口耳相传，承继不渝，已有一千多年的传承史。它像江河一样，从遥远的过去一直流到现在。满族说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抢救满族说部，就是扶植重要文化遗产和保护优秀民间文化，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工作。这样，我们抢救满族传统说部工作，就有了重要依据和明确的目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和谐、稳定、快速发展的最好时期。太平盛

世，是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最佳良机。盛世修志，我们国家投入大批人力物力编修清史。满族的先民曾是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间游牧、渔猎的少数民族，却两度入主中原，建立金、清两代王朝，统治时间长达420年。特别是清代的康乾盛世，对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统一中国版图，形成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满族及其先民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功绩，其奥秘何在？这在满族诸姓家传的说部中也许能找到某些答案。满族说部从不同的氏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侧面讲述祖先“昨天的故事”以及他们苦难的经历，不朽的宗功。历经世代传承，将“民间记忆”逐渐升华为气势恢宏、洋洋巨篇的说部艺术。满族说部蕴藏着丰富、凝重的社会、历史内容，反映满族勇敢拼搏、不屈不挠、善于学习的民族精神和粗犷剽悍、质朴豪爽、多情重义的民族性格，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就是满族的先民扫平有二百余年历史桀骜恃强的辽王朝，打败雄居一时的大明王朝，定鼎中原的精神力量。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满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清朝统治者是用汉文化统一全国意志。固然，满族善于学习和吸纳汉文化是其崛起并实现统治的重要原因，但是，满族如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也不可能与汉文化融合，形成强大的统治意志。而满族传统说部这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正是蕴含着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使其形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承形态，可以说是满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的一股血脉。抢救和保护满族传统说部，是保护和发展中华文化之举，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重要工作。这样看来，我们启动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工程就很有意义了。它不只是给传承人讲述说部时录录音，编几本书出版的事情，而是做一项抢救与保护即将消失的满族传统说部，也即抢救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造福子孙后代的功德无量的事情。

既然抢救满族传统说部是一项工程，又有那么重要意义，编委会怎样做好这项工作？我想谈谈个人的几点想法。

一、先“立法”，后工作

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头绪很多，也很复杂，从何抓起，我想，首先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使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一起步就在有序的轨道上进行。在筹备成立编委会时，我们就研究制定了《编委会工作原则》、《满族说部的编辑体例和出版的有关事项》、《财务审批制度》等。

刚才大家就上述条例进行了充分讨论，都表示赞同。这样我们抢救和整理满族说部工作就有章可循了。

二、统一思想，明确任务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千百年来口头讲述祖先的生存史、斗争史、英雄史的民间口述史、口碑文学，以此达到颂祖、缅祖、励志的目的。由于讲述的严肃性，传承的神秘性，从未形成文字。这种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现代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已濒临消失。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传承人都已过世，当今健在的也都年逾古稀，体弱多病，有的已失去记忆，如不及时抢救，满族说部就会在我们这一代消亡，那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的责任重大，为此，每个编委会成员都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抢救和保护意识，增强危机感，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这是一项苦差事，既要到边远的山区农村，做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又要耐着性子，坐冷板凳，从事长期的记录整理和编校工作，希望大家要有一种奉献精神，为抢救满族说部贡献力量。

三、采取积极措施，抢救、保护满族说部

首先要保护好传承人。满族说部传承人在纵向起到承上启下、横向起到传播的重要作用，是满族文化生存、发展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如没有传承人，满族说部就不能继承下来。要关心爱护传承人，为他们排忧解难，并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

其次，在田野调查中，要用文字、录音、录像、图片等方式记录传承人讲述的说部。在整理说部的文本时，应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保持讲述人讲述说部的原汁原味，保持说部的科学性。把口头语言变成书面语言，整理者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但不是再创作，更不是改编。这个界限一定划清楚，不然我们整理的说部就没有价值。把满族说部文本整理好，编成集子出版，这也是对满族说部一种静态保护，这个环节一定要认真、慎重。

与此同时，还要保护满族说部的生存环境、讲述场景、产生土壤以及与传承有关的萨满文化等等，使满族说部传承人同当地生活、氏族群众等保持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我们对满族说部才能进行整体的、综合的保护，抢救、整理的说部才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文化厅叫我做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主编，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能力有限，恐怕完成不好，辜负大家的期望。去年八月

在筹备这项工作时，我跟文化厅老厅长吴景春同志说，我们在位时曾主管全省文化工作，却没把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抓起来，感到很遗憾。如今退下来了，有精力、有条件抓这项工作，完成未尽的事业，了却一桩心愿，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这样也是对过去一种还愿和补偿。我们愿意同大家一道善始善终把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抓好。

谢谢大家。

（谷长春同志为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此文根据其讲话录音整理）

编委会工作原则

一、编委会组成原则

在省文化厅领导下，协同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科研部门，聚集一些致力于满族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自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的专家、学者组成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

从事满族传统说部的抢救、挖掘、整理工作，是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工作，是填补中国文学史空白，造福子孙后代，功德无量的事情，为此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给予资助。编委会在省文化厅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抢救、保护工作，这是一种政府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松散的、同仁性的组织，有一定的组织约束力。编委会应本着对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

二、编委会工作原则

编委会按照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开展抢救、整理和编辑工作。在抢救、整理工作中，遇到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应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热烈的讨论，一旦意见趋于一致，个人应服从集体，按照统一的意见和要求开展工作。对某个人自成一家，并能自圆其说的意见和观点，可以作为异文，附录在案。

三、编委会成员和从事抢救、整理工作的人员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每个编委成员和从事挖掘、整理工作的同志，都应集中精力，要努力完成编委会交给的年度工作任务，确保整个抢救、整理、编辑工作的完成。目前，在职的编委，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要努力完成编委会交给的工作任务。在本人工作计划没有完成，所记录、整理的说部没有公开出版之前，不得把资料先行拿出去发表或从事其他工作。这是一项编辑纪律。

四、既讲按劳付酬，又讲奉献精神

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对说部的讲述人和记录、整理、编辑、审稿等所付出的艰辛劳动，都给予一定的、合理的报酬。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我们所付的劳动报酬，与公开出版物所付的报酬相比，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既讲按劳付酬，又讲奉献精神，这是搞好满族说部抢救、整理工作的重要条件。

五、保证资料完整归档

对于讲述人提供的资料（包括录音的、文字的、图片）和记录、整理人提交的稿件，经编委会验收后，立即交满族说部资料室保存并付一定的报酬。确保各种资料完整归档立卷，不能遗漏和丢失。整个工作完成后，全部资料交政府有关部门保存。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

2002 年 6 月

满族说部的整理原则和编辑体例

为确保抢救、整理满族说部的系统工程顺利实施，特制定“满族说部的整理原则和编辑体例”，望编委们遵照执行。

一、满族传统说部是经过千百年、几十代人口头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我们记录整理时应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保持说部的原来风貌、讲述风格和特点，保持满族说部的科学性。切记，是记录整理，不是改编，更不是再创作。

二、每部说部在前言中，要注明本说部的传承情况、流传地区、不同的版本以及在群众中的反映，后记中要阐述整理本说部所依据的原则、整理心得体会和该说部对历史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最后附讲述者、整理者小传。

三、为使说部中讲述的故事、英雄人物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出版时附有相关的画像、照片、题词等资料。

四、出版时，属名要把该说部的讲述人放在前面，记录整理人放在后面。

五、对于同名说部，由于讲述人不同，特别是经过不同的氏族传承下来，虽然在主要事件上相同，但从不同的角度评说，其讲述风格和语言各异，经编委会讨论通过，也可以同时选入，有的可作为异文附后。

六、为便于读者了解情况，对说部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地点和风土人情等，做必要的注释。注释要注意科学性、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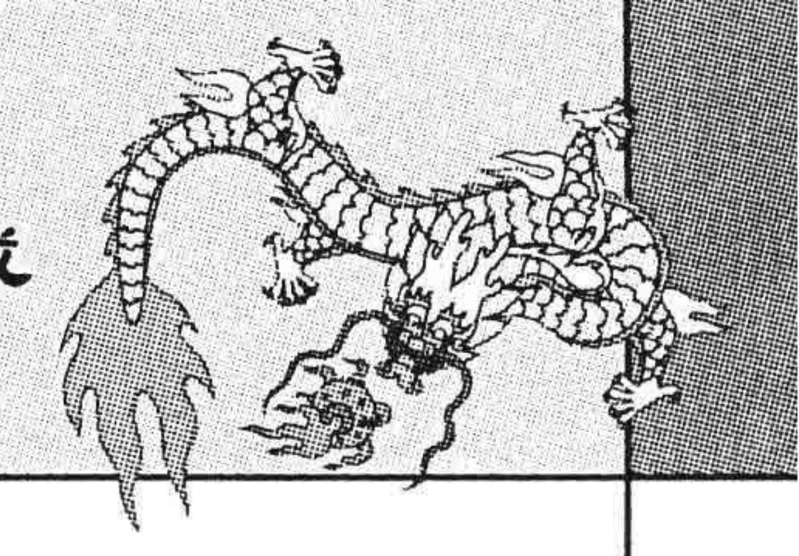
七、每部书前边有一篇总序，论述说部的生成、发展和重要价值。

八、每部书请满族名人题写书名。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

2002 年 6 月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扩大会议纪要



为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民族文化遗产，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6 月 25 日上午，在省文化厅召开了第一次编委扩大会议。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主持会议，原省级老领导、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同志以及我省满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省、长春市有关新闻媒体的记者也参加了会议。

周维杰同志在讲话中说：我省一些专家、学者经过二十几年的田野调查，搜集到不少满族长篇历史故事，即满族传统说部。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艺人传讲的长篇英雄传说，反映满族及其先民的生存史，心理特征，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是祖先留下的历史记忆，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和历史价值。抢救满族说部，编辑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是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文化行政部门责无旁贷的事情，扶持和保护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是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要认真抓好。

会上还就编委会组成的原则、编委会工作原则、编委会和从事记录整理工作的同志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近两年的工作安排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将在省文化厅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这是一种政府行为。编委会应本着对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绝不让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满族传统说部在我们这一代失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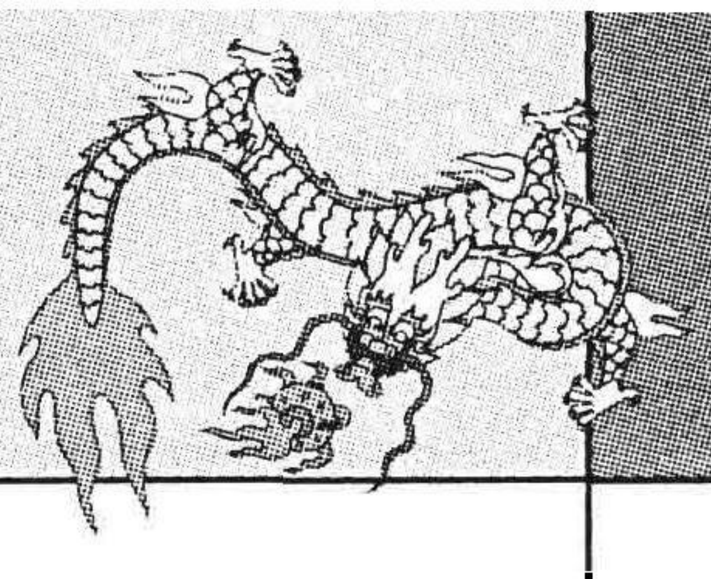
最后，原省级老领导、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同志讲了话。他说：抢救满族传统说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具体措施和行动。满族的先民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女真人和满族曾在中国历史上迅速崛起，建立了金、清两个入主中原的皇朝，统一和巩固了中国领土版图，推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做出重要的历史贡献。满族说部是满族先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歌颂了满族先民的英雄业绩，向我们展示了满族及其先民风土人情的生活画卷。满族说部是满族文化的根基，与中华文化几千年延续的血脉一脉相承。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是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传承中华文

明的重要工作。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今天文化的发展。我们从事满族说部的抢救、整理工作，是保护中华文化源头、发展先进文化伟大事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造福子孙后代，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处在盛世，盛世修志，前人没有完成，我们要完成前人的遗志。这项工作对我们也有一定的难度，一些说部传承人已相继谢世，少数健在的也都年逾古稀，所以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提高保护意识。每个编委成员都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抢救、整理、编辑《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工作。谷长春同志在讲话中，就先立法，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如何采取积极措施抢救、保护满族说部的有关问题谈了具体意见。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预计有25部，约一千多万字，需四至五年的时间完成。今年将完成《比剑联姻》、《老将军八十一件事》、《萨布素外传》等六部。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

2002年7月2日



11月1日上午，在省文化厅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第二次编委扩大会议。原省级老领导、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原省文化厅厅长、副主编吴景春等同志出席了会议。省文化厅厅长、副主编周维杰同志在上海开会，10日晚上特意给谷长春同志打来电话，表示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与关注，他希望开好这次会议，使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会上，首先由常务副主编荆文礼同志向各位编委通报了自6月25日第一次编委扩大会议以来所做的工作。荆文礼同志说：在省文化厅和主编谷长春同志亲自领导下，由于各位编委和参加记录整理满族说部的同志共同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四个月来，我们共做了八项工作：一、制定并通过了各项规章制度，使编委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我们制定了编委会工作原则、审稿制度、整理细则和编辑体例、财务报销办法等。二、由谷长春同志主持，与省出版局召开联席会议，省出版局局长蓝军、副局长周殿富以及相关处室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胡维革、总编辑樊希安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初步拟定了出版的有关事宜。吉林人民出版社主动提出要出版这套丛书，该社总编辑樊希安表示，愿做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会后，樊希安与编委会代表荆文礼、魏克信同志共同研究了有关出版的开本、封面设计、版式设计等具体问题。三、以省文化厅名义，向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呈送了申请满族说部为国家科研项目的报告，并填写了申报书。四、中国满族说部向文化部外联局申请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候选项目，以省文化厅的名义撰写了申请书。五、以省文化厅名义，向省财政厅申报了今年抢救保护满族说部经费。六、8月中旬，吴景春、荆文礼、富育光同志与吉林电视台有关人员到黑龙江省宁安市抢救性地拍摄傅英仁、富育光、赵君伟讲述满族说部的录像片断。七、责任编辑已编完两部书稿，即《东海窝集传》和《萨布素外传》。副主编吴景春同志已基本二审完毕，对这两部书稿给予充分肯定。另有《比剑联姻》、《金世宗走国》两部书稿已打字、校对完，即将交给责任编辑进行初审。八、现正在抢救整理，准备明年上

半年完成的有：《扈伦四部传奇》、《东海沉冤录》、《萨布素将军传》、《飞啸三巧传奇》、《红罗女》、《女真谱评》、《萨大人传》、《雪妃娘娘与包鲁嘎罕》、《乌拉国佚史》等。

接着魏克信同志谈了初审这两部书稿的一些意见。他说：整理满族说部应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方针，一定要保持讲述人的风格、特点。有的书稿语言比较流畅，有的书稿在语言规范化上欠缺，叙述重复，缺乏逻辑性。处理书稿的原则是：可改可不改的不要改，注意保持讲述者的风貌。副主编吴景春同志讲了复审意见。他说：“看完这两部书稿，觉得质量是不错的，增强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很有意义。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我们每个编委成员和整理者都要本着对集体、对国家负责的精神，认真、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案头作业要仔细，涉及到人名、地名，前后一定要统一。语言要注意时代性，不能把今天常用的词汇拿到说部中来用，这样容易使说部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失去真实性。”曹保明同志就加快进度和积累资料问题谈了很好的意见。他说：“整理工作的速度应再快一点，最好一年落实到案头，两年落实到人头，三年完成。另外，记录、整理的书稿和传承人的有关资料要一步到位。将来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出来后，再出版说部资料卷本，这样就把满族说部的价值从历史上保留下来了。”曹保明同志还建议，满族说部应向省知识产权局申请知识产权。

最后，主编谷长春同志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挖掘、整理满族说部，是抢救濒临消失的满族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工作。随着时间的前进，其价值和意义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满族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民族。满族及其先民，过去是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但却能两度入主中原，建立两个王朝，历时四百余年。满族及其先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宝藏，比如我们正在抢救的满族说部，其内容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向人们展示了满族及其先民生活、历史的画卷，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特别是对我们研究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疆域史、民俗学等都是大有裨益的。从目前抢救和整理工作情况来看，进展还是不错的，大家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魏克信同志进来做编委兼做责任编辑，在文字的把握、史实考证等方面都下了功夫。目前我们是骑在虎背上，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走。搞满族说部艺术的抢救、整理工作，是一种政府行为，得到省委、

省政府、文化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大的环境都具备了，关键是我们怎么干。我们要以抢救的精神进行工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然，进度要服从质量，要组织好，不窝工。要把各方面工作协调好，在组织工作上也要抢进度。在编辑体例的把握上，要进一步明确，是记录整理，不是再创作。这句话怎么理解？是整理者，就不是作者，也不是改编者，但整理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整理者发挥主观意识的艰苦劳动。整理者把口头语言变成书面语言，要下一番功夫，语言表述既不能现代化，也不能让人看不懂；既要保持讲述者讲述的风格、特点，又要使讲述的语言流畅。所以，这是很细致的活，不要忽略整理者严肃、认真的劳动。我们内部要建立一种协调的工作机制，我们是三审制，整理者完稿后交给责任编辑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交给吴景春等同志进行复审。初审和复审有什么意见都要和整理者交换意见，互相切磋。本着对书稿质量负责的精神，既要尊重整理者的意见也要尊重初审和复审的意见。三审，也就是终审，交给出版社。谷长春同志还说：实施抢救满族说部工程，要用现代化的方式、方法记录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进而对满族说部进行全面保护。我们不仅要拿出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书稿，还要拿出资料卷本。围绕书稿背后的资料都属于遗产，有关各姓氏家族的相关资料也要注意积累。我同意尽快向省知识产权局申请满族说部的知识产权。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

2002 年 11 月 2 日

吉文党组发［2002］32号　　签发人：周维杰

关于成立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的决定

为抢救满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经文化厅党组研究，决定成立以谷长春同志为主编，吴景春、周维杰、荆文礼（常务兼编辑部主任）为副主编的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编委会从即日起开始抢救、挖掘、整理和编纂《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厅艺术处联系其工作。

中国共产党吉林省文化厅党组

2002年12月17日

2003年元月5日在省新闻出版局会议室召开第二次文化和出版部门联席会议，研究共同抢救、保护满族说部具体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原省级老领导、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省文化厅原厅长、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吴景春、省文化厅助理巡视员尹俊明、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蓝军、副局长周殿富、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胡维革、总编辑樊希安以及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荆文礼、出版局图书处的负责人。会议由谷长春同志主持。

谷长春同志说：今天文化和出版部门领导聚在一起开个碰头会，其目的是沟通情况，统一认识，明确分工，形成合力，共同担负起抢救、保护满族说部工程的任务。自去年6月成立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以来，在文化厅党组的领导下，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进展顺利，初见成效。因满族说部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濒临消失，如不及时抢救就有失传的危险。所以，从编委会成立那天起，大家都增强了危机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抢救。我们本着先易后难、谁年岁大先抢救谁的原则，前后几次去黑龙江省宁安市抢救84岁高龄的传承人傅英仁讲述的说部，同时在本地抢救富育光、赵东升家传的说部。现在看来，整个抢救、保护满族说部工程，正按照我们的规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文化厅和编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前期调查传承人，记录、录音和录像传承人讲述的说部，然后进行整理，并通过一审、二审。这个过程既是对说部抢救性的工作，又是对说部的资料、生态环境进行保存和保护。新闻出版局和出版社的工作主要是在终审和出版发行方面。出版也是对满族说部一种保护方式，通过出版对满族说部进行宣传、研究、开发、利用，使其扩大影响。所以，前期后期工作都很重要。我们今天的碰头会，就是研究抢救、整理满族说部的文本和编辑出版工作怎样相得益彰，使两者之间衔接得更好。另外，还要研究的是，征集传承人讲述说部的提纲、资料和文本等，要不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先付一定的费用。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主动地把说部文本和资料给我们，这样即使他们去世了也不能把说部的材料带走，又

不能被别人挖走。为了使这项工作做得更稳妥，要不要和传承人、整理者签订合同？请大家谈谈意见。

吴景春同志说：最近我审了两部书稿，一部是傅英仁讲述的《东海窝集传》，一部是关墨卿讲述的《萨布素外传》。从这两部传承人讲述的说部来看，一部书是反映满族的先民如何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所经历的激烈斗争。一部书是歌颂清康熙朝时爱国将领萨布素抵御外患、保卫大清疆土的英雄事迹。故事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满族说部的抢救与整理，将填补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空白。

胡维革同志说：抢救满族说部是个大工程，难度很大。这里既要普查，认定传承人，确定是否是说部，还要记录、录音、录像，然后进行案头工作，认真细致地进行整理。书稿成行后，还要经过一审二审，审查是不是保持讲述人讲述的原汁原味。只有这样，我们抢救的满族说部才是真实的、科学的，整理出版才有意义。最后程序到出版社，我们一定严肃认真对待这项工作，要精益求精，力争把满族说部丛书做成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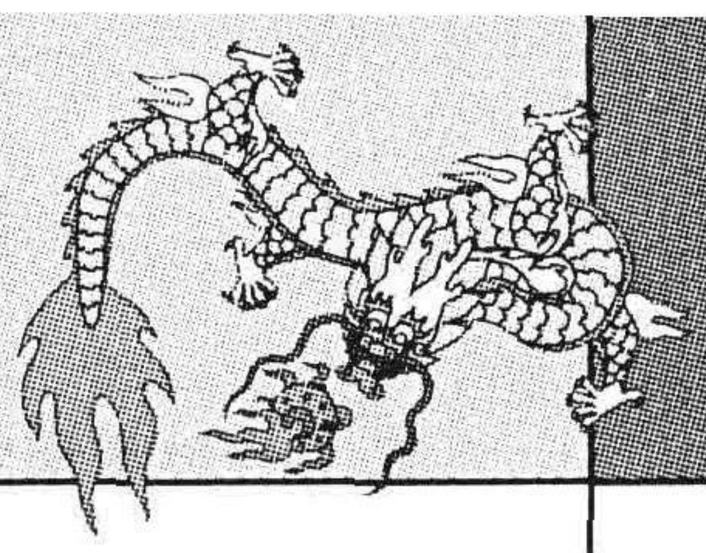
蓝军同志说：满族说部是我国很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满族说部，谷书记是积极倡导者，我是积极响应者。抢救、保护满族说部是文化和出版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把满族说部作为全局出版的重点选题，作为全省获奖的图书。同时由局图书处报国家出版总署，争取列为国家重点出版选题。前期省政府已拨 12 万元作为这项工程的启动资金，我个人的想法，出版局要赞助文化厅 10 万元，作为推动这项工程启动的资金，由吴厅长掌握。具体工作我同意谷书记的意见：一、文化厅和出版局分别向上级汇报，争取领导对这项工程的支持；二、尽快与讲述者、整理者签订合同，把权利和义务都规定下来；三、出版之前开个研讨会，请北京专家对这套丛书论证，以弥补我们工作之不足。

最后谷长春同志说：大家谈的都很好，会后请荆文礼和樊希安同志按照今天研究的意见，制订落实方案。会后请文化厅和出版局分别向李锦斌副省长汇报，争取把抢救满族说部列为省政府一项工作。尽快与讲述者和整理者签订合同，保护他们的著作权和合法权益，保证满族说部的讲述稿和整理稿如期交上来，使整个抢救工作按计划进行。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

2003 年 1 月 10 日

关于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2003年1月6日，省文化厅召开研究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有关具体问题的专门会议。会议由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主持。

原省级老领导、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副主编吴景春、荆文礼；省文化厅助理巡视员兼艺术处处长尹俊明、艺术处副处长孙喜军参加会议。会议纪要如下：

一、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成立半年来的工作情况

会上，首先由中国满族说部常务副主编荆文礼同志汇报了半年来的工作情况。2002年6月25日，省文化厅召开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成立大会，标志着我省抢救满族说部这项浩大的工程正式启动。半年来编委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制订了编委会工作原则、审稿制度、编辑体例和出版有关事项、财务报销办法等，使编委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制订了记录、整理和抢救工作计划。目前编委会已经掌握30余部满族说部，大约1000万字，争取3年至4年完成。2002年年末，已经整理完3部，并通过了一审、二审。到2003年10月，还将完成7部。

（三）以省文化厅的名义向文化部申请将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同志做了重要批示，同意将中国满族说部列为国家“十五”重点科研课题。

（四）以省文化厅名义向文化部申请将中国满族说部列为联合国“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部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个项目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符合联合国的“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

（五）为抢救满族说部文化遗产，2002年8月，编委会派人专程去黑龙江省宁安市，对傅英仁等老先生讲述说部的现场，做了真实的记录并录像。

（六）2002年9月和2003年1月5日，由谷长春同志主持，两次与省出版局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省

新闻出版局决定把满族说部丛书纳入省出版计划中的重点工程。

二、抢救、整理满族说部遇到的问题

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半年来编委会的工作情况，认为总体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非正常因素的不良影响

过去，满族说部的抢救、整理工作一直没人来做，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出版社和个体书贩纷纷打听整理满族说部的有关事情，甚至搅进来，要挖稿子出版发行。

作为编委会要正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以保证抢救、整理满族说部工作的顺利完成。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与讲述者和整理者签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版权和稿酬以及交稿时间等相关事宜。建议请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责任编辑协助编委会起草相关合同文书。

二是提高稿酬。原来考虑出版经费不足的原因，所定稿酬偏低。现在要通过多方面争取，改变经费不足的现状，提高稿酬，以保护讲述者和整理者的合法权益和积极性。

三是预留风险金。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比如出现了由于各种原因审稿未能通过，而实际稿酬已经发生等情况，在经费中要预留部分资金作为风险金，给予补偿。

（二）编务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满族说部是民间流传的口头语言，怎样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将其变成书面语言，是整理者和编务中一项具体而又难度较大的工作，因此要进一步理顺审稿过程中的规模化管理。

三、将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工作纳入省文化厅工作日程

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指出，抢救满族说部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省文化厅目前要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把抢救、整理满族说部工作纳入省文化厅的议事日程，由艺术处专门负责联系这项工作。艺术处副处长孙喜军具体负责与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的联络和起草文件等工作。

（二）文化厅委托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荆文礼同志与满族说部

讲述者、整理者签订合同，以法律形式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报酬以及交稿时间等问题。

（三）春节后，省文化厅向主管省长专门汇报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文化遗产的工作，起草一个汇报提纲。

（四）以省文化厅名义向省财政厅申请今年抢救满族说部文化遗产的经费。

吉林省文化厅

2003 年 2 月 18 日

《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暂定名）整理细则

《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暂定名）是记录整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对濒危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的一种方式。这套保护成果共三十余种，约一千万字。丛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约需三至五年完成。为规范丛书的编辑体例，统一版式和文字格式，保证印制质量，特制定丛书实施细则，供丛书的采录、整理、编辑、审稿人员施行。

满族传统说部是在长期历史中，在氏族内口耳相传，世代不渝，并经过传承人反复修改，逐渐定型，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将口头说部整理成书面文字，编辑出版，是一项创造性劳动。应该遵循“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

1. 采录作品，应选择内容健康，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故事性强，易于讲述的优秀文本，经过录音录像，记录传承人讲述的原始文本。

2. 整理者要反复阅读原始文本，掌握整篇说部的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和语言特点，纵览全局，融会贯通，然后根据通篇结构，分段分节，进行文字整理。

3. 人物和事件是说部的躯干，不能改动和虚构，要在事件演进中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和统一，切忌大段性格分析和心理描写，对游离主题和重复的枝蔓可适当调整和删减。

4. 把说部语言的口头形式变成书面形式，是整理工作的基本功，应尽力保持说部语言的书面形式与口头形式的一致性，忠实显现民间文学的艺术韵味和风格特点，保持讲述者的原汁原味。要保留生动活泼、有生活气息的群众语言，力戒冗长的欧化句子和现代语言，同时又要修饰粗糙、重复、残缺、颠倒、不通顺、不完整的语句，做到口头语言的规范和净化。防止有文必录和用“改写”代替“整理”的做法。

5. 认真执行国务院1986年6月24日批准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和1996年6月1日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正确使用简化字和标点

符号。

6. 认真执行1996年6月1日国家公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例：

定型的词语必须使用汉字，如：五四运动，十六届一中全会，二〇九师，二十挂零等。

时间：公历用阿拉伯数字，如：20世纪80年代。年份一般不可简写，1990年不应写作“九〇年”或“90年”。夏历使用汉字，如丙寅年十月十五日，八月十五中秋节；清代以前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722年）。

非物理量的一般情况使用阿拉伯数字，如：48岁，21.35元，1480人。

相邻两个数字表示概数，必须使用汉字，中间不得用“、”隔开，如：三四天，十五六岁，一千七八百元，一二十个人，五六万套。

7. 结构：长篇说部一般采用章回体，章回体篇幅应大体相当，每回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章回里的自然段落，也应长短大体相当，全书谐调匀称，避免同一种说部，忽而分段过粗，忽而分段过细。

8. 回目：一般采用上下两句，字数相等，力争前后对仗，具有文采。根据正文的回目编排目录，置于书前，二者应完全一致。

9. 注解：方言土语，行业用语及其他需要解释的词语，均采用页下注。注解应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

10. 讲述者、采录整理者小传：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住地、职业、文化程度、从事民间文学经历、说部采录时间地点等。500字以内。

11. 人名地名：用法应该一致。有史可考的，应与《二十五史》、《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典籍用法一致。各册之间，用法也应一致。用法不一致的字词，应按《现代汉语词典》统一，如：“瑷珲”改为“爱辉”，“满州”改为“满洲”。

12. 异文：确有保留价值的异文，经编委会审定同意，可附于书后。

13. 通读：全篇说部整理之后，应将全稿通读一遍，改正形近字、同音字及其他容易用错的字词，检查人名地名数字是否一致，回目、页码是否有错，补正有关疏漏问题。

14. 交稿：整理之后，文稿达到字迹清楚，语句通顺，标点符号准

确，段落层次得法，没有遗留问题，连同目录、讲述者、采录整理者小传、前言、后记、插图照片（附文字说明）等，一并交到编委会。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

2003 年 2 月 25 日

关于抢救、整理满族说部工作情况的汇报

2003年3月末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副厅长尹俊明向李锦斌副省长汇报提纲

从2002年6月开始，省文化厅集中力量，重点抓了抢救满族说部文化遗产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项工作已全面铺开，并取得初步成果，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们为什么要抓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文化遗产这项工程

2001年8月，原省老领导谷长春同志在与省文化厅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起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东北三省、河北、北京等满族聚居地区，搜集到不少满族长篇历史故事，即“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艺人传讲的长篇英雄传说，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些传说很生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谷长春同志建议省文化厅将这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此后，省文化厅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深入调查，发现满族及其先世，在长期社会生活中，主要靠口碑文化传承生产、生存经验，包括氏族聚散，古代征战，宗祖英雄颂歌等多方面史实。满族口碑传承的主要形式就是“说部”。“满族说部”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特点，为我们展示了近千年间无复可见的历史画卷和活生生的人文景观及五光十色的民俗现象。“满族说部”是由本氏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讲述，同时选出杰出后辈代代传承。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当今能讲“满族说部”的人已寥寥无几，目前健在的几位能讲“满族说部”的老人都已到古稀之年，年龄最小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如果现在不抢救，就有失传的危险。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我们立即着手进行“满族说部”的抢救工作。

（一）省文化厅作为全省文化工作的主管部门，有责任、有义务组织人员抢救、保护满族说部，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二）我省长白山是满族的发祥地，这是我们的地理优势。满族及其先民长期在白山松水一带繁衍生息、建功立业，这里有着深厚的满族

文化底蕴，也承载着满族说部的传承历史。在满族说部和满族民间故事中，都叙述着长白山的美丽神话和动人的传说。所以，我们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是责无旁贷的事情。

（三）要进一步发展我省的文化事业，发挥我省文化优势，必须挖掘我省的特色文化。满族文化、朝鲜族文化是我省最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之一，也是我省地域文化中的一大优势。过去，我省的戏曲和歌舞在全国之所以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比如，建国后我省诞生的三个新兴剧种，如吉剧、满族新城戏和黄龙戏就有四部作品在全国得了大奖，像吉剧《一夜皇妃》、满族新城戏《铁血女真》和《红罗女》、黄龙戏《魂系黄龙府》。这四部作品都是根据“满族说部”改编的。所以，我们抢救、保护、整理好满族说部，将大大丰富我省的舞台艺术创作和电视剧创作题材，对深入发展我省的文化事业是大有裨益的。

二、满族说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

满族说部的形成与传播，历史久远。满族说部植根于历史悠久的“讲古”民俗沃土之中。据《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天会六年（1128 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是金代女真人对说唱“祖宗遗事”很好的发动。说部就是满族及其先民对本部族中一定时期里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用口述的形式进行生动的总结和评说，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的约束性，甚至在人物、地点、年代、矛盾冲突等方面都不允许隐饰，均有翔实的阐述。满族说部艺术，实际上就是北方民族史诗、民间口述史。此外，满族说部还记述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活动和五光十色的萨满祭祀活动，所以有的专家说，满族说部是“中国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从我们已经得到的大宗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分析，“满族说部”堪称民族文化的精萃和古卉，对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乃至对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疆域史和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的深入研究，都是大有益处的。

抢救、整理、编辑《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不仅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也是填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空白，传承中华文明，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

三、抢救满族说部工作得到文化部和全国著名专家的支持

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十分

关心满族说部的抢救整理工作，几次谈话中都希望吉林省尽快把这项工作抓起来。2002年5月，省文化厅曾向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申请，将满族说部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周巍峙同志马上作了批示，他在批示中写到："这个项目我一直给予支持，这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同意列为'十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请给予评审……"

文化部科技司的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和有关材料后非常高兴，他们说：你们工程这么大，组织这样严密，力量这么强，领导这样支持，在全国各省来说，是少有的。文化部正在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你们的项目，正赶上时候。他们马上把我们推荐给文化部外联局。外联局看了材料后，评价很高，他们认为我们的项目符合"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指导我们如何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要求，写好申请书。目前，我们已按照文化部的要求，把申请书、录像带、录音带、照片和有关文字材料呈报文化部。

我们的项目也得到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泰斗、中国民间文艺三套集成副主编钟敬文（2002年逝世）、贾芝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副主编、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分别写了评语和推荐书。他们对我们抢救满族说部文化遗产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贾芝先生说：你们抢救满族文化遗产这项工作抓到头前去了。

四、我们已完成和正在做的几项工作

从2001年8月至2002年6月，经过十个月的筹备、调查、摸底，筹措经费，组织人力，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随即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2002年6月25日，召开第一次编委扩大会议，宣布这项工程正式启动。半年多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成立后，首先制定了抢救、整理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工作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用谷长春同志的说法就是"先立法，后工作"。

1. 确定了编委会的组成原则，明确了编委会的性质是在省文化厅领导下的组织，抢救"满族说部"文化遗产是一种政府行为，要得到省政府的支持。因为这个编委会不是同仁性质，也不是某些人的个人行

为。同时，还明确了编委会成员的责任和承担的义务。

2. 制订严格的审稿制度，明确审稿程序和每道程序的责任。

3. 制定编辑体例，规范抢救、整理和编辑工作。

4. 制定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经费使用的审批报销程序。

（二）制定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计划

目前，编委会已经掌握了30部“满族说部”的第一手资料，总计1000万字左右。争取在3年至5年内完成全部的抢救、整理和编辑工作。从2003年开始，争取每年完成十部。2002年末，《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已经整理完成3部，并且通过了一审、二审，待整理者修改后可交出版社进行三审。到今年10月，还将完成7部。

（三）为抢救满族说部文化遗产，2002年8月，编委会派人专程赴黑龙江省宁安市，在84岁高龄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老先生讲说部时，做了真实的现场录像。今年3月，还将派人到黑龙江省最边远地区录制近八十岁的老人用满语讲说部的现场。因满语已绝迹，这本身就是无价之宝。

（四）与省出版局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出版的有关问题。省出版局对抢救满族文化遗产的工作非常重视，蓝军局长两次出席会议，并决定资助文化厅10万元，作为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目前资金已拨到文化厅账户。蓝军局长还责成有关处、社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搞好出版、发行，并将其作为重点选题，上报新闻出版署。省文化厅和省出版局都表示把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文化遗产这个工程，纳入全年工作重点。会上初步商定，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

我们抢救、保护满族说部文化遗产的工作已经在国内外宣传出去，特别是2002年11月文化部召开“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后，人们都认识到满族说部的价值，许多出版社和各地出版商纷纷来挖稿子，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稿子拿到手。现在是市场经济，谁给的钱多，稿子就可能落在谁的手里。所以，我们的稿酬给低了，稿子就可能拿不到，工程也可能给别人挖走。

为解决这个问题，跟出版社定好稿酬标准，让讲述者和整理者满意，保证把稿子拿到手。为达到上述目的，编委会和讲述者、整理者签订合同，用法律来保障。

五、希望省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

（一）经费

编委会每年需要录音费、录像费、劳务费、整理费、旅差费、办公费等 30 万元。出版社出版这 30 部书，总计需 200 万元。

（二）筹备建立满族说部陈列馆

我们在抢救满族说部文化遗产过程中，搜集到大量的录音、录像和手抄本资料，以及与满族说部有关的萨满祭祀实物，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其中文字材料中，有的是用满文书写的，满文现在已经绝迹，它的历史价值就更大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求有陈列馆保存。所以，我们亟需筹建满族说部陈列馆。

另外，满族说部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满族民俗活动和萨满祭祀活动。陈列馆也应把满族民俗活动和萨满祭祀活动的实物征集上来。每年需要征集费 50 万元。

（三）为保证编辑出版《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质量，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请省政府秘书长出面，请全国知名专家做本书的顾问。

吉林省文化厅

2003 年 2 月 28 日

文化部以文教科发［2003］35号文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印发“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课题评审结果”的通知。

通知中说：“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2001—2005年）规划要点》精神和我国文化艺术事业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围绕《全国艺术科学‘十五’（2003—2005年度）规划要点》所明确的中心任务和总体要求，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课题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现将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各学科规划小组评审并报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定批准的评审结果发给你们”。

吉林省文化厅以谷长春为课题负责人的《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被批准为国家自筹课题。

省委书记王云坤在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汇报上作了重要批示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千百年来流传的长篇英雄故事，由各个宗族代代口承下来，其内容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反映了满族的民族精神和品格，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吉林省文化厅为了抢救、保护满族传统说部这一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于 2002 年 6 月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并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扩大会议，宣布抢救、保护满族说部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使抢救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初步成果。现将工作情况和 2004 年抢救与保护满族说部的计划报告如下：

一、2003 年做的几项工作

1. 年初，吉林省文化厅已把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纳入全厅工作的重点，责成副厅长尹俊明直接抓这项工作，艺术处处长孙喜军做具体联系、协调工作。

2. 三月末，厅长周维杰、副厅长尹俊明就抢救满族说部的有关工作向李锦斌副省长作了专题汇报。李副省长对这项工作很重视，指示我们要善始善终抓好，并委托省政府李军副秘书长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今年又批给 20 万元抢救满族说部专项经费，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3. 八月，经全国专家评审，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正式列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课题。国内著名的专家对我们这个项目给予了很高评价：中国文联主席、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在批示中说：“这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抢救满族说部工作我一直给予重视。”中国民间文艺的资深专家贾芝先生的评语说：“吉林省有实力抓好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中国十大艺术集成中的民间故事集成副主编、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在评语中说：“满族说部是满族文化的百科全书”。领导和专家的支持，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大家决心抓好这项工作。

4. 在去年制定编委会组成原则、审稿制度、财务管理和报销等各

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主编谷长春同志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整理和编辑细则，并对附件提出各项要求，使编辑、整理说部工作规范、统一。

5. 与部分说部的讲述者、整理者签订了合同，并在公证处公证。通过合同，明确了讲述者、整理者和编委会的权利、义务以及交稿时间，从而保证了说部的讲述稿和整理稿如数交上来并按时完成。

6. 2003 年，组织有关人员，六次赴黑龙江省边远地区搜集资料，录制了满族老人用满语讲述说部的片断。因为在每部说部中，都有萨满祭祀活动的详细叙述，我们还录制和拍摄了与说部有关的萨满祭祀活动的录像和图片资料。

7. 建立了资料室。文化厅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做资料室，并从省艺术研究院抽调一名有副高职称的档案员做满族说部的资料整理、保管工作。现已整理完《比剑联姻》的手稿，并将 20 盘录音带刻录了光盘。

二、2003 年工作完成情况

已讲述、记录、整理完十部书稿，即《东海窝集传》（15 万字）、《萨布素外传》（11 万字）、《金世宗走国》（25 万字）、《瑞白传》（15 万字）、《扈伦四部传奇》（40 万字）、《萨大人传》（69 万字）、《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35 万字）、《飞啸三巧传奇》（70 万字）、《老罕王传》（30 万字）、《比剑联姻》（60 万字）。

这十部书稿总计约 310 万字。

整理完的十部书稿，已有七部通过了一审、二审，即《东海窝集传》、《萨布素外传》、《金世宗走国》、《比剑联姻》、《扈伦四部传奇》、《瑞白传》、《萨大人传》。

从已通过一审、二审的七部书稿来看，虽然还有些问题需要商讨和修改，但总体质量还比较好，基本上保留了传承人讲述说部的原汁原味。比如《比剑联姻》、《扈伦四部传奇》、《萨大人传》，是三个氏族传下了不同风格的说部，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生活场景广阔，反映众多的民风民俗活动，堪称满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这三部书为整个说部的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通过的七部书稿中，已有四部达到了齐、清、定的要求，即整个书稿比较齐全，包括故事流传情况、讲述者小传、整理者小传、应配的图片等。一审、二审后的稿子已返回，整理者根据编审的意见仔细进行修改，然后再交到编辑部，使其达到定稿的要求。

三、2004年工作安排

1. 要完成对《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飞啸三巧传奇》、《老罕王传》的一审、二审工作。

2. 要讲述、记录、整理完《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尼山萨满》、《老将军八十一件事》、《东海沉冤录》、《女真谱评》、《伊通州传奇》、《女真聪明的故事》。其中前五部书要完成一审、二审工作。

3. 继续搜集、配齐有关照片和图片。

4. 继续到本省和辽宁、黑龙江省满族聚居地区普查，搜集有关说部的资料。

5. 资料室配备微机，将录音带、录像带刻成光盘，使其永久保存。

吉林省文化厅

2003年12月26日

省委书记王云坤阅此报告后的批示：

文化厅抓这项工作抓得是对的，望继续努力。

王云坤

2004年1月29日

总　　则

《满族传统说部》是满族先民讲述的长篇英雄传说，世代用口碑传承下来，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因此，满族传统说部，是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满族说部是在东北三省、河北、北京等一些满族聚居地区中讲述，数量多、分布广，所以抢救、保护满族传统说部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在抢救、整理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具有历史、文学、科学价值的文字、声像、照片等不同形式的文化遗产档案。此项工作已被文化部批准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吉林省文化厅已把抢救满族传统说部工作纳入全厅工作的重点。为了加强对这个重要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并使档案管理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特制定此项归档细则。

归档范围

（1）文字类

1. 讲述人的手稿、讲述提纲、参考资料等；

2. 普查手记和讲述现场记录稿、文字整理稿、复印稿等；

3. 一审、二审的手稿或打字稿，出版前的校对稿、终审稿以及打字的软盘等；

4. 一审、二审的意见；

5. 与“说部”有关的民俗民风和萨满祭祀活动等；

6. 与传承人和“说部”内容、讲述场景、产生渊源有关的介绍、评论、传记等方面的复印文件。

（2）音像类

1. 传承人讲述说部的录音带；

2. 现场采录“说部”的录像带；

3. 拍摄与说部相关的萨满祭祀活动的录像带；

4. 制作的光盘。

(3) 照片类

1. 与“说部”内容有关的历史遗迹的照片、翻拍的图片，以及收集、翻印的各类照片；

2. 拍摄讲述“说部”现场的各类照片；

3. 传承人生活活动的照片。

(4) 附属类

1. 讲述人、整理者的自然情况（姓名、性别、出生日期、通讯地址、所在单位、联系电话）；

2. 编委会成员的自然情况；

3. 责任编辑的自然情况、初审书面意见；

4. 二审人自然情况、二审书面意见；

5. 编写要求、对照参考表等；

6. 提交出版社各类材料：①“说部”正文；②讲述人小传、整理人小传；③“说部”传承和流传概况；④照片及文字说明、提供人；⑤书名题签；⑥其他（后记、地图等有关材料）。

(5) 公开出版类

1. 出版样书；

2. 本书印数、存档本数；

3. 赠阅情况。

(6) 社会反响类

1. 有关专家、学者的鉴定、评论；

2. 报刊、媒体的评价；

3. 国际方面的反响等。

(7) 文件类

1. 关于满族说部立项的申请、审批等的请示、报告、批复；

2. 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成员的名单、审批材料；

3. 各次编委会召开的会议记录、纪要、领导讲话等；

4. 与讲述人、整理人等签署的合同书、委托书等材料；

5. 机构设置、主管部门等；

6. 编委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编辑细则等。

归档要求

1. 档案管理依据：以文化部、国家档案局关于《艺术档案管理办法》文件精神，作为满族说部档案管理的政策依据，建立一个完整的“说部”档案信息库；

2. 管理方法要科学：为了使档案管理科学化，延长档案的有效期，对残、破的手稿采取裱糊、誊写等方法补救；对原始手稿、照片通过扫描制作成电子文件或刻制成光盘保存；录音带、录像带等要刻制成光盘保存；

3. 分类、编号要统一：对“说部”进行归档时，以每一部书为一个案卷保管单位编大类号，其中录音带、录像带、光盘、软盘、照片与文字材料统一编号，但要按其载体的不同分类保管，每一大类里的录音带、录像带、光盘、软盘、照片等应有小流水号，并且一部书的文字案卷应与音像、光盘、软盘、照片等有直接联系的材料要在备考表中注明互见号或建立互见卡（含小流水号）；

4. 检索目录要齐全：应遵循满族说部各类材料形成的规律和不同载体，对其纸质、音像、光盘、软盘、照片等载体的档案采取配套管理的办法，并对不同载体档案建立齐全的检索目录，便于查找利用；

5. 归档用具要规范：根据满族说部的特点及档案用具的不同类别，采用文书档案管理的用具来整理“说部”文字档案；其录音带、录像带、照片等采用的型号、材质要尽量统一，并使其保管性能好、保管期限要长；

6. 案卷项目填写要齐全：对整理完的案卷，要填写案卷标题、登记卷内目录、编写张号；对每部满族说部归档后的书稿，有需要说明的问题一定要在卷内说明中注明（如：有的稿件少页、有的衔接不上等等），以便后期查考。

7. 抢救满族说部工作中所形成的各类文件材料要单独立卷保管。

管理制度

1. 交接手续要健全，对所接收的档案要详细登记，及时归档；

2. 编委会成员借用稿件要登记，并出据借条，同时注明稿件的页

数、照片的张数、名称、借阅时间等。借出的档案要妥善保管，不得遗失和外借他人，用完及时归还档案室；

3. 不得随意将档案室的“说部”档案材料借给编委会成员以外的人，如有需要赠送、交换、出售或复制时需经负责人批准；

4. 要配有档案柜架、装具，备有防火、防盗、防有害生物等安全设施，要定期检查档案的保管状况。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

2004 年 1 月 17 日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了全面贯彻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重要精神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促进民间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全力推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实施，于2004年3月26日至28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中国民协2004年工作会议》。曹保明同志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和吉林省民协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荆文礼同志以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的身份应邀列席会议。中国民协党组书记白庚胜同志非常重视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工作，特安排荆文礼同志在大会上介绍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工作情况。会下荆文礼、曹保明同志登门向刘魁立、乌丙安同志求教，并详细汇报我省抢救满族说部的情况，他们听后分别谈了具体意见。会后，荆文礼、曹保明向编委会做了详细汇报，并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两位专家的意见对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们的意见如下：

刘魁立教授对说部的指导意见

你们这项工作做得很好，政府主管部门很重视，一是落实了责任制，另外在项目的性质上、要求上，都是对头的。组织建设很好，按政府工作的性质，定时定量，有板有眼，还有先立法、后启动、定规划，这是个证明。一切按“法则”进行，使工作有了规范化。

我觉得说部的性质很博杂，三个类型，三个样式。但是，在全部工作完成后，一些样式的内涵就出来了。形式不主要，内涵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在性质上要通过内容去确定它。在全部工作完成之后，认真分析。把说部传承过程、来历、渠道弄清楚之后再定性质。

举个例子，如《乌布西奔妈妈》，在性质上把握不准。但是不是史诗，如罗宾汉，洪水史诗，这是一个大的“文化类”的口袋，怎么来

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总的来看，说部有两个特点：

一是多。这是一个深厚的文化层，是一个时代的、整个民族的重要的氛围。如草地上的蘑菇圈一样，一圈一圈，呈放射状。它们和一定历史时期发生、流传过程中的变异，都有关系。

二是性质的重要。满族从有满文开始，过去没有用本民族文字记录自己民族生活的，有也很少，通常，他们是用口传的形式传下来，这叫非物质文化。

这样一批宏大的东西，用文字恢复，很珍贵。过去，我在满族文学史上接触过这类的作品，但不是口传得来的，是“文字本”那种，而这一部分，文化味很浓。要不断地印证、对照。

其他方面，工作的手段，录音、录像、记录文本、资料建档等都规范化，已经跟上了。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很扎实了。这使我的感触很深。这就像一个人走路的走法，最终的结果是目标，而我们出书也是对满族说部一种保护方式。在制作的原则上，我过去多次说过，一定要慎重整理，进行一段后，要坐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下，看看进展如何。

口述的文本，有一个层次。

叙事本身，这是“核心”文本层次，这表示叙事。超文本的东西是什么？这就好像一个鸡蛋，有蛋黄和蛋清，它是一个平面，又一个裹一个形成的。一个故事，所用的词，都在“文本”层次里。但外边还有一个“东西”，而我们往往不照顾“它”了。

如我是满族，但听众不是，可群众说，你是满族？我说我不是。可是整理时往往把这个细微的过程拿掉了。是的，拿掉是对的，但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拿掉是不准的。

口述是有环境因素的。所以在研究整理时，要好好分析一下，哪儿动了，哪儿没动。

把世界上的几种重要的“书”的版本拿来，如《浮士德》，流传的，重新创作的，整理的，科学的，统统拿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许多的体会。议论要在“进行”时进行。这样才能创出时代的精品。

对讲述人的分析，也是分三六九等，性质的差异情况等等。他往往是他一个人的记忆，这就存在这样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合理化。从前怎么说，我怎么讲，他又怎么理解，如何被遗忘了，都进行了。

如有人问："这是什么地方？"

他回他："你找谁呀？"

他记下了："啊，这儿叫'你找谁呀'！"

所以，一般的讲述不要你去进行"合理化"。

二是富育光先生的语言，他的价值观，他是历史演变中的一个环节，非常重要。

三是那个老太太，非常重要。

这是很早的原始味道，很有价值。说明老太太的文化"活"在口头上。1956年我写《论搜集工作》里边有"一字不移"的提法，有话在注解里说。遗忘就遗忘了。满文能用口传，这是绝无仅有的。

在整理通读时，找一个好编辑，必须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能给乱动。

从现在开始，"动"过的，也留着，叫做"对历史交上账"，不然是说不过去的。当然有些问题要注意，一旦涉及到现在属于前苏联的地域上的地点、名称、人物，要注意，别为外交上制造吵架的由头。民族的问题，满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所有的口传文学，都存在着这方面敏感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一个生物界，等等，这种关系，这个界限一定要谨慎。满族对文化的吸纳非常之强，但它把所有的文化都用了，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历程，说部中体现的会更多，更丰富。

（曹保明　记录整理）

乌丙安教授对说部的指导意见

一定要原汁原味。特别是传承人，哪些是你这儿发展起来的，哪些是你的，哪些是他（她）的，讲时听时不能"逼"他。你一逼他（她）往往就编了。保护"专家"和整理专家不一样，半拉不全的就半拉不全，不一定全，也行。主要是恢复原貌，保持原貌，这是非常重要的。

三套集成为什么国际上不承认，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整理"。我们通常所说的"整理"外国人很害怕。所以不要说"整理"了，而要说"复原了"，要把满语中的"哎"、"哼"什么的音韵，都要，这

听起来是口头语，但其实都是满语。

满语在久远的历史变迁中走入了方言，直接影响了北京的八旗话。满语前音重。今天的吉林话是普通话，这就是人们说的“乌拉”——吉林，沿江靠川之谓，它是在满语基础上形成的。后来北京话受满语影响，成为普通话，这个过程是清晰的。把传承的线条弄清。如富育光先生、傅英仁先生，还有他三爷等等一些人。口头传承的传承，一层一层地分清。

三爷听谁说的，一直追问到他记不起来了为止。这才是准的。查清说部的来历和分布的系谱。这一段是三爷说的，那一段是谁说的？要好好回忆，认真地回忆。

如果他说忘了，忘了也就忘了。

这是一个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历程，历史性的历程，是属于祖传的“口述史”，口头遗产，这一定要有一个调查的“本省专家”的鉴定。过程是这样：

一是大约在哪个阶段（历史阶段）用满语，到什么时间截止。如那个会讲满语的老太太，她现在还在使用。

二是渗入汉语是什么时间？

一定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是什么时候，当时是怎么变的。

爷爷讲的，怎么讲的？奶奶讲的，怎么讲的？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爷爷和奶奶的讲述起了什么变化？怎么变化的？如讲到“萨布素”时，汉语没这个词了。

要非常注重讲述语的一种“流变”。

满语，汉语，都什么样，有什么不同，有哪些相似，把讲述人，插话，翻译，如老太太，三爷等，都分解开。

如三爷，能听懂，但不会说；

如老太太，能讲，但不会翻成汉语；

或者，都不懂。一定要如实地记载，这才有价值。

历史上的形态流变是极其珍贵的。如光绪年间的婚礼主持，主持人叫关大爷，他一旦进入了角色，满语就出来了，什么白肉血肠，八大碗，满汉全席中的“报菜名”，他一一都能熟练地记下来，他甚至不知是什么。这才是一种真实的文化。

尼山萨满中宣扬的萨满教是从前的国教，这是满文化的古老的人文历程，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本子。

对于语音类的文化，要求一定要严格。北满在从前的岁月中保存了大量的萨满（如野人女真），南边已经没有了，所以要认真，极其认真，首先要成立专家委员会。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

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专家委员会；吉林省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委员会；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领导小组。首先要保护好带子，上报定为遗产，人家不看书。要看你的鉴定书和两个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比如，用满语音调讲的汉语，满语从前是八旗的通古斯语，汉字的单音，不拉长声；满语拉长声。什么时间形成满语的汉语语音，特别在吉林地区，哪些是通古斯语类满语，哪些是山东移民提供的语汇；哪些是东北满族形成的语音，等等。

如膊勒盖（腿结合处）是一种复合语。这种复合其实是一种语言的规律。“喂德罗”——日俄战争时，在南满一带，日语叫“八盖子”（桶的意思），而在北满，俄语叫“喂德罗”；因为日俄打仗，老乡喂马，所以此词很快流传开了。一些移民词的产生，也有这样的特色和特点。

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上，满语的失传是人类的一个悲剧，这样一个重要的民族，这样一个丰富的语种，突然失传了，这是我们人类生存史上的悲哀，当然它有自身的原因，是种复杂的结果，因此今天能使用满语来讲述的说部将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我们要注意从原始带子里扒点“原音”，疑似音——人物对话——动植物名称什么的，如老虎、核桃，但叫不上来。遇到这些，一旦叫不上来，就需注意了，这是满语。

如那个会讲满语的老太太，她讲汉话时，带出的“满语”，一定要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她爹妈的称谓，一定要恢复真实的当时的发音。

同时要有附录。

附录要加上满语的地名。现在可能找不到了，但是把痕迹（保护）记下来也好，如“乌鲁根阿林”——山河，这是极其珍贵的记录。立刻要这样子去做。

要重新把关。宁可录音时用汉字，找不着，但这是真实的。真实是价值，留给人的是一种真实感和科学的概念。

要咬文嚼字。出来后，让人感受到，即使使用了汉字写出来的，但也有“味”，一种原色的味道，一种地地道道的田野人文的芳香，这才是真正的价值。翻译时，宁可翻译成“知道了”这一类的“大白话”，也比用现代人的流行语表述好，因为这是真正的满族的玩艺。

注意，整理千万不要再提了。

联合国一听“整理”二字，就视为我们已经“改”了。于是不要我们的，看都不看。

上报时注意，比如带子多少钱，盒子多少钱，鉴定费多少钱，保护费多少钱，而不是出书多少钱。牒子使用什么，专家鉴定的程序，都要写清。同时，要召开什么样的大会，命什么名，都要完整齐备，这才行。

做这些准备工作时，要到“传承人”家，可是其家如果清贫如洗，那不行，要准备一下，收拾一下。那个懂满语的老太太，能说满语，但应该使其传承下来，传没传，怎样传的，必要时，可以先让人“学”，这才行。这叫学成文化记忆。告诉人们，我们满族曾经有这种文化的文明的“记忆”的。文化记忆是很深的一种思维形态，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民族记忆的深远。

专家要综合音乐、美术、陶瓷、行帮，总之是方方面面的专家，这才有权威性。如同说部一样，郭尔罗斯的婚礼歌要保护。

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如鉴别的程序，不叫鉴定，要从一开始行动就与国际接轨。现在我们有许多工作都落后了，甚至连表都不会填。我到了大城市上海，我来到老城隍庙一看，马路变宽了，我说，完了。一变宽，一切都不是了。从前的老城隍庙就是人挨肩地挤着看，这才是一种地域文化。在这儿，不能用高楼大厦的现代化代替。“老”要始终保存着，小巷、老房用铜牌子钉上，让人们知道，真正的文化在这儿呢，如德国，什么是黑格尔小巷，哲学家广场，啤酒老镇，人们躺在地上喝啤酒，这是真正的海得堡，这才是真正的记忆。

许多现代人还在洋洋自得，中国现在已不是中国了，一些人还挺乐，对了，我们就是要变，其实，人家说的是你们已不是“自己”了。

中国人有许多人已变成“失忆”症，不知自己是谁了，诸多的垃圾文化，被我们一些无知的人捡来，用上了。见面往往来个“OK”，表示时髦。现代化把一些人变成了附庸。发达国家已开始觉醒了，他们已回归了文化。我们却失去了，我们破坏了。我们现在是破坏的比保护的多，我们要认这个账才行。

一个城市，有自己的街区吗？走到哪里，看到的到处是泡沫文化。灯红酒绿并不是现代化。日本从 50 年代开始，韩国从 60 年代开始，拼命保护自己的文化，他们极力挖掘所有的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唯恐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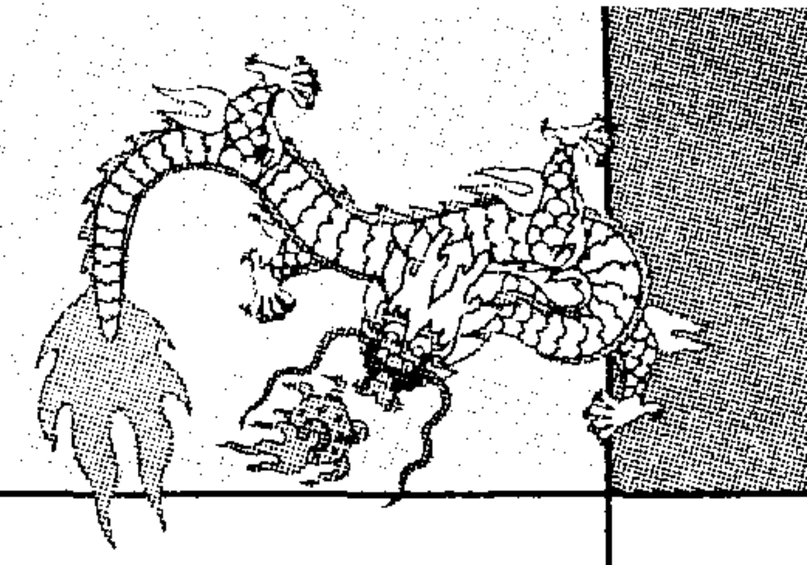
掘不到，保护不全。看看韩国和日本，真正而绝对的日本味道、韩国味道。人们对他们的崇拜表面上是他们的“性格”，可骨子里的是一种文化。谁不把民族民间文化当做一回事，谁的灾难就在后头。

如今世上有一种职业的哭丧人，其实这是一种文化。从前的无锡有八大怪，其中一个是阿炳，一个是“哀伤婆”。在我国台湾省，哭丧婆有好几种，一拨一拨的，不同层次的表述，这是人类的一种情感。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薄弱。我曾经问文化部，我们婚丧方面的文化谁管？他们说是民政部管。我问民政部，他们说我们具体管的是登记、离婚和火化。那么婚礼歌和哭丧歌呢？推来推去，没有任何人来管。其实，婚礼歌和哭丧歌已成为一种“艺术”，现已开始市场运作，在西南一些地区，还有了这方面的艺术团体，许多有造诣的“艺术家”不但已脱贫，而且成为真正的艺术传人，发展了这种艺术。

文化的新的样式能产生，就能生存；能生存，就能发展。这是一种文化的性格，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性格和特征。我们常常抱怨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特色，其实是我们不去注意抢救、挖掘、培植自己的文化，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性格。抢救和保护的措施以后都要进博物馆，我希望吉林的“说部”挖掘和研究工作一开始就走上正路，这才能真正把这项巨大的工程很好地完成下来。

（曹保明　记录整理）



申报试点名称：满族传统说部

申报种类：口头文学

申报单位：吉林省文化厅

试点项目负责人：谷长春

申报日期：2004 年 3 月 8 日

一、该项目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

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艺人传讲的长篇英雄传说。讲古，满族叫“乌勒本”，即传或传记的意思。满族各氏族中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乌勒本”的名师，各氏族如数家珍，互炫荣耀。民国以后，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族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名称。满族说部艺术的形成与传播，历史相当久远，它植根于历史悠久的“讲古”的民俗沃土中。从我们获得的满族诸姓家藏各种说部线索和手抄资料分析，除有讲唱宇宙和大地生命形成时期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和族源发轫神话传记《乌布西奔妈妈》外，有产生于靺鞨时期的《白马银鬃》、《比剑联姻》、《红罗女》等，而大量的说部精品为辽金以及清代满族诸姓珍传的说部巨著，如《苏木夫人传》、《忠烈罕王遗事》、《女真谱评》、《金兀术传》等。金代说部传世较多，与金代完颜氏家族上层集团极力提倡与重视有关。据《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1128 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与耶律迪越掌之，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从这段史料中可见女真人就有讲古习俗，这是对当时金翰女真部族说唱“祖宗遗事”的“乌勒本”活动的极好发动。进入明代，特别是清以后，满族诸姓氏族迁徙、动荡、分合频繁，其中亦有外患的灾祸，使各个氏族都无法选择地交织在波澜壮阔的漩涡里，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人物和业绩，萌发和产生出更多流传后世的“乌勒本”精品，如《东海沉冤录》、《顺康秘录》、《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等，使满族说部得到进一步繁荣发展。

满族及其先民将“讲古”、“唱颂根子”的“乌勒本”推崇和升华到神秘、肃穆和崇高的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们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崇拜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满族以讲唱氏族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的说部，正是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对本氏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的讴歌和礼赞。在萨满教诸神中，除自然神祇、动物神祇外，最重要而数目繁多者便是人神，即祖先英雄神祇。所以，在萨满祭祀中，有众多歌颂和祈祝祖先神体的神谕、赞文、诗文和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不难看出，满族说部艺术是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的弘扬和发展。

满族说部的主要特点：

1. 满族说部最初在氏族较小范围内传颂讲述，没有向外族与社会传播的义务。说部是由本氏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玛发、萨满、妈妈等人承担整理和讲说。同时遴选杰出后辈代代传承。所讲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这与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的生活习惯有关。

2. 满族讲唱说部并不是消遣和余兴，而是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带有庄重的宗教色彩。常选在隆重的祭礼、寿诞、庆功、庆丰收、婚嫁、氏族会盟等家庭圣节中，氏族成员分辈分长幼围坐，聆听故事。

3. 满族说部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恢宏的特点，为我们展示了近千年间无复可见的历史画卷和活生生的人文景观以及五光十色的民俗现象。满族说部之所以能世代传承诵颂，因为它具有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是群体天才的伟大之作。

4. 满族说部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述者模拟动作表演，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蛇、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悬念和跌宕氛围，引人入胜。

二、该项目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及其在国内外的地位与影响

满族及其先民女真族是我国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相对稀少，却二度在中国历史上迅速崛起，建立了金、清两个入主中原的王朝，历时四百余年，对巩固中国领土版图，推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不仅如此，满族先民还建立了渤海、东夏等地方政权，推动了东北区域文化的发展。满族及其先民从早期的奴隶

制，迅速跨入成熟的封建制；从开拓东北边陲，到入主中原，这巨大的历史变革，产生了众多的英雄传奇故事，使满族说部有着相当凝重的历史内容。

满族说部是对本部族一定时期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总结和评说，具有严格的历史史实的约束性，甚至对人物、年代、地点、时间、矛盾冲突、事件纠葛结局，都不允许掩饰，均有翔实的阐述。说部中展示的丰富内容，有的匡正些史误，有的补充了史料的不足，甚至有些史料是鲜为后世所知的。因此，满族说部对中国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的研究，都具有独特的历史见证价值和重要的考证价值。

从我们掌握的三十余部满族说部来看，都具有人物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语言气势磅礴的特点，反映自南北朝至清末民初，1500 年间满族及其先民重大的历史变迁，表现了满族及其先民豪迈、刚强的性格。满族说部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有六千多行的满族长篇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

满族传统说部在歌颂先民英雄事迹的过程中，又向人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活动和生动活泼的萨满祭祀仪式，以及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和生活习性等北方少数民族浩瀚的知识。正因为如此，满族说部堪称为满族文化的百科全书。所以，满族说部对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社会学以及萨满教的深入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近几年来，我们在翻译满文记述说部的同时，还录制了满族老人用流利的满语讲说部《尼山萨满》的录音、录像。一些专家看后都认为，在满语绝迹的今天，能用满语讲说部，这是满族语言、文学仅有的历史遗存，可以说是绝世珍宝，其价值无法估量。

满族传统说部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钟敬文先生在世时十分关心挖掘、整理满族说部的工作。1999 年夏天，他对我们说："满族说部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珍品。过去我曾向周扬同志汇报过抢救满族说部的事情，周扬说，满族说部篇幅长、容量大，哪套集成也纳不进去，等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搞完，再集中力量抢救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同志曾在我们抢救满族说部的报告上批示："此事我一直给予支持，是发扬满族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国民间文艺资深专家贾芝先生的评语说："吉林省有实力抓好这项非常有意义

的工作。”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副主编、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的评语说：“满族说部是满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这项工作也得到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省委书记王云坤对此作了批示：“省文化厅抓这项工作抓得是对的，望继续努力。”

由于领导、专家的支持，2003 年 8 月，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正式列为国家科研项目。

满族说部在国际上已产生深远的影响。满族说部《尼山萨满》已在俄罗斯、意大利、日本、德国、韩国、美国等国家翻译出版。我省学者富育光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满教与神话》，首次向国内外披露了满族先世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和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片断，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99 年春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施达礼教授，将《天宫大战》译成德文发表；同年，韩国全北大学教授李钟周博士将《天宫大战》译成韩文发表。对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研究已列为“十五”社科国家科研项目。

三、该项目目前的现状（包括在当地的分布、生存环境及在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传承人的情况等）

满族说部是在本氏族较小的范围内讲颂，没有向外族传讲的义务。传承人也是在本氏族内遴选，代代相传。由于满族及其先民创制本民族文字较晚，应用的时间也不长，对本民族的口头说部来不及记录整理。也因为清代满族辖制于具有军事性质的八旗内，其居住区域、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因此，说部尚未广泛流传，为世人所鲜知。民国以后，由于诸多社会、历史的因素，使满族文化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未受到重视。有的传承人不敢讲，由于长时间不讲，渐渐失去记忆。甚至在各种运动中，有人把自己讲说部的提纲偷偷烧掉，使民族文化造成很大的损失。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广播、电影、电视、舞台演出的繁荣，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使古老的说部艺术渐渐失去了阵地。特别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使萨满教活动日益减少，与萨满教相关祭祖、敬祖、传颂祖先英雄业绩的说部讲唱活动也日益减少。满族传统说部一天天在消失。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我省科研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多次到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等省市满族聚居的村镇调查说部分布情况，初步掌握了说部传承人的概况，并对个别

传承人讲的说部录了音，有的作了记录。目前我们掌握的30部满族说部中，总计约一千万字，其中一部分都是当时记录的。我们记录不久，有的传承人就谢世了，有的说部再也没有传下去。有的在二十多年前虽然培养了传承人，但这个新的传承人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如我省伊通县的温秀林，母亲传给他，前不久母亲去世了，他现在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目前，健在的传承人只有十余人，大多数都是年逾古稀，疾病缠身。如黑龙江省宁安市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今年已85岁高龄，去年一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的。就连20世纪80年代下去采录说部的人，现在也都是五六十岁，甚至是70多岁的人了，如，我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富育光，他是萨布素将军的后裔，他奶奶、父亲传给他几部说部，同时，80年代初他又在各地采录一些说部，他今年已71岁，春节前得脑血栓住院，他现在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了。所以，如不及时抢救，满族说部就面临消失的危险。

满族说部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辽宁、河北、北京等满族聚居的地区，我们在四川的成都、山东、广东等地满族聚居的地方也发现有说部的传承人，但都年事已高，是否培养传承人还不清楚。

四、已制定的有关政策、法规与规划

首先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明确编委会是在省文化厅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抢救、保护、整理工作，这是一项政府行为，有一定的组织约束力。编委会应本着对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细致地开展工作。

编委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抢救满族说部，要把抢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抢救的同时，对传承人以及对他们讲述说部的录音带、手抄本、讲述提纲和相关资料加以保护。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整理。

要深入民间调查采风，用现代化手段和工具，抢救第一手资料，把传承人讲唱的说部忠实地记录下来。对满族说部传承区域做实地考察，对重点讲述人进行综合调查，采取生活实录等手段，进一步了解满族说部的传承情况以及深远的艺术生命力。要不断开拓信息，扩大视野，最大限度地掌握国内目前存藏情况，将濒临失散的满族说部遗文孤稿，不无遗漏地征集上来。

抢救、整理满族说部，要坚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保持满族传统说部的风格、特点，防止胡编乱改的商品化倾向。在整理中注意去伪存真，保持说部的原貌，供国人和世人共享。

制定保护和传承政策，保护传承人的合法利益，对他们讲述的说部给予合理的报酬，对他们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要选择满族中思想品德好、威望高、有一定讲演口才的青年人，举办培训班，使他们担负起传承满族说部的大任。

编委会与满族说部的讲述者、整理者签订合同，明确资料费和稿酬标准、交稿时间、版权分配比例以及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并在公证处公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保证抢救、整理工作按期完成。

抢救、整理工作规划：

1. 在过去一年半工作的基础上，2004 年要整理完《比剑联姻》、《扈伦四部传奇》、《萨大人传》等十部说部书稿，八月份之前全部完成一审、二审，然后交出版社进行三审，争取年末出版十部书。

2. 2004 年在完成上述十部书稿的同时，要讲述、记录、整理《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尼山萨满》、《老将军八十一件事》、《东海沉冤录》、《女真谱评》等书稿。

3. 2005 年，要完成 2004 年记录、整理六部书稿的一审、二审工作，同时要继续讲述、记录、整理《王杲传》、《白花点将台》、《松水凤楼记》、《伊通州传奇》、《女真聪明的故事》、《忠烈罕王遗事》等六部书。

本年末，争取出版第二批说部。

4. 2006 年完成上述六部书的一审、二审工作，同时要讲述记录、整理《顺康秘录》、《红罗女三打契丹》、《金兀术传》、《双钩记》、《姻缘传》、《碧血龙江传》、《乌拉国轶史》、《黑水英雄传》、《宁古塔传奇》等九部书稿。

5. 2007 年完成上述书稿的一审、二审工作。争取年末全部出版。

6. 这几年每年要继续到东北三省、北京、河北等地深入调查、拍摄照片、录制有关传承人活动、萨满祭祀的专题片。

7. 资料室要整理完二千余万字的文字资料，并归档立卷，同时要将大部分录音带刻成光盘。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满族说部资料数据库。

五、已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和效果

自 2002 年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成立以来，至 2003 年末，我们已对五位传承人的十部说部进行讲述记录、整理。这十部书稿是：《东海窝集传》（15 万字）、《萨布素外传》（11 万字）、《金

世宗走国》(25 万字)、《瑞白传》(15 万字)、《比剑联姻》(59 万字)、《扈伦四部传奇》(40 万字)、《萨大人传》(68 万字)、《雪妃娘娘与包鲁嘎罕》(35 万字)、《飞啸三巧传奇》(75 万字)、《老罕王传》(30 万字)。总计 373 万字。

与此同时，我们录制了传承人讲唱说部的现场录音带 320 盘，计 320 个小时，搜集到传承人的手稿、讲述提纲等资料 300 万字。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专门设立了资料室，由专人归档立卷，保护起来。

在已整理完的十部书稿中，已有七部书稿通过了一审、二审，即：《东海窝集传》、《萨布素外传》、《金世宗走国》、《比剑联姻》、《瑞白传》、《萨大人传》。从这七部书稿来看，按照“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基本保留了说部的原汁原味。特别是《比剑联姻》、《扈伦四部传奇》、《萨大人传》这三部书稿，各具特色，内容丰富，艺术性比较强，史料价值很高，堪称满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这三部书稿为整个说部的抢救、整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上半年，已整理完的三部说部也将通过一审、二审。下半年将这十部书稿交出版社进行终审。

吉林省文化厅

文化部办公厅以办社图发［2004］18号文件下发《关于公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的通知》。通知中说："《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办社图函［2004］46号印发后，各地及有关单位踊跃申报试点。截至2004年3月31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单位共申报了56个项目。3月30日至4月2日，我部社图司组织召开了有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工艺、美术、民俗等方面专家参加的试点项目评审会。在专家们认真审阅材料、仔细分析研究、充分讨论酝酿的基础上，初选出第二批试点名单，经我部审核，最终确定第二批29个试点，其中，综合性试点3个，专业性试点26个。"

吉林省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被批准为专业性试点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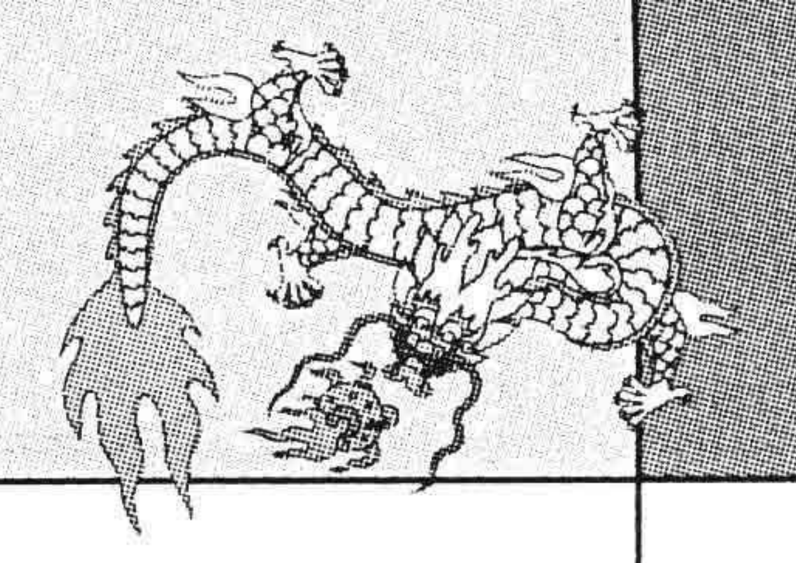
通知最后说："根据《文化部关于开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已确定的第二批试点，要按照各自不同类型试点的任务要求，发挥专家的业务指导和咨询作用，抓紧制订完善具体的试点工作方案，并于2004年5月底，将试点工作方案分别报送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各一份。试点工作方案基本达到要求后，将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签订试点任务书。"

通知中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要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给予积极支持，同时尽快开展省级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要加强研究与交流，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断调整思路，摸索规律，总结经验，扎扎实实推进工程进展。"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
2004年4月8日

关于抢救和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行动计划



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到2010年的总体目标是使濒危的并具有很高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得到有效地保护。在普查中掌握的满族说部传承、传播线索和目前已掌握的所有讲述人讲述的文本得到记录、整理、保存，使传承人得到应有的承认和保护，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满族说部的意识，使其健康发展，并得到合理利用。为实现上述总体目标，还制订了阶段性目标和行动计划：

1. 成立抢救和保护中国满族传统说部委员会

为建立领导和协调满族说部保护工程的实施机构和工作机制，2002年6月，我们成立了以原吉林省委副书记、现任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省文联名誉主席谷长春为主任、以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为副主任的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抢救和保护委员会。委员由省内外专家、学者组成。

2. 资源普查

首先要摸清满族说部在民间的藏量。从2004年到2006年，我们计划用3年时间，组织专家到全国各省满族聚居地区进行普查。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满族说部的传承人、讲述书目、流传区域和历史，以及近百年来所经历的文化变迁和发展轨迹，为进一步抢救与保护满族说部打下坚实的基础。调查的方式包括文字记录、录音、录像、拍摄照片等手段。

3. 制定保护政策

2003年，我们与传承人签订了讲述说部和提供文字资料的合同，用法律形式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2005年，召开满族传统说部保护政策及立法研讨会，成立保护政策专家咨询小组，着手撰写立法草案。2006年，完成满族传统说部保护法规文件草案。

4. 对传承人保护与培养

传承人在纵向传承、横向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没有传承人，就没有今天的满族说部。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是继承与发展满族

说部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目前我们调查的资料统计，满族说部传承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因此，对满族说部传承人应从保护和培养两方面着手。对目前健在的满族说部传承人的保护，主要是关爱他们的健康，解决后顾之忧，为此采取国家拨款的方式，每月发放特殊津贴200元和医疗保险100元，用于他们的生活和看病的需要。因为有的传承人是农民，平时生活没有保障。

对满族说部传承人的培养，应在满族或满族姓氏家族内，选一些思想品德好、有文化、擅长演讲的年轻人，通过办学习班等方式，将满族说部逐渐传授给他们。然后再让他们把说部传承给下一代。

5. 忠实记录，慎重整理

运用文字记录、录音、录像、拍摄照片等现代科技手段，将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讲述环境、生存状态等忠实地记录下来。整理时要保持讲述人讲述的风格特点，保持满族说部的原汁原味，从而使记录、整理的满族说部具有真实性、科学性。

6. 编辑《中国满族传统说部丛书》（暂定名）

把我们抢救、记录、整理的满族传统说部，汇集成册，编辑出版《中国满族传统说部丛书》。通过出版，对濒危的满族传统说部进行抢救性保护。

2004年记录、整理、编辑完六部，共350万字。

2005年记录、整理、编辑完四部，共220万字。

2006年记录、整理、编辑完六部，共230万字。

2007年记录、整理、编辑完四部，共200万字。

2008年记录、整理、编辑完五部，共220万字。

7. 研究

吉林省文化厅及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抢救和保护委员会在今后十年中要完成如下工作：

（1）召开满族传统说部研讨会

时间：从2008年开始，每两年开一次，每次2天至3天。

参加人员：满族说部传承人、整理者以及专家、学者等20余人。

地点：长春、北京或选择与会者相对集中的地点。

宗旨：研究、讨论满族传统说部的价值及历史意义等。

（2）分别召开傅姓、富察氏、赵姓、马姓家族传承说部的特点研讨会

时间：2005—2008 年，每两年开一次。

规模：20—30 人。

地点：吉林省的永吉、珲春、黑龙江省宁安市、双城市等地。

宗旨：研究不同家族传讲满族说部的风格、特点。

（3）召开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命名大会

时间：2008 年。

规模：有关领导、传承人、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单位等五十余人。

地点：长春。

宗旨：通过命名满族说部传承人称号，扩大满族说部在全国的影响，使之代代传承下去。

（4）编辑满族传统说部文献索引

工作内容：将历代满族传统说部进行编目、分类，通过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时间：2005—2008 年。

人员：10 人，专家、学者及辅助人员。

（5）对满族说部的手抄本进行数字化处理

时间：2005—2009 年。

人员：6 人，专家、学者和辅助人员。

（6）建立满族说部传承人数据库

工作内容：将收集、采录满族说部传承人相关的图片、文档、音响、录像等资料，建立数据库。

时间：2005—2009 年。

人员：8 人，有关专家、学者、计算机工程师及辅助人员。

（7）召开有代表性的满族说部专题研讨会

工作内容：分别召开《乌布西奔妈妈》、《女真谱评》、《红罗女》、《萨大人传》等说部专题研讨会。

时间：2005—2009 年。

人员：20—30 名专家、学者。

（8）编辑《中国满族传统说部文论选》

工作内容：收集、整理、汇编、出版满族说部文论选。

时间：2008—2010 年。

人员：4 名专家、学者。

（9）编辑出版《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资料卷本》

工作内容：将与《中国满族传统说部丛书》相关的原始资料整理出版。

时间：2006—2009年。

人员：6名专家、学者。

8. 展演活动

通过合理利用，扩大保护满族说部工作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此要开展以下几项活动：

（1）在全国各地满族文化联谊会或满族聚居地区讲演说部片断

时间：从2005年到2009年，每两年搞一次。

宗旨：增进满族文化交流，推动满族传统说部的发展。

（2）将有影响的满族说部搬上电视屏幕和戏剧舞台

A、选择情节曲折、故事生动的说部代表作和口才好、有表演能力的传承人在电视中播讲。

B、将有影响的满族说部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评书、历史小说、戏剧，以扩大说部在全国的影响。

（3）举办中国满族说部艺术展

时间：2011年。

地点：北京。

展览内容：

展示满族及其先民从靺鞨时期到辽、金、清所传承和流传的30余部满族说部。

文献典籍：与满族说部相关的历代文献。

相关资料：说部中表现出的萨满祭祀、满族民俗、满族宗族家谱、满族民间艺术等。

文学艺术作品：与满族说部相关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由满族说部改编的历史小说、戏剧作品等。

音像：与满族说部相关的录音、影像等。

宗旨：通过满族说部艺术展，宣传满族传统说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提高全民对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认识。

9. 筹建中国满族传统说部陈列馆

时间：2010—2015年。

通过满族传统说部资源普查，与满族说部相关的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丛书》的出版，传承人数据库建设及人才保

护和培养等项目的完成，已为筹建中国满族传统说部陈列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待经费得到落实，即开始筹建中国满族传统说部陈列馆。

吉林省文化厅

2004 年 5 月 10 日

抢救满族说部

人民日报记者　江山

满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渊源的东北古老民族，在漫长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创造、发展和继承着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至今仍流传在满族一些群众中脍炙人口的文学说部艺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内涵丰富的史诗

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艺人传讲的长篇英雄传说。讲古，满族叫“乌勒本”，汉译就是传或传记。本世纪初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族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乌勒本”只在一些姓氏谱牒和萨满神谕中保存着。

在满族传统的民间口碑文化遗产中，主要包括两大宗内容：一是广藏在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和谣谚；二是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恢宏的长篇说部艺术。满族民间文学被广泛收集、整理、出版，成果斐然，为世人瞩目。而满族说部问津者鲜，或不甚为更多人所知。满族说部，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展示了近千年的历史画卷以及五光十色的风土民俗。其内容包罗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等多方面的史实，实际是北方民族史诗。满族说部，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说唱时喜用满族传统的蛇、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

满族说部基本上在氏族内部较小范围传颂，与本氏族族系活动紧密相联，靠口耳相传。满族说部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带有庄重的宗教色彩。

歌颂先民　展示民俗

据满族说部的传承者富育光老先生介绍，目前满族说部遗存的存藏主要有“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三个方面的内容。“窝车库乌勒本”是由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世萨满的事迹，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典型代表有《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十年来在满族姓氏中发现较多，以《萨布素将军传》为代表，影响很大。“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红罗女》等流传较广。

满族说部中展示的丰富内容，有的匡正史误，有的补充了史料不足，甚至有些史料鲜为后人所知。满族说部的收集和发掘，对东北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黑水英雄传》、《雪山汗王传》等，细腻翔实地记载了黑龙江以北广阔寒域、库页岛上的土民与生活、“江东六十四屯”等历史沦桑。

满族说部在歌颂先民英雄事迹的过程中，向后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活动，生动活泼的萨满祭祀仪式，以及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和生活习性等北方少数民族的知识，对已不复存在的生产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等丰富的记述，是了解和研究北方诸民族人文学、社会学、民俗学难得的珍贵线索。

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由于诸多社会、历史的因素，满族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未受到重视。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吉林省科研和文化工作者才开始奔赴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等满族聚居区调查收集说部的分布情况。自 2002 年至今，吉林省对五位传承人的《东海窝集传》、《萨大人外传》等十部说部进行讲述记录，总计约 380 余万字，同时录制了传承人讲说部现场录音 320 盘，计 320 小时。

据吉林省艺术研究所原所长荆文礼介绍，目前，健在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只有十余人，大多数都年逾古稀。今年已经 85 岁高龄的满族说部老人傅英仁，去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的。近年，我国启动了“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2004 年 4 月，满族说部

作为满族口头遗产被国家列入第二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系统地、有计划地抢救满族说部也纳入其范围。

今年8月21日，国际萨满学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选定在长春召开。这次学术盛会的召开，将促进满族说部艺术的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2004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第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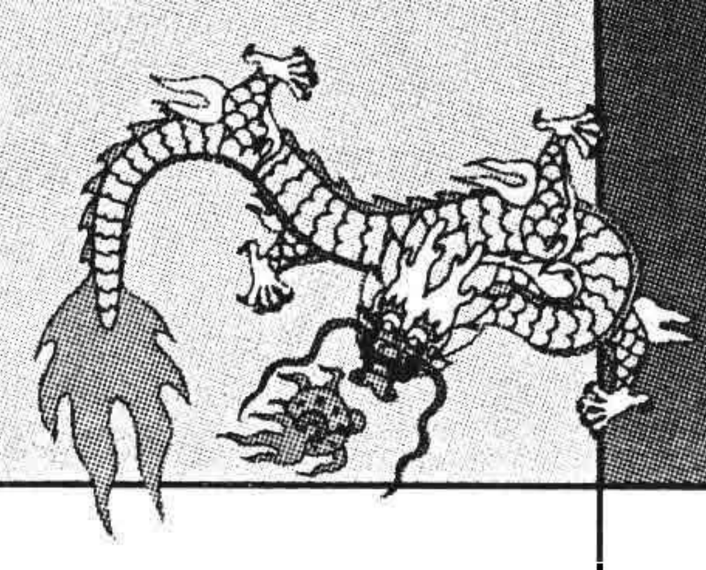
省长洪虎同志看到此报道后批示：

请锦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同志过问一下抢救满族说部的整理工作。

洪　虎

8月25日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满族说部试点工作方案



根据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的通知精神，吉林省文化厅对我省专业性试点项目满族传统说部作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并在专家的指导下，制订了试点工作方案，现报送如下：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

为抢救满族口头文化遗产，我们在 2002 年 6 月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根据文化部的要求，我们成立了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邓凯和原省级老领导谷长春为名誉组长，以副省长李锦斌为组长的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同时还成立了以曹保明为组长，以富育光、荆文礼为副组长的有民间文学、曲艺、民俗学等方面的 13 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文化厅，由尹俊明副厅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我们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精神，开展满族传统说部试点工作。我们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调动文联、社会科学院、大学等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善始善终地把抢救、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抓好。在实施满族传统说部保护工程的工作中，发挥专家组的专业咨询、论证和业务指导的作用，使抢救和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二、搞好普查，摸清家底，把全国各地的满族传统说部都收集上来

在清代，由于满族八旗兵分布在全国各地，讲唱祖宗根子的满族传统说部艺术，在满族聚集的地区都有流传。在 20 世纪 80 年代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计划在 2005—2007 年内，组织十几位专家、学者和一些辅助人员，先在东北三省，然后到北京、河北等省市满族聚居地区搞好普查。满族说部在赫哲、鄂伦春、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中都有流传，重点在黑龙江省和内蒙东部。在普查中，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采取重点调查与普查相结合的方法，不断扩大线索，使流传在民间的满族说部都能征集上来。我们紧紧依靠当地文化部门和民委，请他们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通过普查，摸清满族民间还有多少说部在流传，

以及如何传承的。同时还要查清，目前还有哪些传承人在从事说部的讲述和传承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满族传统说部保护目录清单。

为搞好这项工作，加强人才培养，建立一支稳定的、热心于这项工作的专业队伍。我们要普查与抢救并举，提高收集、抢救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抢救满族传统说部文化遗产。满族传统说部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只有把讲述说部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上来，才能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制定措施，保护好满族传统说部和传承人

民族民间文化是通过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保存与发展的，因此，传承人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主体，他们在民族民间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容忽视，不可代替的。我们清醒地看到，要保护好满族说部，首先要保护好传承人。为此，我们制定以下措施：

1. 对已摸清满族说部传承人的线索，要尽快挖掘抢救。要运用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手段，将传承人讲述的说部忠实地、系统地记录下来。

2. 围绕传承人讲述说部环境、现场以及传承人的生活起居、社会交往、生产劳动、祭祀活动等，一一都记录下来，以便对整个传承过程进行综合保护。

3. 满族传统说部与萨满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有些说部是保存在萨满祭祀的神辞和神本子中，有的保存在萨满的记忆中。因此，抢救满族说部，还要注意保护萨满文化的遗存，要录制萨满祭祀活动的全过程，并对萨满文化的实物进行征集保护。

4. 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满族传统说部是通过传承人世代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保存与延续下来的，传承人是载体，传承人没了，说部也就没人讲了。因此，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满族说部。保护传承人，要关爱他们的健康，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我们拟定，政府每月发给传承人特殊津贴 200 元，医疗保险 100 元，以解决他们生活和看病的急需。

为使满族传统说部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我们与传承人签订合同，合同对什么时间讲述完，什么时间提供手稿，给多少讲述费和资料费，以及版权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并在公证处公证。这样，保护了传承人的合法权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满族传统说部和传承人得到真正的保护。

四、搞好活态传承，使满族传统说部代代传下去

我们要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和吉林市乌拉街的满族小学，向学生讲述

满族说部精彩片断，使孩子们了解族史，热爱满族说部，进行活态传承。鼓励满族传统说部的传承与传播，我们准备在满族或个别姓氏家族内，选一些思想品德好，有文化，擅长演讲的年轻人，通过办学习班等方式，让传承人将说部的内容逐渐传授给他们，使讲唱族史的说部代代传承下去。

待新的传承人培养起来以后，我们将在适当时机举办中国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演讲比赛。通过满族说部演讲比赛活动，进一步培养、鼓励新的传承人，把满族讲族史、颂根子的传统继承下来。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和文艺演出等形式把满族说部的精彩片断向社会广泛传播，以扩大满族说部的影响力。在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满族说部的发展之路。

五、抢救与保护并举，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

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查、摸底，我们已掌握 30 余部满族传统说部的第一手资料，总计约一千余万字，我们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把这一批说部记录、整理完，使之得到系统地抢救与保护。在抢救过程中，要运用文字记录、录音、录像和拍摄照片等方法把传承人讲述的说部和现场忠实地记录下来，使满族说部得到系统地抢救与保护。在抢救过程中，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保持说部的原汁原味和自身风格、特点，防止乱修改和演绎。我们的计划是：

到 2004 年底，记录、整理完《东海窝集传》、《萨布素外传》、《金世宗走国》、《比剑联姻》、《扈伦四部传奇》、《瑞白传》、《萨大人传》共七部，约 250 万字。

2005 年记录、整理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飞啸三巧传奇》、《老罕王传》、《东海沉冤录》、《白花公主与点将台》共五部，约 220 万字。

2006 年记录、整理完《松水凤楼传》、《伊通州传奇》、《王杲传》、《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尼山萨满》共六部，约 150 万字。

2007 年记录、整理完《顺康秘录》、《红罗女》、《宁古塔传奇》、《乌拉国佚史》、《忠烈罕王轶事》、《女真聪明的故事》共六部，约 220 万字。

2008 年记录、整理完《碧血龙江传》、《姻缘传》、《黑水英雄传》、《双钩记》、《老将军八十一件事》、《女真谱评》、《金兀术传》共七部，约 200 万字。

我们将这 31 部说部编辑出版《中国满族传统说部丛书》（暂定书名），分三批公开出版。

经过在全国各地普查，扩大线索，征集到新的说部手稿后，再做下一步工作安排。

六、用现代化手段管理资料，使保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我们对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讲述说部的录音、录像、照片、讲述稿以及与说部相关的实物、萨满祭祀活动等，进行综合保护。对讲述说部的神本子，特别是满文或满汉合璧的讲述提纲进行重点保护。对现有的音像资料、手稿、史料、照片等进行分类整理，登记入册，输入微机。对录音带、录像带，逐步刻成光盘，永久保存。

资料室要整理、编辑出版《满族传统说部文献索引》，同时还要整理出版《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资料卷》。

要建立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数据库。

为对满族说部进行综合性保护，我们要征集一些与说部有关的满族民俗和萨满神衣、神帽、神偶、神本子等实物，立体展现满族传统说部的风貌。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筹建中国满族说部陈列馆。

七、加大研究和宣传力度，扩大满族传统说部的知名度和影响

我们计划在2005年至2008年，分别召开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傅英仁、富育光、赵东升等研讨会，对他们家族传承说部的风格、特点以及价值进行研讨，请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学者参加。

在2009年召开满族传统说部故事家命名大会，请领导、专家和新闻界同志参加。

预计在2008年，召开中国满族传统说部国际研讨会，邀请日本、韩国、俄罗斯、意大利、匈牙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和国内学者参加，就满族说部的风格、特点和重要意义进行研讨。

将把有代表性的、故事情节强的满族说部改编成评书、戏剧、电视连续剧，扩大满族传统说部的影响。

2009年，准备在北京举办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展，利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实物，展出从靺鞨到辽、金、清等时期的30余部说部，向世人展示中国满族传统说部的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

吉林省文化厅

2004年8月30日

附：经费预算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吉林省满族传统说部试点工程经费预算

1. 保护传承人的费用
每人每月生活补贴 200 元，医疗保险 100 元
特殊生活困难和医疗补助

总计：45 万元

2. 资料费
讲述人的讲述费，每千字 25 元
按 1000 万字算　　25 万元
记录费，每千字 10 元
按 800 万字算　　8 万元
整理费，每千字 25 元
按 1000 万字　　25 万元

总计：58 万元

3. 普查费
8 位专家，分四个组
车船费 7000 元/人×8/人×3 年＝168000 元
住宿费 6000 元/人×8 人/×3 年＝144000 元
出差补助费：9 万元

总计：40 万元

4. 实物征集费　　30 万元
5. 编辑费和审稿费
编辑费　每万字 60 元　1000 万字 6 万元
审稿会　每次 10 人，每人住宿费 100 元
10 人×100 元×2 天＝2000 元
30 部书×2000 元＝6 万元

总计：12 万元

6. 设备购置及使用费　　15 万元
7. 传承人研讨会

召开傅英仁、富育光、赵东升研讨会

专家 30 人参加

住宿补贴 200 元/人×30 人×3 天＝18000 元

旅差费　1000 元/人×30 人＝30000 元

计：48000 元

48000 元×3 次＝144000 元

总计：14.4 万元

8. 培养传承人和举办说部讲演比赛　　20 万元

9. 专家咨询费和审稿费　　16 万元

10. 编辑出版《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资料卷》

编辑费、打字费、校对费　　10 万元

印刷费　25 万元

计：35 万元

11. 出版《中国满族传统说部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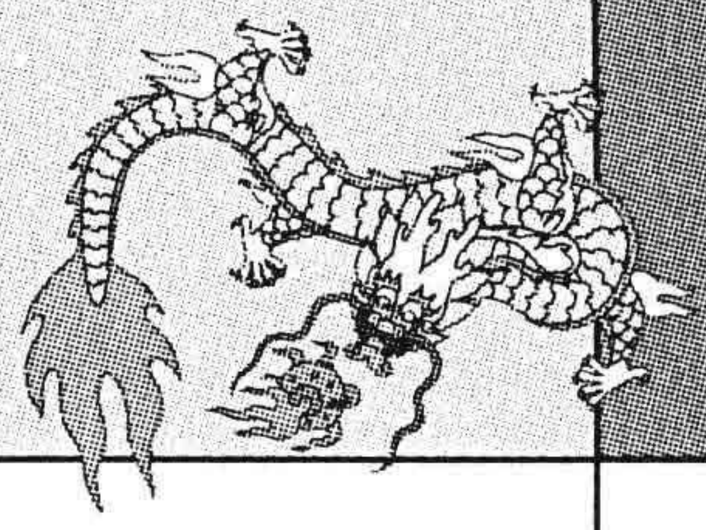
30 卷，每卷出版补贴 1 万元

30 万元

总计：314 万元

吉林省文化厅

2004 年 8 月 30 日



修改后的工作方案较原方案有较显著的改进，各项要求较具体。当地各级政府及专家学者对保护工作比较重视，基础较好。

专家审核论证后认为，该工作方案的编制还需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

1. 方案应兼顾满族说部既是民间文学又是民间曲艺的特点。

2. 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应有民间文学和曲艺两方面专家与工作人员共同参与。

3. 需注意保护对象的民族特征，对满文资料应给予适当重视。

4. 要在保护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探索满族说部的发展之路，扩大其影响。

戴宏森
贾德臣
2004 年 12 月 16 日

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组工作条例

抢救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为了认真稳妥地开展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保护工程试点工作，要充分发挥专家的咨询、论证和专业指导作用。为此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组，并制定本工作条例。

一、专家组的产生

根据两年来抢救、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需要，经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提名，并与有关单位协商，最后由吉林省文化厅党组和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同意，组成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组。

二、专家组的性质

专家组是在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领导下的咨询性的组织，专家组每个成员都是吉林省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工作的顾问和参谋，为领导小组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决策提供论证和依据，在学术上是一个权威性的组织。

三、专家组的任务与作用

专家组对吉林省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遇到民族的、历史的、民俗的、语言的、艺术的等方面的问题，拿出准确、恰当的意见，避免出现一些差错，使抢救和保护工作更具有科学性。专家组担负把握抢救和保护工作方向、校正知识、解答疑难问题的任务，因此，它在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专家组的工作方法

专家组应本着对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提出自己对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意见，在专家组中形成热烈讨论、勇于争鸣的风气，使我省的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工作顺利进行。

吉林省文化厅

2004 年 8 月 30 日

吉林省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名单

名誉组长：谷长春
吴景春
组　长：曹保明
副组长：富育光
荆文礼
成　员：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清史专家

李健才　吉林省考古所研究员，考古专家，明清史专家

汪玢玲　东北师大教授，著名民俗学家

程妮娜　吉林大学教授，辽金史专家

张璇如　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女真史专家

王兆一　长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戏剧、曲艺专家

王纯信　通化师范学院教授，民间美术家

张式功　吉林省歌舞剧院一级作曲，民间音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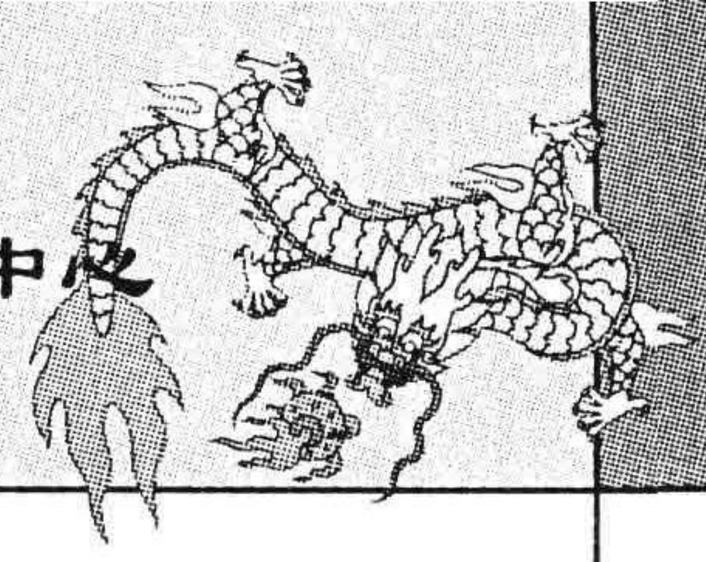
崔善玉　吉林省歌舞剧院一级演员，舞蹈家

刘厚生　东北师大教授，满语专家，清史专家

吉林省文化厅
2004年8月30日

顾　问：谷长春　吴景春
组　长：周维杰
副组长：谢文明　尹俊明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荆文礼
曹保明
富育光
蒋占富

吉林省文化厅
2005 年 10 月 24 日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任务书

项目名称：吉林省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
管理单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承担单位：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以下简称乙方）
乙方主管单位：吉林省文化厅（以下简称丙方）
起止时间：200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

共同遵守条款

1. 制定项目任务书的目的是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指导下，对全国 39 个试点项目进行规范、科学和严格的管理，以保证各试点项目实施与完成的科学性与完整性。

2. 订立任务书的各方应共同遵守《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3. 甲方的主要职责：

（1）在文化部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并受其委托，甲方与乙、丙方签署《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任务书》。此任务书在本试点工作方案被论证审核批准后签署；

（2）甲方根据试点实施情况，组织试点工作的人员培训；

（3）甲方根据试点实施情况，组织专家组对试点项目的实施进行业务指导；

（4）甲方根据试点实施情况，组织试点工作的经验交流与推广及宣传工作；

（5）根据“保护工程”总体规划、资金管理办法以及试点项目执行

进度、执行情况和年度评估结果，试点项目可获得启动经费和相关其他经费；

（6）甲方根据各试点的具体情况，向乙方提供相应的工作设备支持；

（7）甲方负责组织或委托有关机构对本试点项目进行阶段性检查、年度评估和最终验收。阶段性检查作为年度评估的重要依据；评估结果作为确定本项目下年度经费拨付的本试点项目调整、撤销及验收合格的依据；阶段性检查、年度评估和最终验收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由甲方另文通知；

（8）甲方根据试点项目的历史价值和完成情况，对该项目申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提出推荐意见。

4. 乙方的主要职责：

（1）负责落实自筹部分的经费；

（2）负责本试点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按进度要求完成本任务书约定的内容与任务；

（3）每年12月31日前向甲、丙双方提交当年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实施情况年度报告书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年度报告书，此外，有义务随时向甲、丙双方报告与试点项目有关的重大问题；

（4）当本试点项目完成时，负责准备试点验收所需的有关材料，并及时向甲、丙双方通报；

（5）乙方对试点项目经费必须单独核算，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5. 丙方的主要职责：

（1）敦促落实本级财政对本试点项目所匹配的经费；

（2）协调试点项目的实施，督促乙方按进度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

（3）协助甲方进行本试点项目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估和验收；

（4）监督试点项目经费的到位和使用情况；

（5）对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导；

（6）根据本试点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向甲方提出本项目的调整、撤销意见。

6. 如本试点项目遭遇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发生其他或能影响本试点

按期完成的重大事件及情况，乙方和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提交书面报告，经甲方确认，报“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备案并提出处理意见后执行。

7. 如因乙方重大失误造成项目非正常进行，经甲方核查无误，报“保护工程”领导小组批准后，撤销试点项目并追究项目承担单位和责任人的相应责任。

8. 试点项目被撤销时，乙方、丙方应当及时对已做的工作、经费使用、已购置的设备仪器等情况向甲方提交书面报告。甲方负责组成清算小组对撤销本试点项目的经费进行清算，并追回试点项目拨款的部分或全部资金。

9. 任务书所属表1、表2、表3、附件1及《“保护工程”试点工作方案》是本任务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任务书共同生效。

10. 本任务书各方均负有相应的责任。若有争议或纠纷时，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协调解决。

11. 本任务书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代表人：刘茜　　中国艺术研究院

乙方代表人：谷长春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

丙方代表人：周维杰　　吉林省文化厅

萨满文化与满族传统说部

荆文礼

［摘要］在满族民间流行着传讲说部的习俗。说部包括神话、传说、英雄传，是近代以来满族民间长篇口传文学的总称。萨满教与满族说部中的神话是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同时产生的一对孪生兄妹，它们相依而生，相依而存，谁也离不开谁。满族说部中的神话，表达出萨满教的严肃教义和教规，是萨满祭祀的有力证据。萨满教信仰观念靠神话中叙述的故事，不断得到润泽、培育和升华，因而促进了萨满教的发展和延续。萨满教是满族传统说部的载体。有些神话保存在萨满神辞神赞中，有些神话保存在萨满的记忆中，代代传承。可以看出：萨满教原始观念是满族说部萌生与发展的活源，满族说部是萨满教观念的演绎与展示，两者同存共荣，相映生辉。

［关键词］萨满文化；满族传统说部

［中国分类号］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04）05－0075－05

萨满文化与满族传统说部，乍听起来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词，但要由表及里地深入分析，却可看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萨满文化，什么是满族说部

对萨满文化人们都比较熟悉，对满族说部却感到很陌生。在满族民间，世代流行着传讲“乌勒本”的习俗。“乌勒本”是满语，译成汉意，就是传或传记之意。民国以来，民间渐渐将“乌勒本”改称“满族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名称，一直沿袭至今。满族说部植根于满族及其先世“讲古”、“颂祖”的民众沃土中。满族说部的形成与传播，历史相当久远，据《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1128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从这段史料中可见金初女真就有讲古之俗。讲古以敬祖、颂祖、祭祖为主要内容，这不仅是娱乐活动，而且是进行族教、祖训的重要形式，带有庄重的宗教色彩。“讲古”习俗，造就了一批批满族民间故事家和宗祖传说的传人。在世代口传心授、不断加工、润色的过程中，使满族说部形成了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波澜起伏，语言气势磅礴的特点。由于满族及其先民创制

本民族文字较晚，应用的时间也不长，对本民族的口头文学——说部，来不及记录整理，也因为满族过去辖制于带军事性质的八旗内，其居住区域、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满族说部尚未广泛流传，为世人鲜知。特别是一些健在的说部传承人，都年逾古稀，如不及时抢救，满族说部就面临消失的危险。

从我们在东北三省乃至京津和一些满族聚居较多的省份调查所掌握的30余部长篇说部的资料可知，满族说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窝车库乌勒本：窝车库是“神位”、“神板”、“神龛”之意，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神龛上的故事”，属于萨满教原始神话，如《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尼山萨满》等。

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由于社会文明的发展，神话渐渐演进，由叙述的虚幻神，演化成现实中具有人性的神的事迹，这就成了所谓的传说。家传、家史，就是传说，属于萨满教祖先崇拜的讴歌范畴，如《两世罕王传》、《萨大人传》、《顺康秘录》等。

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是氏族对本族英雄人物在部族兴亡发轫、部落迁徙、氏族征战中的英雄事迹的虔诚的赞颂，属于萨满教英雄崇拜，如《漠北英雄传》、《飞啸三巧传奇》、《比剑联姻》、《红罗女》等。

一般来说，把传说也并入神话里，混称为神话。两者的区别，神话中的神是虚幻的，是古人理想观念的象征与结晶；传说中的神则是现实中的人神。而说部是大的范畴，它包括了神话、传说、英雄传等，是近代以来满族民间长篇口传文学的总称。由神话发展到传说，再演进到英雄传记，这恰是满族民间传统说部的发展轨迹。我们从这个发展可以看出，人类是怎样由文化的较低阶段进入到文化的较高阶段。

二、萨满教与满族说部中的神话都是人类社会童年时期的产物

原始先民在漫长的社会劳动、生活中，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无力与强大的自然力抗衡，故对大自然所产生的一切现象，感到威慑和恐惧。为了生存和种群的繁衍，既想利用自然提供的一切，又时时被自然力所制约。他们对风雨雷电的骤然产生，森林大火的熊熊燃烧，太阳和月亮周而复始地运行，动物的代代繁衍生息，植物的轮回茂密生长，产生了巨大惊奇的感觉，于是，人类开始有了意识。原始先民对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得不到解释，就产生了幻想，认为在人的周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以为自然的东西都是有灵魂的，是他们控制着人类，给

人类带来幸福，也带来灾难。恩格斯说："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了，最初的神产生了。"[1] 原始先民把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叫做神，这就是所谓的万物有灵论。

原始先民从这些蒙昧的观念中，逐渐产生了原始信仰和原始神话。在有了原始信仰和原始神话的同时，原始先民用各种方法举行祭祀，向神灵祈祷、膜拜，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

什么是神话？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中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他说：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但是古代人民相互传述，却信以为真"。[3] 茅盾先生强调了两点，一个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事，一个是古代人信以为真。这正反映了原始人的信仰，所以说，神话是人类信仰的自然产物。同时，神话也是意识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原始社会的现实中，植根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中。神话的产生需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原始人类有了意识，有了幻想；其次，有了语言交流的工具，使神话逐渐形成并得以传播。这两个条件缺一都不会产生神话。

什么是原始宗教？我们知道，人类在适应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在遇到生病、死亡和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得到解脱，便幻想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他们战胜疾病、死亡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于是凭借着这种信仰举办仪式，将自己逃避到超自然的领域去，以求神灵庇佑，求天意给以保护。原始宗教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由此，人类才开始形成自我意识，虚妄地认识自己的力量，以此来填补自己的软弱和历史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是古代先民的观念形态，它反映了原始先民的理想与愿望，是原始人类在生产力低下的荒蛮时期，同时产生的一对孪生兄妹。"宗教存在，神话便存在着。宗教与神话相依而生，相依而存。"[4] 原始宗教与原始神话，同时植根于人类同自然积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谁也离不开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③ 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3.

④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据考古发现，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产生在旧石器晚期，距今有五万年到一万年。萨满教主张万物有灵，是多神崇拜，属于原始宗教。它繁荣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晚期，所以萨满教崇拜的众神以女神为核心，这便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精辟指出的“原始社会是以女性为法则”的论断。事实亦是如此，在萨满教神话中，特别是在满族及其先民黑水女真人世代传承下来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中，就歌颂了三百多位栩栩如生的女神形象，便是有力的证明。所以，萨满教应产生在母系社会初期。

满族及其先民在原始母系社会中，女人支配着生活、生产劳动，同自然界作顽强的斗争，这是人类社会童年时期母权至上的产物。所以，满族及其先民创造了许多以女神为中心的创世神话，这在满族诸姓的萨满神谕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满族《吴氏我射库祭谱》中说：“吾族公祭，均祭至高无上之母亲神灵，神名之重之多，譬如兴安之树，不可数指也。”可见母亲神之多。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已形成完整的女神体系，掌管着宇宙生成，日月运行，生命的起源与繁衍，特别是人类的生活与生产都与女神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的：“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神话是洪荒古远的原始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笔者认为，神话叙述的不是历史，但可能是历史某个时期的影子，“是历史上突出的片断的记录”。[①] 所以，满族及其先世的神话，正反映了原始人类母系社会初期的生活、思想观念。

从上可以看出，萨满教与满族传统说部中的神话同时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初期，是“原始人类心灵中的两朵并蒂花”。[②]

三、满族说部中的神话是萨满祭礼的有力证据

神话，既然是人类信仰的产物，那么它就要通过叙述神的奇迹，证明信仰的真实和可靠。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说：“神话的作用，不在解说，而在证实；不在满足好奇心，而在使人相信巫术的力量；不在闲话故事，而在证明信仰的真实。”[③] 这在满族说部中的神话表现得非常充分。满族说部中的神话，通过叙述生动形象的故事，表达出萨满教的

---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

②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③ [英] 马林诺夫斯基．李安宅．巫术 科学 宗教与神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严肃教义，证明“万物有灵”观念的真实，从而使族人虔诚地信仰，对万物神灵顶礼膜拜。神话中对各种神的力量的赞颂，对神的那些神秘色彩的解释，无非是把萨满教万物有灵崇拜观念人格化，是对萨满教宗教信仰心理和观念的形象表达，从而证明祭祀仪式的功效和实力，并指导人们去执行。满族及其先民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赞颂了天神阿布卡赫赫、地神巴那姆赫赫和希里女神卧勒多赫赫造天、战胜邪恶的事迹，体现了原始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以及他们对征服大自然的幻想。不仅如此，天母还给人类哺育了女萨满，是人类的始母神，她能通晓神界、兽界、灵界、魂界，是人和神的中介。神话称誉女萨满是“世间百聪百伶百慧百巧的万能神者”，只有她们才能“抚安世界，传替百代”。这无非是让人们信仰萨满教，尊敬萨满。

满族说部中的神话，通过叙述天地的生成、族源的发轫史以及对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把萨满教信仰追溯到本源上去。萨满教观念认为，人类创世之初，必有针锋相对的两种势力的殊死搏斗，最终善神战胜恶神，创造了人类世界。神话《天宫大战》正是萨满教这种宇宙观念集中的、形象化的解释，把信仰追溯到天地生成之初的本源上去。《天宫大战》表现了以阿布卡赫赫为代表的善神，以耶鲁里为代表的恶神，这两种势力经过一番惊心动魂地较量，最终以阿布卡赫赫为代表的善神战胜了以耶鲁里为代表的恶神，创造了人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满族说部中的神话，是萨满教宇宙观的集中反映。

萨满教信仰观念靠神话中叙述的生动、形象的故事，不断得以润泽、培育和升华，因而，满族说部中的神话促进了萨满教的发展和延续。自古以来，满族说部中的神话都由萨满一代一代地传讲，使神话延续不断。据富希陆先生的《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中说，萨满“多于神祀时唱有关天地开辟、万物形成及人类起源的神话古歌，以娱人乐神，崇德极远”。每当祭祀时，萨满都要唱天地开辟、万物形成及人类起源的神话古歌，这是推动与保持萨满教信仰持久不衰的最主要的群众基础。在历代萨满传讲和承袭神话的过程中，萨满依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对萨满教原始神话进行补充、润改，以此赞美诸神，教育族人，进而使萨满教信仰不断延续和发展。

满族说部中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对萨满教的影响，富育光先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天宫大战》创世神话，是研究与认识原始萨满教的一把开山钥匙。因为它本身便是萨满教崇拜观念的依据与基

础，神话观念意识，丰富和深化以及影响和规范着萨满教的原始宗教仪式，是其原始宗教思想的精髓。”[①] 从我们在满族聚集地区调查情况看，在许多姓氏萨满教祭祀中，大都以《天宫大战》神话中的主要情节为范本，予以诵颂。由此不难看出，满族说部中的神话对萨满教的证实与促进作用。

四、萨满教是满族传统说部的载体

满族的先民创造了原始神话，而后又创造了家传、英雄传，即璀璨夺目的满族说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神话之所以能够流传到现在，并且是一种活态的神话，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紧紧地依附在原始信仰的萨满教祭祀仪式中，珍藏在萨满的记忆中。萨满祭礼长期存在，神话也就长期延续下来。

满族及其先民的神话与中原各族的神话不同，它不是记载在史书典籍中，而是集中记录在萨满神辞神赞中。在许多姓氏萨满的神谕中，仍保留着族源神话、祖先神话以及女神神话。如在《吴氏我射库祭谱》和《富察哈拉史传仪礼跳神录》中，都记述了创世神话《天宫大战》的主要内容。各姓氏的萨满都把神话作为神的谕训弘布族众，神话也被族人视为神训、神书加以保存。

有些神话保存在萨满的记忆中，代代传承。萨满被族人视为最有威望的奇人，有惊天地晓鬼神的智谋，有金子一样能言善辩的嘴，讲起说部来几天几夜，滔滔如注。据《金史》记载，金代女真文字的创造者、金代著名的武相完颜希尹，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代能言擅说的大萨满。满族说部《萨大人传》中，记述一位宝德音大萨满，白发不知其岁，暮年不知其所终，能数夜说唱乌勒本。黑龙江省宁安市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先生，在 1985 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满族神话故事》，他在后记中说：“这些神话的讲述人都是很著名的老萨玛，其中有宁古塔的著名三大萨玛。他们是我的舅祖梅崇山、姨夫关寿川、舅父郭鹤令。都是满汉文齐通的研究满族神学的人物，曾到外地讲过学。其他如我的祖母、外祖母、姨外祖母、母亲、三祖父、姨表叔等也都是老萨玛。就是这些老一代人，讲出许多祭祀神的来源和他们的历史。”这些神话都珍藏在老萨满的记忆中，如记录下来，又怕丢失，造成对神的不敬。对祭祀神的历史情况，在萨满教风行的时候是严禁宣泄的。只是老

①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萨满到晚年时才口传心授给他得意的弟子。傅英仁先生从15岁时就学萨满，这些神话故事和长篇说部《红罗女》、《萨布素将军传》、《金世宗走国》都是他的祖辈、父辈老萨满传给他的。所以说，说部的传承，主要是血缘关系的传承，从而保持了说部传承的单一性和稳定性。

萨满教中的寻根敬祖观念，使萨满和族人形成了讲根子、颂根子的习俗，逐渐产生了长篇说部家传和英雄传。在萨满神圣的祭坛中，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渲染下，古代先民们除崇拜自然神祇外，特别是世代对自己的祖先与本氏族英雄人物诚祭不衰。可以认为，祖先崇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萨满教崇拜观念的核心。故此，对先祖的祭礼一直是北方崇信萨满教诸民族的基本特征。这种祭典集中表现在对自己远世祖先和英雄人物的崇敬与缅怀，对其死后生命的追求和信仰。祖先崇拜主要是指对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死去的直系先祖灵魂的膜拜，祈求他们对氏族子孙的庇护。萨满教这种观念意识，非常鲜明而突出地反映在满族所有传统说部之中。萨满教原始观念，是满族“乌勒本”萌生与发展的沃源；满族“乌勒本”又是氏族萨满教观念的演绎与展示，两者同存共荣，相映成辉，使满族说部逐渐升华与发展，日益深得人心，赋有不朽的生命力，从而使内容与形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从《萨大人传》、《比剑联姻》、《两世罕王传》、《扈伦四部传奇》等满族说部中得到证实。满族说部诠释了原始萨满教观念，表现了萨满各种祭祀活动，而萨满祭祀又不断丰富着说部的故事情节，使其艺术魅力不断提高。诸如满族说部《东海沉冤录》中讲的海葬、《飞啸三巧传奇》中讲的天葬、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讲的血祭、《两世罕王传》中讲的堂子祭礼等，这些萨满祭祀活动和民俗，不但丰富了说部的生动情节，而且有力地增加了艺术感染力。不但如此，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在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举办萨满赛歌、赛神仪式，各氏族如数家珍，将说部的传讲艺术推向了高峰。据满族说部《忠烈罕王轶事》记载，金代完颜兀术时代就有萨满竞神比赛，主要是讲述神谕，即讲萨满教神学、神话。《两世罕王传》中介绍女真诸部，常以“萨满竞歌为娱兴，为各部一盛举”。这些萨满赛歌、赛神仪式活动，不仅仅使满族说部得以保存和传播，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代代的说部讲述者和传播者，使满族说部代代承袭下来。总之，满族传统说部内容的丰富和传承的历史连续性，都离不开萨满教祭祀活动。

当今，萨满文化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我国萨满文化抢救与研究

已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成果斐然。在大力抢救北方诸民族萨满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还应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必要的物力、财力，加紧对濒临消失的满族传统说部的抢救，不断丰富我国多民族的灿烂的文化宝库。

（此文参加2004年长春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发表在《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5期）

再论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

富育光

[内容提要] 说部艺术是满族古老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它以口头讲唱的形式保留了满族先世众多辉煌历史、神话、习俗、歌谣、舞蹈、绘画、俚谚、传说故事等，是满族文化的一枝奇葩。解放后，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有关学者开始了对说部艺术的抢救和挖掘工作，并取得了长足进展，此项工作将对祖国文化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抢救满族说部纪实

多年来，由于我们始终不懈地坚持对我国北方诸民族古老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质的田野考察，使长期濒临消散的满族古老的传统说部艺术，被陆续从各地满族遗老口中发现并记录下来，使其焕发出新的青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吉林省和吉林省文化厅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组织之下，满族传统说部艺术的抢救与挖掘取得了长足进展，成果斐然，不仅得到文化部和国内学界的高度赞许，被列为国家抢救工程，并拟向联合国申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满族古老说部艺术的可喜抢救，使人们赏识到往昔传袭在荒寒漠北满族古老的民间长篇口碑说唱艺术，不仅令人领略到古朴而悠远的艺术内涵与魅力，更重要的是满族古老说部艺术所容涵着的丰厚历史积淀，对于透视和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乃至研究东北广袤地区开发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地方土语俚俗等等，都是大有裨益的。故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笔者曾撰文论及满族说部的传承特征及其价值①，然总感余言未尽，现再略述所思与心得，旨在引起更多朋友的兴趣，为东北史地的文化建树做出微薄贡献。

一

正如大家所知，满族及其先民自古便是繁衍生息于黑水白山的一个

① 富育光．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民族文学研究，1999（Vol3）．此次撰文系五年来深入抢救满族传统说部所撰写的续文。

古老民族，“北抵弱水，东极大海，广袤数千里”①。史书称之为“朔方”，地处苦寒，“北方有不释之冰”②。

自商周以来，其先世肃慎人便向中原王朝进献“楛矢石砮”③，历经三千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砥砺，形成了擅歌尚勇，“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的民族精神与品格”④，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灿烂的北方民族文化。特别是辽金以降，北方满族先世中的一支黑水女真部崛起，并联络其他弱小部落，击败了逞嚣一时的大辽王朝，开拓了雄据北方的大金王朝，到金世宗乌禄时代，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和经济等诸方面均达到了鼎盛时期。在满族著名说部《忠烈罕王遗事》⑤ 中，便翔实地介绍海陵、乌禄、兀术等人，为史册所鲜载。金代如《苏木夫人传》、《金世宗走国》、《女真谱评》等说部传世较多，究其因与金完颜氏家族上层集团极力重视与提倡有关。《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段记载，必对当时金王朝女真部讲唱“祖宗遗事”或“乌勒本”活动，是极好地发动。金世宗乌禄是金史中著名的倡导女真文化的帝王。《金史·乐志》载，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共舞后，自己吟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至慨想祖宗音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这生动描绘很像女真民间讲唱“祖先故事”的慷慨音容。金世宗在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辉煌而显赫的业绩，对于北方女真人的文化保留、传承与弘扬，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开拓作用。满族后世众多辉煌的历史、神话、习俗、歌谣、舞蹈、绘画、俚谚、传说故事等得以保存与流传，皆应追溯自金以来各氏族对祖宗文化实施自传戒律有关，蔚然成习，甚至形成了氏族世代传递的密保规程。迨进入元明之后，特别是进入清初以来，在中国北方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聚居地方，为了抵防强大汉文化的浸染与渗透，各主

---

① 清·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

② 《淮南子·坠形训》。

③ 王肃注．孔子家语·卷四．//四部备要．上海：上海中华书局，27.

④ 《盛京通志》。

⑤ 满族传统说部《忠烈罕王遗事》，为金代在完颜部中流传下来的关于完颜宗弼及当时有关金朝将领和朝臣的传说史料与家传，系由完颜氏家族传袭的口抄传本。

要的重大氏族部落中都由专门的氏族萨满、穆昆达（族长），用本民族语言和习俗极力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满族瓜尔佳氏民间传说中，有位“朱奔妈妈”[1]，就是一位善讲氏族家传的千岁聪慧女神，在她千根银发、百褶皱纹里都深藏着数不尽的北海迷人历史和故事。在塔他拉氏家族谱续里，供奉一位“德德瞒尼”，其神形是一尊木刻的扁嘴鸟神神偶。相传，有了人类，就有这只神鸟，是人类的伙伴，它生命与天地同寿，它知道人类一切坎坷经历。这只鸟只要鸟嘴一颤动，便会为氏族回忆起一段往昔的历史。它是满族世代供奉的一位记忆神和故事神[2]。满族先世黑水女真人著名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就是一位伟大的记忆女神——博德额音姆萨满所讲述并流传下来的有关北方人类祖先开拓寒域、繁衍人类的英雄神话。所以说，满族诸姓都将记忆和传讲自己的族史视为己任，崇高而神圣，世代不渝。故而，千年来满族先世的众多姓氏都严格保留和传承着内向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本氏族的部落发轫史、征战史、创业史以及英雄史。多年来我们在民族学的调查中证实，至今在满族每个家庭中，都有一部部大小不等、可歌可泣的家传。往昔，在古人的谈忆中，长城之外多视为“东夷无文”、“荒僻不开”，而东北民族所依凭的史料与文人笔记资料又那么寥寥可数。其实，早期中原王朝的官员与某些文人，因部落纷争割据、交通林莽闭塞，很少能够真正设身处地地触及到“东夷”诸民族的“荒野蛮歌”，亲耳聆听夜猎归来“宰牲饮血”的“裸拜古祭”。所以，不能将以满族为主的北方土著民族，世代沿袭已久的家传文化的真情原貌，缮写和记述下来。北方满族等诸民族浩如烟海的民俗古谭，多少年来是靠着各氏族和各支系依凭家族传袭的习惯法，自行传述和保存下来。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关怀与指引下，坚持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措施，使这些鲜为人知、被人遗忘的文化遗存得到大量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化历史宝库，对于认识、记录、研究和撰写中国北方遥远的疆域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史提供弥足珍贵的历史佐证。

---

① 《朱奔妈妈》，系由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韩屯村瓜尔佳氏穆昆关闽秀先生保存下来的满族长篇著名说部故事，说部记述了大量满族的神话和渔猎习俗，生动感人，是研究满族先世女真人（粟末靺鞨）的历史与生活的宝贵资料。

② “德德瞒尼”，系由桦甸红石水电站刘老人（刘外祖父系满族塔他拉氏）讲述的塔他拉氏家族保存下来的满族长篇说部。该说部主要传述兴凯湖一带东海女真创世神话和族源拓荒史。

二

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自古以来潜心缮写与讴歌氏族“祖史”、“家传”，保存浩瀚的民族文化史料，如此虔诚和钟情，考其源盖出自古代先民对客观寰宇所萌生的自然崇拜（包括动物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观念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虔诚信仰。这是原始自然生存观念的幼稚反映。人类在生产力极端低下而微薄的状态下，无力抗拒大自然淫威的蹂躏和戕害，软弱无力的人类只能依靠集体的凝聚力量，赢得生存的权利。然而，人类弱小的凝聚力终不能战胜强大的自然力，而更多地是要依靠虚幻的超自然力，即人们观念中的某些幻想力（即超自然中的神），作为自己精神的向往和慰藉。而在求得精神与物质的抗争中，最重要方法便是用虚幻的神来激励自己的生存意志和顽强不息的抗争能量。这些神祇除有自然神祇、动物神祇（包括图腾神）外，最重要而且数目繁多者便是祖先文化英雄神，即曾与自己朝夕与共、叱咤风云的氏族首领、亲人或祖先，在萨满祭祀中他们都成为神圣祭坛中的神祇或英雄，逢时虔诚祭拜。在数千年的原始萨满祭礼中，祖先崇拜内容曾为萨满教文化内涵中的最重要环节与内核。祖先崇拜的礼仪与规范，随社会进展、时代推移，愈加繁缛丰富。

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的高扬，是由于人类思维观念中的灵魂观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人死后灵魂永在。萨满教认为，灵魂与常人以不同形态活跃在宇宙空间，与人有同样的喜怒哀乐以及生活需求与嗜好，且具有超自然伟力，可助人亦可祸人。正如恩格斯所讲：“在那个发展阶段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①]。人们企望死去的祖先灵魂，能够荫庇子孙，竭力抚慰亡灵，供奉它、赞美它，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惟恐触怒先灵而殃及族众。而且萨满教极力崇拜祖灵，亦包括对本氏族历世祖先和英雄神祇（部分瞒爷神祇）赫赫业绩的讴歌与缅怀。正因如此，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日益达到登峰造极的炽热程度。马克思在他晚年也很重视萨满教，并就约·拉伯克的文章做了萨满教方面的详细摘录和笔记，并精辟地对萨满祖先崇拜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偶像

---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崇拜紧密相关的是那种以祖先崇拜为内容的宗教”[1]，并指出祖先崇拜在不同程度上流行于所有中印度土著部落中和西伯利亚的人群中，雕刻木像“一代一代地受人供奉”[2]。满族等崇拜萨满教的北方诸民族，与马克思1881年时所写的状况完全相似。

满族世代祖先崇拜的“颂祖”、“讲祖”礼俗，承继不衰。其表现模式除通过隆重的萨满祭礼尽情抒发对祖先崇仰之外，最普遍习惯法就是祖传父、父传子、子子孙孙口耳相传的家族殷嘱法。“颂祖”，即“缅怀”和“忆祖”，又称“说根子”，勉励子孙深铭创业维艰，承继祖德宗功，继往开来，奋志蹈进，作为祖先崇拜的根本目的和信条，从而在满族先民和后裔族众中形成根深蒂固、矢志不渝的习俗。这种古俗由来很久，早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期便已出现，满族最早的祖先神是女性本位的母亲神，俗称“妈妈群神”。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和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在萨满祭祀中便有不胜枚举的母系神偶，此外还有更多木石等雕镂的父系祖先影像偶体。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了众多祈祝祖先功德的神谕、赞美诗文。有些咏唱赞词竟长达一个时辰之久，实际便是最初的祖先神话与颂歌。在萨满祭祀中，满族不少姓氏专有悬祭祖先神影礼仪。届时，萨满和穆昆达们要在率族众跪拜中，依序唱颂各位祖像的非凡业绩。随着社会发展，清乾嘉两朝之后祖先崇拜之风日益隆重，成为满族众姓萨满家祭中的神圣内容。更有不少满洲望族，蒙受皇家隆恩，重金恭设祖先家祠，奉祭和宣扬为国创立殊勋的祖先英威。满族仕宦家族萨满家祭除有祭天、祭星、祭佛朵妈妈等例祭外，祭祖礼序亦愈趋繁细：悬祖先神影祭、祖先遗物祭、祖先鸿业缅颂祭、镌刻祖先尊容开光祭（镌刻祭又分石刻、木刻、骨刻、革刻、泥陶刻）。清代满族萨满祭礼中的祖先崇拜，是同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久而久之，各氏族又随历史的前进，赞文逐渐升华成长篇祖先历史佳话和祖先颂歌。不难看出，所有上述敬祖盛举，皆为满族后世民间说部艺术形式发展与传播，培育了丰硕的沃土。可以说，满族说部艺术旺盛的影响力，正是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弘扬和发展的必然结晶，形成北方民族文化历史中的一种雄浑壮阔、独有特色，并深受北方诸民族喜闻乐见的重要文学

① 马克思．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同上。

形式。

满族说部艺术形式的诞生，波及面相当广泛，颇具代表性。它影响着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所有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诸民族。这些民族都有信仰萨满教的文化传承史，讲述古代氏族英雄的传说故事习俗极为遥远，都有一笔笔浩瀚的民族口碑文化财富。所有这些文化遗产对于研究北方民族说部艺术的文化内涵，都很有意义。在荒寒的古代，各族没有文字，世代结绳记事，俗称“说史”、“石谱”、“骨书”、“桦语”，仅在较进化的氏族中才有简易的形象绘画。古人望图生意，唱画讲古，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下来。北方诸民族的古老说唱，都是世代传袭下来的蛮荒古音，封陈着数千年的沧桑经历，备显其历史文化的价值。在北方诸民族的古歌中，保存下来许许多多优美的演唱艺术形式，为世人称道。像西部草原蒙古族的“好来宝”、大兴安岭鄂伦春族的“莫苏昆”、鄂温克族的“古曲”、赫哲族的“伊玛堪”和“嫁令阔”、达斡尔族的“达奥”等内容，都有对祖先们非凡英雄勋业的纵情讴歌，从而在各族中世代广泛传播。

满族及其先民，从古老年代起便将根植于祖先崇拜观念沃土中哺育而成的说部艺术，亲昵地称谓“乌勒本”（ulabun），汉译即传或传记之意，也就是“先人的昨天故事”。氏族讲述“乌勒本”，是非常隆重而神圣的，是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萨满或是妈妈们讲颂。事先要焚香漱口，祭拜神灵，不像平日讲“朱奔”（Juben，意为故事、瞎话）一样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满族各氏族中，均有自己最精彩的“乌勒本”的名师。各氏族如数家珍，互炫荣耀。阖族上下人等逢年遇节、老人欣逢辰瑞，氏族喜选穆昆达或渔猎首领，青壮男女新婚娶嫁、氏族隆重祭祀或葬礼，都常常伴有在族中唱讲“乌勒本”的盛举。讲唱“乌勒本”时，要非常肃穆地从西墙上或帐篷中专设的祖先神堂中，请下用兽皮、鱼骨镶嵌而成的神匣中的石、骨、木、革所绘成的绘画符号——这便是祖先的声音、文字、语言，由谙熟这些神秘符号的满族长老们，任选段节讲唱说部故事。这些符号就是历史的浓缩，深藏着氏族祖先昨日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常常是一缕缕鬃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都刻述着数不尽的坎坷历程。这便是说部的最古老形态，也叫“古本”、“原本”、“妈妈本”。满族人将这种“妈妈本”尊称“乌勒本特曷”。这种相当古老的说部保存与传播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中文化人的增多，满族说部的“妈妈本”又开始渐用满文、汉文、

汉文标音满文简写提纲，讲述人依凭记忆和提纲，发挥讲唱天赋，形成洋洋巨篇。这些口碑文学巨篇，都是各氏族讲唱人的个人财富，各自缜密珍藏。一些老年说部艺术家，可在氏族中自行遴选弟子或由自己后裔承继传诵。当然，也有些姓氏的氏族“乌勒本”由氏族穆昆或萨满珍藏，由氏族中指定的讲唱人届时唱讲。讲毕，仍将“乌勒本”传本与祖先神匣共同珍藏在西墙之上，享阖族供祭，以备再用。不过，各氏族间因所处的生活历史不同，对于本氏族传承的说部、祭规，各氏族部落都各有自己独有的珍藏礼俗。在北方诸民族中，满族因其历史悠久，在北方民族史的开拓与交融中，成为历史漩涡中的重要成员，从而，满族的说部艺术，备受北方族众的欢迎和青睐。满族的说部，便是在这种饱满热情所植育的沃土下茁壮生长起来的民族花蕾，富有旺盛的青春活力和艺术魅力。

三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肯于学习的民族，有种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见贤思齐”成为各望族自强不息的座右铭。满族传统说部“乌勒本”的内容，多依照满族诸姓各氏族家族、部落集团在各自社会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不寻常的重大事件，或者氏族的人们在为氏族的发展、女真人为自身的壮大和所控制地域的不断延伸、在民族征战与统一中所付出的惊人业绩和非凡的创举。满族先世女真人，在创造从挹娄、靺鞨以及创建大金国、后金至清代三百余年金戈铁马、风雨沧桑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北方远涉外兴安岭、乌第河、库叶岛、黑龙江、乌苏里江乃至我国西北诸地区的边疆的开拓史、民族关系史中，都有着不可泯灭的建设与贡献。这些慷慨激昂的经历和辛勤不懈的奋争，一桩桩、一件件详细地记载在各个家族传袭下的口碑说部之中。因此，各个家族均不遗余力地随时积累、记录、采集、传写本家族的英雄故事，以光耀门楣、激励族人。正因如此，我们在二十余年来对北方民族的调查中，发现、记录并征集到众多优美的满族民间说部艺术口传手抄本，恰是有其社会与历史的演进成因的。

吉林省的民族文化工作者，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在著名历史学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佟冬院长的极力倡导和殷切指导之下，在“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在“拨乱反正”、政治气氛乍暖尚寒之际，为重新

创立和建设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基地，我们在老院长的鼓励下，学习延安精神，背起行囊，徒步深入吉林、黑龙江、辽宁的满族聚居的大小村落，同族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访贫问苦、田野劳动中得到群众的感动和信任，他们从树洞、地窖和墓地中为我们拿出珍藏多年的萨满祭祀神本、宗族谱牒、说部手抄本和满文书籍、笔记、“二人转”唱本等等。除此，还收集了许多往昔的民俗遗物。经过两年多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我们结交了众多淳朴可亲的各民族文化人士，他们是一群在家族中深受族人敬仰的民族文化中坚，这些人专心致志地记录、传讲和保存着本家族积存有年的满族说部。他们本人就是满族说部的存藏人，又是说部的故事唱讲人和传播人。如数家珍般的满族说部在他们的口里，变得那么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脍炙人口。

何玉霖，满族何舍里氏、镶红旗，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属马，今吉林省珲春市马滴答乡人，采访当年老人已76岁了，是该家族的著名大萨满。他的祖先原住现为俄罗斯沿海边境的东海窝稽部锡霍特山麓，土著猎民，与当地满族尼玛查氏、那木都鲁氏和恰克拉诸姓氏比邻相居，朝夕渔猎为生。1860年，俄国占领当地后，逃到珲春。何玉霖老人从其爷爷何焻（晚清驻海参崴骁骑校副哨官）处学会唱讲《锡霍特海民血泪录》。这是东海窝稽部家喻户晓的著名的满族说部，原来是用满语和恰克拉方言讲唱，后世又习用汉语讲唱。说部从头至尾以夹叙夹议的形式贯穿通篇，夹以悠扬、慷慨而动听的东海渔歌和赶海长调，使其备加受人钟爱。讲唱人每次咏唱，都要双手击打镶有铃环的鹿颈骨和海豹皮小鼓伴奏，铿锵悦耳，能传出数里。听众如醉如痴，常与讲唱者踏歌共舞，一直能够讲唱30余个日夜，故事生动跌宕，讲述了东海窝稽人的古俗、古礼、古祭、古规，特别是记载了东海人的生活、历史、美丽的地理环境、富饶的资源和原始野民海祭、屠宰鱼兽的血祭盛礼。记述了俄罗斯人的血腥入侵和“遍山叠白骨”的悲惨的天葬史实，令人听后涕泪满襟。

关铁才，满族瓜尔佳氏，镶黄旗。1984年初春，笔者在黑龙江省绥化镇菜市场认识了一位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的老人，他正在兴致勃勃地用满族古歌卖着青菜。嗓音洪亮、柔韧、悦耳，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在卖菜中结交成朋友，后来我到他家一住就是十余天。老人当时已80高龄，伪满时期他当过小学教员，擅书法和丹青，又粗通满文，他也是一位当地颇有名望的满族著名文化人。他的祖先在清康熙朝曾随黑龙江

第一任将军萨布素在黑龙江额苏里地方抗击罗刹（俄罗斯）人入侵，战死于黑龙江。他另一位祖先1900年随爱辉副都统凤翔将军抗俄有功，子孙世享“博什库”俸禄。关铁才的父亲，经过认真的访问调查便将自己的祖先史，撰写成了在绥化一带满族中颇有影响的满族说部《集廷风云传》（又叫《凤翔大人传》），详细记述了清代著名将领凤翔的不平凡一生和英勇抗俄的经历。1900年沙俄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凤翔以三千之兵与俄虎狼之师血战，又与俄血战北大岭，年已六十的凤翔横刀立马、身先士卒与俄鏖战不休，最终呕血数升，壮烈殉国。说部以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歌颂了这位永不屈服的民族英雄。

关士英，满族瓜尔佳氏，镶蓝旗，永吉县乌拉街镇北兰村人，农民，从小受其祖父的熏陶和培育，他的祖父是著名的关姓家族萨满祭祀的“锅头”（满语“奥姆达”，专门负责调配萨满供品的人），因祭品配制有方，都称他“九香汤”。老人受祖父的影响自小会说流传在吉林地方的满族著名说部《德青天传》）（又称《松水凤楼记》），与当地著名的文化人士乌拉街旧街赵文金先生、许明达先生、燕德林先生是好友，共同切磋满族说部《姻缘传》、《捕龟贡鳇榜》等，在满族民间很有声望。本人又擅歌唱，会踩高跷、翻跟头的特技，人称“关铁嘴”。

傅英仁，满族富察氏，镶黄旗，黑龙江省著名民俗专家、民间故事家，一生坎坷，为民族文化孜孜以求、日夜操劳。为我国北方满族文化的收集、整理、弘扬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他承继长辈的文化遗产，不仅为满族留下了丰富的神话和传说故事以及北方民俗史料，而且在晚年仍始终坚持学习，搜访民间遗存的民俗古话。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同笔者一起，在吉黑两地最先倡导民族文化的抢救。他时常强调，要抓紧时机，不遗余力地在满族老人逐年谢世前，抢救、挖掘、征集久已濒危的满族说部艺术文化遗产。我们邀他到吉林省社科院参与文化抢救工作，他欣然接受，还奔走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之间，访问全国著名的学者杨堃、王钟翰、秋浦、贾芝、马学良、刘魁立、郎樱、汪玢玲、马昌仪、布尼阿林和溥杰先生等，以得到他们的指导和鼓励，抓紧对满族民间说部实施抢救措施。傅英仁先生在吉林省社科院的帮助下，决定整理他从60年代当“右派”时，利用劳改之余，就偷偷整理祖传的《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王宏刚先生住在宁安，协助他整理说部。他工作之余，又动员昔日的老友关墨卿、隋书金等先生，组织收集、记录散在各地的满族说部和满族民间“玛虎戏”（面具舞）文化遗迹，成果

斐然。傅英仁先生与其友在东北各地，收集到满族说部《红罗女》、《宁古塔小传》、《张坦公外传》、《比剑联姻》、《金兀术传》（合作）等数十部之多，并独立完成了《老将军八十一件事》、《金世宗走国》两部说部。满族说部能为世人所知，能逐渐走上民族文化的艺术圣殿并为多方人士所认识和青睐，傅老先生有开拓之功，应永载北方民族文化史册。

结　语

近些年，令人兴奋的是濒临消失的满族传统说部艺术，又得到了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抢救工程。短短的三年间，团结了省内外满族重要文化人士，失散在各地的满族传统说部艺术得到及时抢救、挖掘、记录，深入细致地普查工作也已逐渐展开。通过对满族传统说部艺术的抢救实践，再谈几点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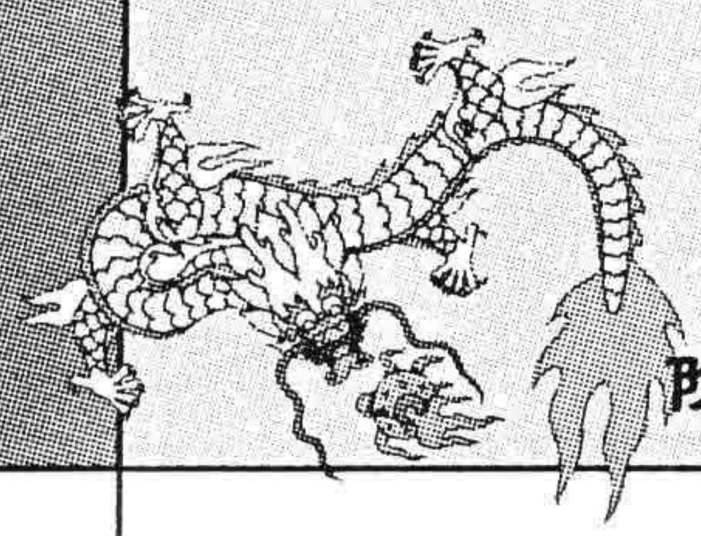
首先，满族传统说部有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满族传统说部艺术正如满族诸姓所诚谨认识到的：说部就是一定时期的社会史、氏族史、家族史。它既包括了一定民族的原始创世神话，又以大量内容揭示了满族等北方诸民族世代于荒寒漠北开疆创业、繁衍人类、播种文明辉煌灿烂的开拓史。不夸张地讲，满族说部艺术，是北方民族生存和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人类知识的地理通、万宝囊。说部囊括着天文地理、星象更移、航海行舟、生物机理、鸟兽殖趣、地动卜测、筑巢穴屋、御雪避寒、医药祛病、子嗣永健。此外，说部还用极细腻而生动的故事规劝献身利人、和睦亲族、济困扶危等道德规范。满族说部中有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和陈述，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我国北方历史文献记载，甚至在某些历史事件的细节上，起到了匡正历史和弥补偏颇与不足的作用。在往昔，满族及其先民在数千年愚昧、迷茫的社会生存中，并未将本氏族所传承下来的说部看成是插科打诨、简单的生活余兴，而是非常崇敬地视为培育儿孙的氏族课本和祖训遗规。说部话本都与西墙上祖宗的宗谱供放在一起，不准闲人染指，奉为神明，备加崇仰。并且，逢年节奠酒焚香供奉，珍藏永祀。当然，有些满族说部随着年代的久远，已经深入各族人心，脱离开氏族的藩篱，成为各族文化共有的传世珍品。即使如此，也有固定的师徒传承关系，并有诸多讲述、珍藏、传播的禁忌。

其次，一定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生产经济和生产关系条件下形成并完善的。严格说来，满族说部艺术是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往昔世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和生存轨迹。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不断发展，满族说部艺术经过了千百年来的历史沧桑，也在不断地发生、发展着，并且形成了为世人瞩目的洋洋巨篇。特别是清末以来，满族的社会历史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满语已经废弃，满族古老的习俗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革与变化，尤其是与强大的汉文化的长期交融、互渗与学习影响之中，满族的原始文化现象日益淡化与消失。在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面前，熟悉往昔满族氏族时期古老生活习俗的老一代满族长者，正在逐年谢世。这就必然导致满族古老的原始文化遗存和丰富多彩生产生活经验与技艺，随老人的溘然长逝而消亡，这无疑给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对满族说部二十余年来的挖掘抢救实践中，已有二十余位德高望重的满族文化知情人去世，有些闻名传遐迩的满族说部，也因此未能得到及时抢救和记录，想来内疚甚甚！吉林乌拉街满族镇旧街村满族著名民俗专家赵文金老人，是我多年的知己，惜因病永逝，使吉林乌拉街打牲衙门传承二百余载的满族说部《鲟鱼贡传奇》未能抢救下来；永吉县满族著名文化人士、小学校长胡达千先生，多年来为抢救民族文化与我相互鼓励，同甘共苦，他一生收集了《韩登举小传》、《傅殿臣外传》、《关东贡虎记》等长篇满族说部和汉族话本，只可惜仅留下《傅殿臣外传》，余部在他病逝时遗留卧榻，成为终生的长恨；黑龙江省爱辉满族著名文化人、中学教师徐昶兴先生家传《秋亭大人归葬记》（《金镛遗闻》），但因其重患早逝，未能传世下来。其他，诸如《清图们江出海纪实》、《北海地舆记》（《鄂霍茨克海祭》）、《女真谱评》等重要说部，只留下了部分内容或仅佚书名，内容却无从稽考。满族说部的古文化，是满族往昔历史的见证，对于我国清史研究、民族史研究、疆域史的研究、人文学、文艺学、原始宗教学、民俗学的研究都是十分弥足珍贵的难得资料。满族说部当前在民间并没有完全消失，仍有广泛的遗存，我们必须坚守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守望民间文学遗产，抓紧抢救正将不复存在的民族文化遗存。不可松怠，是我们民族文化工作者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时刻都应牢记的。

最后，大量的调查实践证实，珍贵的满族民间长篇说部，大多数都保存在年过古稀的满族文化耆老手中。他们是民族文化瑰宝的守护神、

哺育者和传播人。他们像园丁一样精心浇灌和护理着民族艺术之花。今天，在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氛围中，我们应满怀热心地关怀文化老人，体贴他们的冷暖，理解与辅助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疾苦和困难，爱护民族文化人，保护民族文化人。他们久经历史的沧桑，有渊博的生活经验和资历，最熟悉说部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思维理念。我们应当设法多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舒适的工作环境，使他们焕发青春的活力，在有限的时光中，为祖国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

（原载《东北史地》2005年第一期）



关于在北京召开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的请示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

我省在2002年6月成立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开始启动抢救满族说部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2004年4月，文化部将吉林省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后，我们明确了保护工作的方针，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积极参与的合力，发挥了专家组的咨询、指导作用，加大了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力度，使抢救满族说部工作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记录、整理完《比剑联姻》、《萨大人传》、《扈伦四部传奇》、《乌布西奔妈妈》等十余部说部，总计四百多万字。这十余部书我省已通过一审、二审。为总结前一段的工作，使我们进一步认清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的关键所在，明确记录、整理满族说部的原则，以便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请国家中心对满族传统说部的阶段性成果进行鉴定并召开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的研讨会。有关鉴定的成果和讨论会的想法如下：

我们准备拿出不同历史时期和几位传承人讲述的不同风格的六至八部说部，请国家中心进行鉴定。我们先把说部的清样交给国家中心，由国家中心组织专家审读。专家审读之后，再召开鉴定暨研讨会。

研讨会主办单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吉林省文化厅。鉴于满族说部又是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科研项目，文化部科教司也要求对科研项目进行鉴定。我们希望把两个鉴定统一起来，科教司表示同意联合召开满族说部鉴定暨讨论会，主办单位可否再加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请你们酌定。

参加讨论会人员：文化部领导和专家，我省领导和满族说部传承人、整理者以及部分专家。

鉴定暨研讨会由国家中心主持。在研讨会上，我省首先向文化部领导、国家中心以及与会的专家汇报几年来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的情况，全面介绍满族说部的产生、流传以及传承特点和重要价值。

会议经费：专家鉴定费及会议经费由国家中心承担，吉林省与会人

员的差旅费由我们承担。

研讨会最好在五月末六月初召开，会期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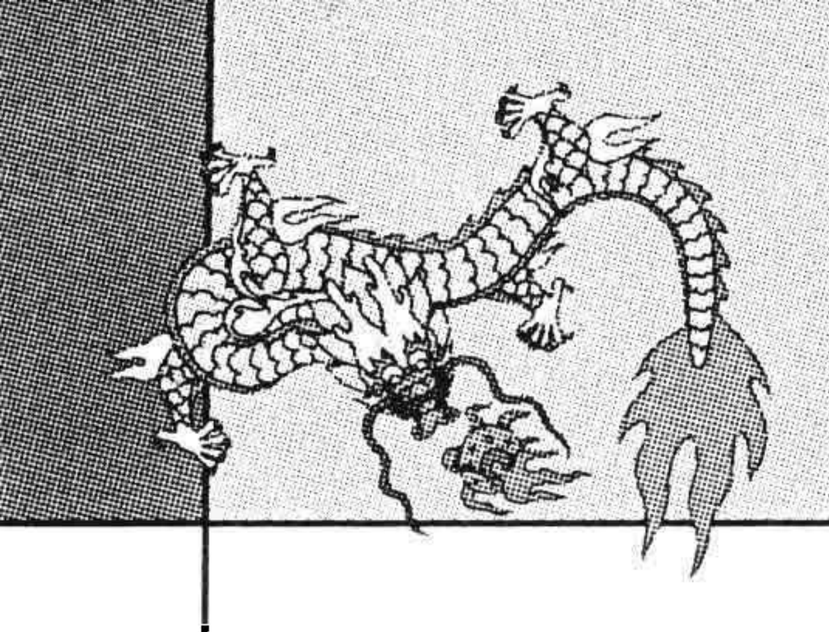
当否，请批示。

联系人：荆文礼　孙　莹

吉林省文化厅

2005 年 1 月 27 日

关于在北京召开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的请示



吉林省实施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的回顾与现状

谷长春

各位专家、同志们：

我把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工作的大致过程和目前进展情况，向各位作一简要汇报。

一是开展这项工作的曲折过程。

吉林省长白山是满族发祥地。满族及其先民世世代代在白山松水间繁衍生息，建功立业，这里有着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和说部流传的历史。满族说部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在本氏族中口耳相传地讲诵，从未形成完整的文本。民国以后，由于社会、历史、政治的诸多因素，满族民族特点淡化，满族文化不被重视，渐渐失去了讲唱、传承满族说部的环境和氛围。在战乱和政治运动冲击下，说部传承人不再敢讲家族的英雄史，有的传承人甚至把讲唱说部的提纲也烧掉了，及至“文革”，这一民间口头文学瑰宝处于濒临“消失”的状况。

我省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开始抢救满族说部工作的。这要感激我们已故的乡贤硕学佟冬先生。原东北文史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佟冬先生，素有满族家族熏陶，在他长期主持研究、编撰《中国东北史》的过程中，对女真以来的口头文学引起了重视，是认识满族说部价值的先觉者，他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率先提出抢救满族说部问题。在他领导下，省社会科学院将这项工作列入日程，组织研究人员进行调查、抢救，并提出眼界不要限于省内，要与兄弟省市密切配合，边普查边抢救的要求。自1981年起，我省富育光、王宏刚、程迅等科研人员，背起行囊，深入到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的大小村落进行调查。他们历经艰辛，了解到满族说部在各地的传承情况，掌握了传承人讲述说部的第一手材料。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请说部传承人傅英仁先生讲述《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等故事，又在吉林、黑龙江、河北等地搜集到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黑水女真人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金代完颜后裔传承的《忠烈罕王遗事》等说部，并录了音。

在田野调查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就如何抢救、保护满族说部这一文化遗产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并向省委宣传部呈送了一份报告。我当时在省委宣传部主持工作，就此项工作与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王承礼先生进行过交谈。可惜的是，后来由于人员变动等种种原因使这项工作中断了。

但是，曾经从事调查、抢救和研究满族说部工作的省内外专家学者，如富育光、王宏刚、程迅、于又雁、张璇如、马名超、孟慧英、汪玢玲等诸位先生却从未忘怀，在不同场合都表示要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于1998年，在进行十大艺术集成编纂工作中，吉林省文化厅原厅长吴景春同志、吉林省艺术研究所原所长荆文礼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并从富育光处收集到一些说部的手抄本，他们感到此事重大而又迫在眉睫，想把它纳入十大艺术集成范畴接着搞下去，于是多次去北京向文化部领导和专家学者汇报、请教。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文化部民文司原司长陈琪琳同志，著名专家学者钟敬文、贾芝、刘魁立、乌丙安、刘锡诚等同志都充分肯定抢救满族说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重要指导意见，但认为难以归类于“集成”。至2001年，在省文化厅领导和新闻出版局支持下，重新启动了这项工作。

吉林省之所以能接续开展抢救满族说部工作，是与富育光、吴景春、荆文礼诸同志的执着追求分不开的。尤其是富育光同志，他怀着对民族文化遗产珍爱的情绪，二十余年矢志不渝，苦心孤诣地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为抢救满族说部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是开拓者和奠基人，功不可没。

二是近期工作与目前进展情况。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 搭班子，订计划，筹措经费，申报项目。在2001年酝酿、筹划基础上，于2002年6月，经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抢救满族说部工作列入文化厅的重要议事日程，订立了工作计划和相关制度，并向主管副省长作了专题汇报，至今已投入经费75万元。我们按照文化部有关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文件的指示精神，使这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小组，同时边工作边申报项目。在文化部教科司、社文图司、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的关怀支持下，于2003年8月，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

4 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项目。

2. 确认满族说部传承人，并对他们加以保护。经过近几年的调查摸底，老的说部传承人已逝世，他们逝世前培养的传承人目前健在的尚有十余位，多数已年逾古稀，有的疾病缠身。据此，我们建立了保护传承人的机制，在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同时，为了抢救他们存在记忆中的遗产，以编委会的名义分别与他们订立协议，商定了讲述与整理的相应报酬，经过公证，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与合法权益，从而调动传承人讲述说部的积极性，防止了说部资源的消失与外流。

3. 边记录边深入普查。我们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原则，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记录传承人讲述的说部。本着先易后难、先急后缓，谁年龄大先抢救谁的方法，确定首先记录五位传承人讲述的说部，使工作全面铺开。如傅英仁先生当时已 83 岁高龄，是健在的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我们就首先重点抢救他讲述的说部。三年来，我们抢救了他口述的《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金世宗走国》等五部书稿。我们最后一次从他那里搜集资料是去年的 9 月，而他于去年 11 月 5 日就去世了。目前，我们已经记录、整理了富育光家传的《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罕》，赵东升家传的《扈伦传奇》，温秀林家传的《伊通州传奇》等十余部书稿，总计约四百五十万字。还搜集到了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近期录制讲述说部的录音磁带 500 多盘。

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分别到吉林省的永吉县、九台市、敦化市、辉南县、珲春市，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孙吴县、逊克县，辽宁的新宾县、凤凰城市、本溪市、开原市等地调查说部的流传情况，扩大线索，摸清底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预计可以抢救出 32 部满族说部，总计约一千多万字。

4. 进行整理、研究并准备出版。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我们本着“保持原汁原味”的原则对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进行慎重整理，提出了保持讲述人的风格、特点，防止任意改动修饰和使用现代语言等具体要求，编委会严格审稿，不合要求的请整理者返工。目前已整理完十部，并通过了二审。与此同时，已着手编写每部说部的传承沿革情况及讲述人小传等，编委、专家和出版社还一起讨论了书稿体例等事项，准备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认为出版是对濒危消失的满族说部的一种保护方式。目前有的专家学者已着手满族说部的研究工作，并在有关刊物

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论文。

5. 建立满族传统说部档案室，筹备建立传承人数据库。我们已把传承人讲述的500多盘录音带和拍摄与讲述说部相关的2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刻成光盘，同时还把讲述提纲和手写本经过扫描输入微机。我们把各种文字材料以及图片归档立卷，对满族说部实施全面的保护，使之永远保存。

6. 注重活态传承。要想保护和发展满族说部，必须进行活态传承。目前我们正在家族内选拔有知识、有兴趣的青年，把说部传承给他们。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在满族小学、满族博物馆等单位讲述说部片断，培养满族青年对说部的感情和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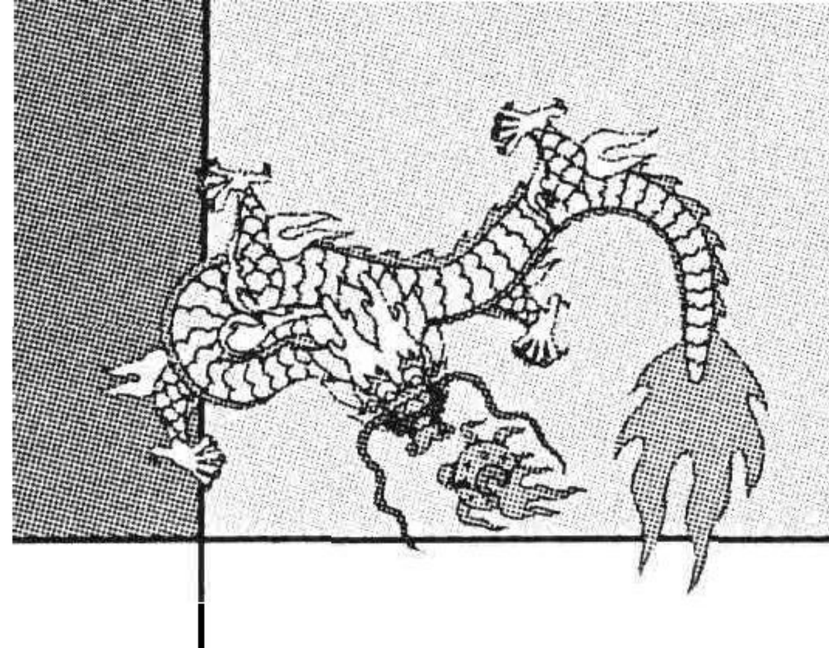
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对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十分重视，省委书记王云坤同志于2004年1月在抢救满族说部工作汇报上批示："省文化厅抓这项工作抓对了，望继续努力。"原省长洪虎同志在看了去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抢救满族说部"的报道后，在当天的报纸上批示："请锦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关注一下满族说部的整理工作。"他们的重视为开展这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已经整理完的十余部书稿来看，每一部说部都堪称内容丰富的宏篇巨著，在媒体上和有关著述中透露之后，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对这项工作，我们没有经验，工作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作为阶段性成果，今天拿出七部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风格的说部书稿，请与会专家鉴定。会后，我们将根据各位专家的意见，进行认真的修改、完善。我诚恳地希望各位领导、专家提出宝贵意见，以指导我们今后抢救、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

谢谢大家！

（本文系谷长春同志于2005年7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栉风沐雨二十年

富育光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善于学习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历经三千余年风雨的历史砥砺，不屈不挠、锲而不舍，锤炼民族精神与品格，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至今流传在民间脍炙人口的传统说部艺术，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满族文化遗存。在满族蕴藏浩繁的民间口碑文学遗产中，就其传承特征与文学形式而言，基本包括两大宗内涵：一是广藏于满族民众之中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谣谚等口碑文学遗产；另外，在满族民间长期社会历史进程中还蕴藏一大文化内涵，这就是具有独立情节、自成体系、内容凝重、恢宏壮阔的满族长篇说部艺术。而且，它在满族民间口承文学史中，历来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吉林省民族文化科研人员，与黑龙江、辽宁、河北、内蒙、北京等地学者合作，投入对满族等北方民族文化的调查，在座的孟慧英先生也曾参加这项有意义的实践，栉风沐雨，不懈努力，获取大量濒临消散的北方民族萨满文化遗存实物与满汉文手抄资料。特别令人欣慰的是，通过对黑龙江省爱辉、宁安、依兰、东宁，吉林省永吉、九台、珲春，辽宁省新宾、凤城、开原、东沟，河北省石家庄、易县、承德、围场，四川省成都以及京津郊区等地的亲情访问，广泛深入地触及了长期被人们遗忘了的满族民间长篇说部这一斑斓多彩的文化领域，结识众多可敬的满族文化传承人和知情人。记得，我们去哈尔滨拜会马名超先生，他正与孟淑珍忙于鄂伦春长篇说唱《莫苏坤》书稿的调查整理。名超老师知我从小长在满族家，鼓励我们继续做好满族长篇口头文学的采风。我与王宏刚同志从双城马亚川家商定整理《女真谱评》后，赶到宁安傅英仁先生处，辽大金天一先生正在宁安，忙于整理《故事家傅英仁的满族故事集》，我们去宁安是与傅英仁商定整理爱辉和宁安两地《萨布素传》之事。当年，我们同黑龙江和辽宁朋友，相互间有些默契和分工。

我先后参加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4年5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和1986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

“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都是锡诚先生主持的。这两次会议，我都做了认真准备。我在选题会上，着重介绍吉林省几年来在对中国北方萨满文化遗存和《天宫大战》、《萨布素传》、《红罗女》等满族长篇民间文学遗产田野调查中，所取得的新进展；在南宁会上我宣讲的论文是《试论民间文学资料的保管》，还为大会带去我们摄制的四部萨满文化录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出版《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收入我的论文。就在这篇论文中，我正式提到吉林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内容包括“满族说部”。“满族说部”一词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公开出版的书籍中露面。芬兰劳里·航柯先生后来专程来长访问。

满族“乌勒本”，即满族说部，说来并不陌生。早先年，清光绪朝官场上多习用“满洲书”的称呼，多系笼统指旗人用满语讲唱之书目而言。其实追溯起来，清初就很盛行，可分两类，一类是远从明嘉靖、万历年以来，用满文大量翻译的各种手抄汉文学读本，在关外满洲大大小小拖克索到处可见。记得爱辉地区土改时还见过线订的这类手抄书；另一类就是用满文或满汉文合璧、也有大量汉文抄写的属于“族史”、“家传”类满洲书书稿，系满族人家家藏神品，倍受尊敬。我们现在致力挖掘征集的，就是指后一类在满族内传承的说部。一些年长的人还会有点印象，兴许还能听过。在早北京城和东北满族一些望族人家，逢年过节，祠堂祭礼后，常有不可少的节目：招亲朋故交，凑到一起，专请色夫来讲上几段儿过瘾的“满洲书”，满语叫“满朱衣毕特曷”，听众如醉如痴。在北方农村虽不讲究什么排场，可也够热闹的。我从小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乌勒本”的称谓，在黑龙江省爱辉、孙吴、逊克一带，满族古老习俗和满语保留得比较淳厚的村落里，常可耳闻，甚至有的老人袭用至今。在依兰、吉林、珲春、九台等地大多数满族群众不这么叫了，只称“满洲书”、“家传”、“英雄传”。现在习惯于用“满族说部”名称。

“乌勒本”（ulabun），汉译就是传或传记之意，是满族及其先民传袭古老的一种民间长篇说唱形式，也就是“先人的昨天故事”。氏族讲唱“乌勒本”，沿袭有年，像条老规矩，被看成是一桩非常神圣而隆重的大事情。讲颂人是由族中德高望重的玛发、妈妈、萨满们，在一定场合、一定气氛和一定时间里讲唱，聆听故事的人都要严分辈分，依序坐好。讲唱“乌勒本”，讲述人先要焚香、漱口，祭拜神灵，而后虔诚讲

唱，神圣肃穆，不像平日里讲“朱伦”（julen）或“朱奔”（juben）（意思是讲“瞎话儿”、讲“古趣儿”），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阖族上下人等逢年遇节、老人欣逢辰瑞，氏族喜选穆昆达或渔猎首领，青壮男女新婚娶嫁、氏族隆重祭祀或葬礼，都常常伴有在族中唱讲“乌勒本”的盛举。早年，讲唱“乌勒本”大多用满语讲唱，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说满语的老年人渐少，在满族聚居的村落逐渐用满汉语相杂的语言讲唱。我们在孙吴县沿江乡四季屯还亲耳聆听到满族何世环老大娘，用流利的满语讲唱《音姜萨满》（即《尼山萨满》）、《骄傲的鲤鱼》和满语民谣等。讲唱“乌勒本”时，要非常肃穆地从西墙上或帐篷中专设的祖先神堂中，请下用兽皮、鱼骨镶嵌而成的神匣中的石、骨、木、革所绘成的绘画符号——这便是祖先的声音、文字、语言，由谙熟这些神秘符号的满族长老们，任选段节讲唱说部故事。这些符号就是历史的浓缩，深藏着氏族祖先昨日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常常是一缕缕鬃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都刻述着数不尽的坎坷历程。这便是说部的最古老形态，也叫“古本”、“原本”、“妈妈本”。满族人将这种“妈妈本”尊称“乌勒本特曷”。满族说部都是本氏族内世代传承，最初主要靠口耳相传，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中文化人的增多，满族说部的“妈妈本”又开始渐用满文、汉文、汉文标音满文简写提纲，讲述人依凭记忆和提纲，发挥讲唱天赋，形成洋洋巨篇。在各氏族中，都有自己精彩的“乌勒本”和讲唱“乌勒本”的名师，各氏族如数家珍，互炫荣耀。一些老年讲唱说部艺术家，可在氏族中遴选弟子或由自己后裔承继传育。当然，也有些姓氏的氏族“乌勒本”，是由氏族穆昆或萨满珍藏，由氏族中指定的讲唱人届时讲唱。讲毕，仍将“乌勒本”传本与祖先神匣共同珍藏在西墙之上，享阖族供祭，以备再用。

说部艺术形式为叙事体，说唱结合，夹叙夹议，以说为主，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尤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蛇、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悬念和跌宕氛围，引人入胜。满族民间有句俗话“要有金子一样的嘴”，就是对本族中那些擅讲说部人的钦佩和夸耀。讲唱说部并不只是消遣和余兴，而是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氏族成员，不分首领、族众或男女老幼，常选在隆重的祭礼、寿诞、庆功、庆丰收、婚嫁、氏族会盟等家族圣节中，聆听故事。一般情况，说部要每个晚上或某个固定时间里连续讲上十余天，多

则数十日，甚至月余。亦有时去外地征战、田狩或往至营地农牧，由专师去节选演说，成为当时调节生产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一直沿续到解放后若干年。

满族自古以来相沿承袭的说部艺术讲唱习惯法，对说部的内容构成不外有以下三个因素：一，说部是对本部族一定时期所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评说，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约束性，不允许掩饰，均有详实的阐述。二，说部由氏族中专门成员承担整理和讲说义务，口耳相传，最早助记手段常佐以推石、结绳、积木等方法为之。三，说部由一个主要故事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为纬线，环环紧扣成错综交糅的洋洋巨篇。每一部说部，可以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满族说部艺术，其内容包罗古代氏族部落聚散、征战、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祖先人物史传等等，如，黑水女真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五千余行满汉文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以及记录元明时代重要历史进程的《东海沉冤录》、《扈伦四部传奇》等说部，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满族诸姓家族先人（包括已掌握其家谱家传之汉军八旗著名将领李永芳、祖大寿、寿山、凤翔）多为历朝治军主政者，历史漩涡中之要员，在拓疆守土、抵御外侮、民族通好、施政兴邦等等情节中，辉煌沉浮，笙歌涕泪，有几多之浩繁阅历，史籍难详，致使各氏族后裔所传承之说部，文涉百业，情牵广众，堪称清代社会各层的实录。正因如此，满族“乌勒本”这株古老的民族花蕾，所独具的讲史、补史、修史功能，在有清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到全面细腻地高扬，更富有了无可比拟的艺术感召力和渲染力，从而倍受多学科的关注。

满族及其先民将说部艺术“乌勒本”，推崇和升华到神秘、肃穆和崇高的敬畏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们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有十分直接的密切关系。满族及其先民依循氏族数千年来承袭不衰的传统宗教信仰风俗，向有崇德极远、报本反始的自强不息精神，敬祖、颂祖、“唱颂根子”，讲颂以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的说部艺术正是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结晶。通过对本氏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的颂扬和礼赞，藉以激励后人以先人为楷模，以史为鉴，锤炼“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十男顶一虎”的民族精神和品格，继往开来，所向披靡。在满族萨满祭祀中，便有不胜枚举的祖先影像与木、石等雕镂的祖先偶体，有众多歌颂和祈祝祖先神体

的神谕、赞美诗文和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满族清代以前的大型萨满祭礼，多有庄严肃穆的报祭，赞歌长达一个时辰，实际便是最初的神话与颂歌。如吉林省珲春市满族纽祜禄氏（郎姓），萨满大神祭的神名除数不清的自然风云神72位外，历代名声显赫的祖先英雄神竟达七十余位；黑龙江省绥化市满族郜塔拉氏（郜姓），仅本族历世祖先英雄神就有妈妈育婴神、百里跨涧女神、种子女神、红脸祛瘟妈妈神，算上在清乾隆朝西征金川而献身的轰炮贝勒等祖先英雄神祇竟达百余位。尼玛查氏（杨姓）萨满祭礼，在向全族讲唱祖先非凡经历同时，族中的长老和穆昆依照族规，在神前鞭挞不轨之族人。吉林市乌拉街韩屯村满族瓜尔佳氏萨满祭礼结束前，要专门请出“朱奔妈妈”祖传神偶，她是一位擅讲氏族家传的千岁女神，千根银发、百褶皱纹里藏着数不尽的故事。黑龙江省巴彦县满族塔塔拉氏在萨满祭礼后期，要专门供上“德德瞒尼”祖先神偶，其神形是一尊木刻的扁嘴鸟形神偶。她是满族世代供奉的一位故事神和记忆神。满族先世黑水女真人著名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就是一位伟大的记忆女神——博德额音姆萨满所讲述并流传下来的有关北方人类祖先开拓寒域、繁衍人类的英雄神话。所以说，满族诸姓都将记忆和传讲自己的族史视为己任，崇高而神圣，世代不渝。

从我们近些年已知的满族说部遗存状况，大致可分以下四类：

一、窝车库乌勒本：即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远古神话与历代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与伟业，俗称“神龛上的故事”。窝车库乌勒本，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及萨满的重要遗稿与生平记忆。如爱辉地区流传的《音姜萨满》（《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恩切布库》，以及黑水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宫大战》，流传在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麓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便是典型代表。

二、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二十余年来我们在满族诸姓中发现较多。长春市满族赵姓家族赵东升先生承袭祖传记录的《扈伦传奇》，成都井巷子满蒙学会刘显之先生记录的《成都满蒙八旗史传》，依兰镇满族里门德哈拉后裔李克中先生讲述的《三姓志传》，双城县政协委员满族马亚川先生承袭的《女真谱评》、《海宁南迁传》。此外爱辉富氏家族《顺康秘录》、《秋亭大人归葬记》与《东海沉冤录》，宁安傅氏家族《东海窝集部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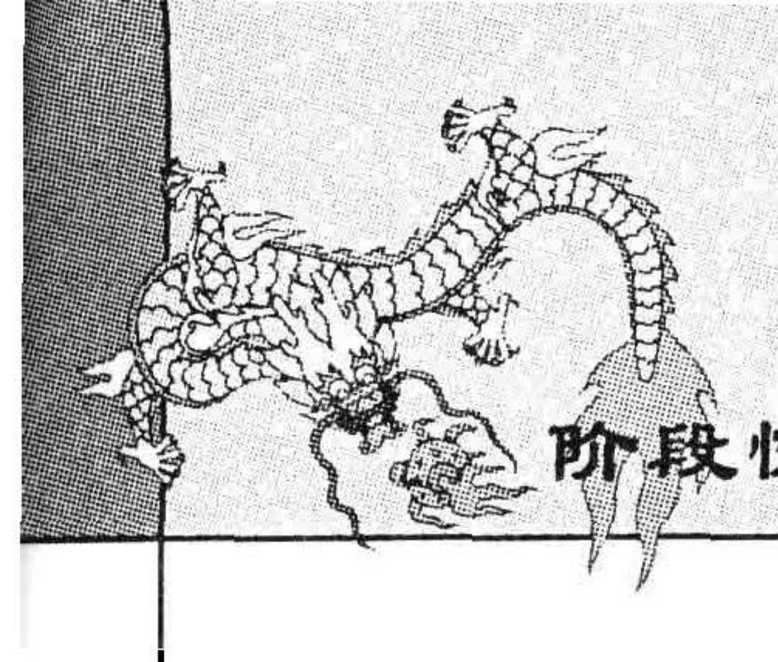
三、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满族说部内容很丰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二是历史传说人物的演义。真人真事的传述，如宁安地区富察氏满族后裔傅英仁先生承袭祖传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又名《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爱辉地方富察氏满族后裔富希陆先生承袭祖传讲述的《萨大人传》，此外，又如《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阿骨打传奇》、《金兀术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鳌拜巴图鲁》、《松水凤楼传》、《黑水英豪传》等。

四、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这部分满族说部主要是以各氏族长期流传的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为主。如，著名的镜泊湖爱情传说《红罗女》，同一单元包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两部，歌颂出入图们江口保渔船平安的守航江神《图们玛发》和护卫满族众姓福祉的《关玛发传奇》；地方风物传奇《巴拉铁头传》、《白花公主传》。满族民间长篇说唱《姻缘传》、《莉坤珠逃婚记》、《依尔哈木克》、《得布搭力》等。

这是我们二十多年来所获取的 36 部满族说部。随普查的深入，近年又在黑龙江、辽宁、河北等地发现几部满族说部。多年来，我们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得益于曾长期被忽视的民族谱牒、世族宗教信仰的原始素材，确是开启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之宫的宝钥和向导。满族传统说部有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为我们展示了无复可见的生动历史画卷。其中，包括了阿尔泰语系众多原始神话，又以大量内容提供和揭示了满族先民繁衍人类、播种文明、开疆创业的氏族史、家族开拓史。满族说部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口承史料和陈述，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我国北方匮乏的历史文献记载，甚至在某些历史事件细节上，起到匡正历史和弥补偏颇与不足的作用。不夸张地讲，古老的满族说部文化遗产，是我国北方民族百科全书，对于我国清史、民族史、疆域史研究，乃至人文学、文艺学、原始宗教学、民俗学研究，以及满语言学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

2005 年 6 月 30 日

（本文系富育光同志于 2005 年 7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的“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于在京举办“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的情况报告

省政府：

2005年7月13日，在文化部的支持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吉林省文化厅在北京吉林大厦共同举办了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现把会议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

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濒临消失的满族世代传人讲述祖先英雄史的传统说部，我厅于2002年6月成立了以原省级老领导谷长春为主编的“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正式启动了中国满族说部的保护工程。这项工程，2003年8月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4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心和省财政厅等部门的支持下，经过参与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三年来编委会已记录、整理完《萨大人传》、《扈伦四部传奇》、《飞啸三巧传奇》等十余部说部，总计450余万字的阶段性成果。为总结我们前阶段抢救工作经验，更好地推进下一步工作，我们在5月初拿出不同时期、不同讲述风格的7部说部书稿，邀请北京和我省的知名专家进行审阅鉴定。在两个月时间里，专家们对满族说部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7月初，召开鉴定暨研讨会条件已经成熟，在文化部的支持下，省文化厅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决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

二、与会人员

文化部教科司司长韩永进、社文图司正司级巡视员周小璞、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以及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参加了鉴定会。我省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文化厅副厅长尹俊明以及十余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了鉴定会。

三、与会领导和专家对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的评价

鉴定会由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主任刘茜和全国艺术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迎宪主持。谷长春同志首先向与会领导和专家介绍了我省近几年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情况。我省著名满学专家、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介绍了满族说部的产生及其特点。之后，文化部教科司司长韩永进、社文图司巡视员周小璞、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鉴定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充分肯定吉林省克服困难、矢志不渝地坚持挖掘、抢救满族说部，为我们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做的重大贡献。

接着专家们踊跃发言。文化部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魁立先生说："满族说部是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口传心授的形式代代相传。过去往往更加重视书本传授的知识，但实际不然，口传心授的知识更重要。说部讲述的内容并不代表满族的全部知识，但它确实是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文化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先生说："吉林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承上开了个好头。说部在无文字口述史上达到了高峰，是口述历史的辉煌巨著，很有震撼力。"文化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先生说："说部是一部满族社会发展、历史沿革和风俗信仰的百科全书。"文化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剧协研究员曲六乙先生说："满族传统说部是满族及其先世民间文学的精粹，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瑰宝，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说部作为独具民族个性与特色的史诗，屹立于中国乃至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毫无逊色。""挖掘、记录、整理濒于消亡的说部遗产和编辑《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世纪工程。它为中国、世界各民族了解满族及其先世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画卷、精神世界以及独特的审美观，提供了最佳的窗口。"文化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先生说："说部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故事，谋生方式，衣食住行，医药卫生，行为规范，萨满信仰，无所不及，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说部是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和文化价值。"文化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郎樱说："说部对于满族的社会、历史、文学、民俗、萨满教诸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化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编审戴宏森先生说："感谢吉林省的民族文化学者，他们积二十多年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座价值极高的人文宝

藏，那就是满族传统说部文化遗产。”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馆员舒乙先生说：“说部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重大成果，它的问世是值得高度推崇和庆贺的。这类口传史是历史的产物，现代化将把它彻底灭绝。所以，这个集成是绝唱，是空前，是绝后，其价值绝对珍贵。”

与会领导和专家在充分肯定满族说部的价值和我省抢救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

省政府副秘书长、驻京办事处主任王健民代表省政府向与会的领导和专家表示了感谢之情。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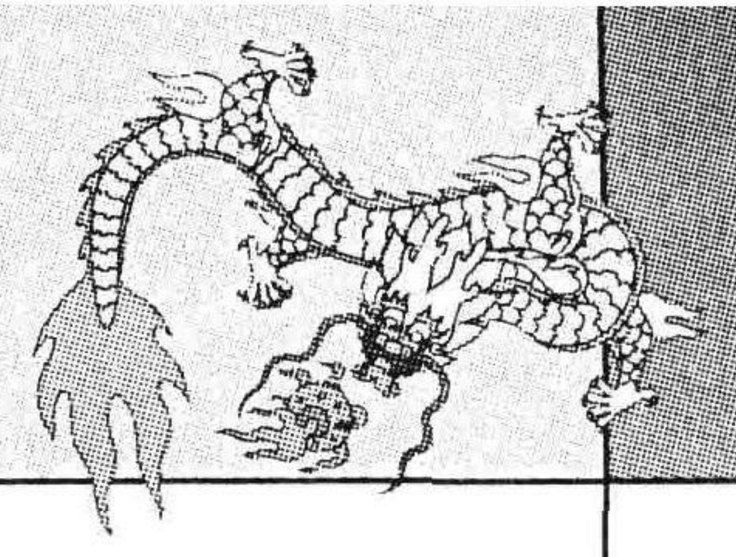
四、下一步工作

7月19日，省文化厅召开了专家委员会的部分专家和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联席会议，厅长周维杰，副厅长谢文明、尹俊明出席了会议。会上认真研究落实北京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责成有关专家和编委对个别书稿进行重新审阅，以便提出改正意见。下一步工作应把抢救满族说部工作作为全厅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深入抢救说部和保护传承人的同时，研究有关出版的具体问题，并对说部书稿进行认真修改，一定保持传承人口头讲述的原汁原味。要加大省内的宣传力度，增强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组织力量抓紧做好满族说部申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作。

特此报告。

吉林省文化厅

2005年7月27日



所在区域及其地理环境

满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满族的历史悠久，自古便生息繁衍于白山黑水。清·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中说："北抵弱水，东极大海，广袤数千里"，史书称之谓朔方，地处苦寒。满族的先民子子孙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开拓疆域的。满族的先人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汉、三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人曾建立"渤海国"，史称"海东盛国"，立国228年。辽金以降，满族先世黑水女真部崛起，击败了逞嚣一时的大辽王朝，建立了雄踞北方的大金王朝。到金世宗乌禄时代，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和经济等诸方面均达到了鼎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明末，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诸部，建立后金。其后人从建立大清国，到入主中原，对巩固中国领土版图，推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满族更为壮大和兴盛，全国已有九百余万人，建立了13个满族自治县和四百多个满族自治乡、镇。满族在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满族及其先民历经三千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沧桑砥砺，不断地锤炼着民族精神与品格，使他们成为善歌尚勇，"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的民族。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灿烂的北方民族文化，产生了许多创世神话、族源神话和英雄传说。尤进清后期，北方疆域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革，产生了众多的英雄传奇故事，使满族说部有了相当凝重的历史内容。

分布区域

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福建等满族聚居的城镇、村屯。

历史渊源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传袭古老的一种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满语称“乌勒本”，汉意为传或传记之意。其形式与内涵，迥异于听讲普通民间故事，多由族中长者嗽口焚香选讲族藏说部，意在“唱颂根子”，敬祖先、颂英烈，听者谦躬有序，倍显肃穆。满族各氏族都凝结和敬藏精彩的“乌勒本”传本，如数家珍。满族讲唱说部靠口耳相传，主要在氏族内传承，代代承袭。最早大多用满语说唱，只是清中叶后满语渐废，逐渐用汉语并夹杂一些满语讲唱。民国以后，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洲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名称。

满族说部的形成与传播，历史相当久远。满族说部植根于历史悠久的“讲古”民俗沃土中。从我们获得的满族诸姓家藏各种说部线索和手抄资料分析，除有讲唱宇宙和大地生命形成期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和族源发轫神话如《乌布西奔妈妈》外，有产生于靺鞨时期的《白马银鬃》、《比剑联姻》、《红罗女》，而大量的说部精品为辽金以及清季满族诸姓珍传的说部巨著，如《苏木夫人传》、《忠烈罕王遗事》、《女真谱评》等。金代说部传世较多，与金代完颜氏家族上层集团极力提倡与重视有关。据《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1128 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从这段史料中可见女真人早就有讲古习俗。早在天会六年，就下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是对当时金翰女真部族说唱“祖宗遗事”的“乌勒本”活动，极好的发动。金世宗乌禄是金史中著名的倡导女真纯实之风的帝王，大定二十五年（公元 1186 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至慨想祖宗音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这生动的描绘，很像女真民间讲唱“乌勒本”人的慷慨音容。进入明代，特别是清季以后，满族说部艺术得到进一步繁荣发展。从满族著名长篇说部《两世罕王传》和满族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爱辉祖训拾遗》中可以看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女真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强凌弱，众暴寡，特别是进入清初及至清代晚期，满族诸姓氏迁徙、动荡、分合频繁，其中亦有外患的灾祸，

使各个氏族都无法选择地交织在波澜壮阔的漩涡里，涌现众多的英雄人物和业绩，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满族及其先民凭借着自己对善恶美丑的感受和对社会现象、事态炎凉的审视，以丰富的想象力谈古论今，颂祖讲祖，萌发和产生出更多流传后世的“乌勒本”精品，如《金兀术传》、《东海沉冤录》、《顺康秘录》、《扈伦传奇》、《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等。

满族及其先民将“说史”、“唱颂根子”的说部艺术“乌勒本”，推崇和升华到神秘、肃穆和崇高的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们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祖先崇拜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宗教与民俗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满族以讲唱氏族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的说部艺术，正是依照传统的宗教风俗，对本氏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的讴歌和礼赞。在萨满教诸神中，除自然神祇、动物神祇（包括图腾神）外，最重要而数目繁多者便是人神，即祖先英雄神祇。所以产生祖先崇拜，其核心动因是人类思维已经产生灵魂观念，认为人死灵魂永在，仍然活跃在宇宙各个空间，并具有超自然伟力，可助人亦可祸人。人们企求死去的祖先魂灵，能够荫庇子孙。萨满教极力崇奉祖灵，亦包括对本氏族历世祖先和英雄神祇的讴歌与缅怀。所以，在萨满祭祀中，有众多歌颂和祈祷祖先神体的神谕、赞文、诗文和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满族先民的大型萨满祭礼，多有庄严肃穆的报祭，赞词长达一个多时辰，这便是最初的神话与颂歌。满族世代祖先崇拜的“颂祖”、“讲祖”礼俗，承继不衰。乾隆十七年（1753 年）颁布《钦命满洲跳神祭天典礼》，统一了萨满祭规，使萨满祭祀变成家族祭祖活动，把祖先崇拜推向高峰。随着历史的前进，各氏族在集体智慧的润染滋育下，赞文日益丰富扩展，情节亦愈加凝练集中，使之逐渐升华为长篇祖先颂歌，这就是满族说部。

基本内容

满族说部内容丰富，气势恢宏，它包罗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生产生活知识等，所以每一部书都是洋洋巨著。满族说部从内容到形式，大致由三方面因素构成：

一、说部是对本部族一定时期所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评说，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约束性，不允许掩饰，均有详实的阐述。

二、说部由氏族中德高望重、出类拔萃的专门成员承担整理和讲述

义务，代代口耳相传，是群体天才创作的代表作。

三、说部由一个主要故事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为纬线，环环相扣，构成错综复杂、生动感人的长篇巨著。每一部说部，都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世界，其内容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据我们调查掌握的30余部满族说部资料，从内容上可分为四种：

一、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故事”，由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内容为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世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和伟业，主要珍藏在萨满记忆与一些重要神谕及萨满遗稿中。如《音姜萨满》、《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

二、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如《扈伦传奇》、《东海窝集部传》、《顺康秘录》、《女真谱评》等。

三、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说部内容很丰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真人真事的传述；另一类是历史传说人物的演义。真人真事的传述如《老将军八十一件事》、《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忠烈罕王遗事》、《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嗄汗》等；历史人物演义的有《关玛发传奇》等。

四、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这部分满族说部主要以各氏族长期流传的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为主，如《红罗女》、《比剑联姻》、《苏木妈妈》、《白花公主传》、《姻缘传》等。

主要表现形态：满族说部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尤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蛇、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悬念和跌宕氛围，引人入胜。早年，讲唱“乌勒本”大多用满语讲唱，只是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说满语的老年人渐少，在满族聚居的村落逐渐用满汉语相杂的语言讲唱。近几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78岁的何世环老人，能用流利的满语讲说部《尼山萨满》，这在满语已消失的今天，堪称活态的满族文化遗存。

传承谱系

满族说部的承继源流，主要是氏族中的一支或以家庭内直系传承为

主，虽有师传，但主要是血缘承袭，祖传父，父传子，子子孙孙，承袭不渝，从而保持了说部传承的单一性与承继性。一般情况，讲唱人都是家庭中与说部所宣扬传颂的事件与主人公有直系血缘关系，如萨满、穆昆达、玛发、妈妈等，他们既对民族历史文化有一定素养，又谙熟说部内容，并有组成说部题材结构的卓越创作才华和能力。他们在氏族中自行遴选弟子或由自己后裔承继传诵。如：吉林省珲春市何玉霖（1906年生）老人，镶红旗，是该家族著名的大萨满，他从爷爷何焻（晚清驻海参崴骁骑校副哨官）处学会讲唱《锡霍特海民血泪录》，故事生动而且很长，一直能够讲唱30余个日夜。黑龙江省著名故事家傅英仁，从小就常听奶奶、三爷、姨夫等人讲故事，他到十七八岁时已会讲《东海窝集部》、《红罗女》、《老将军八十一件事》、《金世宗走国》等说部。富育光，满洲正黄旗，富察氏，是康熙朝黑龙江第一任将军萨布素后裔。他从小就常听奶奶郭美容讲《萨大人传》、二姑富小容讲《尼山萨满》、大舅郭荣恩大萨满讲《天宫大战》、父亲富希陆讲《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等，老人把这些说部一一传给他。赵东升，满洲正白旗，乌拉纳喇氏，是乌拉部布占泰的后裔，他听祖父崇禄先生讲族史《南关轶事》、《乌拉秘闻》等传奇故事。

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近几年的调查，已确认的说部传承人和他们传讲的说部目录如下：

孟晓光，女，满族，黑龙江省呼玛县，《萨大人传》、《漠北精英传》。

杨青山，男，汉族，黑龙江省爱辉县，《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漠北精英传》。

傅英仁，男，满族，黑龙江省宁安市，《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红罗女》、《金世宗走国》、《东海窝集传》、《努尔哈赤传》。

关墨卿，男，满族，黑龙江省海林县，《比剑联姻》、《萨布素外传》。

马文业，男，满族，黑龙江省宁安市，《宁古塔传奇》。

陈氏兄弟，男，满族，北京市，《两世罕王传》。

马熙运，男，满族，北京市，《燕京史话》、《满洲马佳氏家传》。

富察·庄净先生，男，满族，北京市，《京师墨画演义》、《北京丹青史话》。

李志忠，男，满族，黑龙江省依兰县，《三姓传奇》、《依克唐阿

传》、《镜泊湖吊棺传奇》。

刘显之，男，满族，成都市，《成都满蒙史话》。

赵文金，男，满族，吉林省永吉县，《后府传奇》、《黑妃娘娘》。

许明达，男，汉族，吉林省永吉县，《松水凤楼传》、《姻缘传》、《白花点将传奇》。

何玉霖，男，满族，吉林省珲春市，《红罗绿罗传奇》、《白马银鬃》。

白长祥，男，蒙族，黑龙江省爱辉县，《江东六十四屯传奇》。

金洪汉，男，满族，辽宁抚顺市，《罕王传奇》。

韩福德，男，赫哲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金兀术传》。

马亚川，男，满族，黑龙江省双城市，《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

富希陆，男，满族，黑龙江省爱辉县，《天宫大战》、《萨大人传》、《雪飞娘娘和包鲁嘎罕》、《飞啸三巧传奇》、《东海沉冤录》。

王恩祥，男，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忠烈罕王遗事》。

富育光，男，满族，吉林省长春市，《乌布西奔妈妈》、《双钩记》、《顺康秘录》。

赵东升，男，满族，吉林省长春市，《扈伦四部传奇》、《碧血龙江传》、《乌拉国佚史》。

何世环，女，满族，黑龙江省孙吴县，《音姜萨满》。

温秀林，男，满族，吉林省伊通县，《伊通州传奇》。

郎伯君，男，满族，吉林省珲春市，《郎姓传奇》。

基本特征

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所以，说部是以口头形式产生的，讲唱内容全凭记忆。最初助记手段常佐以刻镂、堆石、结绳、积木或简单的形象绘画等方法。古人望图生义，看物想事，唱画讲古。直到清代有了满文并学习汉文以后，才有了讲述提纲和萨满祭祀时赞颂祖先业绩的神谕。讲述提纲少数是用满文记的，大多数是用汉文记录的，有的神本子是用满文或用汉文标满语语音记的。

因说部是族史，是对本氏族先祖英雄业绩的赞颂，所以，讲述人都是本氏族中的萨满、穆昆达或德高望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把记忆和传讲自己的族

史视为己任;崇高而神圣,世代不渝。在本氏族中选有血缘关系的后生承继,一般是祖传父,父传子。传承的方法也是口耳相传,心领神会。千百年来,满族的各个姓氏依凭家族传袭的方式,将祖先英雄史自行传述和利用谱牒、神本子简单保存下来,保持了传承的单一性和神秘性。

各氏族讲唱“乌勒本”是非常隆重而神圣的事情。一般在逢年遇节、男女新婚娶嫁、老人寿诞、喜庆丰收、氏族隆重祭礼或葬礼时讲述“乌勒本”。讲唱“乌勒本”之前，要非常肃穆地从西墙祖先神堂上，请下用石、骨、木、革绘成的符号或神谕、谱牒等，焚香、祭拜。讲述者要梳头、洗手、漱口，听者按辈分依序而坐。讲毕，仍肃穆地送回西墙上祖宗匣子里。不像平时讲“朱奔”（意为故事、瞎话）那样随便，不分场合，什么时候都可以讲，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讲述说部始终保持着严肃性。

满族说部与萨满祖先崇拜的敬祖、颂祖、祭祖观念密切相关，讲述说部完全是与本氏族族系活动紧密相联的。说部中讲述祖先过去的事情，有严格的历史史实的约束性，不允许掩饰，更不允许胡编乱造，是对祖先虔诚的赞颂。因此，讲唱说部并不只是消遣和余兴，而是非常崇敬地视为培育儿孙的氏族课本和族规祖训。它不同于唐宋元以来，在汉族广大地区流传盛行的话本或说书。从《全相评话五种》、《清平山堂话本》以及评书中可知，其多属艺术创作之历史小说类。满族说部，无论从讲述目的、要旨、效果以及题材艺术化程度，均与话本有较大区别。讲述说部的主角和“创作者”，全是本部族卓有名望之文化人，讲述环境正如前所述，有严格安排，并有极严肃的内向性和宗教气氛。故事题材不允许虚妄编造，是族史、祖史的虔诚阐述。

满族说部和其他口头文学一样，也有变异性。说部是本氏族群体天才的创作，讲述内容根据传承人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加工、升华，它凝聚着一代一代人集体的智慧。随着时代的前进，氏族的繁荣，分出各个支系，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传承人，所以讲述内容有了变化。不同的支系在不同的地域讲唱的同一说部，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主要价值

满族说部讲述先世各个氏族的兴亡发轫、征战迁徙、拓疆守土、渔猎生活、英雄颂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族史”、“唱根子”、“先人昨天

的故事”，这些辉煌的内容，沧桑的经历，不朽的宗功，就是一个氏族充满血泪、苦难斗争的历史。说部中很多事实都是鲜为人知的，有的记述不但可以匡正些史误，更可以补充史料之不足。说部所讲述的不只是一个氏族的族史，也不局限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事件。如果把各个氏族的说部都集中到一起，几乎就是整个满族及其先世的历史。它恢宏的气势、浩瀚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数千年间无复可见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各个时期活生生的人文景观。因此，满族说部具有见证历史的特殊价值，这是许多口头文学都无法比拟的。

满族说部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诵颂，因为它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故事曲折扣人心弦，语言朴素、生动，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满族说部的发现，无疑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满族文学史的空白。特别是满族说部中创世神话《天宫大战》等反映了原始先民与自然力的抗争，歌颂了三百女神与恶神惊心动魄的鏖战，是我国史前文化最重要的遗迹，是世界神话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它完全可以同世界诸民族的古神话相辉映，相媲美。不仅如此，满族说部《尼山萨满》和具有六千行的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以北方民族的独特语言，包罗万象的内容，恢宏的气势，而具有很大的震撼力，是我国和世界各国学术界研究满族及其先民历史和文化的一把钥匙，具有特殊的价值。

满族说部“乌勒本”，为我们展现了满族及其先民等北方诸民族沿袭弥久的生产生活的景观、五光十色的民俗现象、古老而生动的萨满教祭祀仪式、浩瀚的天文地理、动植物知识，对于了解和研究北方诸民族的人文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都是大有裨益的。许多专家称满族说部是北方诸民族的“百科全书”，言不为过。

满族及其先民，在亚洲阿尔泰语系乃至通古斯文化领域里，数千年来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有清二百六十余年来，为世界文化保留下来浩瀚的满学典籍及众多的文化遗产，满语的翻译历来为世界各国所青睐，满学早已成为被世界所重视的民族学、语言学的重要学科。满语因久已废弃，所用满语仅是清代书面语的沿用。满族说部的抢救，重新展示了久难见到的仍活在民间的活态满语形态，这无疑又是对世界满学的一大贡献，对于世界人文学和其他学科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除此，在满族说部中，还大量保留着环太平洋区域古老民族与部落的古歌、古谣、古谚，极大的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故而具有世界文化意义。

濒危状况

现代文明的发展，使萨满教祭祀活动日益减少，与萨满教相关的满族诸姓氏敬祖、祭祖、传颂祖先英雄业绩的说部讲唱活动也日益减少。没有萨满祭祀和满族的民俗活动，也就没有说部讲述环境。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萨满和说部传承人都受到冲击，有的萨满和说部传承人偷偷将“神本子”和说部讲述提纲烧掉。由于没有了“神本子”，就举办不了祭祀活动。有的省满族聚居地区已多年没有萨满，没有颂祖的家祭活动，说部已经失传。

由于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广播、舞台演出等多种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使古老的、单纯凭借口述的说部讲述活动渐渐失去了阵地。目前，在满族青年中，已不知“乌勒本”说部这个词了，更不知道讲述说部的规矩和意义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特别是受强大的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满族原始文化现象和生活习俗日益淡化与消失。近二十多年来，一些熟悉满族文化传统的长者和说部传承人逐年谢世，给满族文化造成很大损失。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调查中，还发现有二十多位说部传承人，但那时他们已是 60 岁左右的人，我们调查不久，已有十五六位传承人相继去世。而目前健在的传承人也都年逾古稀，疾病缠身。他们没有培养出新的传承人，满族说部面临消失的危险。

资金投入情况

吉林省人民政府每年拨专款支持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工作。从 2002 年至 2005 年，省政府已拨 57 万元，省新闻出版局赞助 1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为完成此项目省政府预计投资 300 万元。

已采取的保护措施

1. 对传承人进行保护，关心他们的健康，解决他们生活中各种困难，使他们无忧无虑地投身到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中来。

2. 对满族说部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传承人讲述的说部，通过录音、

录像、拍照片等现代化手段忠实地记录下来。对传承人讲述说部的环境、社会交往、讲述工具以及与说部相关的萨满祭祀活动进行综合保护，同时征集有关实物。

3. 建立满族说部档案，把传承人讲述说部的提纲、手稿、录音录像带归档、立卷。把手稿、图片通过扫描入微机，把录音带、录像带经过数字化处理，刻成光盘，使之永远保存。

4. 与传承人签订合同，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

保护内容

确认：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从 2005 年至 2008 年，组织专家到全国各省市满族聚居地区进行普查。通过普查，彻底摸清满族说部的资源，以及近百年来所经历的文化变迁和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对满族说部的分布区域、传承人的传承谱系等给予确认。对已确认的传承人在生活上、就医上给予关怀照顾。

建档：把普查时所记录传承人讲述说部的文本、声音、动作、表情、场所、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资料，进行系统的收集、登记、归档、分类、编目。

保存：建立满族说部档案室，对收集上来的资料运用数字化信息处理，使之永久保存，包括传承人的手稿、讲述提纲、生活照片，通过扫描输入微机，把传承人讲述说部的录音、录像，刻成光盘等。建立满族说部传承人数据库。对征集上来的与说部相关的实物进行收藏，永远保存。待条件成熟时向社会展示。

保护：根据我们调查的资料统计，目前健在的说部传承人都是 60 岁以上年逾古稀的老人。因此，对满族说部的保护，应从保护传承人入手，特别是口头文学，往往是人走艺绝。保护传承人，要关爱他们的健康，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我们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每年发放一定的特殊津贴和医疗补助费，用于他们生活和看病的需要。

把传承人讲述说部的声音、动作、表情和环境、场景全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进行活态保护。

传承：由满族说部传承人在本氏族内选一些思想品德好、有文化，擅长演讲的年轻人，通过办学习班的方法，让传承人逐步把说部内容传授给他们。同时，还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广播电视等途径，把说

部的精彩片断传讲出去，培养学生和青年的兴趣，从而做到活态传承。

传播：通过报刊、广播、出版、影视、戏剧等大众媒体和互联网，宣传、播讲、出版、改编满族说部的影视剧和其他文学作品，扩大满族说部的社会影响。

研究：召开各种类型的满族说部研讨会，鼓励、支持大学和科研院所参与满族说部的抢救、保护工作，加强对满族说部的研究，建立满族说部学，从民族学、历史学、疆域学、民俗学、文艺学等方面深入进行研究。培养满族说部的专门研究人才。

保障措施

1. 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保证保护满族说部各项措施的实施。省文化厅在 2002 年 6 月成立了以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省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谷长春为主编的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集中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参与抢救、保护满族说部的具体工作。省文化厅把抢救、保护满族说部工作纳入全厅工作的重点，由厅长和主管副厅长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2. 成立了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为组长的专家组，具体负责咨询、指导保护满族说部的工作。

3. 省政府每年拨专款支持抢救、保护满族说部的工作。

建立机制

建立保护满族说部传承人的机制，由政府拨专款，每年给传承人发放特殊津贴和医疗补助，解决他们生活和看病的急需，使他们无忧无虑地讲述说部和培养传承人。

由省政府领导出面，组建由文化厅、教育厅、财政厅、省民委、广播局、新闻出版局、社会科学院、文联等部门参加的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建立抢救、保存、传承、传播、研究一条龙的工作机制，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使满族说部得到系统的、全面的保护。

吉林省文化厅

2005 年 8 月

满族说部申报国家级名录录像片解说词

于 敏 撰稿解说

在巍峨雄伟的长白山，浩渺宏阔的黑龙江，和美丽肥沃的辽河大地上，居住着一个以渔猎为生的古老民族——满族。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智慧，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片广袤美丽的沃土上。

满族的历史悠久，其先人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汉、三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随唐时期的靺鞨，宋、辽、金、元、明时期的女真。靺鞨人曾建立“渤海国”，开国帝王大祚荣设国都于上京龙泉府。其国土辽阔，户十余万，胜兵数万，设5京15府62州，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史称“海东盛国”，立国228年。

女真人在黑龙江迅速崛起，原本大辽臣属阿骨打承袭祖业，敏黾韬晦，率完颜部子弟军弹指间扫平有二百余年北方基业、桀骜恃强的庞然大国——辽王朝，建立了金朝，设都城于阿城会宁府，进而挥军南下，得淮河以北之半壁江山，其子孙后世创建了世宗时代盛世，有国一百二十余年。

1607年9月，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以超群的雄才大略，率军攻打女真扈伦四部之一的辉发部都城辉发城。尽管此城随山势构建，城墙以土石夯筑，且分外城、中城、内城三部分。外城呈椭圆形围之，中城位于外墙西隅，内城位于中城西部全城最高处，三面为悬崖峭壁，进山只有一条通道，异常坚固，环环相扣，易守难攻，但却被努尔哈赤大军顷刻间攻陷。之后，相继征服哈达、乌拉、叶赫诸部，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登基称汗，创立了“后金”地方政权，后迁入辽阳。

1625年，迁都四通八达的形胜之地沈阳城，并扩建旧城，在这座新都城的中心地带兴修了具有满族建筑风格的汗王宫殿，成为皇太极承继父汗临朝理政和与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揭开了沈阳故宫历史的第一页。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长达267年。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各条战线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满族形成到现在，历经了三百多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今天的满族更为壮大和兴盛，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满族人口已达九百余万，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和北京等地。其中，爱辉、依兰、呼兰、富裕、珲春、吉林、沈阳、北京郊区等地乡镇，都有一些满族聚居的村屯。此外，在山东的益都、福建的福州、广东的广州、湖北的武汉、陕西的西安、青海的西宁、四川的成都等市，至今还保留着不少规模大小不等的清代满蒙八旗后裔的聚居地。全国现有满族自治县13个，其中有吉林省的伊通，辽宁省的凤城、新宾、岫岩、清原、北镇、本溪、宽甸、桓仁，河北省的青龙、丰宁、围场、宽城。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满族自治乡镇达四百余个。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全国各地的满族精神振奋，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建设、保卫祖国的辽阔边疆，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为国家的经济、文化事业及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满族——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正在迎着新的曙光奋发进取。

在几千年的社会历史长河中，满族及其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发展和承继着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鲜为人们所知、但至今仍流传在满族一些群众中脍炙人口的口头文学说部艺术，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遗产。在满族传统的民间口碑文学宝库中，就其蕴藏内涵形态分析，主要包括两大宗内容：即广藏在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和谣谚，以及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恢宏的长篇说部艺术。前者，满族民间文学多年来在党和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积极组织领导下，被广泛搜集、整理、出版，成果斐然，为世人所瞩目。但后者，即长篇说部故事问津者鲜，或不甚为更多人所知。

说部艺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及宗教信仰的渊源。满族先世最初是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以母系氏族为核心，维护氏族的形成与生产。其世界观为唯神论、多神崇拜及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在原始人看来，天地万物、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均不可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神来操纵的，于是便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神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只有向他乞求、依靠他才能生存。神是人造的，神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动物神、植物神、祖先神及山、石等无机物神。对于所有这些神的来源、作用、功能等方面的不同解释，便产生了不同的神话，对神的崇拜之宗教与对神的歌颂、对神的解释的神话是分不开的。

自辽金到清，民国直至现代，满族诸姓家族中，传承着影响深远的

“说族史”、“讲根子”这一民族文化之古习、古俗，并将此推崇和升华到神秘、肃穆、崇高的敬畏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祖先崇拜观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在萨满信仰中，除自然神祇，动物神祇外，最重要且数目繁多者便是人神，即祖先英雄神祇。祖先神祇，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期便已出现。最早的祖先神是女性本位的母亲神，俗称“妈妈神群”。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和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并完成过渡之后，便渐渐由女祖崇拜向男性祖先神群的转化与膜拜。之所以产生祖先崇拜，其核心动因是人类思维中已经产生灵魂观念。认为人死灵魂永在，它与常人以不同形态仍然活跃在宇宙各个空间，与人有同样的喜怒哀乐以及生活需求与嗜好，且具有超自然伟力，可助人亦可祸人。人们企慕死去的祖先魂灵，能够荫庇子孙，因而竭力抚媚亡灵，供奉它，赞美它，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惟恐触怒先灵而殃及族众。萨满教极力崇奉祖灵，亦包括对本氏族历世祖先和英雄神祇的缅怀。正因如此，在满族萨满祭祀中，便有不胜枚举的祖先影像与木石等雕镂的祖先偶体，有众多歌颂，祈祝祖先神体的神谕、赞文、诗文、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对本氏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进行讴歌和礼赞。可见，萨满教是满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

另外，满族及其先民在地处苦寒的北方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积淀了特有的民俗。这其中蕴藏着满族共同的心理感情，表达了满族共同的风尚和志趣。他们精骑射、善捕捉、衣兽皮、住地窨子房，历经三千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沧桑砥砺，锤炼了勇于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与品格。明中叶以后，随着女真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开始紧张地分化。为了开拓疆域，各个氏族迅速聚散，拼杀征战，不断地使得一些部落兴起，一些部落灭亡，强凌弱，众暴寡。特别是进入清初及至清代中晚期，满族诸姓部落的迁徙、动荡、分合频仍，形成不可抗衡的历史折冲，其中亦有外患的灾祸，使各个氏族无法选择地交织在波澜壮阔的漩涡里，这中间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业绩。有的骁勇善战，雄踞一方；有的气度恢宏，才能卓著，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满族及其先民凭借着自己对善恶美丑的感受和对社会现象、事态炎凉的审视，以丰富的想象力谈古论今，表达他们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萌发和产生出了更多流传后世的“乌勒本”说部精品。通过口耳相传，代代承袭。在民族群众集体智慧的润染滋育下，内容日益丰富升华，情节亦愈加凝练集中，使之更富有典型化和艺术魅

力，呈现了满族说部雄阔、遒劲的壮美风格和蛮荒古朴的文学情调。在满族民间口语中，将说部艺术这朵植生于民族沃土中的古卉，亲昵地称为“乌勒本”，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民国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洲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名称。

据考证，元人宇文懋昭撰《金志》云：女真金代习俗“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由此可见，满族先世女真时期就习惯于“行歌于途”，“自叙家世”，讲家传，讲古在当时很是盛行。

据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此段记载不但佐证了女真人自古就有讲古趣的习俗，而且必对当时金翰女真部族讲唱“祖宗遗事”或“乌勒本”活动，是极好的发动。

讲唱“乌勒本”的活动，不单单是在氏族百姓中进行，而且金代的帝王也参与其中，据《金史·乐志》载：金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今诸儿和之。彼此布衣，尚且如此，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是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这生动、形像的描绘，很像女真民间讲唱“乌勒本”人的慷慨音容。

满族神话的传承，一方面来自民间的口头传承，一方面来自萨满教的传承，而靠文字记录下来流传至今的甚少。这是因为民间文学口头性决定了它的作品大都用口头传承，而同时也因为满文的创制比较晚，用其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又有限。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用满文记录下来的最早的神话，只有清代官方记载的著名的爱新觉罗皇室族源神话《三仙女》的传说。《满洲实录》和满文《天聪九年档》均记载：

“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是也。”

此为清代著名的皇室发祥神话，颇有影响，为世人所引用。

除此，以口头传承的形式大量流传于民间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满族先世黑水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及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天宫大战》神话以其广阔的宇宙空间、磅礴的气势，叙述了三百多位神的故事，反映了满族及其先人对宇宙、地球、万物、日月星辰的形成以及人类自身的起源等方面的认识，描绘了一幅北方民族原始人类产生、发展、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此神话近年已译成日文、朝鲜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并在国外出版发行。

《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女真时期创作并流传下来的著名萨满英雄史诗。其诞生地和最初的传播区，在今俄国境内远东沿海边疆区乌苏里江中上游、锡霍特山南段中麓，原女真人世居的深山莽林地带。史诗主人公乌布西奔是东海女真部族乌布逊部落一位名传遐迩的女萨满，神威无敌，盛名盖世，后统一了东海女真诸部，成为东海七百噶珊（部落）的女罕。史诗以其丰富的内涵、雄浑的气势、感人的情节、传奇的色彩和优美的语言，热情讴歌了乌布西奔一生为氏族部落呕心沥血，开拓东海海域的丰功伟绩，记述了满族先世女真部落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犹如一幅风俗画卷，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它不仅是有价值的萨满故事，而且是一部北方罕见的、满族目前仅有的、珍贵的古文化史诗，是一部英雄时代的杰出作品，萨满教的思想观念及萨满文化的诸多方面渗透于史诗全篇，并成为其精髓。史诗不仅曾经影响着其流传地区满族及其先民的精神世界，而且至今仍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甚至出现了 200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文学家詹姆斯博士和中国学者一起踏察锡霍特山，寻访远古东海文化遗存——当年埋葬乌布西奔的德烟山古山洞的壮举。

满族说部艺术从总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而言，由三个因素构成：

首先，说部是对本氏族中一定时期里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总结和评说，具有极严格的史实约束性，题材不允许虚妄编造和掩饰，是氏族祖史虔诚的阐颂。

其次，说部由本氏族中几位德高望重、出类拔萃者承担讲说义务，并遴选杰出后生代代传承。满族各氏族中，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乌勒本”和讲唱“乌勒本”的名师，如数家珍，互炫荣耀。所讲唱之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

第三，说部由一个中心故事的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为烘托，环环相扣，构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整体，形成宏阔的、

生动感人的泱泱巨著。艺术形式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生动活泼，夹叙夹议，偶尔伴有讲述者模拟动作表演。讲唱说部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氏族成员，不分首领、族众或男女老幼，常选在隆重的祭礼、寿诞、庆丰收、婚嫁等家族圣节中，分等序长幼围坐，聆听故事，成为当时调节生产生活最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民族娱乐形式。

从我们前后断断续续近 20 年对满族说部遗存情况的调查，和目前掌握的 30 余部乌勒本来看，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即由满族一些姓氏的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神话，及历世萨满祖师之非凡神绩与伟业，主要珍藏在萨满的记忆里，一些重要的神谕和萨满遗稿中，如《音姜萨满》、《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二、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如《扈伦传奇》、《东海窝集传》、《顺康秘录》等。三、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如《老将军八十一件事》、《萨大人传》、《忠烈罕王遗事》、《两世罕王传》、《飞啸三巧传奇》、《萨布素外传》等。四、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以各氏族长期流传的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为主。如《红罗女》、《松水凤楼传》、《比剑联姻》、《白花公主传》、《姻缘传》等。

满族说部艺术，实际是中国北方民族史诗。因其内容包罗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等等多方面史实，为我们展示了千年或百年间无复可见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各个时期的活生生的人文景观，极大地弥补了古文献笔记等资料介绍浅薄与扑朔迷离等缺憾，匡正了某些历史的谬误，也是对久已消失若干世纪的中国古代黑龙江流域人文文化的钩沉，称其为北方诸民族“百科全书”言不为过，确是开启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之宫的宝钥和向导。

特别是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亚洲阿尔泰语系乃至通古斯古文化领域里，数千年来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它属于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清二百六十余年来，为世界文化保留下来浩瀚的满学典籍及多方面的文化遗产，满语的翻译历来为世界各国所青睐，满学早已成为被世界所重视的民族学、语言学的重要学科。满语因久已废弃，所用满语仅是清代书面语的沿用。满族说部的抢救与挖掘，重新展示了久难见到的仍活在民间的活态满语形态，这无疑又是对世界满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对于世界人文学和其他学科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

除此，在满族说部中，还大量保留着环太平洋区域古老民族与部落

的古歌、古谣、古谚，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故而具有世界文化意义。

满族众多说部艺术，是满族文学宝库中重要组成部分，蕴藏量极大。之所以能世代传袭咏颂，甚至有些名篇早已由原氏族狭小范围中脱颖而出，为更多姓氏甚至外族群众所接受和喜闻乐见，具有不朽生命力，就因为它具有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扣人心弦的文学艺术魅力。有不少说部，各有特色，人物形象鲜明，民族风韵浓郁，表现方法亦独具一格，确是文学性较强的传世珍品。特别是保留了大量的满语方言、土语古词，亦是研究满语言学难以索求的资料。

说部艺术的形成历史虽久远，但由于满族及其先民创制本民族文字较晚，应用的时间也不长，清中叶后渐废，故对本民族的口头说部来不及记录。又由于有清一代，满族辖制于带军事性质的八旗内，各个氏族不断地因攻伐、远戍幅员辽阔的边疆而迁徙，成员聚散频繁，其居住区域、活动范围亦受到严格限制，使在氏族内讲唱“乌勒本”的机会随之减少。另外，讲述满族说部完全是与本氏族族系活动紧密相联，其承继源流为氏族中的一支或家族内系传承为主，虽有师传，但主要是血缘承袭，只在本氏族较小的范围内传吟，以保持说部的单一性和传承性，没有向外族与社会传讲的义务。直到近世，也多不用文字书写，且均属祖先遗事，书成文字恐外泄，或滥放流失、污损，均视为大不敬，故极少形成书卷或手抄遗文。因而，无形中制约了说部的传播。

民国以后，由于社会的变革以及诸多社会、历史因素，使满族文化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未受到重视，因而讲唱本民族英雄的说部的传统习惯渐被淡忘。由于长时间不讲唱说部，各氏族固有的“乌勒本”传承人便出现了断层，甚至有些传承人对原故事内容渐渐失去记忆，讲述提纲和手稿亦遗失殆尽，在不少姓氏中，满族传统说部已经鲜为人知。氏族说部均掌握在满族众姓德高望重的耆老口中，随着老人逐年谢世，满族珍藏有年的著名说部正一年年减少，仅留在族人遗憾的模糊记忆之中。据调查，目前尚在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已廖廖无几，仅十余人，亦大都年逾古稀，疾病缠身，自身讲唱已很困难，更没有精力培养对讲唱说部感兴趣的承袭之人了，使那些企盼了解本族族史、祖德宗功的后生们只能对空兴叹，无奈于对祖传口头说部之传承。

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广播、电影、电视及舞台演出的繁荣，活跃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现代文明的不断高

扬，又使萨满教活动日益减少，与萨满教相关的祭祖、敬祖、颂扬祖先英雄业绩的说部讲唱活动，便逐渐失去了阵地。如不及时抢救，满族传统说部——这一古老的民间口碑文化遗产，就有濒临消失的危险。抢救的脚步迈得快，所得将多；迈得慢，所得必少；不迈则不得。因此，抢救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今天，我们已经跨入了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诸民族历史作用的新时代，如能及时认真抢救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填补满族文学史、甚至中国文学史的某些空白，而且对全面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对丰富世界文化宝库，皆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经过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的多次调查、采访得知，黑龙江省的傅英仁、何世环，吉林省的赵东升、富育光等人，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

黑龙江省宁安市的86岁老人傅英仁，满洲镶黄旗人，其祖母、父亲、母亲、三祖父，皆为当时氏族里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祖母，只要开口讲故事，就没完没了，从天上到地下，从神到鬼，讲得活灵活现，闻名宁安西半城，人们称其为故事妈妈。其父亲擅讲宫廷见闻、官场轶事、文人雅事。母亲是一位老萨满，专讲一些有关萨满的传说。三祖父傅永利的故事最多，讲长篇说部，竟能连着二十几天不歇气，既绘生绘色，又有根有蔓，受到族人的欢迎。

傅英仁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自幼读书，经常听老人讲唱说部，每每听得十分入迷，还一边听一边记。后来，便随三祖父到各村屯去讲故事了，所讲的长篇说部《红罗女》、《老将军八十一件事》、《东海窝集传》等都是傅永利口传心授的。

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79岁的何世环老人，隶属满洲正黄旗，是在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常听爷爷何西利布及表弟富振刚的祖父富利布用满语讲《音姜萨满》、《白云格格》、《骄傲的鲤鱼》、《貉子和獾子》等神话故事。讲的生动离奇，有滋有味，给她打的烙印很深始终没忘。18岁出嫁后，便常常将这些故事用满语讲给族众听，每次讲唱之前，都要按焚香祭拜、洗脸、漱口、梳头，以表示对先人的敬重。

满族传统说部《扈伦传奇》、《乌拉国轶史》的传承人赵东升，满洲正白旗人，乌拉那拉氏，乌拉部贝勒布占泰为其九世祖。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先后兼并了称雄一时的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建立后金。天命

末年，暴发了乌拉部后裔洪匡起兵复国，反抗努尔哈赤事件，仅仅几天即被平息，洪匡遭抄家灭门之灾，两个儿子幸免于难，长子乌隆阿流落民间隐居改为赵姓，从此传下了《南关轶事》、《叶赫兴亡》、《乌拉秘闻》三个传说故事。按祖先规定，每年除夕之夜必讲给子孙后代，不得外传。这些秘史在族内传承的年代已久，历经二百来年，最后传至十六辈的笔帖式霍隆阿，再传十七辈精通满汉文的五品官双庆，下传十八辈的八品委官伊子崇禄及侄穆昆云禄，云禄死后无传。便由二十辈的赵东升承继了祖父崇禄先生之传并做了记录整理。

富育光为满洲正黄旗人，自幼生长在黑龙江畔爱辉大五家子满族聚居地，富察氏家族后裔。从小便接受严格的族规祖训，常参加阖族的年年例祭，受父亲富希陆先生的言传身教，及满族文化熏陶很深，多次聆听族中长老用满语后渐用汉语讲唱乌勒本。特别是对奶奶郭美荣用满语讲唱的《萨大人传》，二姑富小荣、母亲郭景霞用汉语，继母赵小凤用满语讲唱的《音姜萨满》以及大舅四季屯的萨满郭荣恩与白蒙古讲唱的《天宫大战》印象颇深，并与屯中不少年轻子弟以学说乌勒本为乐事。及长，又得到父亲的传授，所讲之《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罕》、《东海沉冤录》等均系父亲口授。

为抢救、挖掘和保护满族说部，2002 年 6 月，经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并列入文化厅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对如何保护满族传统说部进行咨询和指导。为加强领导、协调各方面关系，省文化厅还成立了抢救满族说部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省委书记王云坤、原省长洪虎皆对此项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从而加大了保护工程的力度。具体的工作步骤是：

一、确认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经过近几年的调查摸底，目前健在的传承人尚有十余位。据此，建立了保护传承人机制，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经济上给予资助。并以法律形式保护其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

二、采取边记录、边深入普查的两步走办法。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原则，首先记录已掌握的五位年龄较大的传承人讲述之说部，与此同时，组织专家深入普查，使工作全面铺开。普查将于 2008 年结束。

目前，已记录十部书稿，近 430 万字，其中七部已经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请专家鉴定。计划每年采录、整理书稿五部至七部，至 2009 年全部记录完毕，总计约一千万字。

三、把普查中搜集到的有关满族说部的文字、录音、录像、图片与实物等及时登记、归档、立卷，对有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利于永久保存。于 2008 年建立系统的完整的满族说部档案室和传承人数据库。2010 年举办抢救保护满族说部成果展。

四、在抢救工作初见成效的基础上，自 2007 年始，由说部传承人在氏族内选拔思想好、品德好，擅长讲唱的年轻人，通过办学习班培养新的传承人。不定期的分别到吉林市乌拉街满族乡和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中小学，宣讲满族传统说部的精彩片断，激发青少年的兴趣，遴选年轻的传承人，对满族说部施以活态传承与保护。

五、分三批整理、出版抢救满族说部文本，举办傅英仁、富育光、赵东升等传承人讲述说部风格及特点研讨会和中国满族传统说部国际学术研讨会。吸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科研人员对满族说部进行深入研究。组织新闻、广播、电视、文艺部门刊登或展播满族说部，支持鼓励文艺工作者将其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和其他文艺作品，以便开发利用及扩大满族传统说部的社会影响。我们坚信，满族传统说部这个婀娜多姿、绚丽多彩的稀世珍品，必将在祖国民族民间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新的花蕾。

吉林省文化厅

2005 年 8 月

一、整理者认真消化、理解专家鉴定提出的意见，然后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改正错别字、标点符号和多余的注释，使说部文本达到精益求精的要求。

二、要保持讲述人讲述说部的原汁原味、风格特点，不断打造说部的精品。整理者对讲述者不通顺的语言进行打磨，但不能改掉方言土语和讲述人的语言风格，更不能改掉整个故事情节脉络。在文本中坚决杜绝使用现代汉语的词汇，以免出现笑话。

三、出版编辑体例

1. 总序：概述满族说部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内容和艺术特征，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论述出版满族说部的重要意义和本套集成的组织出版情况。

2. 前言：具体论述该说部的产生背景和传承脉络，本说部的流传地区和讲述人情况。

3. 后记：有关说部的采录方式、整理原则和编排体例上的技术性说明文字。

4. 讲述者小传：姓名、性别、年龄（采录时）、民族、住址、职业；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简要情况和主要成就；掌握满族说部的情况和代表作品。800 字左右，配一寸照片。

5. 整理者小传：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住址、职业；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简况和主要成就；五百字左右，配一寸照片。

6. 异文：介绍该说部流传情况。虽然该说部在内容上、情节上，与正式文本有相同之处，但有自己的讲述风格、特点，篇幅较长且有价值者，可作异文附于篇后。

7. 注释：方言、习俗、专业术语、地名注释、历史事件评述等均在当页脚注，注号用阿拉伯数字（①②）标所注词语后。注词目多次出现者，只在首次出现时加注。

8. 目录：无论章回体标题还是自由体标题，均用汉字，不用阿拉伯数字。目录要与正文标题一致。

9. 页码：正文应统一编排页码，不要每回或每部分单排页码，均用阿拉伯数字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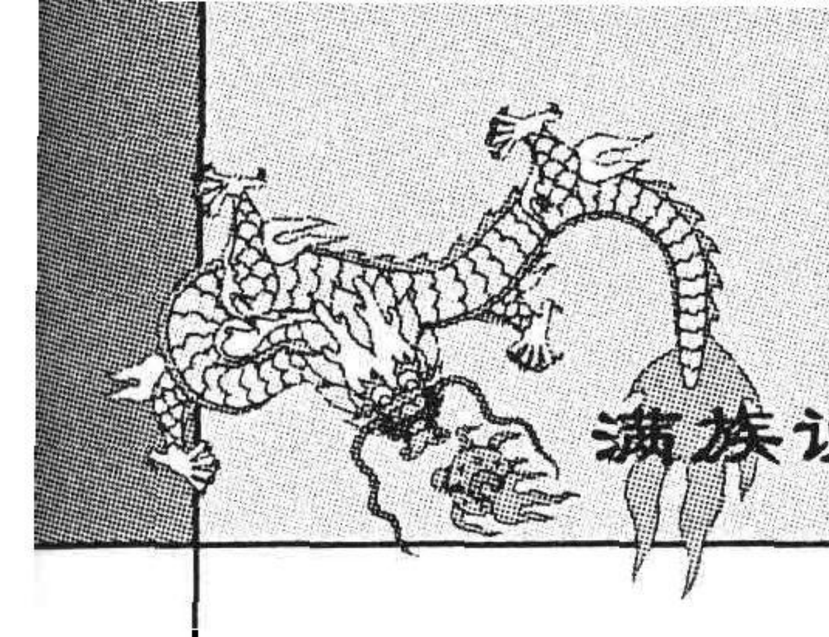
四、以《萨大人传》为范本，整个体例的编排、顺序按此文本执行。

五、文本中应配的图片、插图由整理者提供或向编辑部提出参考意见。

六、整理者按照上述要求操作，并达到齐、清、定的要求后，把文本和图片一并交给编辑部。经编辑部审查符合要求，交给出版社进行终审。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

2005 年 10 月 15 日



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11月21日，吉林省文化厅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召开会议，研究出版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的有关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原省级老领导、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主编谷长春，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吉林省抢救满族传统说部领导小组副组长谢文明以及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荆文礼、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胡维革、总编辑邢万生、副社长吴铁光、宋连日等同志。会议就出版的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系统地讨论，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即将进行出版具体操作。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已正式进入出版程序，这标志着我省抢救满族传统说部工程已跨进一个新阶段。

会议认为，吉林省文化厅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自2002年6月正式启动抢救、保护满族传统说部工程以来，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03年8月，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4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三年来，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录制了讲述人的录音带近500盘，拍摄的录像带30余盘，记录、整理了十部满族传统说部书稿，总计约430万字。今年7月13日，由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吉林省文化厅在京联合召开了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与会的全国著名专家对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针对七部书稿的记录、整理工作，在称赞的同时，也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步修改书稿指明了方向。有的专家说：现在满族说部的名气很大，但只是圈里人知道其内容，社会上并没有看到，你们应该尽快出版一批成果。所有这些都说明，公开出版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会议认为，省委、省政府领导非常关心、重视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的出版工作。省委副书记全哲洙、副省长陈晓光曾多次指示吉林省新闻出版集团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志，要充分看到抢救满族传统说部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一定要将这套丛书的出版抓

好、抓实，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做出新的贡献。根据领导的指示，出版社已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了充分准备，满怀信心地接受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一定出版好这套丛书，使满族传统说部在国内产生深远的影响。

会议确定，在明年六七月份，出版发行第一批十部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总计460万字。具体是：

1.《萨大人传》富育光讲述，于敏记录、整理（73万字）。

2.《飞啸三巧传奇》富育光讲述，荆文礼记录、整理（76万字）。

3.《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富育光讲述，王慧新记录、整理(42万字)。

4.《东海窝集传》傅英仁讲述，宋和平、王松林记录、整理(15万字)。

5.《扈伦四部传奇》赵东升整理（44万字）。

6.《萨布素将军传》傅英仁讲述，王宏刚、程迅记录、整理(55万字)。

7.《萨大人外传》、《绿罗秀演义》关墨卿讲述，于敏整理(25万字)。

8.《东海沉冤录》富育光讲述，于敏记录、整理（78万字）。

9.《乌布西奔妈妈》富育光整理，六千行长诗（约30万字）。

10.《尼山萨满传》何世环等人讲述，荆文礼、富育光汇编（70万字）。

与此同时，出版《抢救满族说部纪实》，记录我省几十年来的抢救工作历程。

会议还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按照编辑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体例的要求，每部书稿的前面有总序，然后是故事流传情况，接着是正文、讲述者和整理者小传、后记。每部书配照片、插图，使其图文并茂。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把专家对书稿的修改意见反馈给整理者，待修改完，达到齐、清、定后，一并交给出版社。

为确保本套丛书的出版质量，会议决定，以《萨大人传》为范本，统一体例、版式设计，其他书稿则照此进行。出版社将在全国招标设计封面，同时请名人题写书名。

会议认为，这套丛书出版后，责、权、利由吉林省文化厅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双方共有。为遵守以上达成的共识，按惯例，双方将签订出版合同。

吉林省文化厅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11月23日

在过去的一年里，编委会在省文化厅的领导下，主要完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召开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会

为搞好阶段性成果鉴定，编委会决定拿出已通过二审的有代表性的七部书稿，由出版社打字装订成册，分两批送北京专家审阅。

7月13日，由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吉林省文化厅在京联合召开中国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与会的20多位全国著名专家对满族说部的阶段性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

二、申报国家名录

根据国办发18号文件精神，编委会按照程序积极申报满族说部为国家名录。

围绕申报工作，编委会派人去黑龙江省的孙吴县、同江市、吉林省的珲春市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补拍镜头。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组织人力撰写申报文本、解说词、制作电视节目。最后由省文化厅上报文化部。

三、深入普查，进一步扩大线索

我们组织人力到吉林省珲春市的三家子满族乡、辽宁省新宾县大四平镇、凤凰城市的爱阳镇深入普查。通过普查发现《平民三皇姑》、《元妃佟春秀传奇》、《郎姓传奇》三部说部。

四、已完成的案头工作

《东海沉冤录》已整理完，目前正在二校；《努尔哈赤传》一审后提出意见，整理者已修改完；《萨布素将军传》已完成一审、二审；《平民三皇姑》完成一审。

五、与吉林人民出版社开联席会议，研究满族说部前期成果出版的有关问题，这标志着满族说部的成果已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六、送抢救满族说部的成果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展览。

七、资料归档，已将近500盘录音带刻制成光盘。

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

2006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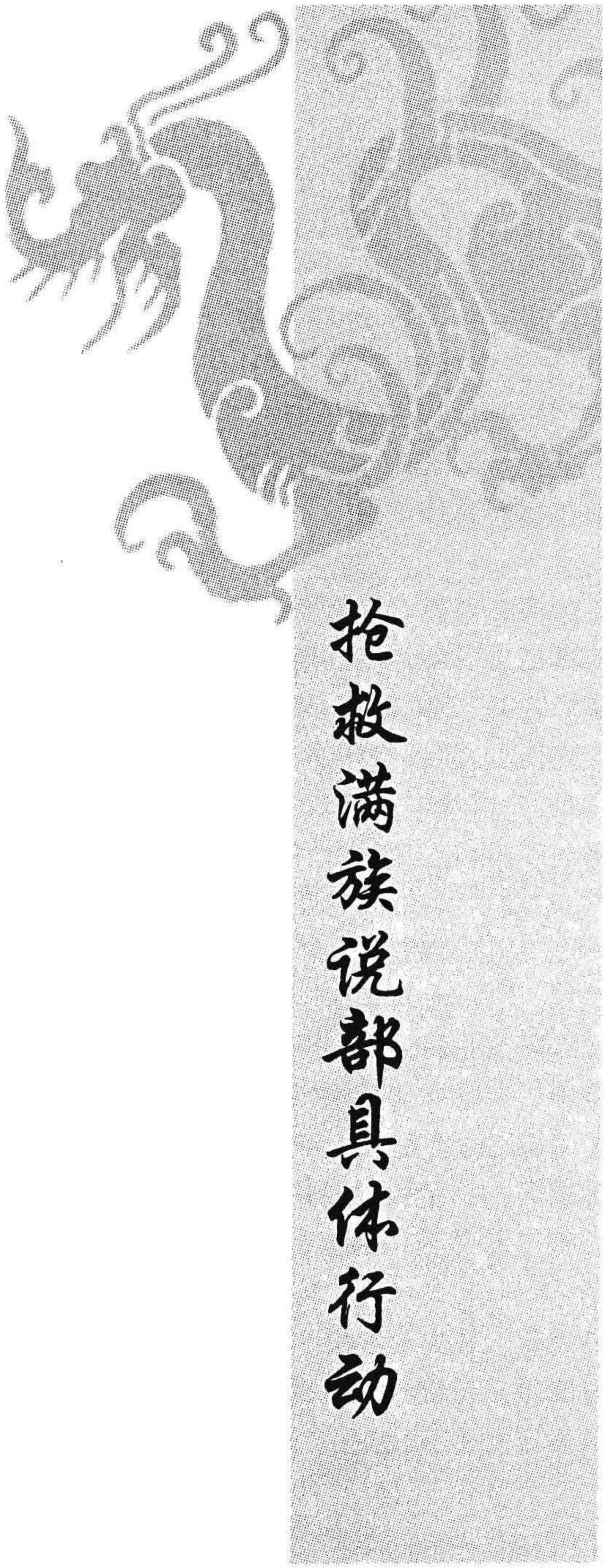
国务院文件

国发［2006］18号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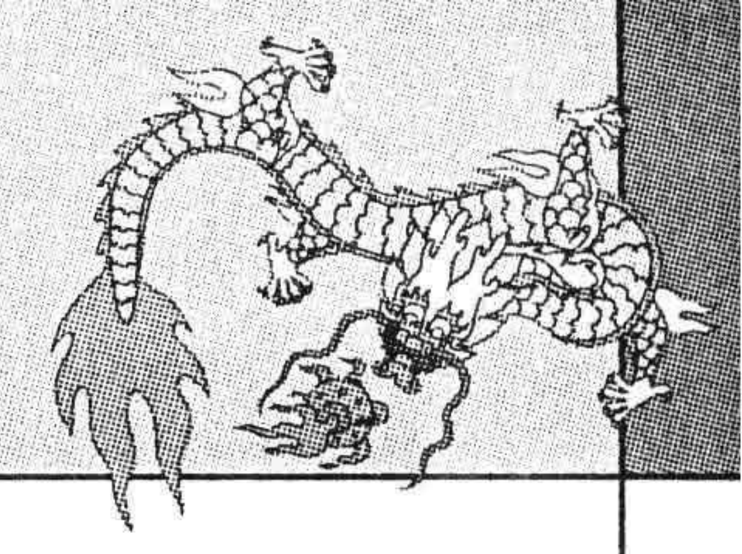
通知中指出："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现予公布。"

满族说部被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序号为12。


抢救满族说部具体行动

《乌布西奔妈妈》采录始末

富育光



在满族民间口碑文学宝藏中，著名的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占据着十分显耀的地位。它以雄浑的内容、磅礴的气势，以及古老美丽而传奇式的英雄神话故事，揭示东海早期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数百年来光彩夺目，一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部分史诗公之于世以来[1]，便引起国内外学界的瞩目。而且，近些年来更有来华访问的外国学者同我们一道远赴俄罗斯远东地区踏察锡霍特山乌布西奔洞窟墓地，造访古代东海文明遗存。①

在如今我国东北白山黑水广袤沃野外，自古还有一片美丽、富饶而神秘的土地，那便是闻名于世的乌苏里江以东、濒临日本海的古东海窝稽地。《后汉书》、《晋书》等称，其域“东极大海，广袤数千里”。《满洲源流考》云：其地“负山襟海，地大物博，又风气朴淳”。我国史书中所言之“窝集”、“乌稽”、“窝稽”等，系指这片土地。“窝稽”，为女真语，即满语，汉意密林之意。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窝稽说》言“今辽水东北尽海诸地……皆称窝稽，亦曰乌稽，亦曰渥集、阿集”。近世史书多用“窝稽”，亦可用“窝集”一词统称。有史可查，自有生民，这里便为中国历朝统属。商周时为满族先世肃慎人生息繁衍之所。《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载：唐渤海时期所辖之域，如龙原、塩州、定州、安州、率宾府等治所统理。金代设恤品路、耶懒路。元代设恤品路、鲸海千户。明代设双城卫、喜乐温河卫、童宽山卫等等。《大明一统志》介绍，其域“东为‘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珲春史志》亦云“其民皆依森林以居，恃射猎为生”，足见许多部落仍长期处于原始氏族母系社会或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代。

清咸丰朝之前，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始终是“清政府‘主捕参珠之地’和供八旗使用的‘围猎山场’，归吉林将军属下的宁古塔副都统、三姓副都统以及珲春协领直接管辖”[2]。同时，这里又是吉林等地

---

① 1999 年春夏之交，美国詹姆斯教授与我国的王宏刚研究员等曾赴俄罗斯远东地区做“乌布西奔妈妈之路”的考察。

采取食盐、海参、海菜、海产物并与内地通商、人贡的主要资源供应区。沙皇俄国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频繁入境考察，并悍然侵入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强迫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年）11月8日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直抵日本海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入俄罗斯版图。原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土著居民恰喀喇、满族、赫哲、鄂伦春、乌德赫以及汉人，被俄国称为“华民”、“沟民”。因这些土著民众，主要是零散的氏族小部落，多以捕猎、采集、打貂、挖参、捕捞各种海产品谋生。沙俄据为俄国领土后，血腥驱逐“华民”，屠戮“野人”，在火与血的威逼中，满、鄂伦春、部分赫哲人和众多采参药、狩猎的汉人，陆续逃难内迁中国三岔口（东宁）、珲春、绥芬等地立业谋生。也有众多山民逃入锡霍特阿林藏匿生存，或改籍被俄国新编入军屯。[①]

乌苏里江东西两岸，虽然发生历史巨变。然而，数千年血族关系的纽带却紧紧联系着被分割成两个国度的族人们，在乌苏里江以东今俄国境内，保存有无数氏族大小墓地、氏族萨满教信仰祭址、祭坛遍布锡霍特山中和滨海岩滩古林，而且众多氏族神话、口碑文学及民族文化实物遗存，触目皆是，为人们世代怀恋和景仰。事实上，自1860年以后的数十年乃至近百年，民族自发的“索原故土”的呐喊与斗争始终未变，用不同语言表述激越的心情，涌现出不胜枚举的纪实故事、词话、长歌。有些叙事体词曲，竟达数百句、千句之长。从不同民族（汉族、满族、恰喀喇人）口中，常可听到“妈妈调”和《妈妈坟传说》。其中，《白姑姑》（或称《白老太太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相传，在早有一帮刨夫，全是由关内来谋生的河北乐亭等地人士，结伙进东海锡霍特阿林刨山参、挖药材、套貂鼠。一下子，走迷方向，钻进了俗称“干饭盆”的黑森森的密林，连续三天三夜，转来转去，还是转回原地方，走不出老林子了。偏巧，正赶上连天阴雨，暴雨如注，雷鸣闪电，不少人都累趴下了，心急如焚，吃不下去饭，眼看快要病累而死。突然，在深夜几声炸雷响后，闪电中瞧见前面高山下有个黑山洞，洞口恍惚有位披白蓑衣的老太太，在向他们招手。一个人看了认为眼花，有好几个人在闪电中瞧得真切，确有人摆手叫他们。于是，大家都有了勇气，从泥水地上爬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林莽中的大山口。在闪电中，越看越清

① 东宁地区那振山、刘纯、关淑琴、刘秉仁访问摘记。

楚。老太太，白发披身，白皮板风衣罩在身上，蛮精神，向她们笑啊笑，等他们爬过大沟，攀到山腰，见有座大山洞，洞边榆桦有一搂粗细，大伙钻进暖洞，避过了外面的暴雨，忙引火做饭。这时，一缕阳光射进洞口，太阳从云里钻出来了。因在山腰，从林海上分辨出了方向。大伙高兴，突然想到救命的白老太太，可是洞里洞外找啊找，她却不知去向。洞里篝火映照中，只见岩石上有不少刻纹，有白老太太像。大家惊奇了，都跪地叩头，都传讲是妈妈神救了这帮赶山人。又如，《鹿石桩的故事》[1]，相传俄国沙皇兵一次进山撵躲进深山里的中国打貂山民，到晌午，突然看见前头有群梅花鹿，还有个穿白袍子的白发老太太手拿着柳树枝，赶着鹿群，在放牧。沙皇兵可高兴极了，认为找到了“华民”住的藏身处，边放枪边大喊大嚷地追赶，可怎么也追不上。一连在山林里转了几个大圈儿，突然鹿和老太太不见了，俄国沙皇兵这才发现原来钻进了锡霍特阿林猎民们修的困虎洞里，到处是石桩、石碓、石箭堆，侵略兵活最后被活困死了。于是人们开始传诵鹿石桩的故事。

长期流传在绥芬、东宁、珲春一带民间的“娘娘调”、“妈妈坟”唱词和曲调，尤为突出，其情其意便是咏唱东海人往昔社会生活的长歌古韵。如，前文所述《白姑姑》（或称《白老太太故事》），就属于“娘娘调”、“妈妈坟”[2] 曲调中具有代表性的说唱体故事。从故事内容与流传地域分析，《白姑姑》故事很可能就是《乌布西奔妈妈》在民间早期传播中的母胎传本，或者说是简略异本。《白姑姑》和《乌布西奔妈妈》，都程度不同地揭示鲜为人知的东海人文景物，不过因时代过久，古曲调散失甚多，已无法稽考，而《乌布西奔妈妈》却更集中而突出地保留了古朴的引歌、头歌、尾歌和伴声等咏唱结构形式，足以证明其源流古远。这在满族以往民歌搜集中很少见到，是难能可贵的。著名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便是东海女真人古老的原始长歌。她的诞生地和最初传播区，当在今日俄国境内远东沿海边疆区乌苏里江上游、锡霍特阿林南段中麓原女真人世居的莽林洞穴遗址。建国以来，特别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我们曾在我国境内乌苏里江、绥芬河、瑚布图河、穆棱河、珲春河流域，访问满、汉、赫哲等族农民和敬老院里的老人们，搜集到不少东海女真神话、南海号子歌谣、白姑姑故事以及满族谱牒、萨满神

① 东宁地区那振山、刘纯、关淑琴、刘秉仁访问摘记。

② 东宁地区那振山、刘纯、关淑琴、赵树臣访问摘记。

谕与神偶等实物。其中，《乌布西奔妈妈》史诗最为古老、完整、系统，有独特优美的咏歌旋律和奇特的传承形式，充分显示了古代东海女真人崇高的智慧和非凡的文化素质，令人赞叹和肃然起敬。在东海女真文化遗存中，《乌布西奔妈妈》堪称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不朽之作。

《乌布西奔妈妈》史诗的最初搜集，有着不寻常的经历。《乌布西奔妈妈》史诗，在东北东部一带，清以来便有着广泛的声誉与影响。在民众中，黑龙江和吉林珲春一带多以《妈妈坟的传说》、《娘娘洞古曲》、《祭妈妈调》等讲述与咏唱形式流传着，并与祖籍东海的满族诸姓萨满《祭妈妈神》的祭礼相互融合。祭神同唱讲《乌布西奔妈妈》相联，这也充分说明《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与萨满文化的传播，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据一些耆老回忆，伪满时，日本出于对苏联的惧恶，曾鼓动乡民讲唱《妈妈调子》、《妈妈号子》，客观上对于《乌布西奔妈妈》故事传说的丰富和整理，起了襄助作用。解放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重视。1959 年春，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文学研究所，参与了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大庆由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由省文联等单位组织的《吉林省民间故事选》、《吉林省民歌集》的征集与编辑任务。5 月，赴延吉组织入选的内容。在延吉有幸认识朝鲜族著名民间文艺家郑吉云先生。他除介绍州里拟选的《百日红》等朝鲜族著名传说的整理情况外，还介绍了珲春县春化乡搜集到满族神话故事的消息，其中有《妈妈坟的传说》和少量满族“悠孩子调”歌谣。吉云老师同我心情一样，对《妈妈坟的传说》特别注意。春化乡处于珲春县北去东宁县的路上，在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交界处，虽属朝鲜族乡，但也居住着几家从黑山头、红旗等地来的乡民，故事和歌谣是采风中由他们口中搜集的。这在当时，满族民间故事尚数很少面世、被人关切的情况下，此线索怎能不深深刻入我的记忆中？我返回长春后，便向时任省文联副主席的马琰同志汇报了延吉工作情况，特别是讲了发现稀少的满族故事线索的事。马琰同志是位老革命、老妈妈，慈祥和蔼，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甚是体贴人心。在她的鼓励与准许下，我二访延吉，想详细了解故事内容和线索。吉云老师鼓励我去当地考察。当时珲春地属边境，没有特殊通行证不准进入。要真正弄清楚满族故事的流布实况，需要花费时日和寻访许多穷乡僻壤，办理通行证尤需时间。我直到 8 月通化调查任务完毕后才赴延吉，在州文联帮助下赶到春化，找到故事提供者赵文友师傅。通过赵师傅认识了他七十多岁

的老父亲赵福昌老人。他们父子前两年刚从黑山头搬过来。赵福昌老人向我概略讲了听他阿玛（父亲）讲的《妈妈坟的传说》，已记忆不详。我因编务甚紧，当晚搭军车返延吉回长。

我对《妈妈坟的传说》怀有特殊的钟爱之情。在为国庆献礼忙于整理杨靖宇将军抗联故事[1]的同时，还到图书馆翻阅过东北史地资料。我凭着往日采风的经验，感觉不该放弃对《妈妈坟的传说》的调查，应继续寻访尚能了解到的更多线索。但由于工作范围所限，只好先放置下来。1962年我赴延边采访之时，多次见过吉云老师，仍未敢轻率动笔整理《妈妈坟的传说》。1971年夏，我被抽调到东北输油管线吉林省建设工程指挥部协助办报，有幸结识了黑龙江省军政领导、大庆石油管道的工程师和成都来的工人朋友们，唠家常、摆“龙门阵”，了解不少东宁线索，勾起我搜集这个故事的决心。在他们热情引荐下，我利用春节假期去东宁地方采访。寒气袭人的车厢里，没几位旅客。我抵绥芬河方知，去东宁从北寒下车最近便。大年初一，北寒小站根本没有公共客车，山路全凭徒步走。寒风料峭，沙粒雪打得难睁眼，密林山道积雪没靴，夜宿新屯子大车店。女店主知我去东宁镇，关心地说：“山路常见到狼。明早等等顺道的拉脚马车，搭个伴儿再走吧。”初二清晨，女店主煮熟饺子，我吃饱就上路了。一路行人甚少，傍晚赶到东宁。正月初三到狼洞沟、小乌蛇沟、祁家沟，走访满族遗老和汉族群众。接着，我住到大肚川、闹枝子沟，认识了刘秉文先生。刘先生祖上曾在三姓（依兰）副都统衙门做过管粮师爷。他介绍，东宁一带也包括珲春等地，《妈妈坟的传说》的叫法很多，更多的人都知道《白姑姑》的名字，建议我去访问一位姓鲁的人。他伪满时在一个山村小屯里教书，学生少，也算是位校长，解放后种地，开过豆腐坊。听说他能讲《白姑姑》，会唱“乌布西奔乌春”，对我是莫大的鼓舞。刘秉文老人叫儿子骑自行车送我。风雪路，又是傍黑天，我很感动。晚上十点多钟赶到转角楼，谁知鲁老在泡子沿大女儿家过年。小伙子又骑车送我到泡子沿屯，欣喜见到了鲁老师。

鲁连坤，字雨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其祖先是名副其实的“东荒片子”人，自称赫哲后裔，姓勒穆赫氏，汉字多用“鲁”

---

① 杨靖宇将军抗联故事《天池水》、《常年麦》、《一瓶还阳酒》被评为1959年吉林省民间故事一等奖，收入吉林人民出版社同年10月出版的《吉林民间故事选》。

或“贺”姓，祖居兴凯湖南支窝稽岭。清康熙朝编入新满洲，隶属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后归依兰），满洲镶红旗籍，乾隆十九年（1755年）分拨珲春一带。连坤祖父在同治朝依兰副都统衙门内任管贡差。连坤父满汉齐通，为人耿正，光绪末年分掌开垦田庄要任。鲁连坤民国末年在穆棱中学读过书，有股爱乡土的激情，喜好在民间搜求古俗民谚，爱酒好歌，是一方民事通。

东宁旧名三岔口，属交通要衢。早在清咸丰十年（1861年）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前，内地人要进入东海窝稽部“东荒片子”，这里多是必经之咽喉要地。也是自古以来东海“林中人”远到三姓和吉林乌拉经济交往和送贡差的通道（除此，还有伊曼河、岩杵河等关隘）。清宣统年间东宁设东宁厅，民国年间立县，县治所设在三岔口。据鲁老介绍：“三岔口在瑚布图河右岸，河水虽不宽，却是两国界河，对岸便是俄国远东滨海地区。清末民初，三岔口算是闻名的繁华闹市。商号林立，有饭馆、烧锅、肉铺，各样叫卖绸缎、山货、海鲜、兽皮的生意人，处处可见。窄巷里还有茶社，演唱传统评书和当地‘号子鼓’（即‘东海段子书’）。”当地文化多样，居民杂有满、汉、恰喀喇、赫哲人等，各操各自语言，教私塾者必得通晓多种语言，否则交易授业受累也。民国年间三岔河一带社会稳定。进入日伪时期，东宁成为对苏“前哨”，军警宪特如云，清乡并屯，许多老户远避内地，固有习俗整肃殆尽。

鲁老便是在上述氛围中，苦度半生的一代东海满族后裔。解放后，他耕点地，做点小生意，屯里人尊重他，称“鲁老师”。他闲暇时，写过备忘的《东海传》、《我所知的“跑东海”、“跑南海”》、《奕山罪责录》等，不少文稿被人随意讨走，也不介意。他生活清贫，在他住地，我见到被抽烟撕毁的《东海歌汇》几张残页，很可惜。《乌布西奔妈妈》一类长歌，在东海女真人流传中不属孤本，有些曲目散落民间，慢慢销声匿迹了。

鲁老当时67岁，已满头白发，患有肺气肿病，冬天咳嗽不止，但精神尚好。我们俩相见还很投缘，他让我同他住在西屋里间小炕，叙谈方便。当晚，我请鲁老讲述他所知道的乌布西奔妈妈故事。在我热切恳求之下，他谦逊地说：“人老了，好多个年头不动笔啦，也不说一句满洲话，故事快忘净啦。你大老远儿地方来也着实不容易啊！我唱是不能啦，那就凭着记忆尽量给你讲我家的《乌布西奔妈妈》。”我怕他累着，

可他几次不让我打断，凭着他谙熟的记忆和可敬的口才，三天三夜，鲁老尽力满足回答我要想知道的《乌布西奔妈妈》故事，讲得很细很多。我在聆听和速记鲁老唱述时，确被故事吸引了，感动了，迷醉了，改变着我的认识。很令我钦佩的是，鲁老熟记很多满语，但终因岁月久远，老人家又长年不讲，数千行的满语长歌，经反复思索回忆，仅讲《头歌》、《创世歌》、《哑女的歌》诸段落，其余满语歌词已追忆不清。为保存全诗完整性，在鲁老提议和指导下，我除用汉字记录了前几段满语内容外，又记录了鲁老用汉语讲述的完整《乌布西奔妈妈》。我最初认为《白姑姑》是满族民间常可听到的普普通通的一个传说故事，后来又认为是一首难得见到的满族民间叙事诗，经过连续听了激情肺腑的讲唱内容后，我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在满语久被社会遗忘的状况下，该长诗故事依然保持早年的满语传承，难能可贵，这却是我事先根本没想到的。我从小生长在黑龙江畔满族聚居区，聆听老人们用满语讲唱《天宫大战》和《音姜萨满》（即《尼山萨满》），此刻听到情韵相似的《乌布西奔妈妈》，备感亲切。这首长歌饱含雄浑磅礴的咏唱情韵，囊括众多远古神话及氏族部落漫长的历史生存跨度，堪称北方罕见的民族史诗，确是满族珍贵的稀世珍品，她可与我国南方一些兄弟民族世代咏唱的“古歌”媲美，不由得由衷感激鲁老对民族文化的贡献。

鲁老说：“《妈妈坟的传说》，也就是《白姑姑》或叫《乌布西奔妈妈》，都是祖上早先年从‘东荒片子’带过来的。俗语说得好，故土难离啊！长辈们一腔思乡离怨，常好三五成群凑到一块儿，没早没晚地唱着跳着《乌布西奔妈妈》中的歌舞，才感到安慰舒畅。时光如梭，后代人耳濡目染，也能跟随大人们顺口讲上几段儿。现在几代人过去了，《乌布西奔妈妈》也传开了。在绥芬河、东宁、穆陵、珲春一带满汉老户人家，都知道乌布西奔妈妈，很敬重她。早年在萨满祭祀、婚寿、节庆时，偶尔有老辈人给讲唱。不过近十几年来，这样的举动早没处见喽。”鲁老告诉我：“《白姑姑》的叫法，是民国年间来闯大荒片子刨参打貂的关里家汉人弟兄们起的名称。我们是旗人，还按老样子用满语原词，这样亲近多了。在早，我阿玛讲唱时就叫‘乌布西奔妈妈’，当时这么听的。”我问：“乌布西奔啥意思？”鲁老说“乌布西奔按满洲话解释，就是最聪明最有本事的人。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萨满，后来成了一方女罕王，治理东海有方，后人齐声称赞她。”再问他是怎么传下来的，他说：“远了我没啥考证，偏远地方也找不到像样的什么书可参考。

反正我知道，我是打小跟我阿玛学的。阿玛好讲好唱，我打小听习惯了也就慢慢熏会了。阿玛是跟奶奶学的，就是我的太奶奶。太奶奶娘家是东海库雅喇人氏，姓孔，东海部的人。前清初年，跟老罕王努尔哈赤进关，后来有一支人奉调回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听差。咸丰朝后有人驻到海参崴做俄罗斯国通事。乌布西奔妈妈就是这些前辈从当地土著人口中采集得来的。”鲁老特别向我讲述“乌布西奔妈妈”能够有幸传承下来的有利条件。他如数家珍般地扳着手指告诉我说：“刘秉文祖父刘西裼，清光绪年间依兰三姓副都统衙门笔帖式，会俄语，知道乌布西奔长歌；还有位关正海，长白纳殷瓜尔佳氏，东宁老户，是清光绪年间三姓副都统衙门中重要阁僚，通俄语，也讲过乌布西奔。”“刘秉文家三代传‘乌布西奔妈妈’，他们祖上生活在苏昌沟东，靠东海南角湾，所以讲述中乌布西奔海上东征故事和神话掌握最多；我家祖居乌木逊故地，大约是在乌布西奔妈妈当年生活的锡霍特山中麓，记载乌布西奔妈妈治理内陆山河、统一七百噶珊故事多些。随着时间推移，讲唱乌布西奔妈妈故事内容相互融汇成如今这个样子。现在，刘姓家族还有人能知道一些，关氏后人已迁走情况不知了。我家有讲乌布西奔妈妈的传统，从太奶奶算起至少四代传人啦。”接着他深情地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今日能吟咏乌布西奔，盖先辈用心良苦啊！”鲁老还讲：“乌布西奔妈妈唱段带过来后，在北方满洲人生活的地方传讲，影响还是挺广的。从我了解中得知，早年在穆陵、绥芬河、珲春一带满人老户中都零零散散听到过，有长有短，大同小异。”当我郑重提出“乌布西奔妈妈”故事可靠性的成分比重时，鲁连坤先生笑着从他书架中，抽出大册《珲春县志统稿》一书，翻了翻，手指着一段书中文字，告诉我：“产生‘乌布西奔妈妈’故事时间，虽然离我们挺远了，仔细推敲起来，故事是可信的。从当地满族老人传闻或从《珲春县志》等史书看，乌布西奔故事也是有稽可考的。全诗中提到明朝成化年号，说明故事产生年代应该在公元1416年至1487年间发生在锡霍特阿林（山）南麓、近东海海滨一代原始母系氏族部落时期的故事。当然，故事最初流传还要比这时间更早得多。诗文所述时代背景，正是大明朝成化年间前后，东海各部连年纷争，又逢黄河洪灾，冀鲁豫‘担民’出关流窜滨海，当时社会最为动乱时期。故事就是颂扬当时众部落中威名显赫的乌木逊部落女罕乌布西奔的非凡一生。这是歌颂本部族的英雄史和创业史。满族世代虔诚敬仰萨满，歌颂祖先勋业。凡是从乌苏里江以东迁居过来的满族众姓族众，都没有扔掉

一个老规矩，那就是每年春秋举行萨满献牲例祭时，都要先东拜，祭奠妈妈，要给妈妈叩头，祭海神，祭妈妈神，祭祖先神和所有众神。听我们太奶奶讲过，东海妈妈神群就包括乌布西奔女罕。”

鲁老又列举《珲春县志·艺文》中的诗文讲：“珲春编志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县志编纂人士曾几度访问东宁故老，我阿玛也在被造访者之列。孟瑞棠诗作便是由东宁推荐的。孟瑞棠先生满洲瓜尔佳氏，祖籍珲春人士，其先人清代在珲春副都统衙门任过笔帖式。孟瑞棠民国十四年调绥芬厅教育局任职。孟瑞棠《仙峰立笠》收入《珲春县志》。《仙峰立笠》诗云：‘群山南向似朝宗，通肯分支第一峰。绝顶云浮疑笠戴，悬崖石印认仙踪。芒鞋遍踏临危岫，絮帽遥披隐亦松。想望丹霄天日追，古今不改大罗容’。”鲁老认为，孟瑞棠这首七言绝句，正是反映讴歌东海女主乌布西奔妈妈的情怀。诗中深情表述乌布西奔功绩被后世镌刻山洞之中，“群山南向似朝宗”，缅怀“仙踪”，崇仰勋业，“古今不改大罗容”，寓意纵然故土易帜，后世不会更改祭拜的情怀，写出诗人的激情。《珲春县志》还载徐宗伟《红溪晚眺》一诗，其中有“古渡浣衣女，登山怀古篇”名句。鲁老认为乌布西奔初乃“天降哑女”，给人熟皮浣衣，经过多方磨难才被推戴为大萨满的。“登山怀古篇”，正恰是抒发对乌布西奔妈妈的怀念。鲁老还吟起一首早年流传在民间的无名氏古歌：“旭阳东起照海红，天柱东西埋冤骨。峰峦常绿妈妈谷，白云千载奠神窟。”古诗生动深沉，描写了为了乌苏里江以东先民魂骨，后裔悲离，只留下旭日每天去照料和抚慰的情形。锡霍特阿林英魂不朽，高山如天柱，白云如卫士，护卫着乌布西奔妈妈墓地神窟。

后来，我回长春仔细查阅过《珲春县志》[1]，确见有东海女真人“祭妈妈神”记载：久居东海的库雅拉氏，“原居东海一带。祭妈妈（系东海肃慎女主），位北，南向祭祀无一定年月，陈满洲之祖，则为公共之神主，与清室四季之致祭大同小异”。我遵照鲁老嘱咐，访问珲春、吉林等地祖籍原居东海故地的满族尼玛察氏（杨姓）、何舍里氏（何姓）、扈伦瓜尔佳氏（关姓）、纽钴禄氏（郎姓）、郜塔喇氏（郜姓）等家族，家祭皆祭妈妈神，多在夜祭。在吉林省珲春市板石乡何舍里氏萨满何玉霖珍藏的神谕中，满语记载着背灯祭迎请首神是“德利给莫得里

---

① 《珲春县志》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列入《长白丛书》（四集）中再版，书名《珲春史志》，可参阅。

妈妈额真”（东海神主）。在众多东海神主中有一位尊贵女神叫“鄂莫锡妈妈珊延姑姑恩都力”，即子孙妈妈白姑姑女神。声名显赫的白姑姑在何舍里氏家族位尊子孙娘娘的高位。族人传讲她就是民间仰慕的吉林地区永吉扈伦瓜尔佳氏萨满神谕中的“格赫妈妈恩都力”。这些女神有部族女罕大神、传播生育大神、赐降籽种大神、统御兵勇无敌战神。九台市莽卡满族乡尼玛察氏家族萨满杨世昌，在“背灯祭”时所唱的“祭妈妈神”神歌，神秘而富有特色。祭时，星斗出齐，杨大萨满端坐室内木凳上，助神人将萨满双手朝后交叉，用细绳捆紧两手的大拇指。室内闭灯，一片黑暗静谧。他满怀深情地唱“请妈妈神”神歌，韵味跌宕，哀婉动人。在族众陷入虔诚沉思之中萨满被捆紧的绳扣霍然开解，妈妈神灵来到杨姓子孙中间。

鲁老患陈年气管哮喘病，冬日不能出舍。女儿时时劝他说话不要声大，怕他累着，但他精神充沛，看得出是一位很认真对待民族文化的要强老人。他从衣柜里掏出一大本厚厚的笔记簿，原来是他经年珍藏的传本。有满汉文字，也画些各式符号图案。他告诉我，他记忆力好，嗓音洪亮，能对着图唱。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崇仰和抢救濒危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我与鲁老很快成为同族挚友。我与鲁老 1972 年春节和 1975 年 11 月，还有过四次叙谈。在鲁老慷慨支持下，录记了《乌布西奔妈妈》鲁氏家传全稿。我衷心感谢鲁老对民族文化的热诚关心。鲁老家事令人怆然，解放后因为历史问题，反右后，由供销社解职，始终在家务农，后兼做豆腐坊生意，烟酒成癖，闲来咏歌自娱。1975 年身边仅有的爱女早逝，女婿又遭车祸亡故，与过继子关系不融洽，生活连遭打击。令我无限伤痛的是 1976 年春节后鲁老先生因肺心病突发辞世，享年 70 岁。[1]

《乌布西奔妈妈》为东海女真人民间叙述体说唱形式长诗。根据其部落名称“乌布逊部落”[2] 分析，当为金元时代（1115—1271 年）古文化遗存。但从其所述内容看，产生年代则远在金元之先。史诗传承特征，从鲁老介绍和所获得的岩画图型文字分析，大约最初是完全依据本氏族部落中的乌布西奔身边的萨满和主要主事人，遵循乌布西奔遗

① 1975 年冬接鲁老信，知其女儿已病逝，笔者赶去安慰老人数语，因事速回，竟成了诀别。

② 在《黑龙江乡土录·金姓表》中提到女真的“温都逊”，或叫“温古孙”，乌布西奔中的“乌布逊”即此音转。

训，在举行隆重海葬后，将其业绩镌刻在东海锡霍特山脉临近海滨的德烟山古洞中。全诗生动感人地记载了东海广袤地区氏族部落母系时代以及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时代漫长的社会历史，记述了原始社会人类走向文明进程中众多社会历史文化形态实况、祭礼、信仰、观念、古俗，淋漓尽致，像一幅斑驳陆离、栩栩如生的历史生活画卷。全诗尽情讴歌了东海的秀美和物产的丰饶，记述众多东海岛屿植物、猛禽、百兽、鱼族、奇花、灵药，又宛若一部东海人文地理百科全书。全诗不仅纵情赞美乌布西奔女罕为东海部族文明发展的睿智和建树，更颂扬她为寻觅太阳之宫，向天抱负，五次航海东征，无畏无惧，进入伊曼、鞑靼、苦兀、堪察加、劳坎，一直北进到白令海南域，最后因急症病死海上，结束了她奇幻多彩的一生。前文已述，史诗产生年代约在 15 世纪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 年）。联想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伦布 1492 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恰在我国明孝宗弘治五年，而乌布西奔率队北上航海的壮举，比哥伦布还早出若干年。乌布西奔堪称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传说中一位寻求光明的海上探险家。

《乌布西奔妈妈》传承形式富有传奇性。全诗并不以文字形态流存于世，当地土人是以独特的象形符号，如虫蠕鸟啄，刻痕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由上而下，螺旋形镌刻在锡霍特山神秘洞窟之中。符号图画便是长诗故事的主要提示。东海众氏族萨满们，只要依图循讲，便可讲唱起来。随着部落人口日增，产生氏族分支，咏颂祭奠仪礼传袭不衰。19 世纪中叶后，原居住地的东海各族难民，迁回乌苏里江、瑚图里河、绥芬河西侧并深入珲春河、布尔哈通、穆陵河、嘎牙河等东北内地生活。《乌布西奔妈妈》故事，也随之远离锡霍特山麓原始洞穴的岩画母体，而被带入中国东北内地，后世萨满全凭背咏，在原流散氏族和广大原居东海的各族难民后裔中传讲着。全诗为满语传唱，后因萨满代代去世，满语废弃，民国以来习惯用汉语讲。原洞窟符号记忆不详，传播中形成不少《乌布西奔妈妈》变异故事，有说唱形式的，也有叙述体的，其中，鲁老传承下来的《乌布西奔妈妈》最具有代表性。全诗六千余行，分“引曲”、“头歌”、“创世歌”、“哑女的歌”、“古德玛发的歌”、“女海魔们战舞歌”、“找啊，找太阳神的歌”、“乌布林海祭葬歌”、“德烟阿林不息的鲸鼓声”、“尾歌”等十单元，夹叙夹唱，琅琅上口，保留丰富的东海神话与古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乌布西奔妈妈》史诗记录手稿初得时，我们首先得到爱辉地方

通晓满语的吴宝顺、祁士和、富希陆诸位遗老帮助，热心从事语言的译注和民俗的勘校，使长诗更加完美光彩。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和讲唱者鲁老一样，虽然均已谢世，但为我们留下的民族文化瑰宝，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上。

1980 年以来，我们在北方民族文化田野考察中，一直未中断关注《乌布西奔妈妈》等著名民族文化遗产的调查与搜集工作。承蒙国内著名民族学家、民间文艺理论家、满学家贾芝、王承礼、郎樱、张璇如、傅英仁诸先生指导帮助，在赴乌苏里江上游西岸一些村屯和吉林省珲春考察并征集明清以来东海女真人文化遗物时，得到一尊古东海人航海中随供的裸女鱼身海神铜像，与乌布西奔妈妈长诗中所奉祀的女神极其吻合，很有研究价值。另在珲春县板石乡满族何姓萨满手中，获得《乌布西奔妈妈》满文传本①及赶海歌谣等，对《乌布西奔妈妈》的翻译与研究亦大有裨益。1990 年以来，王宏刚、郭淑云等先生对《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与民族学价值，亦做了大量调查与研究工作。近年，烦劳高新光先生做了《乌布西奔妈妈》史诗的满文译校和誊抄事项。正是在先辈和众多挚友同心协力之下，才使沉睡的东海古老长诗得以问世。我们谨向对史诗给予多方帮助与支持的所有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谢忱！

2006 年 8 月 30 日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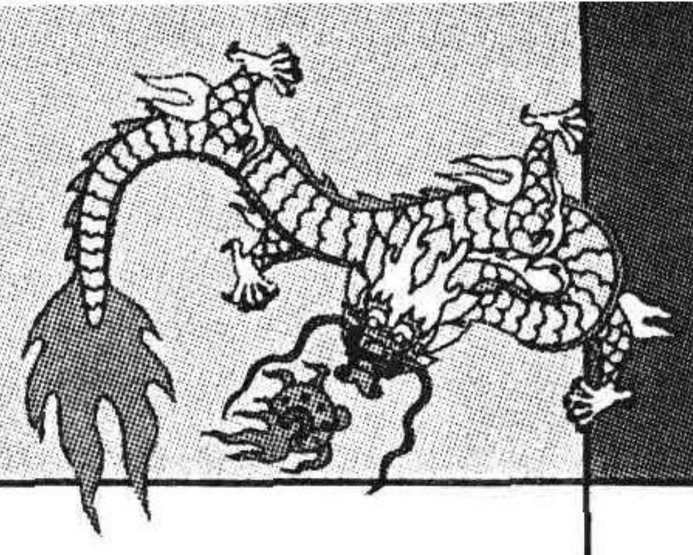
[1]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2]佟冬．沙俄与东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① 1984 年我们在珲春板石村访问何玉霖萨满，在他咏唱的东海歌谣中竟然听到唱乌布西奔妈妈的歌，并喜获汉字标音满语的“唱妈妈”手抄本一件。

富育光：用心血熬就史诗

《人民日报》记者　江　山



我国北方曾是萨满文化的重要传播区，至今在吉林、黑龙江等地仍有萨满文化遗存。满族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发现，使人们把目光集中到一位老人的身上——

偶识民间艺人，听到了《妈妈坟的传说》，他和萨满史诗开始结缘。他三次来到延吉了解满族神话。

和富育光老先生初次见面，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个子不算太高的老人，肤色黝黑，透着经年风霜的洗礼。

富育光1933年生于黑龙江畔的一个满族家庭，是萨满遗存地东北亚通古斯族——满族的后裔。

1959年春，富育光刚刚大学毕业，参与了《吉林省民歌集》的征集工作。这年5月，他到延吉采风，偶识朝鲜族民间艺人郑吉云，听到了不少满族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妈妈坟的传说》，讲述的是东海一位女罕统一七百噶珊（村屯），死后被族人葬于锡霍特山中的英雄故事。富育光非常兴奋，如获至宝。

为了详细了解故事的内容和线索，他第二次来到延吉，却无功而返。但他还不死心，第三次又设法去了延吉。在珲春英化乡林场找到一位满族镶红旗依尔根觉罗氏的后代，了解到不少满族神话。

1962年，富育光成了《吉林日报》的一名记者，但接触这些材料的机会反而少了，整理工作搁浅。

为搜集史诗资料，他在春节孤身奔赴黑龙江，在寒冬里步行了100多里的山路。快要失传的满族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终于在他手里复活。

机会终于来了！1972年，富育光被抽调到吉林省输油管线建设指挥部负责创办工程报纸。在此期间，富育光进一步了解到《白姑姑传说》在黑龙江东宁县的一些线索。这年的春节，他孤身一人奔赴黑龙江。

在赴东宁县的途中，因路途不熟悉，他上了开往绥芬河的车。次日

抵达时方知坐错了车，离东宁还有100多里的路。大年初一，哪里有去东宁的车？富育光心急如焚，决定徒步走山路！在密林山里，雪大得没过了靴子。在两天的连续采访中，收获颇丰。一位名叫关淑琴的老人说，白姑姑是民国后人们叫白了，早年满语叫乌布西奔妈妈，是女王，还是个部落大萨满呢。老人建议他去找鲁连坤老人。一位热心人骑自行车送富育光到了泡子沿屯，终于找到鲁连坤。

这次相识的机缘，使富育光挖掘出快要失传的满族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史诗主人公乌布西奔是东海女真部族乌布逊部落一位声名赫赫的女萨满，后来统一了女真诸部，成为东海七百噶珊的女罕。她逝世后，其部落首领遵其遗嘱，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海葬，并将其业绩镌刻在东海锡霍特山脉临近海滨的德烟山古洞中。由洞顶凿刻，螺旋式地由上而下环刻在岩壁上。所刻均为圆形符号和表意图形。只有乌布西奔生前所在部落的萨满能够识读并解释。

鲁连坤老人告诉富育光，《乌布西奔妈妈》得以流传至今，归功于清末在依兰副都统衙门供职的依兰三老（即刘西裼、关正海、勒穆赫氏）及其后代。依兰三老均满汉兼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对史诗的整理，奠定了《乌布西奔妈妈》的基础。勒穆赫家族传讲《乌布西奔妈妈》已有四代传人。最早由勒穆赫氏的母亲（即鲁连坤太奶奶）传讲。鲁连坤本人是跟他父亲学会讲唱《乌布西奔妈妈》的。他说，《白姑姑》是后来到这里的关里汉人起的名字，咱们是旗人，得按老样用满语原词定名，于是定名为《乌布西奔妈妈》。“乌布西奔”满语意为最聪明、最有本领的人。

他把封闭了几百年的萨满史诗展示出来，获得了世界的认可，自己却疾病缠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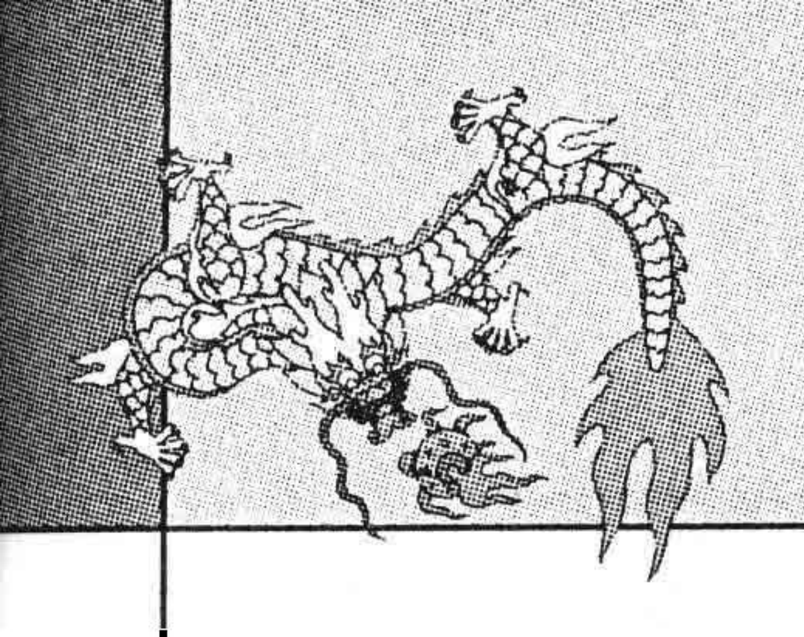
谈起发现《乌布西奔妈妈》的过程，富育光对记者说，一句话，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挚爱和心血熬出来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交通不发达，去农村大多得徒步走，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三天。这些年来，他每年有二百多天的时间呆在农村，许多个春节他都是与各族群众度过的，工资和稿酬也多数用于征集资料和看望各族老人身上。

回忆往事，他的眼角闪烁着泪花。他说，“我深感对妻子儿女的愧疚。”富育光的左眼几近失明，还患有严重的风湿性疾病，路走多了，

腿便肿得疼痛难忍。有时腿肿得走不了路，要别人搀扶才能完成考察。

二十多年来，富育光踏遍关东大地，把封闭了几百年的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向世界展示出来。200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文学家詹姆斯博士闻讯来拜访他。詹姆斯博士在俄罗斯锡霍特山找到了德烟山古山洞，亲眼看到了一些呈旋转形刻在悬崖上洞穴里的文字，从而证实了“乌布西奔妈妈”故事的真实性。

（《人民日报》2003 年 8 月 20 日第五版）



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富育光

我的故乡爱辉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文化名城。从孩提时代起，就常聆听长辈们以无比自豪的心情，畅述19世纪初以来这里集聚满族等北方兄弟民族，共同精诚御侮的英雄故事，令我刻骨铭心。在《漠北精英传》和《萨大人传》等满族说部里，传讲当年清军都统大人彭春公、副都统玛拉等人，奉旨星夜由京师开赴爱辉，千里水旱之遥，马背上除驮载军粮、水囊外，带来康熙帝励赏爱辉地方之汉文典籍和《清文要览》等满语书册。爱辉清军大营的八旗将士，在征战空隙间，由彭春、玛拉教授满文。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自古没有文字，日常生活全靠刻图记事，彭春公又命将军萨布素帮助学写满文字。不久，不少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将士，能够读懂玛拉大人用皮条串连薄木片拴成的“板书”，马上驮带，人多翻阅，耐久不坏。每片“板书”可都是宝贝儿，全是玛拉大人用清秀满文抄写成的《三国》、《水浒》节译故事，渐渐又学会用满文书写账目、便函和本族故事。当年，在爱辉清军大营内伴随熊熊篝火的欢乐余兴，便是品听从将军到兵卒无拘无束地唱讲说部故事。

雅克萨战争胜利后，各路清军陆续回师，留驻爱辉地方的骑丁族众，习学满汉文和讲唱说部之风成了传统，一直沿袭未变。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嫩江）两翼各立一学，是黑龙江设立最早的官学，对于普及与提高北方各民族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省城齐齐哈尔和爱辉等地相继建立官学。据《萨大人传》传讲，大五家子托克索（村）和周围的黄旗营子、下马场、兰旗沟噶珊（屯），合设了“分拨官学”。这就是在萨布素的热心操持下，亲由京师延请之清文色夫（师傅），才创办起来的。官学所收生员，除有满人子弟外，还有达虎儿（达斡尔）、栖林（鄂伦春）各佐送来的幼童。据《漠北精英传》中传讲：“在早，爱辉当地没有纸墨，办学不易。为书写要选用薄木板，涂抹兽油，再撒匀一层小灰，然后在上面写字，写完抹净，再涂撒后再写。后来，鄂族老妈妈发明用熄灭的黑火炭秸在熟好的白板兽皮块上面写字，办法挺简单，很受人喜欢

并沿用下来。在民间鄂伦春人被称为‘栖林人’，所以便将这种写字用的白板兽皮块称‘栖林板’。各族生员相互勉励，使荒塞的北疆，文风日振。”《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记载尤细：“爱辉清文盛于宁古塔，康雍后各部始兴厚待色夫之礼，日久达斡尔、索伦中有国学绝佳者，盖出圣祖朝彭公之创耳。”

由于满文在北方各民族中得以普及，满文的应用亦甚广泛，有清以来齐齐哈尔、爱辉文化荟萃。各种满文传抄件甚多，直到民国期间亦属佼佼者之列。当年，在齐齐哈尔、爱辉满族，达斡尔族住户家中，见到装订整齐的满文书册或各类手抄译稿，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就内容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满文书目，首推满族说部。康雍乾以来这里所逐渐形成的满语说部日盛的文风，在东北乃至京师，都颇有名气。黑龙江地方满族世代积累并传承下来的说部文化遗产，绚丽多彩。诸如，《漠北精英传》、《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顺康秘录》、《天宫大战》、《恩切布库》、《西林玛发》、《奥都妈妈》、《音姜萨满》等家喻户晓、名传遐迩的满族说部，就其文化内涵而言，不外乎可划分为尽情高扬祖先崇拜观念的氏族史、哈喇史（家传）、英雄传和颂赞原始多神崇拜观念下萨满非凡功业的两大类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可别小看《音姜萨满》故事，它与很多满族长篇说部比起来，虽然文字简略得多，也不那么气派，但它赞美了一位神技超凡、肯于热心助人的寡妇女萨满，不惧邪恶，机警有方，最终从阎罗王冥府里拯救了无辜幼童，而她本人竟蒙罪献身。故事扣人心弦，颇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长久以来成为北方各族家喻户晓、百听不厌的说部之一。从许多满族耆老口中得知，清代以来，《音姜萨满》不仅在满族众姓氏中传讲了很多年，而且在北方也因其生动感人，短小精致，易于记忆，受到其他各族的喜爱，并以多种语言在诸民族中广泛流传。《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中，就有“满洲人家祭祖奉先，必动鼓乐，围听萨大人、母子坟、三啸剑、拯儿魂，以消长夜”的记载，文中除提到《萨大人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飞啸三巧传奇》三部满族著名长篇说部外，还提到“拯儿魂”，即《音姜萨满》，表明《音姜萨满》可与其他一些满族说部相比肩，显示出了它在北方民间的文化影响力。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作为长期流传在北方民间底层的《音姜萨满》，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被世人所知的。清后期，俄人常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爱辉等一带民间访察，陆续发现满文传说，便有人把手抄传

本带回俄国。1961 年，满文《尼山萨满》公诸于世。1911 年清亡后，满文久已废弃，满文《尼山萨满》的突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产生重大影响，顿时《尼山萨满》享誉国内外。自《尼山萨满》问世九十余年间，先后有德、英、日、朝、意等版本在世界各地出版。当今，国外已形成专门从事《尼山萨满》研究的“尼山学”，足见其深远的文化感染力。

研读俄国人公诸于世的满文《尼山萨满》，其内容与至今仍流传在爱辉一带的满语《音姜萨满》大同小异，是同一故事的不同传本。不过，《音姜萨满》长期在爱辉等地区传讲，更世代为族众承认是有其因的。爱辉等地故乡老人们在说满语时，若想表达与汉文化相关的人和事，又一时找不到能够准确表意的满语新词，就喜欢借用足可代表新意特殊汉词。这些汉词被很自然地糅入满语句法并在对话中直接互用，相互不仅欣然认可，日久更成为带有满音满韵的满语新词。《音姜萨满》中有关冥府的大量描述，其不少内容细节源于汉文化，对于当时习惯用满语交流的满族族众来说，必然吸收陌生单词为己所用。《音姜萨满》中的“音姜”，便是故事形成时汉语“阴阳”或“阴间”的借使。从辽金以来，在与强大汉文化磨合中已常出现语言互用现象。笔者从小在本家族里就听过祖父母用满语讲唱《音姜萨满》，大家还都知道祖父母的祖辈也是用满语讲唱《音姜萨满》的，可见《音姜萨满》的叫法时间应该是很久远了。另外，正如前述，在爱辉一带不仅有叫《音姜萨满》的，也有叫《阴阳萨满》的，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叫法亦不一致。这恰恰表现了民间口头文学的群众性和随意性特征。满族众多说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利用自身生活地域的民族方音土语，以口耳相传的传播手段，在族众中广泛流传。人们在自然传述中，为了便于传讲和记忆，又习惯于选用方便、易懂、易记的某些词语代表书名，久用成习，便固定沿袭下来。据俄人介绍和多年在爱辉等地实际调查得知，有的《尼山萨满》书稿出自德子玉。德子玉确是爱辉人氏，满汉齐通，以为各地挥写文牍出名，用规范的满文抄写从小就熟知的尼山故事，可谓轻而易举之事。德子玉等人士，将长期在本族说部中敬慕的女萨满，用满语“尼山”定名，并不失民间传讲之“音姜”、“阴阳”、“阴间”、“尼逊”等本音，用满文加以统一和规范化，升华了满学价值，足见造诣之深。

《尼山萨满》在国内外的问世，不但对于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和满学的研究，带来鼓舞、启示和思考，还会使人们更加认识到抢救濒危民族

文化的迫切性与必要性。长时间以来，笔者作为《尼山萨满》故事诞生与传播的故乡人，总是感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满腔热情地从事我国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文化进行采风中，应该兼顾对长期流传在家乡一带的《音姜萨满》的现实状况做些必要的调查。1980 年春笔者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那时起，在我国著名民间文艺理论家贾芝先生指导下，开始对满文《尼山萨满》现存状况进行调查。笔者首先到黑龙江沿岸的爱辉、黄旗营子、大五家子等地访问。半个多月的故乡生活，很是令人惊喜。在曾是幼时同窗好友葛宝山的陪同下，我拜望了许多亲戚长辈，发现能用满语讲唱《音姜萨满》的人还真不少，不单有十几位老年男女，还有近三十岁的一些中年人。在下马场、兰旗沟两屯，访问祁姓、阎姓两户满族人家，主人能用满语简略说《音姜萨满》故事，不过他们受老辈人传讲影响，而习惯于叫《阴间萨玛》，也叫《音姜萨满》，不叫《尼山萨满》。因科研繁忙，亟需返回，尚有几位老人未能看望，不久病逝，成为我永远的遗憾。此行对我日后开展民族学研究意义重大，民族文化知情人在逐年谢世，深切感悟文化抢救之严峻性。1985 年夏，吉林省民族研究所成立后，我们继续在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中调查，获得各族以不同语言、不同表述方法所传讲的《尼山萨满》（内容近似，书名不一）手稿十余件之多，并喜得俄国海参崴本《尼山萨满》满文复印件。1986 年春，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决定将多年来精心汇集之满汉文《尼山萨满》及东北各地各民族民间存藏本，汇总成册，派人送往扬州出版。此举当时在国内尚数首例，对于深入推动和开展北方民族文化抢救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部分家传书稿在扬州编印过程中丢失，贻误了出版。尽管如此，我们仍未间断和丧失对《尼山萨满》文本的社会调查、征集与研究。不久，我们获得俄国学者存藏的《尼山萨满》另一种满文复印件。这期间，国内《尼山萨满》研究发展很快，著述甚多，而我们相对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2002 年，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辑委员会，积极实施抢救和征集满族说部文化遗产的工程项目。《尼山萨满》的调查与搜集有了新的契机，重又被列为重要编选书目。我同文礼先生曾连续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呼玛、爱辉、逊克等地访问，并四次到故乡孙吴县沿江乡四季屯村，专访何世环老大娘。她的祖籍今属俄远东地区黑龙江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地方。1900 年庚子俄难，她的先人

逃过黑龙江定居这里，开始世代在下马场耕地打鱼谋生。父亲何蔼如通晓满汉文，曾任下马场屯小学校长，丈夫关文元是关姓家族萨满，二人都已相继离世。她曾在小学读过四年书，受家族文化熏陶，很小就说满语，记忆力好，聪明好学，至今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她是位满族民俗通，能用满语讲《音姜萨满》，全屯老少族人都很尊敬她。这期间，我们还访问了四季屯 80 岁的满族大娘臧彩凤和逊克县车陆乡 81 岁高龄的满族孟秋英大娘和 92 岁高龄的何金芝老大娘、宏卫乡满族 79 岁高龄的富新荣老大娘，她们都能说流利的满语并能讲几段满语《音姜萨满》，可惜后三位老人现均已相继病逝，这可以说是满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满语《尼山萨满》在民间至今仍有流传，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有力地昭示我们，虽已进入 21 世纪，但满语及满族许多珍贵的文化遗存，并未因现实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而完全在满族民众中消逝殆尽，民族文化历来植根于民族生存土壤之中，永葆不息的生命力。但是，人类自身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则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故此，我们应以百倍的热忱，加速民族文化抢救步伐，增强急迫感和责任感，使更多祖先创造的遗产得以保护下来，为我国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07 年 1 月 6 日

《萨大人传》采录纪实

富育光

1. 《萨大人传》主人公萨布素生平述略

萨布素，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祖籍吉林乌拉，清康熙朝著名抗俄将领。其祖父哈勒苏、父亲虽哈纳追随努尔哈赤父子征战，皆以尚勇著称，虽哈纳后任宁古塔城守尉之职。萨布素生于宁古塔将门府第，自幼严受家训，忠厚爱人，更以“西丹”兵（清八旗养育兵）童龄随伍，少而有谋，勇武善战，聪敏过人，屡立奇功，由笔帖式递升领催、骁骑校、佐领、协领、副都统。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十月，清廷增置黑龙江将军衙门，萨布素以其出类拔萃的才干被康熙帝钦点由宁古塔副都统衔擢升为第一任黑龙江将军。从此，京师山海关之外形成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政治管辖格局，直至现今。作为首任将军，萨布素在黑龙江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与彭春等将领共同指挥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抵御外来侵略、维护边疆领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萨布素在任黑龙江将军 18 年，驻守边疆、率兵抗俄、进剿噶尔丹、筑修城池、开辟驿道、设立官庄、兴办义学，政绩显赫，后人称颂其“为人沉勇好兵略，尤喜观山川形势”，有“文武干济之才”。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八月第二次东巡时，盛赞萨布素守疆功勋，又以亲御蟒袍、缨帽赐之。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嫩江大水，灾情严峻。此后连续三年累经水患，萨布素“因以旧存仓米按丁支放”论罪革职，在佐领上行走，寻调京授予散秩大臣，未几卒，家无余财。

萨布素以士兵而将军，深谙民间疾苦，视漠北各族如兄弟，深得军民之心。病逝后，各族奠祭缅怀，常忆故将军。

2. 抢救项目的提出及对其流传区域的考察

自 1978 年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创立始，我们风雨无阻地奔波在白山黑水满族大小村屯之间，开展对我国满族等北方诸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征集与研究工作。深切体会到，民族文化的存藏、延续与传播，至关重要的是，各民族中得有一批忠诚于本族文化的知情人和传承人，像保姆，像园丁，使民族文化遗存永葆不朽的生命力。满族及其先民悠久灿烂的古老文化，并未因社会风云变革而消失，

仍如数家珍般地藏于民众之中。满族不胜枚举的文化遗物，便是靠那些可钦可敬的民族文化老人，祖传父，父传子，流传下来的。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我们对这种民族古老文化现象所固有的内在增消规律认识不足，抢救意识淡薄，有多位民族知情人溘然谢世，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未能来得及抢救。满族传袭古久的民间长篇说部，亦处于濒临消失的危境。我们在科研力量薄弱、经费不足等窘况下，徒步到满族聚居村庄，住农家，同他们一起劳动，使族人感动，获取珍藏有年的满族说部的大量线索。在院科研会议上，历史学家佟冬院长很重视流传在黑龙江省清康熙朝抗俄名将萨布素英雄传记和渤海时期镜泊湖传奇故事《红罗女》两部满族说部，认为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史、边疆史、民族史颇有学术价值和代表性，而且对北方民族文学史的架构也有重大意义。

我们基于人力和财力条件，遵照老院长“要像挖萝卜，挖一窝得一窝，不可摊得太大”的叮嘱，从 1981 年起，除在东北、京津、河北、成都等地对满族文化流布实况做调查外，着力以“访萨采红”为开端，从 1983 年春至 1984 年冬底，频繁往返于长春至齐齐哈尔、爱辉、呼玛、宁安之间，考察萨布素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历史和现状，专访萨布素将军同宗的满族富察氏族人和文化知情人士吴维荣、富崇孝、傅英仁、马文业、关墨卿、富希陆、富安禄、富兴禄、陈凌山、徐昶兴等诸位长者和先生。1983 年，恰逢端阳佳节，我们访问了爱辉镇西岗子村。西岗子村，是清康熙朝大清八旗劲旅抵御外侮入侵的后勤基地。传讲当年盛京和吉林的物资，由水陆两线日夜兼程输运，粮草如山，警锣震野，灯火如昼，赢来了保卫雅克萨之战的辉煌胜利。近世，还常在此处寻见旧箭簇和锈矛残物。我们怀着崇敬之情寻访古战壕遗墟后，与当地父老欢度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热情爽朗的满族男女老少，一听说畅谈萨布素的传奇故事，嬉笑着聚在一起，全不知疲劳，在槽头马灯下争着讲萨大人。此行还有幸认识了一位七旬老人叶福昌，满族，正蓝旗人，祖上曾跟随萨布素参加过雅克萨战斗。大家在一起越谈越亲热，老人的儿子原来还是富察氏家族姻亲。福昌老人家从小听过老辈人讲说部，如今仍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爱辉早年流传的《萨大人传》。从大家谈笑风生中可见，族人熟悉萨布素，敬仰萨布素，他的英雄故事，感人肺腑，百听不厌，久已融入中国北方众多英雄人物业绩之中，成为北方满族民众激励族人、教育儿孙的生动话本。

据《竹书纪年》等古史可考，早在 2000 多年前，黑龙江古代地区

就是女真先民肃慎生活区域，向中原王朝贡献弓矢。肃慎至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唐时称靺鞨，宋时为黑水女真人故地。多年来中俄两国考古挖掘，证实沿江两岸挹娄、靺鞨时代文化遗存最为丰厚。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黑龙江口设置奴儿干都司，派兵驻守。“奴儿干”即“尼噜罕”，满语“画”的意思，管辖着西起斡难河（今额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与库页岛的广大地区。清代完全承继了明朝的行政管辖范围。萨布素便是为执行维护北疆主权而到爱辉赴任的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在中华民族不屈服列强凌辱的抗争中，与彭春等众将领充满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取得清史中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历史性胜利。

处于这个重大历史漩涡中的风云人物萨布素，有众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在东北各地传颂，应该说这是必然的。不仅如此，在黑龙江省萨布素本族后裔之中，长期以来还流传着两个长篇说部：一部源自宁安富察氏家族；另一部源自爱辉富察氏家族。宁安，即清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所在地的宁古塔，是萨布素的故乡，也是他在开疆守边的烽烟中，从一名马甲锤炼成长为八旗劲旅中一员高级将领的热土。爱辉，则是清政府远设在黑龙江畔抵御外侮的前哨疆场。在这里萨布素以统帅之谋，兵进额苏里，建黑龙江新城（即今爱辉城）、雅克萨奏凯，继建墨尔根城和齐齐哈尔城，嫩水罹难，等等，萨布素整个后半生的辉煌历程坎坷生平，都镌刻在这片黑龙江热土上。宁安和爱辉两地族众，各依对萨布素的记忆和经历，汇集成两部长篇说部。宁安满族富察氏家族，由傅英仁先生承继傅永利老人传讲的萨布素说部，名曰《老将军八十一件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初记完毕。爱辉地区满族富察氏家族，由富希陆先生承继其祖父伊朗阿、父亲富德连传承下来的萨布素长篇说部，名曰《萨大人传》的内容浩繁《萨大人传》与《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相映成辉，都传颂了老将军勇捍边陲、戎马一生的伟绩，是反映17世纪中叶我国北方边疆史、民族史重要佐证，堪称满族说部艺术的姊妹篇。

3. 长篇说部《萨大人传》在爱辉满族富察氏家族中的产生与传承

爱辉地区满族富察氏家族《萨大人传》的讲述和传播，有其深广的历史渊源。有清一代爱辉向为北方要塞，雍乾以来，江驰兵船，城报更漏，武馆茶肆充斥里巷，边陲古城空前繁华，远胜今日。十字街闹市有人竟俏比为京师小天桥。《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载，相传清咸同至民国

施政，老爱辉城关魁星楼下十字街口，书艺场栉比鳞次，为北陲一景。有用扎板、琴弦、八角鼓弹唱《雪妃坟》、《征马餍鲑》者。其中，出了位艺名叫“小雷公”的人，为《征马餍鲑》所动，将它改编成长段子河间大鼓《漠北精英传》，沿黑龙江上下奔走，住工棚子里给放排哥儿们弹唱，挣铜文百串，颇有声望，成一佳话。从吉林、盛京先后到爱辉求财落脚，类似“小雷公”的艺人，尚有“扇子刘”、“小彩凤”、“堂笑天”诸老板，除有自家闯红江湖书段子之外，因受满洲宣讲“乌勒本”故事影响，都曾到过满洲人家，去听萨公传等北方人物故事，有心者竟锦上添花，冠以新名，自成一派，使满洲一些内传说部由此出了名，传播开来。考萨布素故事等能够风靡北方，从前述多位艺人的钟情可见。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为清代以来我国北方书场汇入清新活水，在北方的长期影响是深远的。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脍炙人口的长篇说部《萨大人传》，能在民间流传不衰，影响几代社会文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满族世代承继着族中上下人等均喜听讲本家族“乌勒本”的古制，有一代代传讲“乌勒本”的人。

黑龙江畔的爱辉县大五家子村和孙吴县四季屯村，中间有著名的三架山为屏障，相距仅仅三十多里。山明水秀，鱼米丰饶，这就是满族富察氏家族在爱辉地区中心聚居地。据富氏谱牒记载，富察氏族人到爱辉落户最早的先祖名讳叫托雍额，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春奉旨被选定为北戍爱辉征勇，携子伯奇泰与家眷，同满洲其他姓氏丁勇，同随萨布素将军经水路北上，汇合吉林兵进抵黑龙江东额苏里屯兵建寨。后迁至江西岸达斡尔人托尔加旧城址，重建黑龙江新城，即今之爱辉。清军平定罗刹后，在爱辉城四周建起八旗将士驻守耕牧的众多“拖克索”（即“官屯”）。除在爱辉城内有田亩外，大五家子、四季屯两“拖克索”，都是托雍额与儿子伯奇泰居住地。托雍额的子孙，生息繁衍，人丁兴旺，成为爱辉地方满族富察氏望族。其先人都是当年随同族同姓最高首领萨布素背井离乡、出生入死走过来的，有非同寻常的亲情。萨布素宽厚仁慈，身先士卒。夫妇俩又乐善助贫，赡养孤寡，享各族美誉。故而不少族人敬爱萨公，追随萨公，苦筑墨尔根、降风沙建卜奎（即齐齐哈尔），数月无盐笑不减，同甘共苦，生死不弃。萨布素晚年因嫩江连年洪祸，人畜毙野，擅动国粮获罪遭贬。老将军以重疴之躯系念灾乡，上折允奏，由京师得返江城齐齐哈尔，与军民同伏洪魔，称：“不令洪遁，安瞑目哉。”不久，郁愤而终。据传，一代享有盛誉的老将

军溘然长逝，震惊朝野上下。崇仰萨公将士族众，拜祭者唁哭将军衙门前，日日如潮涌，悲歌孝幡百日不落。富察氏族人们在葬礼后，奉迎灵牌，归返老将军生前魂梦牵绕的黑水故地爱辉，举行隆重的立祠奠祭礼。祭礼时，老将军生前同宗的长辈、同辈、晚辈以及各族兄弟朋友人等都含泪齐聚。鼙鼓号炮声声，富察氏家族以为巴图鲁（英雄）送葬用黑龙江口鲸鹿献牲大礼，荐献灵堂。众萨满咏歌祝祷，奠酒抛盏，穆昆达玛发以高亢的满洲传统古调，缅怀老将军之德，长忆老将军之威，英风长存，江河不老，高扬永祀。自康熙朝为老将军立祀故乡之祭始，便独立成祭，祭必有颂，沿成常例。这便是《萨大人传》这部满族传统说部产生的源流。

富察氏家族自古就传袭着极严格而独特的族规礼仪。族人们从康熙时代由宁古塔北戍爱辉起，族规礼仪仍沿旧制。全家族文武渔耕涉外事务多由男穆昆达总持，人丁育教饱暖杂艺家祭等多由掌家姑奶奶分派。虽互有分工，相辅主政，但掌家姑奶奶的族权高于男穆昆达。讲唱说部为育教之事，尊管家姑奶奶的吩咐办。据传，早在清初本家族还在吉林乌拉的时候，就谨遵当时掌家祖太奶奶遗命："每岁春秋，恭听祖宗'乌勒本'，勿堕锐志。"可见，富察氏家族讲诵说部久已成制，而且规矩很严。每讲必先由萨满奶奶从西墙神龛，请下装伴奏用的恰板、铜钟、铜镜等物件的神匣，众人拜祖祭祷，尔后由族中长老或遴选的"色夫"（师傅）们，焚香漱口，讲唱"乌勒本"。

"乌勒本"内容宏富，有神龛中众神的非凡故事、氏族发轫艰辛史、为氏族兴旺矢志献身的先民和各种精灵的英雄传说等等。《萨大人传》就是融入全族"乌勒本"文化宝匣中的又一新说部。据族人们回忆，《萨大人传》能传流后世，凝聚了多少代人的心血。萨布素将军故事，经过几次及时访问和关键性充实，使说部生辉。康熙末年，在三世祖穆昆达果拉查筹谋下，大量采录了老将军生前个人口述的生平回忆。萨布素深受祖父哈勒苏影响，倔强幽默，豪爽乐观，对于自身从孩提到将军苦辣酸甜的人生趣事，还有那些一生中提携他的男女老少，总要衷情怀恋，现身说法，启迪亲朋。这使说部倍加撼人心魄。另外，广邀各族遗老和老将军亲随家人，以及曾蒙恩于老将军夫妇的北方族众和宁古塔、吉林故地人士，叙谈所知的老将军往事，纠误修缮说部故事，才使这部"乌勒本"初具了长篇规模。当时，富察氏家族讲唱之老将军故事传本，名称并非统一：有称《萨克达额真玛发乌勒本》的，即《老主人传》，

也有称《萨宁姑乌勒本》或《萨宁姑安巴尼亚玛笔特合》的，即《萨大人传》。后来确定以《萨大人传》命名，在族中及周围的拖克索和噶珊传讲。

《萨大人传》第二次增补，时间持续很长。从乾隆末年至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在几代本族穆昆达奔走操劳下，先后向萨布素同朝的彭春、马喇、巴海、林兴珠之后人，借阅过文牍函册，问询轶闻往事。曾在雍正朝任黑龙江将军的萨布素季子常德，赠送老将军遗文墨宝，详解其父灵车归葬遇水患事。咸丰朝因罪谪贬齐齐哈尔之大学士英和，在爱辉聆听此说部后便倡议："勿圄于内，广而昭之。"英和还热心教授汉文。从此，《萨大人传》始用两种语言讲诵，族内依旧沿用满语，款待汉官客人时，由通晓汉语族人用汉语讲唱《萨大人传》。初始，用汉语讲述故事，时间很短而情节也较简单，后来才逐渐充实丰满起来。进入光绪时代以后，用汉语畅讲《萨大人传》，已成为族中男女长幼不感到陌生的平常事了。由于《萨大人传》用汉语讲唱，更加扩大了它的社会感召力。此外，道光、咸丰两朝戴均元、赛冲阿、倭仁、富俊等几位大人都非常关爱《萨大人传》，叮嘱说部多载民情风物，重史乘之说，杜"姑妄言之"之弊。这尤其加深了《萨大人传》囊括史实的厚重内涵，使其更具有了艺术的生命力。1900 年庚子俄难，多少房屋被焚，多少手足同胞惨死黑龙江，富察氏家族当年由琪任格太奶奶掌家，丈夫抗俄殉国，为凝聚阖族溃散之心，激奋重创家园之志，率族人套獐狍杀牲祭祖，然后她亲讲《萨大人传》，兴起时，拉起族人载歌载舞，锵铿歌舞吸引来荒塞北域逃难归来的满洲瓜尔佳氏（关）、吴扎拉氏（吴）、尼玛查氏（杨）、章佳氏（张）等族亲和沿江毗邻之汉、达斡尔、鄂伦春、索伦（鄂温克）等族兄弟。《萨大人传》成为须臾不可离的良师益友，是爱辉一带很受欢迎之满族口碑说部书目之一。

正如前述，满族说部初始以满语口耳相传，有说有唱，夹叙夹议，讲唱起来颇为灵活。在清康、雍、乾、嘉几朝，这部以讲人物为主体的说部，就是这样说唱结合地以满语流传着。咸同两朝后渐兴满汉两语传讲。民国兴，满语渐废，汉语讲诵日盛。尽管如此，直到解放初期，在黑龙江爱辉大五家子、四季屯、兰旗沟、下马场一带，即该说部产生的地域，还有不少中老年男女用满语说唱的，后来才逐渐改用汉语。从前的说唱多无固定唱本，直至清末，为了讲唱有所依据，流传方便，才有人用纸记下了讲唱提纲，且一个故事一个纲。然后再将这些记述各个故

事的提纲结集成本，便形成了这部“乌勒本”传本。

有了传本，则有利于更多的人参加讲唱。本来满族诸姓，当然富察氏家族也不例外，素有敬祖的礼俗，慎终追远，继往开来。每逢节庆、祝寿、新春伊始，都要举行家祭。家祭之后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讲唱“乌勒本”，以将军的故事、英雄的业绩黾勉后辈子孙，不辱祖望，奋志蹈进，代代传袭爱国之志，保卫边陲，光耀家风。这样，讲唱《萨大人传》，便逐渐成了富察氏家族敬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讲唱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更是一种讲家风、述族史、唱英雄、扬族威的传承教育的虔诚、肃穆之举。讲述的传本，被称之为神本，并像供奉族谱、神器一样，放在木匣之内，平时供于室内西墙神龛上。讲唱时，再恭恭敬敬地请下来。

本部《萨大人传》，就是上世纪20年代爱辉大五家子富察氏家族总穆昆、说部总领富察德连先生承继的祖传珍藏本。这个古老的传本，自康熙朝果拉查起，经历朝已有二百七十余年传承史。其传承的顺序大体是：富察氏家族第十世祖、清道光朝武将发福凌阿（又名“吉屯保”），他对族传说部极为钟爱，讲唱人小有疏漏，必严词申斥。据传发福凌阿老玛发，身为武将，素喜文章，在清后期社会江河日下情况下，主张要恪守礼俗，对全家族满洲说部的传藏，特别是能够保留到今日，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在咸丰初年告老还乡，荣归爱辉故里，率族人拜祠祭祖后，他谦躬地在中堂为族人讲唱《萨大人传》中“老将军雨夜挑灯护江堤”故事。老人家返乡无事，便同穆昆们推敲《萨大人传》。《萨大人传》能成为全家族重要宝卷，是发福凌阿老人晚清后期使之备受呵护，才得以完好传世，因此他是最值得尊敬和感激的人。同治初，他在卧榻边将本家族说部总领事务传给长子、爱辉副都统衙门委哨官伊朗阿将军，然后与世长辞。伊朗阿因光绪庚子年（1900年）抗俄，与凤翔大人等殉难于大岭。灾祸突降，阖族议定将全族说部总领事务并说部卷匣由伊朗阿将军妻子琪任格太奶奶掌管。她病逝后，委于长子富察德连。德连公于民国年间病故，传给其子富希陆和其侄富安禄、富荣禄，由富希陆收藏。此时社会动乱，家族已经没有祭礼和讲唱说部之举了。解放后，经土地改革和路线教育，说部卷匣及文稿陆续被收，富希陆“文革”遭迫害，残稿被焚，伤残致疾，1980年秋病危时，电召长子（富育光）速返故里。我当即由长春急速返回故乡。老人危病中仍系念祖传《萨大人传》，命我不要偷闲，一边躺在炕上调病饮汤药，一边为我吃力

地吟讲《萨大人传》，我含泪边听边一字一字记录。老人家讲一气儿，歇息一气儿，足足记了月余。我因公务忙返回长春。没过月余，接亚光弟电报，老父长逝，终年六十有九。我有惭于先父，热泪洗面，一连三十多天什么事情也办不下去。先辈这部长篇说部，不论从所记载之时限跨度，还是从所包容之历史与社会内涵，堪称是绝无仅有的北方民族文化百科全书。它活生生地记录和再现了17世纪我国北方边疆错综纷纭的社会现实，是几代人民间口承艺术的智慧结晶，故称其为一代史诗也不为过。若干年来，我总为沉睡在我身边这一卷卷记录而激动发愁。如何处理先父留下来的遗物，是数十年来始终萦绕在我心里的一桩大事。2002年，在老学友文礼先生的热忱关注与帮助之下，有幸得到了原吉林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先生和原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吴景春先生的鼎力相助，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集成编委会”，使珍贵的满族文化遗产得见天日。我怀着对先辈崇仰之情，对本家族家风的诚挚敬意，夜以继日地忘我忙碌，用半年多时间，将此传本讲述并录了音，交由省文化厅于敏先生，她遂根据录音下载，细心整理完毕。现将《萨大人传》满族乌勒本，谨献于世，以飨读者。

2005年6月26日

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

王宏刚[1]

摘　要：我们亲历二十余年满族说部田野调查，接触到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满族说部作品，其中傅英仁所传承的满族说部《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红罗女三打契丹》与马亚川所传承的满族说部《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为典型个案，从中可以探究满族说部形成、传承、传播的规律，剖析满族说部蕴涵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学价值。

2006年，满族说部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相关学者与文化工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田野调查的辛劳成果，更是近百年来众多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在各种历史风雨中精心保护的结果，其中蕴涵着满族及其先民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是近三千年来民族历史文化与生活的百科全书，也生动地展示了满族与汉、鄂伦春、鄂温克、蒙古、达斡尔、赫哲、锡伯、朝鲜等民族血肉相连的互动关系，深刻地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凝聚力。在表现民族审美理想的艺术能力上，满族说部以口承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样式可与满族的作家文学比肩。

笔者是近二十余年来满族说部田野调查的亲历者之一，在我的导师、合作者富育光先生的引领下，与程迅、于又燕、尹郁山、李国梁、于国华、金天一、郭淑云、苑利等合作者采访了众多的满族说部的讲述人，其中傅英仁、马亚川是满族长篇说部的传承人、杰出的民间故事家，他们传承的宏篇巨作将成为满族文学史的重要篇章。为了深入挖掘满族说部在民间的丰富矿藏，也为了能够准确理解满族说部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我们对满族的原生态信仰——萨满教进行了长期的不间断的田野调查。在满族萨满教中，不仅传承了数篇有重要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满族说部，如萨满英雄史诗《乌布西奔妈妈》，而且蕴涵着满族说部核心的文化元素与“基因”。由于满族说部的内容包含着许多鲜活的满族往昔鲜为人知的生活场景，所以我们对满族的民俗进行了系统调查。

---

① 作者简介：王宏刚（1949—），男，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宗教与文化、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研究。

满族说部包含了与满族相邻的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内容，因此，我们对相关的汉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锡伯族、朝鲜族等民族聚居地进行了长期的文化调查，重点是东北地区，还有与之相邻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等地区。由于有清一代，满族在全国各地驻防，我们追寻着满族说部的流传足迹考察了北京、天津、河北、新疆、广东、浙江、山东、四川等满族聚居地。

在二十余年的满族说部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份巨大而珍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它不仅揭示了满族及其先民女真族在历史上迅速崛起并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原因，而且生动地展现了满族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无疑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随着生活方式在当代的改变与相当一部分传承人相继故去，满族说部曾经长期处于濒危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一部分满族短篇故事相继成集出版，如《满族民间故事》、《七彩神火》、《满族神话故事》等，其中一部分是满族长篇说部的节选，但作为满族说部的主体——长篇英雄传说，一直没有机会系统整理与出版。面对传承人的炽热心情与期盼，我们长期焦虑不安。跨入新世纪以后，在吉林省谷长春、吴景春、荆文礼等同志的努力下，此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受到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文化厅的高度重视，并于 2003 年成为国家艺术研究重点项目。2005 年当我从书箱中寻找到已沉睡了 20 年的《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红罗女三打契丹》、《女真谱评》等手稿时，不禁热泪盈眶，因为这些优秀的满族说部的代表作的讲述者、传承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他们没有等到实现世代夙愿的那一天。但是，能够告慰他们的是：适逢盛世，集多少代人心血传承至今的满族说部即将面世，将进入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学殿堂，将给中国的文学天空增添灿烂的星辰。

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笔者已由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年近花甲的老者。但是，踏遍青山人未老，在笔者 51 岁（2000 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后，这种田野调查仍未停止。虽然田野调查要栉风沐雨、夏暑冬寒，其中甘苦鲜为人知，但萌生于山野的文化珍品只有亲临才能尝到，这点个人的辛苦是值得的。相比傅英仁、马亚川等已故传承人的经历，我们是走在坦途中。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他们热爱民族文化的崇高精神也时时激励着我。因此，这篇文章是对他们的一个永恒的纪念。

一、傅英仁与满族说部《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红罗女三打契丹》

1981年春，笔者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新成立的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室开始学术生涯，在研究室主任富育光的带领下，与程迅先生在牡丹江上游的宁安县结识了时任县志编辑的傅英仁先生。傅老与育光师同为清朝首任黑龙江将军富察·萨布素同宗后人，傅老是萨布素家乡老将军说部的传承人，育光师是萨布素为抗击沙俄侵略者移师爱辉后富察氏老将军说部的传承人，同一母题两个版本的两位传承人自有其特殊的宗族与共同文化旨趣所凝结起来的深厚感情，所以傅老一家对我们亲如家人。当时，傅老年近六十，只要一提起老将军的故事，饱经风霜的脸庞立刻神采飞扬。我们便在傅老家边听他讲边录音，回到旅社就听着录音抄录下来。因为在这部原名《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的长篇说部中，涉及到清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一般人不了解的满族民俗以及相关满语，不及时抄录，事后不易理解，所以我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几乎天天与傅老在一起。在听讲中，我们逐渐感受到，满族说部不是一般的娱乐性的民间故事，而有着凝重的英雄崇拜的文化情愫，是进行氏族自我教育的庄严方式，所以，傅老在讲到萨布素成功时，会开怀大笑；在讲到萨布素厄运时，会哭泣悲哀，甚至几天都难以自拔，因为老将军说部的命运已与傅老的生命融为一体。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傅老一鼓作气讲了160余盘录音带，笔者抄录的文字已在50万字以上，可见傅老对老将军说部故事的熟悉程度。

当时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经常一家一家饭店找过去，找一个最便宜的饭店，几个人吃一个菜。最高的享受是一起抽一包一角几分的“红月季”香烟，但我们特别兴奋与充实，因为《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的长篇说部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而多彩的世界。故事以萨布素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抗俄名将的一生业绩为主线，广泛地反映了顺治至康熙年间东北地区各族人民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不仅有对收服东海部、康熙东巡、松花江战役、兴建爱辉城、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签订《尼布楚条约》、征噶尔丹、修嫩江大堤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而且全景式地展示了满族等北方民族鲜为人知的生活场景与爱情方式，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

为了保证满族说部整理与研究的科学性，1981年6月22日我们在

宁安县宁安旅社，就满族说部《萨布素将军》的传承与流传情况，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们了解到满族说部的形成与满族历史悠久的“讲古”民俗有关。傅老谈道：满族有一个习惯，经常要举行祭祀或者抄谱，当祭祀完了的时候，总是要讲一些故事。我们家呢，就讲老将军的故事。因为萨布素是我们富察氏家族的祖先。过年、过节啦，或者没事的时候都讲故事。我讲这一段，他讲那一段。这就是说，在我们傅氏家族中讲将军的传说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在满族中，“讲古”是族教的主要方式之一，容易形成世代传递的传承人。如傅老的萨布素故事主要是从其三爷（伯父）傅永利那里传承下来的，傅永利因善讲萨布素故事被称为“三将军”，他持有该氏族在同治三年抄录的《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的文字提纲，后传傅英仁。该氏族最早的讲述者是傅老的第四代祖乌勒喜奔，他雍正年间在萨布素的儿子常德的将军衙门里当笔帖式，对萨布素的一生很熟悉，能把萨布素的故事成套讲出来，一代一代传承，到同治年间已成规模。傅老还讲道：虽然满族并不刻意培养传承人，但有时族中老人在临终时嘱托：“你们得注意啊，把我们老将军的故事流传下去，不要到咱们这一代就停止了。”所以传承说部故事成为氏族的集体意识。《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的流传基地是宁安缸窑沟，是富察氏聚居的地方，傅永利也经常到那里讲述，但萨布素故事的流传区域非常广阔，因萨布素有一支族人在康熙年间因为抗俄的需要迁到爱辉，有一支族人迁到卜魁（今齐齐哈尔），萨布素的直系家族还有进京的。富察氏分布在嫩江、卜魁、爱辉、吉林等地，相关故事也就流传在这些地区。萨布素当了18年将军，当时他的影响就是跨氏族的，在他身后，他的故事也在其他氏族甚至其他民族中流传。富察氏在传承萨布素故事时，也传播到相邻的氏族或民族，如在宁安，熟悉萨布素故事的有满族关墨清、关瑞芳、关文魁、张玉生、寿正川等人，也有汉族海大槽、刘大个子等人。

我们根据傅老提供的线索，采访了当地的文化工作者马文业、栾文海、宋德胤等人，据他们的调查，萨布素故事在宁安、牡丹江、敦化等地广为传播。我们还根据《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的故事发生地，与傅老共同考察十里长江（宁安境内的牡丹江）、泼雪泉、镜泊湖、渤海古城等。该说部的录音、抄录、考察、考证工作前后花费一年半时间。遗憾的是傅老生前没有见到该书的出版，但那时的田野调查为今天的整理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收集萨布素故事时，我们已听说镜泊湖红罗女的优美传说是一个凄美的满族爱情故事。1982 年，当笔者与吉林省歌舞团创编室陈福利先生亲临镜泊湖时，还是被它的大气与纯美所折服。一连十几天，傅老讲述了《红罗女三打契丹》的长篇说部，故事虽然仍以红罗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反映了渤海时期满族先民靺鞨女英雄忍辱负重、保家卫国的壮烈业绩，不仅展示了渤海时期广阔的历史画卷——包括契丹、新罗故事，而且具有浓郁的满族神韵。在随后的调查中，笔者在珲春发现了满族祭祀红罗女、绿罗女的古俗，相关的传说也是保家卫国的女英雄。后又据傅老介绍，相识了另一位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关墨卿，我请他讲红罗女故事时，他说他的故事叫《比剑联姻》，是讲红罗女与大唐太子比剑联姻、保卫国家的故事。我请他讲一段，他开拍就讲，史诗般的气势一下子就吸引了在场的人。我录下这段开场白后，请他笔录下这部说部。一年以后，一部 40 余万字的满族说部《比剑联姻》的手稿完成了。从上述调查来看，傅老所讲的卫国女将红罗女形象更接近原始形态。

1983 年，当我整理出 20 万字的《红罗女三打契丹》初稿时，恰逢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团团长张来仁、文化局局长韩光烈造访。当他们听到第十八回故事时，不禁流泪，说头拱地也要将此故事搬上舞台。一年后，新城戏的第一个满族剧目《红罗女》上演，次年，该剧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剧目“孔雀杯”奖，国家民委、文化部“民族团结”奖，可见满族说部的艺术价值。

傅老将一生都献给了满族的文化事业，所以他传承或者收集的满族说部资料丰富多彩，除了本文所述的两部长篇满族说部外，他给笔者讲述过故事梗概的长篇说部还有《东海窝集部传奇》、《金兀术传奇》、《金世宗走国》等，另外，他曾经讲述过的 85 则满族萨满教神话也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二、马亚川与满族说部《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

1982 年，笔者在哈尔滨松花江流域的满族聚居地采风，在双城结识了锡伯族农民诗人高凤阁，文化馆的高庆年先生，在他们的推荐下，笔者与当地满族说部的传承人马亚川先生相识，并与程迅先生多次拜访他。当时马先生 54 岁，居双城县城，原隶满洲镶黄旗，满姓马富费氏。

马亚川的故乡双城至相邻的阿城，有两条河——阿什河与拉林河，

八百年前，这两条河叫安山虎水和涞流水。在这两条河的流域，孕育了一个强大、英雄的部落——女真完颜部。完颜部英雄在涞流水聚集二千五百女真族勇士起兵反辽，一举灭了辽国，建立了雄踞中国北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金国。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金朝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页，但在完颜部的故乡，在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中，仍流传着许多悲壮而又动人的女真英雄传说。诸多的民族英雄仍活在后辈族人的“口碑”之中。马亚川先生搜集的满族说部《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等就是金源地区女真故事的杰出篇章。

《女真谱评》是大金国建立前的完颜部部落英雄的系列传说。它从九天女与函普经过一段神奇的经历结为夫妇，被完颜族人敬为始祖起始，历述了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随阔）、昭祖石鲁、景祖乌古迺、世祖劾里钵、萧宗颇刺淑、穆宗盈哥、康宗乌雅束、太祖阿骨打各个时期的历史传说，止于金朝建立。从远古的神话、群婚、石器时代，到奴隶制的萌生、完颜部的形成、发展，直到阿骨打推行新制度——对奴隶的部分解放、战胜辽朝，都有生动细致的描绘与解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占据了故事中的显要地位，从他的神奇出世、与七位娘娘的奇遇、与辽宋的巧妙周旋、统一女真三十五部，以及他起兵反辽、建立大金的系列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有声的历史画卷，堪称女真族的无韵史诗。这部分资料不仅史籍上廖若晨星，而且在我们已经搜集到的满族传说故事的口碑资料中也属凤毛麟角，所以填补了满族民间文学史的重要空白。该说部通过历代民间故事家与民间文人的润色，语言十分优美，尤其是大量女真语、满语与民间方言的应用，使故事生动活泼。它和牡丹江地区的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先生搜集的满族说部各具异彩，交相辉映。

在我们的满族说部调查中，马亚川与傅英仁属于不同类型的传承人，傅英仁的《老将军八十一件事》传讲的是同宗先人的英雄故事，它的传承以氏族为基盘。而马亚川传承的是民族故事，其本身与讲述对象无血缘联系，所以马亚川的传承经历也饶有兴味。

据采访资料记录，1929 年，马亚川未满周岁，其父因家境贫困，积劳成疾去世，不久，其母被卖到松花江北岸，因思念孩子，被地主打死，他被外祖父赵焕收养。赵焕也是一个满族人，这位走南闯北的厨师见多识广，生性诙谐，特别善讲本族的先祖——女真人的故事。马亚川的外祖母赵沈氏，大舅父赵振江都是讲故事的好手，乡邻中也有一批善

讲故事的人。那时，广大东北农村很少有其他文化活动，“讲古述祖”这女真人留下的古俗成了满族人的主要文化活动。在漫长的冬季，族人们围炕而坐，边搓包米边讲“古趣儿”。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马亚川成为一个故事迷，常常听到半夜也不肯睡觉。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的乳汁滋育他幼小的心灵，给他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天长日久，他也成为一个小小的故事家，讲故事成了他家经久不衰的家风。

马亚川12岁时小学毕业，考国民优级学校总分第一，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13岁时学油画匠，14岁时替舅舅到绥芬河当劳工。坎坷艰难的生活经历使马亚川自幼接触各个行业的劳动群众，熟悉他们的生活，听到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马亚川本人又敏慧好学，记忆力过人，所以在他的童年时代，头脑里就积累了大量生动而又丰富的民间口碑资料。1945年日本投降时，马亚川的大舅父在哈尔滨市平房做工，带回日本人用中国人做试验的病菌，致使在35天内，家里连续死5口人，只剩马亚川和外祖父等4人死里逃生。在这场劫难中，外祖父赵焕将一批珍藏的家传古书交给了马亚川，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手抄本《女真谱评》。

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在给努尔哈赤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时，下旨禁本族称诸申（即女真），只称满洲，但在金源故地，不少满族人仍称女真。《女真谱评》的故事内容实际上包括女真起源、完颜崛起、大金兴亡、后金风云、清朝盛衰等整个女真——满族发展史，这部传说手抄本共分十册，是用毛笔撰写的，虽然它是以氏族英雄、部落首领、皇朝君臣为主干的一段段故事组成的，但溪流成河，气势宏大，带有某种史诗的意味。后来为了便于阅读，将女真起源、完颜崛起的历史传说定为《女真谱评》，其余部分根据各自特点定名。

《女真谱评》的撰写者是马亚川外祖父赵焕的表弟傅延华，他是一位蒲松龄式的人物，光绪年间的落第秀才，一直生活在民间。当时，清王朝江河日下，使他日益忧虑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想从民族的历史中，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从民族的英雄传说中，汲取振兴民族的精神力量，所以对本民族族源传说和英雄故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刻意搜集这方面的传说故事，而且把它整理成文，并在一些重要的传说故事后面写上自己的评价，故起名为《女真谱评》。马亚川看到他小时候听外祖父和其他族人讲的许多故事在《女真谱评》手抄本里都有，自然产生强烈的兴趣，爱不释手。他从这里学语文，又从这曲折动人的英雄

故事中学到了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虽然这本书已失落多年，但它的内容已深深印刻在马亚川的脑海里，他讲起里面的故事出口成章，如数家珍，写这类的故事也是挥笔就成，除了马亚川记忆力强的因素外，还因为这些民族英雄传说凝结着他深沉的民族情感。

1946 年，马亚川在韩甸区政府参加了工作。区领导见他是个孤儿，便给他做了里外三新的新衣服，又送他到双城县兆麟中学行政专修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到省公安厅工作，后转到海林县公安局。在这期间，他深入到机关、企业、工厂、乡村各个角落，甚至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生活地位的改变，并没有减弱他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他到一处，就讲故事，听故事，搜集故事，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仍是本民族的传说故事。后来，组织上又送他到省商业干部学校计划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就一直在商业系统工作，直到离休。

1957 年，马亚川在双城副食品商店工作时，创造了“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的“三参一改”的民主管理企业经验，受到中央和省委的重视，该商店被评为全国红旗商店，马亚川被任命为商店经理。1958 年秋，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富春、蔡畅、杨尚昆等同志到该商店视察。1959 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奖给该商店一面锦旗。后来，马亚川被调到食品公司任工会主席。1960 年起，马亚川在广泛搜集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一定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的小说《蒲草的故事》等三十多篇，先后发表在《黑龙江日报》、《北方文学》、《哈尔滨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十年浩劫”中，马亚川也因此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亚川被选为县政协委员，为省政协写了 10 万字的文史资料《莫德惠生涯》，又写了《花园酒香》、《催春》、《保证》等作品。

1982 年秋，笔者与程迅一起拜访了离休在家的马亚川先生。我们在和马先生交谈后，发现他的知识广博，尤其对女真历史故事、英雄传说相当熟悉，他搜集的满族民间文学的口碑资料，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较高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便约他写稿。马亚川先生一口气写了 100 篇，其中有一部分和采访者合作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满族民间故事选》及《民俗报》、《长春日报》等报刊杂志上，而其中的女真族源故事、女真婚俗传说很快引起学术界重视，被引用到某些学术论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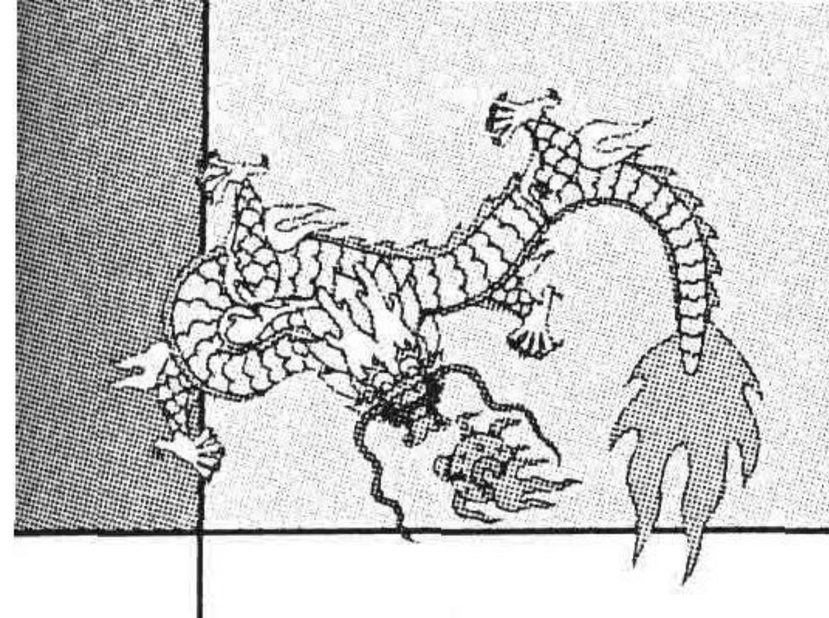
自那次采访后，马亚川先生手中的笔，一发而不可收。夏日冒酷

暑，冬日顶严寒，除了政协的一些活动外，他几乎终止了一切社交活动，总是闭门在家，奋笔疾书。甚至在夫人动手术住院时，仍抽暇写作。他要将先人用心血汗水写成的《女真谱评》传世，将这份民族的文化遗产挖掘抢救出来。在三年多时间里，他写出了三百多万字的满族说部资料。包括清太祖努尔哈赤、康熙、乾隆的历史传说，长白山的风物传说，满族的风俗传说以及萨满教神话传说等等。1986 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康熙的传说》，一个近百篇的传说集，其中编入马亚川先生搜集并参加整理的康熙故事 20 余篇。这里有宫闱秘闻、公案故事和反映康熙朝重大事件的历史传说，情节动人，各具风采。

我们为考察马亚川的满族说部流传状况，曾经多次在双城周边的金源地区考察，发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女真故事，可见地域的历史文化蕴藏也是满族说部产生的重要成因之一。

从马亚川传承的《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等满族说部的代表作来看，满族说部的形成、传承、传播，与大量满族的民间文人的参与有关。有清一代，满族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是满族说部产生并发展的文化土壤。

汗水入土悄无声。满族说部凝聚着众多传承人、讲述者的汗水、心血与憧憬。囿于篇幅，本文不能详细展开，但从本文的个案分析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份后人应该珍惜的文化遗产。



回忆满族说部的发现

孟慧英

2006年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中，满族说部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得到专门的展示。这不仅是满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件喜事，也是一切为了满族说部的发掘、搜集、整理、出版的同仁的喜事。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能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一份心意。

2005年7月中旬，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博物馆、中国文联以及吉林省各大学、文化研究单位的专家，就满族传统说部的先期成果——《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比剑联姻》、《扈伦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东海窝集传》、《金世宗走国》等作品，逐篇进行了审查和讨论。这是一次空前的关于满族说部的盛会。

当时参与报道会议的记者很多，他们一方面对满族民族文化的大发现和巨大的搜集成就感到震撼，同时他们也有疑惑：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满族长篇文学作品？它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民族文化基础？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很少涉猎满族民间文化的一般群众来说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但对于长期从事满族民族文化的调查者、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

满族的民间文化土壤是深厚的，满族说部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是漫长的，满族说部的搜集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调查过程。仅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早在十到二十年以前我就亲自调查、整理、阅读过《南北罕王传》、《女真谱评》、《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红罗女》、《萨布素将军的故事》、《东海窝集部》等作品，只是当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它们作为“满族说部”的系统性。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满族说部的民族基础，这里我仅对早期调查《南北罕王传》、《女真谱评》作品的情况稍做回忆。

1984年夏秋之际，为了准备硕士论文，我在东北三省十多个县进

行了民间故事搜集工作，接触了许多故事讲述者，并对其中近二十人进行了重点调查。如黑龙江省双城县五家乡民和村的张德长、蒋本荣、赵德福、吴永礼，黑龙江省五常县的郎志新，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乡的关荣森以及乌拉街满族乡北兰村的关世英、罗世中，黑龙江省宁安县的满族故事家傅英仁、双城县的关树山、马亚川等等。他们之中既有当地人们公认的故事能手，也有只会讲几个一般故事的传承人。在故事能手中，我发现了两个故事大家：傅英仁和马亚川。

马亚川，黑龙江双城县人。初见他的时候，得知我的来意，他亲口讲述了很多故事。我问他到底有多少个故事，他也很难说清。他把故事名目列举个清单，初步估计了一下，竟有一千五百个。故事多是著名历史人物传说，像阿骨打、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乾隆等，都是他讲述的对象。我发现他常常按照人物生活事件的顺序讲述，表现出在构思上的宏观性和完整性，不同于一般民间故事，于是向他询问作品的来历。他说，他讲述的底本是一部叫做《女真谱评》的书，该书是晚清一位秀才在当地村夫野叟们闲时讲古的时候记录的。马亚川 12 岁时得到《女真谱评》，在这之前，《女真谱评》中绝大部分故事他都听村里老人们讲过，因此在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竟能看懂这部故事集，还把它当成了识字课本。它表明至少在 20 世纪初，满族群众中盛传这些故事。

马亚川讲述的《女真谱评》故事场面宏伟、知识丰富，当然他个人创作的因素也很明显。他告诉我说，现在《女真谱评》已经散失，但他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其中的故事。人名、地名、事件以及各种具有史实或科学依据的知识充满他的故事，很少雷同。再到后来我去采访他时，他正全力以赴书录《女真谱评》，已经完成了几百万字，并有充足的信心把它全部写出来。那时他会讲故事的名声已经远近皆知，采访者不断，因而索性不再口述，而是用复写纸一次写下四五份，分别交给前来调查的人。我的任务不再是记录他的讲述，而是为他购买写作的稿纸和复印纸。我获得了他书写的故事八百余页，在帮助他修改之后，交给了当时黑龙江省的一位教授，因为他正在编辑《黑龙江民间文学》的马亚川专集。

《女真谱评》无疑是满族民间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马亚川是它的杰出的传承人。我们所见到的马亚川《女真谱评》的故事，内容浩繁，知识广博，艺术独特。如果没有过硬的记忆力和深厚的民间艺术修养是

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傅英仁，黑龙江省宁安县人。在我去调查之前，他早已是著名的满族故事家。他已经出版了个人故事专集。但那些只是他故事储存量的一少部分。他的特点是掌握许多专题故事。如讲述努尔哈赤的《南北罕王传》，讲述萨布素的《萨布素将军的故事》，还有关于东海窝集部的全套故事等等。其中每一个专题故事都是长篇，记录下来要有几十万字。由于我把硕士论文的题目定在努尔哈赤传说上，对《南北罕王传》更感兴趣。《南北罕王传》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具有明显的文人创作痕迹：比如它有回目。第二十六回："讨外兰聚义联盟，惧尼堪加害罕王"；第二十七回："施巧计罕王脱险，栖鹰阁罕王斗敌"等等。它把不同时期的努尔哈赤故事联缀起来，使它初具章回小说的整体性，连贯性特点。傅老闲时就讲上几段，忙时就把自己讲述的底本给我看，让我自己去琢磨。他的底本并非完整的故事记录，而是只有章回名目和几个故事线索的简单提示。这使我相信，讲述说部口传才是真功夫。

《南北罕王传》这部具有连贯性的努尔哈赤传说记载都有汉文字基础，《南北罕王传》还采用了汉族章回小说的体式，编排、联接那些能独立存在的努尔哈赤故事。据传承者傅英仁介绍，《南北罕王传》原是一个宫廷讲述本。清末宫廷中有一个专门为帝王讲述故事的讲评班，其曾祖就在此班中。这些讲述者 15 岁时被选入宫，20 岁还家。入宫时在训练班里学习三个月，然后分成南北两派，南派讲汉族的历史传奇故事，北派讲努尔哈赤的故事。傅先生的曾祖属北派，和其曾祖同讲这部书的，还有现在河北的一位老人的祖父。讲评班的人在政治上的待遇很高，一进宫就穿皇帝赏赐的黄马褂，时人称之为"黄大衫队"。当傅先生曾祖他们给慈禧太后讲述时，宫廷内府大臣奏本，让她不要再听此书，因为它是"乾隆爷"时的禁书。

据傅英仁介绍，《南北罕王传》还有另一个传承人——一位河北老人，他的前辈与傅英仁前辈共事于朝廷。两位传承者均属家传。他们还曾在一起回忆、补充传说内容，河北老人还认为讲出这部书对不起祖宗。

在郑天挺先生的论文集《探微集》中有这样的说明，在清代，随从皇帝的内大臣、侍卫所穿的行褂是用明黄色的绸缎或纱做成的黄马褂。黄马褂是天子近侍的服装，一般人是穿不上的。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心情，拿黄马褂作为赏赐仆人们的奖品，表示承认他们做了亲近侍卫，拿

它作工具，收买人心。于是产生所谓“赏穿黄马褂”。黄马褂为天子近侍阶层之标志，讲评班的人专为天子说书，当属天子近侍一班；黄马褂又是帝王赏赐之物，为天子说书者是为帝王排忧解闷，当属受赏之列。傅英仁所说的“黄大衫队”，大概有其历史依据。

那么《南北罕王传》为什么是乾隆时期的禁书呢？

乾隆年间官方对努尔哈赤时期史料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裱糊装订太祖太宗两朝的史籍《满文老档》，用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新满文重抄，去除重复之处，重新分段，分册统一按年月编排。第二，乾隆四十三年（1719年）奉敕撰《满洲源流考》。第三，太宗天聪九年（1636年）撰成《太祖实录》，康熙年间重修此部史书，乾隆朝为此书定本，即《高皇帝实录》。清王朝从皇太极始，就对太祖一朝史实有所避讳。如他们抹杀后金同明朝的隶属关系，篡改对汉人杀戮的历史，忌讳大金国号的称谓。乾隆朝虽保持了《满文老档》的基本面貌，但在它编订的《满洲源流考》、《高皇帝实录》中明显改动、歪曲乃至删除了原来的某些记载。很可能这些史书的编订，使统治者对太祖一朝的记事、传闻多加注意。《南北罕王传》集中讲述了努尔哈赤的史绩，其中多有帝政忌讳之事，对它进行限制禁止是很可能的。

如果此书在乾隆时就被禁止，其成书一定很早。就我所见到的《南北罕王传》故事核心来说，还是满族民间创作。这是因为：首先，《南北罕王传》中的故事本身具有民间文学特点，它是由许多努尔哈赤小故事组合而成，还没有形成铺张点染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书面文学风格。这些小故事也表现了口语化，情节单纯等民间文学特点。其次，统治者对该书的扼杀反证了它是民间创作的结果。如果是御用文人创作，那么它的内容绝不会表现那么多与统治者需求不同的内容。第三，如果是先创作成书，然后在民间流传，那么这种创作必定在充分接受汉文化影响以后。这同全部作品表现的风格不那么相符。我们或许可以说《南北罕王传》是在搜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过文人修饰而成书的。《南北罕王传》形成之后，由它的传承人保存下来，并在民间传播。

《女真谱评》和《南北罕王传》是通过满族最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传承而获得的，这或许可以证明，满族说部流传至今是满族最优秀的文化传承人的功劳，它不是一般民众的作品。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民间故事家传承能力的分析文章，指出能够传播像这两个说部作品的故事家一般都有较强的记忆力、理解力，能够较主动地接受他人的故事

并积极进行传播。同时像马亚川、傅英仁这些故事大师都是自幼就受到民间艺术环境的熏陶，很早就受到了较好的培养，因而能够成为故事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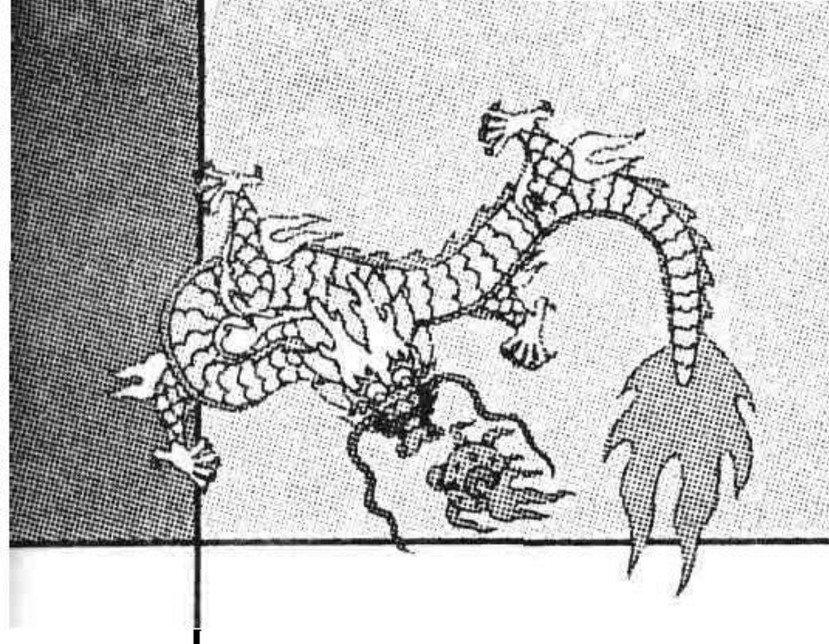
比如傅英仁的家族中有许多故事能手，他祖母是梅合乐家族的姑娘，从刚出嫁做新娘子，直到后来子孙满堂，一辈子都爱讲故事。祖母有很好的口才，讲起故事一串一串的。他还有位叫郭鹤龄的亲娘舅，是满族秀才，也是宁古塔有名的三大萨满之一。舅舅专能讲那些有根有蔓的民俗故事。这些故事从娘舅嘴里一出来，既有趣味又有典故。其父亲在官府里混事，回到家里给他们讲些官府衙门的见闻，如《春二阔和瑞子凌》、《县太爷请大神》、《魁星楼闹鬼》等等。他的三爷、三舅爷也都是故事篓子，从他们那里，他也潜心默记了许多故事。傅英仁的许多故事是从祖辈父辈的亲属中听来的。傅英仁介绍说，《萨布素将军的故事》是本家的老人们讲给他的。他们曾郑重地告诉他，萨布素将军就是富察氏人，是他们的嫡系祖先，无论如何要把他的故事传下去。

能够继承这么多的民间故事还在于故事家个人的爱好。傅英仁对民间故事十分痴迷，他说，他曾三番五次跑到当萨满的亲戚那里，让他们把那些只有萨满知道，不外传的神话告诉他，搞得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讲给他听，从而使他的故事更丰富了。傅英仁在二十几岁时结识了汉族故事家韩俞一。韩很会讲故事，他把故事记在小本子上。每逢闲暇他就和傅两人互相传述。就在这个环境里，傅英仁受到了民间艺术的较好培养，很早就成为故事能手。到二十多岁时他已是一个十分热心的故事家，经常走村串户讲故事。

这样浓厚的民间文化气息造就了傅英仁、马亚川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对他们故事的积累和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采访中我深深感到，满族故事家不但储量丰富，而且讲述水平也相当高。关世英是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乡的普通农民，听他讲故事类似听评书。他的声音像刘兰芳一样悦耳动听，讲起来有板有眼，通俗流畅，而且声情并茂。傅英仁、穆晔骏、马亚川也各有特色。有的像慈祥的长者诱导一个儿童，安祥地给他们讲遥远的过去，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随着他去做心灵旅行；有的像阿凡提一样幽默恢谐，在娱乐之中传授你知识，点燃你智慧的火花；有的则分外认真，唯恐你不相信他的诉说。

满族说部的调查也说明了满族长篇故事除了口传外，还有笔传现象。马亚川、傅英仁两部说部原来都有故事抄本。这些手抄本显然比口

头文学文饰化了，有的已初具作家文学面貌。这种情况在后来的著名满族文化学者富育光传承的《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萨大人传》等长篇说部中也普遍存在。所以说，满族说部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它伴随着满族民间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整个过程。



抢救说部要只争朝夕
保护传承人刻不容缓

荆文礼

2002年8月，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刚成立不久，原省级老领导、编委会主编谷长春同志根据调查得知，黑龙江省宁安市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已82岁高龄，曾得过脑血栓，最近身体恢复得很好，头脑清楚，还能讲说部片断。他感到这是抢救满族说部的良好机遇，一旦错过悔之晚矣。于是果断决定，立刻去宁安抢救傅英仁讲述的说部，并让富育光先去傅英仁家，做好抢救和拍摄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他亲自从吉林电视台借一名摄像记者和一辆越野吉普车，一切安排就绪，8月15日早晨5时，副主编吴景春、荆文礼同志急匆匆乘车前往宁安市。

吉普车在吉长高速公路飞快行驶。早晨七点钟到了吉林市江密蜂镇，我们在一家小餐馆急忙吃过早餐，又上路了。车经过蛟河、敦化和镜泊湖，一路上真是山川秋色，绮丽多姿，碧水盈盈，景致宜人。可我们顾不得停车观花赏景，恨不得马上到宁安拍摄傅英仁老先生讲述的说部。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飞跑，蛟河美丽的拉法山、风景如画的镜泊湖在车前一闪而过。不到下午两点半钟，就到了宁安市区。文化厅老厅长吴景春同志为了抢时间，不让汽车停留，叫司机把车直接开到傅英仁家去。

傅英仁老先生听说吉林省文化厅老厅长吴景春同志来了，不顾别人劝阻，非要拄着拐棍出门迎接。二位老人一见如故，像久别的亲人相逢那样亲切、热情。两人对民间文学都情有独钟，谈得特别融洽。吴景春同志说："您是著名的满族说部传承人，我们省原老领导、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的主编谷长春同志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向您问好。"傅英仁先生说："吉林省重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积极抢救满族说部，这是大好事啊。我就盼着这一天哪，能够把祖传的说部记录下来，世代传下去。我是风烛残年，快要入土的人了，总希望政府能把这些说部抢救出来。听说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了专门组织来抢救满族说部，我真高兴啊，六十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了。我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把这项工作抓好，所以，我毫不保留的把祖辈传承的满族说部都给你们。"

吴景春同志说："好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您祖传的满族说部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是传承中华民族血脉、歌颂满族的民族精神、反映满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它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科学都有着重要价值，您的功劳很大呀。我们一定花大气力，积极投入人力、财力，把满族说部抢救出来并保护好，绝不让它在我们这一代失传了。我们省的老领导谷长春同志派我们来，主要是把您讲述说部的现场，包括您讲述的声音、表情，听众的反映以及您看书学习、社会交往等等都拍摄下来，这是对满族说部最好、最真实的抢救，也是一种活态保护。您是在世的满族说部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贡献最突出的，所以，我们的老领导首先安排抢救您讲的满族说部。"

这时富育光告诉人都来齐了。吴景春同志说，现在就请傅老讲吧。傅英仁说，可你们坐了一天的车，刚到屋都没歇息，连午饭都没吃，这行吗？吴景春同志说，只要您行，我们就行。

于是大家都上了炕，盘腿而坐，按过去讲说部的方式围着傅英仁坐好。听众有傅老的女儿傅永平、姑爷张广才、外孙媳妇、重孙子、孙女，还有傅英仁的老朋友赵君伟先生。赵君伟是满族伊尔根觉罗氏说部的传承人，今年72岁。讲述活动由宁安市文联主席张爱云主持。张爱云同志非常喜欢傅老讲述的说部，她正在记录整理傅老讲的神话故事，并对傅老日常生活给予热情关照。

首先傅英仁讲述满族说部《萨布素将军传》中的一小段故事。这是他三爷傅永利传给他的歌颂先祖萨布素抗俄人侵，保卫疆土的英雄故事。傅老讲述说部慢声慢语，绘声绘色，充满了泥土的芳香，吸引着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当讲到萨布素年轻时机智勇敢，用计谋打败罗刹的进攻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讲完之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傅老讲完之后，赵君伟先生讲述了家族传承的《宁古塔传奇》中的一小段故事。接着富育光同志讲了祖传的《音姜萨满》。三位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虽然风格各异，但都是家族传承，都具有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感情、有趣的情节等特点，体现了满族说部的本质特征。我们在镜头中留下了这一十分珍贵的时刻和场面。

讲述满族说部的现场拍摄完了，我们又拍了傅老看书学习，与友交谈和在院内赏花的镜头。这天傅老特别高兴，精神好，话语也多，总像说不完似的，把他祖传的几部说部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我们拍下了这一难忘的时刻。整个活动用了近三个小时，共录了两个多小时的录

像带。

晚上，吴景春老厅长请傅老的家人和赵君伟、张爱云吃饭。饭后我们发现傅老不像讲说部时那样精神了，说话也有点不连贯了。吴景春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多亏我们下车之后就请他讲说部，拍摄现场，要是先吃饭他就讲不了啦。看来，抢救传承人真得争分夺秒，迟一步就抢救不了啦。"

这是我们第一次拍摄傅英仁先生讲满族说部的现场。万万没想到，也成为最后一次。因为从那以后，傅英仁先生口齿不清，渐渐失去记忆，再也不能讲说部了。这次抢救傅英仁讲述说部的价值及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通过这次抢录傅英仁讲述的说部给编委会一个新的认识，抢救满族说部，关键是抢救和保护好传承人。因为民间艺术，特别是民间口头文学，往往是人在艺在，人走艺亡。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抢救傅英仁讲述的满族说部更说明了保护传承人的重要性。那么怎样保护好传承人？谷长春同志和编委会都在思索这个问题。此时已进入严冬，当谷长春同志听说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家里比较冷，便决定到传承人家里实地考察，一是了解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二是听听他们对抢救满族说部的具体想法。

2002 年 12 月 28 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这天上午，谷长春、吴景春在荆文礼陪同下到富育光家里访问。当时谷长春同志已年近七旬，吴景春同志 73 岁，他们顶着冒烟的北风，并喘着粗气登上了富育光的七楼居室。当富育光开门意外地发现两位领导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谷长春同志说："听说你家里很冷，我和吴景春同志特意来看看，想帮你解决点实际困难。"富育光恭恭敬敬地把两位领导请进屋里，说："领导光临寒舍，不胜感激。自我参加工作以来，还没有这么高级的领导到家中来过，我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只是寒舍既冷又乱，不忍心叫领导落座。"

富育光住在长春市东岭北街一栋南北走向的楼房，而且是最北边的七层顶楼上，两小室一小厅的 50 平方米居室。富育光住西边的一小间，室内除放一张单人床和一排书架外，只有不到两平方米的活动空间。他妹妹富艳华住东边一小间，面积和西边相同。中间是个小客厅，窗户朝北，厅里只能放一张办公桌和一个长沙发，平时富育光就在这里写作。整个居室没有一间向阳。因富育光腿脚不好，上下楼特别费劲，平时很

少下楼，所以整天见不到阳光。富育光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从事科研工作和讲述、整理满族说部的。两位领导看完他的居室，又看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计，室内只有12℃，深有感触。谷长春同志对荆文礼说："你明天去买一台电热器给富育光送来，暂时先解决冷的问题。室内这个温度怎么工作，怎么讲述满族说部。就是正常人都受不了，何况他还有老寒腿病。保护传承人不是说在嘴上，要脚踏实地解决你们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这样才能使你们一心无挂地讲述满族说部。育光，你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富育光早被领导关心的行动感化了，激动地说："领导如此关心，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我自己会解决。请领导放心，这不会影响我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说句心里话，满族说部若没有你们的重视，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势，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消失殆尽了，那将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悲哀。我们富察氏家族是满族的望族，有清以来，历代都在朝中为官，几乎都是满汉齐通。有几部满族说部像《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天宫大战》等，从老祖宗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父亲富希陆先生，父亲又传给我。我从小出于民族感情，很喜爱祖传的满族说部。当时我一边听一边认真做了记录。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调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在佟冬老院长的支持下，我和程迅、王宏刚等人到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等地满族聚居的村屯进行调查，掌握了一些传承人讲述说部的线索，有的当时讲述我们做了记录。"说着富育光从卧室的书架上搬来几箱子记录本和卡片，他拿出来给谷长春、吴景春同志看，然后接着说："这些都是当时的记录。我们记录完不久，像杨青山、鲁连坤、何玉霖、许明达等传承人都相继谢世了。每当我看到这些记录本和卡片，就想起他们对我说的话：希望你们整理完能够出版，把祖传的满族说部传下去，让世人都知道满族祖先的英雄史。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农村田野中奔波，到处搜集资料。可我没有能力完成这么浩瀚的工程。要不是谷书记主持抢救满族说部，我这些材料就是废纸一堆，没有见天之日。如今，我也是近七十岁的人了，据我掌握目前还健在的传承人大都和我的年龄相仿。像傅英仁老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传承人，都是疾病缠身，有今天没有明天。我担心不等抢救完，有的传承人就走了，像马亚川还没等我们去抢救他，就在今年6月去世了，那可是重大的损失啊。谷书记，咱们得加快抢救的步伐，加大抢救的力度。满族说部真是稍纵即

逝啊。”

谷长春同志说：“从你介绍的情况看，吉林省确实积淀着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有着众多的满族说部传承人，我作为吉林人感到骄傲。我和景春厅长过去从事过吉林省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有责任、有义务抢救满族说部，保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你的意见很对，从抢救傅英仁讲述说部的情况，我们已意识到这一点，时间、机遇不等人，要只争朝夕，加快进度，要提高每个编委和抢救人员的危机感、紧迫感，不失时机地把抢救满族说部工作抓好，绝不给后人留下遗憾。”

富育光说：“谷书记有这个决心我就放心了。还有一件事得向您汇报，看怎么处理。满族说部和民间故事都属于民间口头文学。但有一点不同，民间故事没有固定的作者和传承人，都是听这个讲听那个说的瞎话。满族说部不同，是一个家族讲自己祖先的英雄历史，有固定的传承人。我们过去在搜集满族说部时，有的传承人说，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把说部的本子轻易给你们，是对老祖宗的不敬。我想，这里恐怕有个知识产权问题。”

谷长春同志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关系到保护传承人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问题，这个问题如处理不好，直接会影响传承人讲述说部的积极性，甚至会影响整个抢救满族说部的工程。我们回去后认真研究一下。”

告别了富育光，谷长春等人又到传承人赵东升家里访问。

这天，赵东升正在家里忙于整理满族说部《扈伦传奇》的书稿，他听说谷书记、吴厅长来访，急忙跑下楼迎接。

赵东升住房虽然不怎么宽绰，生活也不算太富裕，但比起富育光来要好得多了。他是祖传中医，建国后又在长春中医学院学习四年，对肾病很有研究。现在自己开个诊所，挂牌行医。业余时间喜爱研究清史和满族家谱，其著作颇丰，被吉林师范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谷长春同志说：“我们这次主要是走访传承人，看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排忧解难，给你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良好的环境，使你们一心无挂地把祖宗传下的满族说部都讲出来，整理出来，使它得到政府有效地保护。”

赵东升说：“我是个医生，不会说官场上的话，你们身为省级的老领导，能登上高楼到我一个普通的平民家看看，这代表了你们的心意，也看出你们的诚意，我是感激不尽啊。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满族说部要

不是你们有远见卓识，积极呼吁，使政府重视，投入人力、投入经费进行抢救，就得在我们这一代消失。我作为一个满族、一个满族说部的传承人首先得感谢领导，感谢政府的支持。抢救满族说部，也是我们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我没什么困难，会全力配合你们把满族说部抢救好、保护好，让它代代传下去。领导说我是满族说部传承人，没有错，这是有根据的。我的祖先是海西女真人，姓纳喇氏。从我们的家谱来看，我是乌拉部贝勒布占泰第十一世孙。我们的祖上一直传承着自己的族史，也就是满族说部。我们的传承脉络清晰，辈辈有记载，远的不说，从始祖传到十七辈曾祖双庆，双庆又传给祖父崇禄，祖父本应传给父亲德荫，因父亲英年早世，祖父传给伊孙东升，也就是我。传到我这儿，已经是二十辈了。”

说着，赵东升从书柜里拿出一个用黄绢子包的包，打开后取出两个画轴。他说，这是光绪皇上给我曾祖父双庆的敕书。展开后给谷长春、吴景春同志看。赵东升接着说：“我曾祖父双庆是五品骁骑校，满汉齐通。祖父是八品委官，清亡后改学中医。他们都思维敏捷，多才多艺，对祖传的说部进行认真整理，祖上传下了《扈伦传奇》、《洪匡失国》、《白花点将》和《碧血龙江传》等四部长篇说部。我一定按领导的要求，如期把上述几部说部整理完。”

谷长春同志说：“听了你的介绍，使我获益匪浅。知道了你们家族传承说部的脉络，清晰可信。你把整理祖传的说部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大家要都像你这种态度，我们抢救满族说部的工程肯定能如期完成。”

告别了赵东升，谷长春在车上对吴景春、荆文礼说：“通过访问两位传承人，更深入了解到满族说部在各个氏族中流传的情况，使我增强了抢救的信心。富育光不仅家传了四五部说部，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查搜集，又掌握了七八部说部，富育光是个难得的人才。把富育光掌握的说部都抢救出来，就占我们掌握的一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抢救满族说部，就是抢救富育光。我们首先帮助富育光把生活安排好，把困难解决了，抢救说部之事就好办了。至于房子之事，我找找熟人，寻找解决的办法。关于知识产权问题，文礼去省版权局咨询一下，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然后咱们研究一个解决的办法。”吴景春同志说：“谷书记如能帮助富育光解决住房问题，那可是在保护传承人上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几天之后，荆文礼把省版权局的意见向谷书记汇报后，他责成荆文礼起草委托创作合同书，分别征求有关部门和传承人的意见，待意见一致时签订合同。

2003年3月，吉林省文化厅委托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荆文礼与传承人傅英仁、富育光、赵东升等人签订了委托创作合同。合同中明确了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交稿时间和版权所占的比例，并在公证处公证。签完合同他们心里踏实了，并说：签订合同，是政府保护我们传承人著作权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体现了政府对传承人的关怀，我们一定按合同要求，把祖传的说部都讲出来。

2003年4月，谷长春同志与长春市房产局局长研究如何解决富育光的住房问题。房产局局长说，第一步是解决富育光先生现住房的产权，产权解决了，售出后再买新的。在局长的关怀下，富育光把现住房的产权解决了。后来听说，长春师范学院要聘富育光做萨满教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时，谷长春同志给长春师范学院院长打电话，希望他们在聘富育光做名誉所长时帮助他把住房问题解决了。当得知已给他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就差装修时，谷长春同志又给院长打电话说："房子都给他买了，再花两万元钱把房子装修好，不就全解决了吗？"长师领导又按谷长春同志的意见办了。当富育光搬进新居后，谷长春同志和省文化厅谢文明副厅长曾两次去他的新居看望，看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把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感动得直掉眼泪。富育光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满族说部传承人，领导这样关心、照顾，体现了政府对传承人的保护，这个力量是无形的。我如不把祖传的说部都讲出来，把满族说部保护好，无颜面对族内的父老。"

老树发芽逢春雨　硕果生辉压满枝

——访问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纪实

荆文礼

2002年6月15日，我受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的委托，乘一夜的火车来到牡丹江畔的宁安古城，采访著名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老先生。

我推开傅家的大门，院内一股花草的馨香迎面扑来。傅老听到门铃声，拄着棍从屋里蹒跚地走出来。我大步走上前，握着傅老的手，扶他坐在椅子上。我们过去只是通过电话，从未见过面。我见傅老满头银发，慈祥和蔼，目光如炬，精神矍烁，真有一见如故之感。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并走到傅老跟前，恭敬地说：我省为了抢救满族说部，成立了编委会。我们的主编、原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同志和文化厅的厅长让我代表他们向您问好。您抢救和保护了很多祖传的满族说部，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您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立了大功，吉林省文化厅正式请您参加我们的编委会，咱们携起手来共同做好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傅老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省的领导，我就盼着这一天，能够抢救满族说部，为祖国民族文化园地增添一朵鲜花。你们编委会成立的好，我愿意参加，在我有生之年，和你们一起抢救满族说部，我一定把我传承的所有说部都给你们，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满族文化的情况都介绍给你们。"傅老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了。真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这时傅老的女儿傅永萍过来说：爸，你和荆老师唠嗑的机会多着呢，先歇一会儿，马上要吃饭了。这时我一看，饭桌已摆上了。傅老家仍保留满族的习俗，饭桌上摆着四盘压桌咸菜，筷子横摆着。

吃完午饭，按傅老的习惯要到里屋睡午觉。我在外屋休息，这才有机会打量室内的摆设。在进门的门斗上挂着镶着玻璃的奖状，这是1984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授予傅英仁同志民间故事家称号的证书。在西墙上挂个近一米长的大镜框，这是1991年傅英仁先生被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并参加全国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照片。从这两个镜框，我已了解到傅老的功绩和贡献。里屋的炕头上放着一个装满各种书籍和材料袋的书架。书架下头，放着一个录音机和装满磁带的盒子，旁边还堆着几本书和写满字迹的稿纸。炕

梢摆着满族的炕琴，炕琴里装满被褥和衣服。北墙上挂着傅老的老伴赵淑芳的遗像，在炕琴的南边挂着傅老的父亲傅明毓的照片。室外是个有五十平方米的小院，院里栽着花和种着菜。傅老腿脚不好，在屋里坐累了，就拄着拐棍到院子里走走，赏赏花，看看种的菜。几十年来，傅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整理满族说部的。

我利用傅老休息的机会，准备明天上午讲说部的具体事宜。这时宁安市文联主席张爱云女士和宁安教育界离休老干部、民间故事整理者赵君伟先生来看我，他们听说我们来抢救傅老传承的满族说部都很支持，愿尽微薄之力帮助把这件事做好。

晚上，傅老看完新闻联播以后，把电视机关了，对我说，现在没人打扰我们了，咱俩好好唠唠吧。是呀，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傅老，要请教傅老。傅老很侃快，没等我问，自己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下面就是傅老跟我谈话的记录。

傅老说：我出身在满族文化很厚重的家庭。我们家是满洲镶黄旗，最早属于东海窝集部人，始祖是长白山下木克通阿（今吉林省汪清县）城的城主。后来被努尔哈赤征服，随清八旗兵入关，留守北京曾任头等侍卫，以后四五辈都当侍卫。康熙三年，我们的先祖带着半个牛录的兵丁来到宁古塔。萨布素将军是我的第六代叔伯族祖先。我太爷 28 岁时就是三品官，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阵亡。我爷爷 17 岁袭了太爷四品占爷之位，20 岁时和奶奶梅合乐氏成家。我爷爷满汉齐通，后来因为闹瘟疫，三十几岁就去世了，当时我父亲才出生 10 个月，不久我太奶也去世了。由于生活所迫，我奶奶带着刚刚五岁的父亲，搬到西园子娘家处生活。奶奶被封为六品恭人。我父亲叫傅明毓，曾在吉林陆军将弁学堂学习测绘，袭过我祖父的六品清官“云骑尉”。父亲毕业不到半年，清政府垮台，建立民国，凡清朝的文武官员一律不用，父亲只好回到宁安，在县保安队当一名绘图员，靠微薄的工资维持六口之家。

我 1919 年出生在宁安的城西西园子，现在叫宁安镇红城村。奶奶、父亲、母亲、三爷以及我的亲属，像姨夫、舅父、舅爷等都对我影响很大。今天回想起来，我能讲那么多的故事和说部，都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我奶奶、母亲、父亲和三爷都是当时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我奶奶，她讲的故事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完。她若讲起故事来，没完没了，从天上到地下，从神到鬼，无所不包。冬天夜长，街坊邻里的男

男女女都到我们家来，在炕上围着火盆团团而坐，边搓包米边听奶奶“扯瞎话”，听的人越听越入迷，一点都不困。奶奶讲故事闻名于宁安西半城，人们都叫她“故事妈妈”。

我小时候听母亲说，在我三岁以后，有时哭闹，母亲就把我送到奶奶怀里。奶奶一讲故事，或者唱个小调，我立刻就不哭不闹了。现在看来，从那时候起，我就和满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父亲很有学问，他经多见广，专门给我讲一些宫廷见闻，官场轶事，文人雅事方面的故事。我母亲姓郭，即郭合乐氏，是个大萨满，她经常给我讲一些萨满的传说和生活方面的故事。母亲讲故事有根有蔓，很吸引人。

要说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三爷傅永利。三爷是族中三太爷的儿子，一辈子没结过婚，孤身一人，后来成了我家一员。三爷会七八样手艺，种地、木匠、编织、泥瓦匠、厨师等。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他会讲长篇说部、民间故事、萨满神话、历史传说、风土人情，简直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我小时候把他当成了圣人。从七岁以后，三爷就照顾我。13 岁时，我跟他一起下地干活，跟着他到处讲说部《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三打契丹》、《东海窝集传》。三爷到外村讲说部，有时背着一把宝剑，人们都管他叫“三将军”，有时还叫他“傅三云”，因为他讲的故事扑朔迷离，让人感到云山雾罩似的神奇。我三爷爱说爱唱，是远近闻名的“故事篓子”。三爷用全身心地讲说部，我在一边就仔细听，用心记。到 17 岁时，我已能把三爷讲的几部说部通讲一遍。现在回想起来，三爷对扩大我的眼界，增长满族文化知识，使我热爱满族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今天所掌握满族文化知识的五分之二都是三爷口传心授的珍品，我就是三爷的直传弟子。

傅老慢声慢语地讲，一边吸烟，一边思考着。这时已快晚上十点钟了，我怕傅老累着，就说：“今天晚上就讲到这儿，咱们休息、睡觉，明天再接着说。傅老请您想想，三爷讲的说部是谁传给他的？除了奶奶、母亲、父亲和三爷给您讲满族故事和说部，还有谁传给您？”傅老说：“你提的这些问题我明天再说，咱们现在就睡觉。”我和傅老睡在一铺炕上，傅老躺下闭了灯，还在不停地说，可我有些累了。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了。

当我睡了一觉，醒来睁眼一看，傅老坐在椅子上抽烟呢，此时才三点钟。我问傅老怎么不睡觉了。他说：“你一来我心里很激动，盼望多

少年的事，今天真要实现了，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东西，总算没有失传。我现在已到了垂暮之年，体弱多病，真有些力不从心了。趁着我精神好，有些事还没忘，咱们就抓紧时间，接着说，你看行不行。我说，您什么时候说，我就随时记。说着我穿上衣服下了炕，拿起笔记本就坐在傅老的身旁。

傅老说：在我十六七岁时，心里挺好奇，三爷怎么会说这么多的说部呢，是谁教给他的呢？一天我就问三爷，三爷笑着说，你这小子还会刨根问底呢，我告诉你吧，是我父亲，也是你三太爷传给我的。你三太爷在慈禧掌权的时候，北京宫廷里成立了“黄大衫队”，专门讲各氏族的英雄故事。我三太爷会讲《萨布素将军传》和《红罗女》，就把他选上了。因为《萨布素将军传》这部书挺长，他怕忘了，就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公文纸的背面用毛笔记下简要的提纲。那还是同治年间的事，公文纸都是毛头纸，正面有的写着汉字，有的写着满文。后来，我三太爷根据这些提纲经常给我三爷讲这几部说部，这个提纲过去用黄布包着，现在还有，等我找一找。你提的问题，现在就弄清了，我们傅氏家族传承关系是：三太爷传给三爷，三爷传给我。再往三太爷上边追寻，就说不清了。

除此之外，有三个亲属对我影响很大，他们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一个是我姨夫关寿海，字振川，陈满洲镶黄旗，瓜尔佳哈拉氏，他是清朝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六品笔帖式，满汉齐通，是清末有名的秀才。他是吉黑两省著名的三大萨满之一，曾到吉林、长春（当时叫新京）讲萨满神学。清朝垮台后，他回到缸窑沟教书，我失学后，就跟姨夫学四书五经和初中课程。我 13 岁那年，得过精神病，病愈后被关寿海大萨满收为小萨满。我跟姨夫学了很多知识，特别是他给我讲了从未听过的萨满神话，讲了各姓氏祭祀神 150 多位，可惜后来我只能讲 120 位神，其余都忘了。1938 年，姨夫病危，我在一旁侍候，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千万记住我跟你讲的萨满祭祀仪式和神的来历，这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是我的直传弟子，一定要记住。我跪下说：姨夫请放心，我会牢牢记住的。姨夫走了，终年 71 岁。我今天讲的萨满神话，绝大部分都是姨夫关寿海传给的。另外，姨夫本身又是东海窝集部人，他还向我讲述了东海窝集部的故事。

我舅父郭鹤龄，也是清代的一位佐领，四品官，满汉齐通。辛亥革命后，他开始信仰佛教、萨满教，他是宁古塔三大萨满之一。他传给一

些请神咒语和祭祀规矩，还向我介绍了北部地区的萨满活动情况。

三舅爷梅崇阿对我影响也很深。三舅爷从小就在旗务学堂学习满汉文化，同时学会了八套古代流传下来的满族舞蹈。西太后六十大寿时，他奉旨进宫教舞蹈。民国以后，靠行医维持生活。三舅爷满肚子学问，对满族民俗、萨满教都有研究，他本人又是宁古塔的三大萨满之一。他担心满族古代的舞蹈失传，自己出钱，向 12 名满族子弟传授技艺，我和表姑、表兄也参加了学习。这 12 个人中有的没坚持学完，有的去世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前几年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搞舞蹈集成，他们听说我会跳满族古代舞蹈，让我教给文化馆的干部，后来他们录了像。这些舞蹈总算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了。

咱们从昨天晚上讲到现在，讲了我奶奶、父亲、母亲、三爷、姨夫、舅父、三舅爷对我的教育、传授和影响。我傅英仁今天能讲一百多个萨满神话，三百多个满族民间故事，会讲四五部满族说部，会跳几个满族舞蹈，不是我瞎编的，都是他们传给我的。我就是他们的真传弟子。

过去讲萨满神话、讲说部，不是随便讲的。解放前萨满文化还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萨满神话只能在萨满中流传，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当了萨满，就严守萨满的规矩，不能随便讲。萨满在讲之前，都要焚香、洗手、漱口、梳头，这是非常虔诚、恭敬的事情。

日本统治东北的时候，警察署不让三爷讲《萨布素将军传》，只好在家种地了。那时我已 18 岁，当上了教员。三爷对我说，你识文断字，把这些说部记在纸上，将来好传给后代。我同意三爷这个想法，一边教书，一边和三爷整理说部。整整用了七八年的时间，直到 1949 年三爷去世，我已初步记录了六大本的资料，足足有 300 多万字。

解放以后，我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给乡亲们讲《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通过讲述，一方面增强我的记忆，一方面不断进行整理。1953 年，我参加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班学习，提高了理论知识，增强了搞民族文化的信心。正当我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却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勒令下乡劳动改造。

不管怎么劳动改造，我始终忘不了满族文化，搜集民间故事。有一天我听到一个老太太讲鹿神的故事，我怕忘了，晚上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把听到的故事记在纸条上。第二天刨粪，掏手巾擦汗时不慎这个纸条掉出来，被别人拣到后举报了。村里干部说我搞复辟，逼着我把

所有材料都交出来。这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呀，让我交这些材料就像要我命一样，我抱着六大本材料往江边走，就想跳江，和这些材料一起飘走。这时我被在后边偷偷跟着的妻子死死抱住，我们夫妻俩在江边大哭一场。我眼睁睁看到村干部把这些材料烧掉，心里十分痛心。回到家以后，我一病不起，让妻子在外边站岗，我偷偷将这些材料的纲要追记下来，一连抱病三天，我记了三天。这几年我讲述、整理的《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三打契丹》、《东海窝集传》、《金世宗走国》等，就是根据那时记的纲要，又重新回忆、整理的。现在回想起来，没有那个纲要，也没有今天这几部说部，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十年浩劫，我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养鸡、种地，后来被分配到蔬菜公司工作。我利用到全国各地调运种子、蔬菜的机会，接触、调查了很多人，补充、充实三爷给我讲一部分说部的不足。如过去三爷给我讲过老罕王传，但讲的半拉喀唧的，讲的不全。后来我在北京访问了陈老，过去他在黄大衫队里讲过这部说部，这样就使努尔哈赤传这部说部完整了。《金兀术传》也是如此，三爷讲的也不全。我访问了赫哲族的傅万金，他给我讲了金兀术的片断，还访问了河北完颜氏家族王氏兄弟，他们讲了祖传的金兀术传，补充了许多细节。

17 日上午 9 点钟，请傅老讲《红罗女》的片断。按照满族的习俗，讲述者和听众都坐在炕上。宁安市文联主席张爱云、民间故事整理者、满族赵君伟先生，以及傅老的女儿傅永萍、姑爷张广才和邻居都坐在傅老的炕上听傅老有声有色地讲述。我们现场录了音，并拍了照片。

2002 年 8 月 15 日，我第二次去宁安，拍摄傅英仁讲述说部的现场和他的生活起居片断。此次去共录了近两个小时的录像带，对傅英仁有个全面、真实地记录。

第二天上午，吴景春、富育光和我一行五人参观东京城博物馆并到渤海国遗址考察。

2003 年 3 月 22 日，我第三次去傅老家采访。傅老向我讲了《红罗女三打契丹》和《红罗女比剑联姻》的流传情况。傅老说：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一进腊月门，跟着三爷到各屯讲红罗女的故事，当时三爷已六十多岁了。红罗女的故事在牡丹江一带流传很广，可以说家喻户晓。那时在宁安讲红罗女分南北两派，北派主要是宁古塔副都统的后人关墨卿的老叔关福绵，他讲说部有点像说书的形式，讲红罗女到唐朝与十三太子成亲，后来又回到西凉，与契丹打仗，死在战场。关福绵主要在城

北一带讲《红罗女比剑联姻》。我三爷是南派，在缸窑沟、西园子一带讲《红罗女三打契丹》。北派讲的笑话多，说一段就换换场，南派讲的很严肃，在一个村子讲，一讲就是二十来天。当时三爷和关福绵时常争论起来，他说他讲的对有根据，他说他讲的故事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后来我父亲摆了一桌席，把双方都请来，举杯交谈，才平息这场争论，从此各说各的，互不干涉。

傅老说：我还能讲《红罗绿罗》、《三打纳因部》和《宁古塔副都统安珠湖传奇》。我问傅老，这些说部有没有手稿和讲述提纲？傅老从抽屉里拿出几本手稿交给我。他说：这几本是我和关墨卿共同完成的《比剑联姻》手稿，由关墨卿执笔。他真下了功夫，在16开的白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共写了860多页，能有50多万字，这份书稿比较全。这是关墨卿临去世前不久交给我的《绿罗绣演义》。当时他对我说，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这个绿罗绣演义是我年轻时老叔讲给我的。咱俩整理完《比剑联姻》后，我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整理的，但没整理完，现在就给你吧，日后如能利用，就由你处理吧。关墨卿比我大六岁，“五七”年时他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摘帽后在海林县长汀林场当会计。我们俩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研究满族民间故事。他整理的这本《绿罗绣演义》已在我手里保存十四五年了。今天就交给吉林省满族说部编委会吧。你们如果能用，也算我对关墨卿老先生有个交待。至于《三打纳因部》和《安珠湖传奇》没有现成的材料，整个故事都在我脑子里，光《三打纳因部》就有二十多万字。

晚上我跟傅老签订了合同，保护傅老的知识产权和合法利益。傅老很高兴，说我们很讲信誉，六十多年来，我整理的说部总算能见到天日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在我手没有失传，我死了也心慰了。

2003年10月9日，我第四次去宁安看望傅老。傅老每天上午到医院打吊瓶，下午回家。我这次看到傅老，感到他身体衰弱得很，说话已没有以前那么流利了。我不忍心再让傅老谈什么了，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傅老把他三太爷写在宁古塔衙门公文上的《老将军八十一件事》讲述提纲交给我，他说：你第一次来时，我跟你说的那个写在毛头纸上的提纲，找到了。这是三太爷交给三爷，三爷交给我的，我把它献给吉林省满族说部编委会吧，有它可以证明，这部说部的传承关系。我代表编委会感谢傅老。

2003年11月中旬，我和富育光、于敏等人去宁安伊兰岗满族村参

加关姓家祭，完了又去看望傅老。

2003年12月20日，我和富育光又去宁安看望傅老。傅老把《红罗女》的部分手稿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二十多年前讲的，王宏刚他们记录的，希望你们把它整理好，千万不要把它改成小说，这是我们满族的说部，老祖宗传下来的，要保持原样。我说，我们一定按您的意见办。傅老高兴地点点头。

2004年5月3日，我们第七次去宁安看望傅老。下午傅老刚刚从医院回来，他对我说：我不行了，日子不会太长了。我听到傅老有气无力的话，心里很难过。我们赶紧给他录了像、拍了照片。傅老说话很吃力，行动非常费劲了。他说，我给你画个图，作个纪念吧。他让我扶他坐在书桌旁，拿起笔和纸，画了两张萨满面具图样，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不料，傅英仁先生在10月5日驾鹤离去。我们那次的录像和照片，就成为这位著名的满族说部传承人的永久纪念。

深入普查　重点采录

——四次采录何世环用满语讲述说部纪实

荆文礼

在满语已濒于消失的今天，边远地区的满族老人还有没有会说满语的？还有没有用满语讲述说部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吉林省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决定组织人员首先对黑龙江省满族聚居的重点市、县进行普查。

2003年6月29日，富育光、荆文礼等一行4人乘火车去齐齐哈尔。在火车上，富育光向大家介绍了齐齐哈尔市的历史情况。他说，在清代齐齐哈尔叫卜奎，是黑龙江省的省会。康熙年间，萨布素是首任的黑龙江大将军，曾在卜奎生活、战斗了十几年。满洲八旗兵跟他一起戍边，在卜奎附近的城镇驻防，后来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富裕县三家子村的满族老人过去还会说满语，有的还能用满语讲说部，二十多年前我曾去采访过，如今这些老人大都过世了。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也只能会说半拉喀唧的满语，不那么连贯了。所以这次我们就不去调查了。据我所知，孙吴县沿江乡四季屯有个何世环老大娘，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至于能不能用满语讲说部还不大清楚，我们先到她那去调查。

傍晚时火车到了齐齐哈尔，我们住在站前的宾馆休息。第二天早晨起来，天不作美，下起了小雨，时而电闪雷鸣。为了赶时间，我们冒雨去公园参观望江亭和寿山将军抗俄事迹展。富育光同志一瘸一拐地迈着老寒腿，在雨中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我们身上都被雨水淋湿了。富育光指着公园中一个高高的亭子对大家说：这个地方是齐齐哈尔嫩江沿岸最高的地方，当年嫩江经常发大水，萨布素将军就是站在这儿观察嫩江的洪水，指挥城内人民抗洪的。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这儿修个亭子，叫望江亭。这是满族说部《萨大人传》中屡次讲述的故地。我们拍了照片之后去参观寿山将军抗俄事迹展。因满族说部《碧血龙江传》就是讲述寿山将军抗俄英雄事迹的，我们仔细参观并做了记录。

7月1日早8时，我们继续乘火车去孙吴县。从齐齐哈尔到黑河这条铁路中有一段是地方修建的，车速比较慢，逢站必停，车上没有卧铺，我们只好坐硬板了。我们累一点不要紧，可富育光先生的腿不能回弯，一条腿直挺挺地戳在地上，一点不能动弹。时间长了，大家怕他累

着，就腾出座位让他躺一会儿。为了消磨时间，富育光坐起来给大家讲讲二十多年前他下乡搜集满族说部的故事。听了他讲的这些生动故事，我灵机一动，说：应该拍一部跟踪富育光先生下乡抢救满族说部的纪实性的片子，这就是抢救满族说部的具体行动，很有意义。一同去的两位青年摄影师都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们研究如何拍摄的具体问题。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三时，火车已到孙吴车站。

下车后，我们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下休息。可是到房间后却不见富育光先生，大家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不一会儿，富育光先生领着两位老人来见我们。他介绍说，一位是他的叔辈爷爷叫富振刚，另一位是满族老人张顺刚。两位老人看样子都是七十四五岁的年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大耳朵，宽鼻梁，是典型的满族人长相。他们告诉我：一小在四季屯长大，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满语，自打从农村搬到县城后，由于生活、工作的环境变了，长期不说满语，渐渐都忘了。至今只会讲些满语单词，连贯的满语不会说了。富振刚老人说，虽然自己不会说满语了，但别人要说满语我都听得懂，还能翻译成汉语。我几天前刚从四季屯回来，见到何世环老太太还能说满语，而且还会用满语讲故事。我可以领你们见见她。我们真想马上见到这位何大娘。于是，晚上富育光和爷爷急忙打出租车去四季屯，安排我们采访之事。

从孙吴县城到沿江乡四季屯不通长途汽车，人们出行很不方便。第二天早晨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出租车到了四季屯。司机拉着我们浏览了一下屯貌。四季屯座落在黑龙江的西岸，有百十来户村民，几乎家家都是新盖的砖瓦房，整洁的小院套，院子里都有汽车或拖拉机，这儿人少地多，村民生活很富裕。从屯子往东走半里多地就是浩渺翻腾的黑龙江，江的对岸是俄国莽苍蓊郁的林海。农闲时节，村民们经常驾着小船在江里打鱼。人们过着勤劳、安静、祥和、富足的生活。

出租车司机认识何大娘，一直把我们送到她家门口。车喇叭声一响，富育光陪着一位老大娘从门里迎了出来。我心想，这位老大娘无疑就是我们要采录的老何太太了。富育光一一介绍后，何大娘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

何大娘盘着满族的发髻，身穿蓝色的长衫。虽然右眼瞎了，但长得一脸慈善相。说话爽朗、侃快，看样子就知是个很精明、利索的人。她知道我们来意后，便主动向我们介绍情况。她说：我祖辈过去在黑龙江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俄国人占领后我的祖辈逃过江，就在下马场

安下了家，世代以耕地打鱼谋生。我家是个有钱有地的大户，是满洲正黄旗。我爷爷叫何西里布，有文化，爱讲古趣，我知道的一些故事都是从小听爷爷讲的。我父亲叫何蔼如，满汉齐通，年轻时曾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后来在下马场小学当校长。我在父亲的学校读了四年书。早先年，我们家大人小孩都说满语。我今年76岁，属龙的。我16岁时嫁给关文元。关文元是我父亲的学生，比我大7岁。他是四季屯的大萨满，逢年遇节时屯子里都搞祭祀活动，杀猎宰羊供奉。每当祭祀时，关文元都跳神请神，歌颂老祖宗的功德，祭祀完了大家都围坐在炕上讲古趣。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不当萨满了，当了村长。他满语说得好，平时我俩都说满语。特别是遇到不让孩子知道的事，我俩都说满语，他们都听不懂。后来我大儿子也会说半拉喀唧的满语。直到前两年他爹去世了，我才很少说满语。满语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从小学会说话就是说满语，说了一辈子了，总也忘不了。

我问何大娘："听说您会讲《音姜萨满》的故事，是谁传给您的？"

何大娘说："小时候听我爷爷讲过，后来还多次听富振刚的爷爷富利布讲过。"

我问："富振刚的爷爷和您是什么关系？"

何大娘说："我姑姑是富振刚的母亲，是他爷爷的儿媳妇。我的小姑子，也就是关文元的妹妹嫁给富振刚。我们何家、关家与富家有亲戚关系，所以来往密切。我年轻时常到富家串亲戚，一到他们家就听富振刚的爷爷讲古趣，讲《音姜萨满》的故事。现在我就给你们讲讲《音姜萨满》的故事。"

说着，何世环老人上炕盘腿而坐，屯里的张春刚老人和富振刚坐在炕沿上。何世环用满语讲，富振刚边听边翻译成汉语。

何世环老人一口气讲完《音姜萨满》之后，休息一会，又给我们讲了《白云格格》、《骄傲的鲤鱼》和《獾子和狢子的故事》。她用满语讲一段，又用汉语翻译一段，上下非常连贯。

何世环老人用满语讲完故事，向我们介绍了满族婚丧嫁娶的风俗，讲她结婚时都是怎么办的。

我问何大娘，能不能用满语给我们唱几个民间小调？

何大娘很兴奋，笑着说，那我就给你们唱几个。接着何世环老人用满语唱了满族的《求雨歌》、《摇篮曲》和《哭丧调》。《哭丧调》是丈夫死后，妻子到庙上哭丈夫的调，何大娘唱得那么悲悲切切，我们感动得

都流下了眼泪。

对何世环老人用满语讲故事和唱民歌小调的现场我们录了像并拍了照片。特别是对何大娘讲说部的各种神态、姿式以及她的单身照、住所、喜爱的器物、生活环境等等都拍了照片。

当天下午，我们乘汽车去黑河市。在黑河市我们拜访了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祁学俊先生。上个世纪 80 年代，他曾在爱辉大五家子、孙吴县四季屯等地调查采访过《尼山萨满》的故事，他向我们介绍了调查的具体情况。他说：当时七八十岁的满族老人都听过这个故事，有的还会用满语讲《尼山萨满》，那时他亲耳听到用满语讲故事的声音，感到特别亲切、动听。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很难再找到这些老人了，他为民族文化的消逝而惋惜。经过交谈，他答应给我们整理当年采录满族老人讲《尼山萨满》的故事。

通过采访何世环和祁学俊同志，使我们感到，爱辉大五家子和孙吴的四季屯地处边陲，交通不便，远离繁华的文化中心区域，很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所以在保持满族共同体如满语、民俗等方面较为稳定，这是满族老人会说满语并能用满语讲《音姜萨满》故事的重要原因。

7 月 3 日，我们到黑河市郊区窦集屯采访窦尔墩的后裔窦胜金、窦胜祥兄弟。窦胜金是农民，家里种三垧多地，养了八头奶牛，日子过得很富裕。弟弟窦胜祥在黑河市某小学任教。他们听说我们为了解窦尔墩的故事特意从长春而来，很高兴，热情向我们介绍情况，不时地流露出对自己祖先的赞誉之情。他们拿出窦氏家谱和窦尔墩的遗物瓷盘给我们看，并领我们到村外窦尔墩庙的废墟上查看。

窦胜祥向我们介绍说：据老一辈一代一代传下来说，我们的先祖窦尔墩原籍河北省献县，在乾隆朝时因为百姓苦谏，抗税谋反而被捕。他仗义疏财，疾恶如仇，主持正义，为民出气，在河北、河南、山东一带颇有影响，被群众称为绿林英雄。乾隆皇帝怜爱他武艺高强，赦免死罪，押解全家男女老少八十余口到爱辉戍边，不得返籍。曾经跟他揭竿而起的民众，闻讯后也由关内迁来，与老英雄同甘共苦。后来他在爱辉为朝廷操练兵勇，教民武术，防御罗刹入侵北疆。据祖辈们说，窦尔墩因得重病，死在疆场上。后来人们为了祭奠先祖的英魂，在屯头建了窦尔墩家庙，人们逢年遇节都到庙上烧香祭拜。小日本侵占东三省时，此庙已被毁坏，直到文化大革命，彻底被焚烧。现在就剩下这片废墟和荒场子了。

我问道：听说你们祖辈传下一部《窦尔墩传奇》的满族说部？

窦胜祥说：我也听说有，但我们这支人不知道。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上述这些情况。

我们录了像拍完照片后返回黑河市财政招待所。晚上，我们见到了爱辉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白长祥同志。

白长祥，满族，65岁，做了一辈子宣传文化工作，对满族说部情有独钟，经常到满族的村屯调查满族故事。为此二十多年前富育光先生曾采访过他，两人感情很深，过去经常书信往来交流情况。这次听说富育光来了，急忙从爱辉赶到黑河见我们。他了解到我们的来意后说："二十多年前，我在爱辉的大五家子、下马场、窦集屯等地多次调查过《江东六十四屯》的传说和《窦尔墩传奇》故事，这都是满族老人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很生动，也很感人。当时我记了不少，有好几个材料袋。后来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发表，我就把它扔到一边，现在也不知放哪了。我回去好好找一找，找到后告诉你们。"

通过白长祥同志介绍，证实了满族说部《江东六十四屯传奇》和《窦尔墩双钩记》确实在黑河一带的满族中流传，需要我们深入挖掘，扩大线索，才能找到满族说部的宝藏。

7月4日，我们一行四人乘长途汽车去逊克县，先到宏伟乡访问满族79岁高龄的富新荣老大娘。富大娘正患病躺在炕上，已经连续几天不能下地走动了。她听家里人说，我们从长春远道来看望她，很高兴，强打着精神坐起来跟我们说话。十多年前，富育光先生曾经来家里访问过她，老人想起来了，连声说是有这回事。我问道：您老还会不会说满语啦？她说：眼莫前的话还会说。马上用满语说了几句，富育光在一旁翻译，意思说你们家里人都好吗？

我问她，您过去听没听过《尼山萨满》的故事？她说，听过，小时候，老人常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我着急地问道："那您现在还能不能用满语讲这个故事？"

富大娘说："头几年还能用满语说，这两年说不了啦。"

从富新荣老大娘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满族说部《尼山萨满》流传很广，深入人心。

我们离开富新荣老大娘家里，来到车陆乡92岁高龄的满族望族何金芝老大娘家。富育光先生在十多年前曾访问过何大娘，如今坐在炕上已不认识他了，患了老年痴呆症。她的孙子、孙女对我们说，奶奶头几

年还能说满语，讲老祖宗的故事，这几年得病，说不行就不行了。我们祖上在清朝都做过大官，立过功。我们家有两部皇上给的诰命和敕书。说着，从墙的高处取出用黄绢子包的包，打开让我们看。何大娘的孙子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怕红卫兵抄家，他父亲偷偷把它放在马棚里。由于天长日久，风吹雨淋，有些墨笔的字迹已模糊不清。头几年请哈尔滨的一位先生用墨笔描了一下。我们在一旁婉惜，这一描不要紧，一件珍贵的文物失去了真正的价值。

我们步行来到车陆乡的宏伟村。这个村是县和乡的先进村，房舍整齐，街道清洁，家家院子里都是用水泥抹的，显得特别干净。我们来到孟秋英老人家，她跟富育光先生熟悉，见面很亲热。彼此唠了几句家常话，便把我们让到屋里。

孟秋英81岁，满族，老伴早年去世后，就跟姑娘燕鸣一起过。因家里劳动力少，日子过得不富裕。我们看到老人家的炕上放着悠车感到很新鲜。孟大娘告诉我们，过去满族家家都有悠车，挂在梁柁上。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养活孩子吊起来，就是指悠车。如今盖房子都看不到梁柁了，没法挂悠车，就在悠车底下安几个弹簧，孩子在悠车里一哭，大人用手摇晃悠车，悠车能上下左右摇动，一悠动，孩子就不哭了，不一会儿工夫，孩子就呼呼睡着了。这和挂悠车是一个道理。我一听感到满族人真聪明，连悠车都随着时代变化了。当我问起孟大娘还会不会说满语和讲《尼山萨满》故事时，她说："这个村子满族的老年人不多了，我跟谁去说满族话，你说年轻人也听不懂。由于长期不说，渐渐就忘了。虽说我的记性不好，可也能说点。要是老何太太（指何世环）到这儿来，我们老姐俩准能说到一块去。早先年，满族就有讲古趣的风俗，我一小常听老人讲祖辈守边疆与罗刹打仗的故事，还听村里的穆昆讲尼山萨满神通大，到阴间不怕鬼不怕神，把小孩救活的故事。我在60多岁时还能讲得详详细细，现在不行了，全都忘了。"

一位很重要的传承人因长期不讲已失去对说部的记忆，真可惜了。

从孟大娘家出来，大家深深感到，我们的抢救工作太迟了。如果早几年来，还能采录孟大娘、何大娘用满语讲的说部，也能把他们祖传的珍贵文物保护好。

7月5日下午我们返回黑河，休息半天，第二天起早乘长途客车去呼玛县。到呼玛想找到满族说部传承人孟晓光的家属，征集满族说部《漠北英雄传》的遗稿。从黑河到呼玛路途遥远，需坐四个多小时的汽

车，加上翻山越岭，途中颠簸，我们怕富育光先生受不了，特意多买了一个座位，让他能够伸伸腿，坐得舒服一些。这天我们刚刚上了汽车，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车越行，雨下得越大。车缓慢地沿黑龙江而行，忽而爬山，忽而下岭。波涛滚滚的黑龙江，郁郁葱葱的森林，都被雨雾笼罩着，透过雨打的汽车玻璃窗往外看什么也看不清。此时正是夏季炎热的季节，因雨汽车玻璃窗不能开，加上乘客多，我们如同坐在蒸锅里一样难受。

到中午 11 点半钟，汽车终于到呼玛县城了。富育光先生二十多年前曾来过呼玛，采访过孟晓光同志。对县城的街道和宾馆住址他都记得很清楚。所以他领我们很快找到县政府宾馆。我们通过宾馆负责人找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鄂伦春族的关金芳同志。关金芳同志原是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想通过她了解呼玛一中教师、满族说部传承人孟晓光的家里情况。我们只知孟晓光早已去世，但不知他家传的《漠北英雄传》和《江东六十四屯传奇》在世时记录下来没有？家里还有没有传承人？关金芳同志到一中一打听，孟老师的子女叫什么名字？住在哪？谁都不知道。因为孟老师已去世二十多年，学校教师变动很大，提起孟老师都说不知道。这样孟晓光传承两部书稿的线索就中断了，我们的希望变成了泡影。就在我们情绪低落时，关金芳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情况，使大家的心情为之振奋。

关金芳听说我们特意为了解满族说部而来，长途跋涉却没找到任何线索，很同情我们。她说，我有孟秀春过去记录鄂族民间故事家孟古古善和我叔叔关玉清讲述的《尼海萨满》，不知这个故事是不是满族说部？据我叔叔关玉清说，孟古古善活着的时候还会用满语讲《尼海萨满》，他是跟满族人学的。

富育光和我一听特别兴奋，马上异口同声地说，是满族说部，稿子在哪呢？

关金芳说：在我白银纳的家里。

富育光说：咱们明天能不能去白银纳？

关金芳说：不行，因前几天下暴雨，路和桥都被冲坏了，不通车了。这样吧，下个月是鄂伦春族下山定居五十周年，白银纳要举办隆重的庆祝大会，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盛会。你们在取《尼海萨满》书稿的同时还可以采录鄂族最后一个大萨满关扣尼。她身体还可以，已七十多岁了，是难得的机会。顺便告诉你们，关扣尼是我亲姑姑，我能给你们

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我们一听太高兴了，真是意外的收获。我们跟关金芳同志说定了，一定来白银纳参加他们的盛会。

关金芳同志是个热爱民族艺术、很有才华的鄂族女干部。她在过去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时就热衷于搜集、整理并创作鄂族民歌，特别是她搜集一些鄂族萨满跳神时唱的神歌，尤为珍贵。晚上她给我们唱了几段鄂族民歌《逃婚曲》和萨满神歌，有时她一边唱一边舞，歌舞韵味十足，充分体现鄂族深居大兴安岭密林中那种粗犷豪迈的性格。我们做了现场录像。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长途汽车返回黑河。八日晚上从黑河乘火车返回长春。

2003 年 8 月 16 日，烈日炎炎，我们一行三人乘汽车去哈尔滨，晚上由哈尔滨转乘火车，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到了加格达奇。我们急忙吃过早餐，又转车去塔河。到塔河已临近中午了，正好有趟长途汽车要去白银纳。我们顾不得吃午饭，拼命往汽车站跑，上了车，还喘着粗气，汽车就开了。我心想，很幸运赶上这趟车了，不然就得在塔河住一宿，误了参加鄂族下山定居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汽车在大兴安岭上行驶，我想起了鄂伦春族的民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嘴里不停地唱起来。不一会儿，拐过一座大岭，山路崎岖，沙石路高低不平，汽车颠簸得厉害。突然一辆汽车冲到前面，扬起一片尘土，像刮起 12 级台风一般，尘土钻进车内，挥之不去。我们的车跟在后面真是活受罪了。我们时而闭上眼睛止住呼吸，时而感到呕吐。再加上我们连续乘车休息不好和没吃午饭，觉得体力不支有些难受。我们坚持着，深感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说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下午五点半钟，汽车终于到鄂伦春族著名的山乡白银纳了。

我们在乡招待所登记住下。放下行装，走出招待所，一幅生动的画面映入我们的眼帘。蓝天绿树掩映下的白银纳新村，一排排砖瓦结构的房舍，一行行交叉纵横的高大树木，一片片草地上的牛马羊群，使你感到这是个世外桃源。白银纳是鄂伦春语，是富裕的意思，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啊。从 1953 年开始，一部分鄂伦春族人下山定居，在白银纳建起自己的村庄，从此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风餐露宿的游猎生活，为发展经济、改善鄂族生活跨了一大步。眼前的白银纳乡真是一片繁荣、幸福的

景象。

晚饭后关金芳同志来招待所看我们。她把《尼海萨满》的手稿交给我，并说：这个故事是鄂伦春族著名的民间故事家、大萨满孟古古善和我叔叔关玉清用鄂语讲述的，由孟秀春记录翻译，我最后整理的。听叔叔说，孟古古善老人天资聪明，记忆力好，会讲很多鄂伦春的民间故事。孟古古善年轻时应征入武，在清兵军营中和满族八旗兵生活在一起，并学会了说满语。这个故事就是听满族八旗兵讲的，他听后不忘，能用满语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解放后，特别是鄂族下山定居，生活比较稳定了，他多次向身边的鄂族人讲，我叔叔关玉清就是在他口耳相传下学会的。1959 年孟古古善去世，享年 85 岁。20 世纪 90 年代，孟秀春根据关玉清用鄂语讲述记录、翻译，最后我做了进一步整理。我叔叔关玉清要活着的话，现在也有 90 多岁了，他年轻时都会说满语。我在白银纳中学读书时常听叔叔关玉清讲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这个故事本来是满族的，经过孟古古善和关玉清一讲，把故事发生地改为大兴安岭，有些情节和我们鄂族生活融为一体。这说明满族和鄂族文化相互影响，使满族文化在鄂伦春族中传播开来，因而促进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尼海萨满》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从关金芳手中接过《尼海萨满》的手稿，爱不释手。晚上我仔细阅读手稿，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上午，关金芳领我们见了她姑姑、鄂伦春族最后的女萨满关扣尼。

关扣尼中等个儿，脸上颧骨很高，是典型的鄂伦春族妇女形象。身体比较虚弱，说话声音不大，举止行动不像大兴安岭人那样粗犷。但她却是制作鄂伦春族传统的桦皮篓、桦皮针线盒的能手，她所做的每一件制品都是精美的工艺品。

关扣尼自我介绍说：我 1935 年出生，今年 68 岁。在我十五六岁时，上山放牧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家里请人医治也不见好。后来父母请我的堂兄关伯保大萨满跳神，给我驱鬼祛病，病情稍微好一些。可是没过几天病情又加重了。父亲又请来赵立本大萨满给我看病。赵立本大萨满对我父母说："你的孩子只有当萨满，病才能好。"后来父母同意了，还给我做了一套神服，让我穿上跟着赵大萨满一起请神、跳神。你说怪不怪，不用他教，我就能跟着唱、跟着跳，后来就成了小萨满。1953 年，鄂族下山定居，赵立本、孟金福萨满和我一起举行了"告别神坛"

仪式，从此不再当萨满了。

我问道："您现在还会唱萨满神歌吗？"

关扣尼说："我虽然40年不当萨满了，可那些神歌我总是念念不忘。"

说着，她给我们唱了几段神歌。她唱的声音很低，就像怕被人听见似的。我们现场录了像。

20日上午，我们参加了白银纳鄂伦春下山定居五十周年庆祝大会，观看了鄂伦春族自编自演的节目。鄂伦春人能歌善舞，性格豪爽，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深深打动了我们。晚上，参加了鄂伦春民族特色浓郁的篝火晚会。

21日早晨，我们离开美丽的白银纳，乘车去呼玛，然后再转乘长途客车奔黑河市。这一整天我们都是在汽车上度过的。我们坐在摇摇晃晃、上下颠簸的汽车上，两眼不时地盯着窗外，欣赏着北国山川的景色，已被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所陶醉，被波涛滚滚的黑龙江和呼玛河所吸引，已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一路上尽管我们精神愉快，但体力不饶人，到黑河下汽车时，我的两腿已不会走路了。

到黑河市后我们在财政宾馆下榻休息。决定第二天早晨乘汽车去孙吴县的四季屯，再访何世环老大娘。

8月正是雨季，我们坐上开往孙吴的长途汽车时，就下起瓢泼大雨，一路上雨点不停地打在汽车的玻璃窗上，我心想，这下坏了，要把我们困在孙吴了。也巧，等到孙吴县城时，已雨过天晴，又给了我们一线希望。我们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后，一打听，通往四季屯的路已被冲坏，有好几天都不通车了。这不白来了嘛！真有点失望。突然荆宏想起，他的老朋友长春市学人书店经理吴峰曾经说过，她老家在孙吴县，兄长叫吴伟，是县委组织部长，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通过招待所经理找到吴伟部长，他说一会儿过来看我们。

下午三点钟吴部长来招待所看我们。他在来之前与长春的妹妹通了电话，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便想尽一切办法安排我们去四季屯。他说：我原来在沿江满达乡做党委书记，对这一带特别熟悉。你们要采访的何世环老大娘我认识，她是个很善良、精明的老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在屯子里很有影响，在乡里也有名气。你们抢救老何太太讲的满族说部也是对我们孙吴县的帮助，我们全力支持你们。可是你们来的不是时候，这几天连降暴雨，道路都被冲坏了。我正好负责这一片的抗洪工

作，明天咱们一起走，我的车先把你们送到四季屯，我去检查抗洪工作，然后再把你们接回来。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一听特别高兴，连连说太好了，感谢县委对抢救满族说部的支持。晚上吴部长在招待所宴请了我们。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吴部长乘大越野车，绕了好几个乡，多走了150多里地才到了四季屯，见到了何大娘。吴部长找到屯里的干部，给我们安排完午饭，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们虽然是第二次见到何大娘，可是一见如故，让人感到像久别的亲人相逢那么亲热。何大娘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叫我的名字，使我感到惊讶。我们初次相见时间很短，竟能记住我的名字，这位年近八旬老人的记忆力太好了，难怪她满语说得那么流利。

我们这次采录非常随便，彼此都坐在炕上，就像唠家常嗑一样，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中间也不打断话，使她无拘无束，尽情地发挥。这样，她连续讲了《音姜萨满》、《白云格格》等四个故事。她用满语讲几句，自己再用汉语翻译过来。我们感到这次讲的与第一次讲的内容基本相同，说明这几个故事从她传承过来，就牢牢记在心里。但是有一点她特意告诉我们：小时候听我爷爷和富振刚爷爷讲的《音姜萨满》还有很多的唱词，我爷爷唱的可好听了，那时我没学会，唱词都记不住了。音姜萨满在阴间跟阎王和小鬼怎么斗，还有很多事呢。文化大革命时，谁都不敢讲这些故事，认为是封建迷信，怕挨斗。因为长时间不讲，我都忘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大娘讲的都是实在话，与我们掌握《音姜萨满》的故事内容基本相同。

我们发现何大娘非常聪明，我想问什么事，不用深说，只要一提醒，她就明白你的意图，按你的意图来说。一次，她看我的眼睛总盯在她的右眼上，她明白了，对我说：你想知道我的右眼是怎么瞎的？告诉你，头几年我家有个小马驹，在院子里毛了，我去追它，不小心被木桩子绊倒，把右眼扎瞎了。当时把我疼得死去活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得住，活过来了。你别看我右眼瞎了，腿脚不好，可家里事都得靠我拿主意。就说种地吧，每年开春种什么庄稼，用什么种子，下多少化肥，投入多少工，都得听我的。每年秋后打多少粮食、收入多少钱，老儿子都得一笔一笔跟我交待。这样才能管好这个家。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何大娘每天除了做饭、喂猪、养鸡、侍弄菜园子外，还养了一只京巴小狗，与她嬉戏相伴，生活过得很充实。我们深

深地被何大娘这种聪明智慧、刚强的性格、办事痛快的作风和无忧无虑的乐观态度所折服。

这天屋里太闷热了，一点风没有。何大娘领我们到她家菜园子的阴凉处坐下，给我们讲了许多满语的日常单词，并一一用汉语翻译过来。何大娘的口头满语不但说得流利顺嘴，而且铿锵动听。我们做了录音录像。

下午三点多钟，吴部长检查抗洪回来，我们与何大娘依依不舍地告别，返回孙吴县城。第二天早晨我们乘汽车去龙镇，下午换乘由龙镇开往丹东的火车，半夜时到达长春。

为拍摄抢救满族说部记录片和撰写解说词，2004 年 5 月 30 日，富育光、于敏、荆文礼等四人乘火车去黑龙江省的同江市、阿城、双城、哈尔滨，最后到孙吴县，第三次采录何世环老大娘。这次去侧重拍摄四季屯的环境、屯貌以及何大娘的生活起居、社会交往、劳动场面、生活情趣，特别是拍摄她讲说部时与听众交流的场面。

何大娘告诉我们：本屯有位 80 岁的老姐姐，叫臧彩凤，满语说的挺好，还会用满语讲一些故事。臧老太太现孤身一人，生活挺困难，现在没心思讲这些了。前些日子她外出串亲戚，最近刚刚回来，可不可以把她找来？我们说太好了，于是派人把臧大娘请来。这样，臧大娘、富振刚老人和本屯的满族钱小球等人作为基本听众。何大娘和臧大娘对面坐在炕上。何大娘讲说部时，两位老人时而手拉着手，时而臧大娘用满语问话，何大娘再用满语答话，说着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不解其意，富振刚老人在一旁翻译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们把何世环用满语讲说部、臧大娘用满语与她交流的热烈场面都拍摄下来。我们感到这是一种生鲜活脱的用满语讲述的说部，听众并用满语和讲述者一起交流故事内容的情景，是我们几年来调查采录中第一次遇到的这种兴奋、热烈的场面。

通过这次采录使我们认识到，创造良好的讲述条件和环境，使讲述者和听众情感交流，语言互动，能激发讲述者的情绪，一旦讲起来，就像决堤的江河，一发不可收。这种讲述是自然的流淌，记忆的真实再现，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

2005 年 7 月，吉林省文化厅为向文化部申报满族传统说部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决定对抢救满族说部的记录片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补充的主要内容是把满族各个家族在讲说部之前举行祭祀活动，讲述人在讲述之前洗脸、洗手、漱口、梳头，然后换上新衣服端庄坐在炕上开始讲说部的全过程都拍摄下来。

7月30日，我们乘火车去哈尔滨，因黑河一带连降暴雨，铁路被冲坏，我们只好在第二天早晨乘长途汽车去孙吴县。下午六点多钟汽车到达孙吴。

8月1日上午去四季屯，见到何大娘后，我们把来意告诉了她。何大娘说：现在四季屯的满族人家都不供祖宗佛龛了，你们要拍这个就得到别的屯子去。我问：哪个屯子的满族人家有供的？何大娘想了想说：我前两年听说沿江乡的吴玉江家的西墙上供着，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我说：何大娘您想办法问问吴玉江家还供不供老祖宗？

何大娘找了屯子里几个人，终于打听到吴玉江家的电话。何大娘给吴玉江家打了电话，得知还供着，我们都很兴奋。何大娘把我们的想法跟吴玉江一说，他当即表示欢迎，并说，满族说部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吉林省来抢救，我们支持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明天上午到他家去拍摄现场。

从四季屯到沿江乡政府所在地有二十多里地，8月2日早晨我们打了两辆出租车拉着何大娘和孙女关爽、邻居钱小球以及富振刚前往沿江乡。遗憾的是，臧彩凤老大娘到林场去串门，不能参加这次讲述说部活动。车很快到了沿江乡，吴玉江和家人已在门口等候我们。

吴玉江40多岁，满族，是沿江乡政府的干部，家里四口人，妻子务农，两个儿子，大儿子刚刚考上大学。吴玉江对我们说：我家西墙上供奉祖宗佛龛是老一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逢年过节我们都要烧香磕头，缅怀祖先的创业功德。小时候，常听老人讲祖先保卫边疆的丰功传绩，也就是你们说的说部。因时间太久了，在讲述之前都是怎么个程序已记不清了。只好让何大娘亲自指导。

何大娘先让吴玉江恭恭敬敬地把西墙上的神匣子取下来，摆上4个香炉碗，两摞糕点、两摞水果，然后点着达子香举行祭祀，全家人和何大娘、富振刚等人一起跪地磕头。祭祀完了，说部讲述人何大娘洗手、洗脸、漱口、梳头，穿上满族的大长衫，坐在炕上，听众按辈份依次坐好。何大娘开始用满语说一段，自己再用汉语翻译过来。她说："今年年景挺好的，风调雨顺，眼看着要丰收了。满族人家按老祖宗留下的规

矩，每年要到丰收的时候都要讲讲古趣，意思不要忘记祖先的功德。今天我来到老吴家，给老祖宗上香、磕头，一是不忘先人对我们的好处，二是祈求老祖宗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年年丰收。过去满族人家都杀猪宰羊祭祀，现在就上上香，磕磕头就行了，这是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我借这个机会，给你们说个古趣，讲个音姜萨满的故事。”接着何大娘用满语把整个故事讲完。我们全程录了像，抢救了这一十分难得的原生态的讲述满族说部的鲜活场面。在满语已绝迹的今天，何大娘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并用满语讲述说部，这是绝无仅有的，其价值和意义就可想而知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荆文礼

我们在抢救满族说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全国有13个满族自治县，辽宁省就占9个，河北省3个，这两个省占全国满族人口的大多数，至今却没发现一部满族说部。我们认为，不是这两个省的满族没有传承满族说部，而是我们的普查工作做得不细导致的结果。于是在2004年至2006年的三年中，我们组织专家三下辽宁省的新宾、本溪、抚顺、凤凰城市，又三下北京和河北省的易县、遵化、承德、围场等地，经过深入调查，不断扩大线索，终于发现了四部很有地方特色的满族说部。

2004年5月25日，调查组来到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地处长白山余脉，这里群山绵亘，千峰竞秀，林莽苍苍，碧水萦绕，是清王朝的发祥地，被清太宗皇太极誉为“天眷兴京”。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从而奠定了从顺治算起清王朝268年的基业。因此，这里沉积着深厚的人文资源和历史胜迹，必然是满族说部流传的重要地区。到了新宾县城，我们先拜会县志办和满族文化联谊会的负责同志。

县志办的负责同志曹文奇先生知道我们来意后，直接了当地说：听说，原来在我们县志办工作的张德玉同志掌握一两部满族说部，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此人已调到抚顺工作，家搬到本溪。其他人讲的都是传说或小故事，有的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都是道听途说，这些可能都不是你们需要的。我就知道这些，你们再找其他人谈谈。

而后，我们找到新宾县在满族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李荣发同志。他说：新宾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有关罕王努尔哈赤的传说和故事蕴藏比较多，但据我所知，都是一些短篇故事，长篇的满族说部还没有发现。你们要了解这些就得到偏僻地区，找满族的几大姓氏，其祖先曾跟随努尔哈赤打过仗，有关这方面的历史他们的先辈可能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通过这两位同志的介绍，我们总算得到张德玉的线索，心里很高兴。这天曹文奇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永陵和费阿拉城遗址。永陵始建于

1598年，陵内葬着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及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以及他们的福晋。整个建筑古朴典雅，气势恢宏，号称清朝关外第一陵不为过也。

为赶时间，我们连夜乘车去沈阳。

2005年8月20日，我和赵东升等同志乘火车去本溪，找到张德玉同志。他听说我们专程为了解满族说部而来，很高兴，热情地把我们请到家里。

当我们落座之后，张德玉一字一板的向我们介绍说：我今年64岁，满族，原来在大四平镇做中学教师，后来调到县志办工作，临退休前不久，调到抚顺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工作。我确实掌握了两部满族说部，一部是《平民三皇姑》，一部是努尔哈赤元妃《佟春秀传奇》。这两部书都是我父亲在晚年时陆续讲给我的。他说，我要不讲，恐怕没人会讲了，你把它记下来，好传下去。我父亲叫张立忠，光绪三十年（1905年）生，1988年去世，享年80岁。我父亲从小跟本村的老饱学学习文化，记忆力强，学过不忘，后来他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他会讲二百来个民间故事，还会唱民间小曲。三皇姑从京城到大四平来，先住在我们张家。三皇姑开矿和我们张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三皇姑开矿、修路、办学堂，我们先祖耳闻目睹，有些事是听和三皇姑一起开矿的满族人讲的。我曾祖父把这些故事传给我祖父，祖父又传给我父亲。《佟春秀传奇》是父亲年轻时常到辽阳、丹东赶集，每次都住在大车店里，偏巧这两个地方的大车店掌柜的都姓佟，都是辽阳老佟家大户的本家。两个掌柜的每天晚上都在大炕上给住店的讲《佟春秀传奇》故事。我父亲博闻强记，渐渐都把故事背熟了。他常说，这些故事要不讲出来，就没人知道了。于是在1985年至1988年，父亲每天向我讲点儿，直到1988年的春天才把这两个故事讲完。我是研究满族文化的，所以对这两个故事非常感兴趣，父亲一边绘声绘色地讲，我一边认认真真地记。父亲讲完了，我也记完了。记录稿一直压在箱子里。你们如果要，我一定把它整理完。

张德玉还说，平民三皇姑的故事，在我老家新宾县大四平镇70多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有的老人还会讲上几段故事，但不像我父亲讲的那么生动、那么全。如果你们需要，明天我陪你们到大四平镇，找几位老人开个座谈会，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和赵东升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说定了。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们乘长途汽车去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大四平镇。汽车走了三个多小时，不到十点钟就到了大四平镇。

大四平镇四周群山环抱，地势宽阔平坦。在大四平村北三里多地的平地上有一东西长的大土塄子，这就是清朝廷为封禁、保护新宾“龙兴重地”而修的柳条边墙。边墙以北为边里，以南为边外。大四平属边外，所以在清代后期从关内涌来大批人在此地开矿、做买卖，这里经济十分繁华兴旺。

张德玉过去在大四平镇政府工作，乡情、人情都非常熟悉，很快找来四位老人，就在镇政府会议室开了座谈会。现将参加座谈会老人的自然情况和发言摘要如下：

张德生：73 岁，大四平镇中学校长，现已退休。他说：我过去听父亲讲过三皇姑开矿的故事，也听大爷讲过。他们都说三皇姑是咸丰的妹妹，皇姑因与慈禧不和被发落到新宾。她长的细高条的个，脸上有几个浅麻子。她为人善良，给大四平一带的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三皇姑在这儿开了三个矿口，其中一个叫石口子，全是岩石，高一米八，宽四米。这个矿口现在还有。据父亲说，三皇姑的矿上有四千多工人，干的挺火。三皇姑用开矿挣的钱修了路，办学堂。这些故事都是我爷爷张书田讲给父亲的。

裴庆水：1927 年生人，村里的会计。他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的大哥叫于兴田，原是山东黄县人，后来闯关东，就在三皇姑的矿上当了工人。据他说，我们这儿过去有个关帝庙，在庙的旁边建个县左衙门，是专门保护三皇姑开矿的。县左衙门就建在现在粮库的地方。县左衙门的头头还建了娘娘庙。解放后扒娘娘庙建粮库，人们发现在庙的梁柁上还刻着九品巡检杨文欣修的字样。我是在大四平出生的，小时候常听老人讲三皇姑开矿的故事，他们一边讲一边说，这都是真事。

孟照顺：65 岁，大四平镇文化站站长。他说：我在这个镇当了 30 多年的文化站站长，曾经访问过十几位老人，他们都是在十来岁时听老人讲皇姑开矿的故事。三皇姑开矿时有个于掌柜的给她管事。三皇姑为人很好，没有皇姑的架子，老百姓都愿意接近她。后来为什么开不下去了？一种说法是三皇姑被奸污了，一种说法是，煤矿处理不了瓦斯爆炸。群众一讲起皇姑开矿的故事都津津乐道，信以为真。群众已把皇姑

和大四平融为一体，感谢皇姑为大四平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前几年我整理了两篇比较完整的《三皇姑开矿的故事》，这是很有地方特点的口头文学。

崔乃林：81 岁，当地老户，农民。他说：我过去听舅舅和老程头讲过三皇姑开矿的故事，他俩要活着的话都有一百多岁了。他们说，三皇姑开矿挣了不少钱，有一天来了几个胡子，把三皇姑的钱都抢走了。三皇姑报告了县左衙门杨文欣，限他多少天破案，结果把这些胡子都抓住了，砍了头。听说三皇姑是光绪皇上的姑姑，不知对不对。

座谈会开的很热烈，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谈三皇姑开矿的故事，看来三皇姑在大四平镇影响很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记述着三皇姑不平凡的事迹，都凝集着这一带劳动人民的血汗，寄予着他们对三皇姑真挚的感情。这证明张德玉家传的说部《平民三皇姑》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通过这次调查，使我们感到，满族说部是人们口头传承，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虽然并不直接就是历史，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它却反映了历史的某些真实，这是以口头创作形式表现可贵的“史料”，为正史做了佐证。这也是满族说部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为在新宾这个“龙兴”之地得到《平民三皇姑》和《佟春秀传奇》两部说部而高兴。

2006 年 2 月 10 日，富育光、赵东升和荆文礼等人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的开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路甬祥等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吉林省的满族说部展览。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赵东升向文化部领导和专家介绍了抢救满族说部的成果。

11 日下午，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去拜访北京市原民委副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团顾问、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书先生。赵书先生在北京市的满族中很有威望，我们想通过他了解北京市有关满族说部的流传情况，希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传承人的线索。赵书先生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赵书先生与富育光比较熟悉，早就听说他为抢救满族说部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是满族的骄傲。赵书先生说：自从 1644 年清军入关，一部分八旗兵留守在北京翊守京师，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当时驻守北京的八旗兵有十二万三千多人，分别在圆明园、香山健锐营、蓝靛厂外火器营和密云檀营等地驻防。八国联军进北京后，

这些八旗兵绝大多数都死在战场上，许多珍贵的满族文化遗产也跟着消失殆尽。现在偌大的北京城找不到一份满族家谱，《清音子弟书》现在无人会唱，已成绝响。满族一向有“讲古”的习俗，是善于讲故事的民族。过去八旗兵在营房中经常讲祖先神话、讲阿骨打、努尔哈赤的英雄故事，讲地方风物传说，以此表达对祖先崇敬的心情和对白山黑水故土的眷恋。很幸运的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北京市海淀区的满族文化工作者已意识到这些传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不及时抢救，就有消失的危险。于是他们立刻到这些八旗营房的旧居中，找老人聊天，请他们讲故事。当时有的老人已 90 多岁了，他们讲完故事不久就去世了。早在 1984 年已整理出 60 多篇，我把这些故事汇在一起，暂定书名为《北京八旗子弟传闻录》。赵书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书稿拿出来给我们看。

富育光翻看书稿内容后高兴地说：“赵书先生，您编的这些故事，在我看来，有的故事本身就是说部，有的属于老人讲说部之前先讲的权子，也属于说部内容。这部书能不能给我们?”

赵书先生说：“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抢救满族文化遗产，可以把这部书交给你们出版。”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从赵书先生家出来，我对富育光和赵东升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006 年 2 月 12 日，富育光、赵东升、荆文礼等四人去河北省易县调查。我们先到西陵文管处，见到郝连银主任，因他刚刚接手文管处工作，对这方面事情不太了解。经工作人员多方联系，找到不久前退休的尚红英主任。我们乘车到家里访问她。当尚红英同志听说我们为抢救满族说部而来后，很爽快地说：我在西陵工作了三十多年，过去常和这里的守陵人接触，他们的祖先都是八旗兵，随清军入关转战南北，后来又奉命到西陵守陵，一守就是十几代人了。据我所知，有几位守陵人家里传下了守陵人的故事。二十多年前，他们给我讲了先人的生动故事，当时我做了记录，有的故事不那么生动，我没有记。这些能讲守陵人故事的老人，在十多年前已相继谢世了。遗憾的是，当时我没重视这件事，有的虽然做了记录，可记录本放在哪？一时半会找不到，等我找到后一定告诉你们。

河北易县清西陵守陵人讲述说部的线索中断了。

2006年6月14日，富育光、赵东升、荆文礼、于敏等同志去河北省遵化市清东陵调查。文管处董淑颖同志听说我们要了解八旗兵守陵和护陵的故事时，很高兴地对我们说：过去我们东陵护陵工作者有个叫贾德良的，据说他会讲《双妃陵》的故事。贾德良早已调走。以前东陵文管处的干部徐广源曾整理过《孝陵十八对儿》的故事，这是守陵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徐广源今年有六十四五岁，已搬家，现在无法联系。贾德良到什么地方工作也不清楚。这都是十多年前听说的。你们要了解这两部书的具体情况，我们得找一些老人打听他们的住处，等找到他们后再和你们联系。

我们一听只好如此了。刚刚获得新的情况，线索又断了。

16日中午，我们乘火车赶到承德，在民族宫饭店住下后，富育光等人休息，我到承德市文物局、文联和民委了解情况。晚上承德市原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郭秋良同志和原民委主任铁南同志分别来宾馆看我们。从谈话中得知，二位对满族说部都情有独钟，这也许出于民族特有的感情吧。郭秋良先生说：你们来承德了解满族说部的流传情况，算是来对了。承德避暑山庄是清康熙四十七年（1709年）建成的，历史悠久，是我国古代著名优秀园林之一。每年皇帝率王公大臣到木兰围场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都要到行宫休息。乾隆皇帝经常在行宫处理政务，接见蒙古、西藏等边疆各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为保卫皇帝和行宫，这里驻守着八旗兵勇，流传着大量满族民间故事。所以，承德满族文化底蕴深厚，满族风情淳丰，必然是满族说部流传的重要地区。我全力支持你们这项事业，帮助你们了解传承人和讲述的说部。郭秋良先生这种豪爽的态度，无私的精神，着实令我们钦佩不已。

铁南同志长期从事民族工作，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他说：我过去听说围场县文化馆的孟阳，从事一辈子文化工作，他能知道满族说部的流传线索，你们不妨到围场找找孟阳，肯定有所收获。

根据郭秋良和铁南的意见，我们计划第二天上午参观避暑山庄，下午乘火车去围场满蒙自治县。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时，富育光对我说：今早感觉胃不太舒服，你们吃吧，我不想吃了。我对他说：咱们到山庄参观，你什么时候觉得饿了，就什么时候吃饭。他同意了。我们吃完早餐，漫步来到避暑山庄大门前，正准备交票进门时，突然富育光对我说：感觉身体不太好，不去

参观了，想回宾馆休息。我说：马上打车送你回去。话还没等说完，富育光又说：唉呀，我两眼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不让他着急，叫荆宏在公园门卫处借来一把椅子。我扶富育光刚坐下，他就耷拉脑袋，昏迷不醒，怎么叫他，也没有反映。我叫荆宏赶紧给 120 打电话。120 服务台一看是外地手机没有接电话，又请公园门卫给 120 打电话，结果不到 5 分钟，120 救护车就赶到了。

医生赶紧把富育光抬到单架上量血压。护士急忙给他输氧。医生见血压非常低，高压 70，低压才 30，很危险，马上送医院抢救。我们把富育光抬上 120 救护车，护送他去了医院。120 救护车的喇叭不停地响着，一切车辆都为它让路。救护车飞也似地，眨眼工夫到了医院大楼，医护人员马上把富育光放在病床上，推着病床往急诊室跑。承德市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以救死扶伤的高度责任感，来回跑着给富育光做心电等各项检查，护士忙着输氧、输液，都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我和于敏在病床前守护着，一刻也不敢离开。各项检查完毕，医生才松一口气说：患者主要是心肌和大脑严重缺氧引起的昏迷，多亏抢救及时，不然就很危险了。不要紧，等一会儿病人就会苏醒过来。

两个小时后，富育光慢慢睁开眼睛，两眼直勾勾地瞅着我们。又过了一会儿，他才认识人，能说话了。见富育光好了，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富育光好了，可我的心却哆嗦起来。我知道这是后怕呀，富育光一旦出了问题，不仅是对抢救满族说部的重大损失，也是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损失。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到下午 5 点钟，富育光完全康复了，医生说可以出院了。我们把富育光接回宾馆。根据富育光的病情，我们不能前往围场调查了，于是决定 18 日下午乘火车回北京，晚上，由北京返回长春。

这是抢救满族说部工作中的一段插曲，虽然与抢救满族说部本身无关，但说明抢救满族说部确实是一项艰难困苦、惊心动魄的工作。

2006 年 9 月 5 日，我去北京向文化部教科司汇报国家科研课题《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进展情况，然后乘火车去河北省围场满蒙自治县，继续完成上次的调查工作。

近三个月来，经多方面联系，终于找到了围场满蒙自治县原文化馆馆长孟阳同志。我们通了电话，他非常欢迎我去围场，有关满族说部的事最好面谈。因这条路我从未走过，又是一个人出行，孟阳心里不托

底。叫我乘北京北开往赤峰的火车，在四合永下车，然后他从围场去四合永接我。

6日晚上9点钟我登上了北京北站开往赤峰的火车，踏上寻访《木兰围场传奇》之路。第二天早晨4点钟列车到了四合永，我下车往前后一看，整列火车只有四五个人下车。出了站台后，几位乘客都匆匆搭乘出租车走了，只剩下我一人。天还漆黑的，我只好到候车室等孟阳来接站。候车室空荡荡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找到椅子坐下。候车室中响起轰鸣的睡觉打呼噜声，真有点瘆人。我顺声音找去，一看是小卖店的主人在睡大觉。我坐在椅子上焦急地等着孟阳的到来。

到五点多钟，天快亮了，见有一老一少进候车室来，他们从窗户往外张望，不知说些什么，然后又走出候车室。不一会儿，那位老年人又进来，仍到窗前往外望。我以为老年人要晨练，看看同伴来了没有。我上前问道，老师傅，四合永离围场县城有多远？那位老人说，三十多里地。你从哪来？我说，从北京来。那位老人像发现什么奇迹似地说，你是吉林省文化厅的荆文礼同志吧？我说，正是。他很歉意地说，我是孟阳，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你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年轻的同志也进来了，他是县委宣传部的干部。马上我们彼此都熟悉了。

县委宣传部的小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县政府宾馆。休息一会儿，我就急不可待地跟孟阳聊上了。孟阳说："你了解满族说部的流传情况，到围场来找我算找对了。我在围场做了三十多年的文化馆馆长，对这里的民间文化比较了解，另外，我就有一部祖传的《木兰围场传奇》。"

我说："太好了，你说说这部书的传承情况。"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心想，总算没白来呀。

孟阳接着说：木兰围场是康熙二十年（1682年）设立的。围场这个地方，俗有"云的故乡，水的源头，林的海洋，繁花的世界，珍禽异兽的天堂"之美称。这么好的地方，一下子就被康熙皇帝选中了。清代皇帝离京师到围场来，一方面是狩猎，另一方面是为提高清兵的军事素质。康熙在位期间共举行木兰秋狝38次，乾隆在位期间举行39次，到同治二年（1863年）废，历经183年。在这一百八十多年的木兰秋狝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每当滴水成冰，白毛风呼啸的严冬，一些满族人家中，男女老幼都围坐在火盆旁听讲满族说部《木兰围场传奇》。这个传本最早是康熙后期围场的都统韦茂成所讲。到乾隆、嘉庆年间，韦茂成的元孙韦陀保承继祖业讲述。韦陀保的挚友关宏林是个私

塾先生，他俩经常在一起说古道今，交流彼此所知的皇帝狩猎的故事。后经关宏林对《木兰围场传奇》充实和加工润色，已比较成形。关宏林到晚年传给孙子关新义，关新义又传下去。到关志勋时，已是关宏林的第六代传人了。关志勋是个说书民间艺人，娶孟桂兰为妻，这部书又传给孟桂兰的娘家弟弟孟昭仁，孟昭仁又传给侄子孟宪华。这部书在孟家又传了四代之后，最后传给我。我就是《木兰围场传奇》的最后传人。你要不来抢救满族说部，我以为这部书没有用，会石沉大海了。我是1936年出生，如今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虽然年龄大，身体不太好，但是，你们认定这是满族老祖宗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说什么也给你们讲述出来，然后你们再进一步整理。

我说：感谢你对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支持。《木兰围场传奇》是一部典型的满族说部，很有价值。你真是个文化人，明事理，办事爽快。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吃过早饭，孟阳和县委宣传部的年轻人陪我参观了庙宫和乾隆皇帝打猎时立的“永安莽喀”碑。孟阳同志一边向我讲解庙宫的来历，一边讲述康熙和乾隆在围场打猎的故事片断。我站在山岗上，极目远望，山峦起伏，林海莽苍，山谷之间，流水浩渺，围场真是瑰丽多姿，遍地珠玑的好地方，要不然世代怎么传承那么厚重的《围场传奇》呢。从这里使我感到，满族说部的民间创作与流传，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本地人民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与这个环境中所发生的事密不可分。《木兰围场传奇》如此，《平民三皇姑》也是如此。要深入调查满族说部的传承与流传，必须从这里开始。

（一）魏克信编稿意见

《萨大人传》系“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中的说部之一，手写稿400字/页稿纸1—970页，270字/页稿纸971—1998页。

全书共四章，记叙了满族英雄萨布素勇武辉煌的一生，歌颂了萨大人抗击罗刹，戍边守土，治理北疆的光辉业绩。该说部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萨布素的祖籍家世，少年成长，学文习武，智勇双全，横空出世，只身探敌，驱逐沙俄，屡建奇功，最后成为清代首任黑龙江将军的过程，其功名显赫，英雄盖世，可歌可泣。还描写了德高望重的哈勒苏、虽哈那等满族老英雄，善良纯朴的苏穆禄、波尔辰等满族老妈妈及其他众多人物形象。讲述者富育光先生谙熟满族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礼仪节庆，在故事的演进中，随处可见满族人的生活景观，感受到满族人的特有气质，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北方满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富先生是富察氏家族的后裔，对萨大人怀着无限崇敬之情，他是在洗手、漱口、敬神、祭祖之后，才向阿哥们讲述这位大人的英雄业绩的，饱含深情的陈述，如泣如诉的道白，把听讲的族人带到了几百年前的祖先身旁，使他们和先人一起欢乐，一起悲伤。整理者热爱满族文学，思维缜密，文字隽永，认真把握讲述文本的整体内容，细心揣摩说部的风格特点，纵览全局，融会贯通，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娓娓道来，使通篇文字极富情感和亲和力，读书宛如身临其境，在听一位满族老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基于以上几点，该说部尽管没有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仍然有较大的可读性，使人毫无枯燥之感。

这部说部的文字，特点突出，相当有功夫。这既得益于讲述者的语言修养，又来自整理者的严谨治学态度。作品没有刻意追求“体现民间文学特点”的方言土语，却又保留了生动活泼的群众口头语言，恰当地表述了说部的原貌，确实有民间文学的“原汁原味”。需要使用的方言土语和满语，均加以整理和规范，各层次的读者都能读懂。该说部语言

流畅，字句通顺，标点符号准确，很少有错别字。偶用生僻字，整理者也反复推敲，仔细核查，一丝不苟。有的稿面虽然改得较多，上勾下抹，但眉目清楚，线条不乱，几乎一个标点都不多。这可看出整理者强烈的责任心。

可以说，《萨大人传》是一部比较正宗的满族传统说部，地道朴实，不加雕饰，文字规范，琅琅上口，娓娓动听。其特殊的史料价值和感染作用是其他有关著述不可代替的。

不足之处，通观全书，后部分略显粗糙一些，材料较多，缺少提炼，特别是缺少生动吸引人的细节；有些地方心理活动过长，稍感絮叨，连用成语，形容词，稍嫌重复，显得情节拖沓，节奏缓慢，如（P60）哈勒苏领旨去乌拉，军情紧急，却写了大段心理活动；许多有戏的情节没有展开，缺少渲染，减弱了感染力，如萨布素踏查长白山，炮制毒掌铁石追魂弓等；句前加“那是”、“是”可以体现口头文学特点，又增强感情色彩，用得太多则感到累赘；全书六十多万字，只分四章，有些沉闷，如不便分节，可加些插图，给读者以喘息的机会。

按照出版要求，对书稿进行了编辑文字加工。

对个别重复絮烦之处，适当进行了删减，如：第 1019、1315、1765……1767 页等；改正了常见的错别字简化字和笔下误，如“像”和“象”，“地”和“的”；按《现代汉语词典》统一了一些字词的用法；数字用法本着既保持传统作品书籍（古典名著的数字均用汉字，不用阿拉伯数字）习惯又方便阅读的原则，两位数以内的数字用汉字，三位以上或带零带点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

书稿上富育光先生的铅笔字迹，编者没有重描；不妥之处已进行处理；眉批没有处理，请整理者酌处。按出版常规，铅笔字迹无效，打印时请特殊说明铅笔字迹有效。

常见错别字如下：

响往、响导（向）　杖子（障）　羁縻（縻）　接蹧（踵）

渊远流长（源）　悌稀钱（梯己）　气喘嘘嘘（吁）

终饱私囊（中）　陷井（阱）　满腹经论（纶）　招幕（募）

心呼呼跳（怦）　泡制（炮）　随声附合（和）　傻鞋（靸）

飞扬拔扈（跋）　愁怅（惆）　金壁辉煌（碧）　玄耀（炫）

服服贴贴（帖）　火石廉（镰）　俯首贴耳（帖）　撕打（厮）

胆颤心惊（战）　蜗旋（斡）　兴高彩烈（采）　通谍（牒）

尚存在一些问题，请整理者考虑处理。

1. 第131页“马尾巴骨那块，是马的圪蹴”。《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辞典》圪蹴：〈方〉蹲。

2. 第151页“孔子之位”。编者记得小时候祭拜牌上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未找到根据。

3. 第595页“十龄童子弓马绝能”用以充兵。虽为民俗，乃粗野之举，似应点评一句。

4. 第663页“黄茂茶”，是否为黄芪？

5. 第713页谱有误。即为6/8节拍，有两小节实为9拍，需改正。

6. 第1607页诗中空字，整理者嘱，加“瓯”字，确否？

以上处理，有不妥之处，请复审、终审和整理者修正。

2003年10月10日

（二）吴景春审稿意见

2003年11月18日上午，吉林省文化厅原厅长、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吉林卷主编、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副主编吴景春同志邀请满族说部《萨大人传》的讲述人富育光、整理者于敏、满族说部艺术集成责任编辑、时代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魏克信和荆文礼同志到家中开座谈会，就审读满族说部《萨大人传》的意见和大家进行亲切交谈。

吴景春同志说：“我接过由富育光讲述、于敏记录整理的《萨大人传》手稿共两千多页，每页于敏都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足足有七十多万字。我读了几页，一下子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了，爱不释手，昼夜兼程地看，有时一直看到深夜两点钟，要不是家人过来不让看了，说不定我一直看到天亮。这部书是富察氏家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直传到富育光，传承的脉络清楚，可信。讲述人富育光饱含深情讲述自己祖先的英雄业绩，语言朴实，具有鲜明的满族和塞北的风格。讲述之前，育光先净手、漱口，从这里可以看出满族讲古的习俗，也看出讲述者对族史虔诚、敬仰的心情。整理者于敏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

保持了说部的特点，语言流畅，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文学。我认为，《萨大人传》是满族说部的精品，也是我们抢救满族说部的典范。在此之前，我曾审读过《东海窝集传》和《萨布素外传》，光从这两部书还看不出满族说部的重要特征。我看过《萨大人传》后感到明确了，什么是“乌勒本”，什么是家传，《萨大人传》就是。我们编辑满族说部艺术集成进行出版，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出版只不过是一种保护方式。正如育光所说的，整理出版是为了把满族说部一代一代传下去，不使祖先留下的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消失。他准备在家族中选个可心的传承人，通过口授和文本两个渠道对其传承，这样就使讲族史的习俗延续不断。这就是抢救满族说部的整个工作。通过审读《萨大人传》使我明确了抢救满族说部的方向，增强了信心。今后抢救和整理满族说部就按这个路子进行。对《萨大人传》这部书具体的意见是：

一、同意克信的审读意见

克信对这部说部的评价，我都同意。

读过《萨大人传》，使我感到内容丰富，确实是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有可读性。全书塑造了众多人物，萨布素的形象、作为很厚实，不少人物栩栩如生。全书文字，特点突出，有功夫，克信对育光、于敏的讲述和整理，给予的肯定，我也有同感。该书保留了民间口头文学的“原汁原味”，是正统正宗的一部满族说部。

不足之处，也确实存在。

前大半部分较细，后小部分较粗；语义重复，絮叨；心内活动，写得过长等。

二、关于撰写传承情况和后记的问题

讲述人（育光）简历，除自然情况，要写几十年如一日，注重满族文化，主要著作，特别是对“说部”的诚笃热爱，对宗族、先人的崇诚。这个应成为育光的代表性的介绍（也可谓传记）。

传承情况（于敏已写初稿）请育光最后审定（我不再看）。

上述两项，不要求过分简练，应比较翔实，让读者和满族文化研究者一读即知育光其人其事。请育光避开“自我宣扬”的戒备，实事求是地写，因这是今后宣传、供人承继及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整理者（于敏），也要有一小传，包括本人自然情况，以及在艺研所时的工作、成就（记得有文章，有编著，也有职称）。

如有必要，也可由于敏写一“后记”，着重谈整理《萨大人传》的

感受，应该是虽力不从心（过去对满族文化接触很少），整理如此宏篇巨著是第一次，从讲述者讲述录音下载，有言必录，耗时费力，确有顾此失彼之处，但已尽全力。既是整理者，又是第一读者，可稍做评论或述说，如注意了“说部”的口头性（本体特征），忠实记录，保存原貌，慎重取舍等。体现其民族、地域的历史性、口头性、传承性。

三、关于体例问题

纪元、朝代（清、后金，地方性的）怎么办？如一处：“又一个辛酉年，女真王鸡年，后金王命之年，大明天启元年……”就是没有纪元。

虽不是正史，但有具体时间，纵读全书，涉及不少。按出版要求，在年号后，都以括号标明（纪元年）。

官衔、职称对应不？（满族、汉族……）

家族内部、亲人（亲戚）之间的称呼，要不要统一？（如额母、格格……）

人物的内心表白要不要像说话似的用引号引起来？

注释：一些满语专用名词、术语，文中有解释，还用不用在本页下边再加注？常用的满语单词，可否列个表？

现代语汇，如没问题，搞、将、但、且、未、社会治安……，从整体看，似不大协调，已改了一些。

引用的手谕、命令、诗、歌……是否需要核正？

上述，可否有些统一列入附件？在卷后附录一、二、三……

人物表，可简单一些，列主要人物表（排在目录后，正文前）。

四、个别地方需要改动

1. 第51页，有句话：“提着脑袋往上冲”，怎么提着脑袋？

2. 第155页，进京呈贡，汗王赏赐，虽哈纳说：“咱不缺这东西……东西你按我的意思转赠给各户”，这样说不妥。

3. 第196页最后一行，“添了孙子，死了老婆”，话转的硬，应在中间添三个字“哪曾想”。

4. 第225页，波尔辰的话絮叨，表现性格的话可留，有一些反复说的意思相同的可否去掉一些？

5. 第239页，“扰乱社会治安”，妥否？

6. 第296页，长寿袋——满语，文中已说明，页下还要注吗？

7. 第322页，皇太极谕旨中有两处文理不通，可不可以改？

8. 第 801 页，“当然可以，那没问题了”，可换个说法，不要用现代的语言。

（三）谷长春审稿意见

文礼、维革同志：

认真阅读了《萨大人传》，故事好，不拘泥于结构，能让人感受到“原汁原味”，整理得也好，文字生动、利落，极少有文字差错，打印的也好，差错较其他几部少多了。

一是，还有些打印中发生的丢字、多字、错别字和标点不当之处，我在有错处的页间夹了纸条，望校正过来；

二是，篇首的《〈萨大人传〉传承情况》过于简略，是否采用育光同志新写的这篇，题目改为“满族说部《萨大人传》传承情况及采录纪实”，望酌；

三是，有几处请于敏同志再斟酌、订正：

第 8 页，“杀半斤”一词，东北以外的人大概不懂，也有写成“傻笨鸡儿”的，是否就是鹌鹑的俗称？需不需要加注？

第 178 页，上数第 6 行至第 10 行，可能是打印串行造成的语句不通，望订正；

第 638 页，“忽忆吴趋歌吹地”，“吴趋”有何特解？我疑“趋”字为“越”字之误，拿不准，未敢改；

第 639 页、第 764 页诗、歌中各缺一字，未敢妄加，望填上；

第 711 页，行文中有“今梨树县境内”、“今伊通境内”字样，张旋如先生意见，类此应用页下加注办法，以保持原讲述人的语气。

2005 年 7 月 10 日

谷长春对《比剑联姻》的审读意见及几点建议

《比剑联姻》一稿，确如克信同志所说，是具有重要文学价值和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一部满族说部。故事起伏迭宕、惊险离奇，脉络清楚、环环相扣，又不乏思想感染力，闪耀着平民思想。结构和语言具有评书特点，保留着民间口头文学的原色。克信同志的《编稿意见》对此稿写了全面、准确的评语，我完全同意。

克信同志读得认真细致，对稿中的舛误及按出版要求不规范（如段落过长等）之处改动约略有一二千处，进行了编辑文字加工，纠正了常见错别字，并对吃不准、未与整理者商讨不便擅自改动的，以存疑的方式提出了几十处，详见克信同志的《编稿意见》。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阅读，又用铅笔改动了数百处，我的改动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情况。

一是错别漏字，成语差错，俚语差错，用词不当，语句不通之类。例如：乌雕马（骓），绊马锁（索），膘胶（鳔），马蹬（镫）；不孝之徒（肖），海宴河清（晏），鬼域伎俩（蜮）；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如物，四马蹭蹄捆好（攒）。例如自己称自家军队为乌合之众，上下文连贯理解原意是指军队并非训练有素，用乌合之众一词显然过贬，不当。

二是较为生僻的词语有误或人名有误之类。如蓝腚脸（应为蓝靛脸）；如打个问询（僧道见人单手举胸前施简礼谓打个问讯而不是“问询”）；如复姓万俟（读音为 mòqi）而不是万候；犴连犴，没这个词，北方森林有种动物学名叫驼鹿，老百姓称其土名叫犴，可能是笔误或打印错误；衔枚而不是含枚，古时夜行军令战士口中叼一竹签或筷子以防说话出声被敌方发觉，称为“衔枚竞走”。

三是词语有时代性差错或其所述事物有时代性疑问（包括克信同志已提出存疑和克信同志未提出的）之类。如“氧火弹”、“石灰”、“茅台酒”等，克信同志疑其辽金时代人们是否知道化学原素“氧”、那时有没有石灰、茅台酒，有道理。我把“氧火弹”改为“吹火弹”，“石灰”改为“白土子”（不需以一定工艺炮制的自然白色涂料，年长的人都明白），“茅台酒”我改为“贵州仁怀县茅台镇陈酿”，茅台镇

自古是产酒之乡不会错；另如“锦衣卫”，它是明朝洪武十五年（1383年）才设置的专用官府名，辽金时不会有这个词，虽然它也司护卫皇宫、皇帝之职，但非具有“暗探”性质的间谍机关，并非通用、泛指的保卫皇宫、皇帝的禁卫军（外侍卫）或近卫军（内侍卫），因此我把“锦衣卫”改成了“禁卫军”。

四是使用现代性语言与整个行文风格不协调之类。如“早晨起来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与《渔光曲》歌词雷同，对此都做了修改。

五是克信同志已指出或未指出的累赘、重复或说教过多之处，如第20、127、341、345、629等页我都做了删繁就简处理。

我已看过《金世宗走国》、《比剑联姻》两部稿子，从感受中想到对下一步编稿中值得注意的事提出参考。

一是提高打印质量。从稿中看出，错别漏字之类的错误所以那么多，其中大多数是由于打印马虎造成的，如《比》稿第540页之后差错就少，可看出是换了另一打字员。

二是编审过程中再放胆一些，该改动就改动。我和克信同志心里都有个共同想法就是尊重原整理者尊重原稿，因此有些本来可以改动的也想留待与整理者商讨后再说，看《比》稿后感到这样影响效率，有些是不必商讨就可以改动的。一是能认定并非原稿问题而是打印差错的就不必再疑虑，如我读《走》稿时有一处是“改亢大定”，按金世宗建国时改国号为“大定”来说我疑其应为“改元大定”，但惟恐整理者用“亢”字另有别意给改错了而未动，这次读《比》稿时从太多的错字中发觉，很多是打印者用五笔字形法打字时手误造成的。“亢”字显然是“元”字之误。二是对原稿中不够文通字顺、使用现代性语言、过于生僻的词之类即使与整理者商讨也得改，无非是文字加工，商讨与否皆可。这样能提高效率。基于这种想法，这次我对《比》稿中克信提出存疑之处都本着不害原意的原则大胆做了处理，如有不当定稿时可一次商定，免去一道程序。

三是给整理者再加点担子。除希望整理者尽量做到语言风格具有说部特色、少出文字差错、文稿清晰之外，可否把故事传说沿革情况、口述者和整理者小传及何处需要加注释等几件事交整理者一并完成，提出一个初稿，因为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已对故事流传情况有所了解，对这一部书的全貌也心中有数，比别人动手更为方便，有助于提高效率。总之，我感到时间紧迫，不能以为原稿出来了一部就算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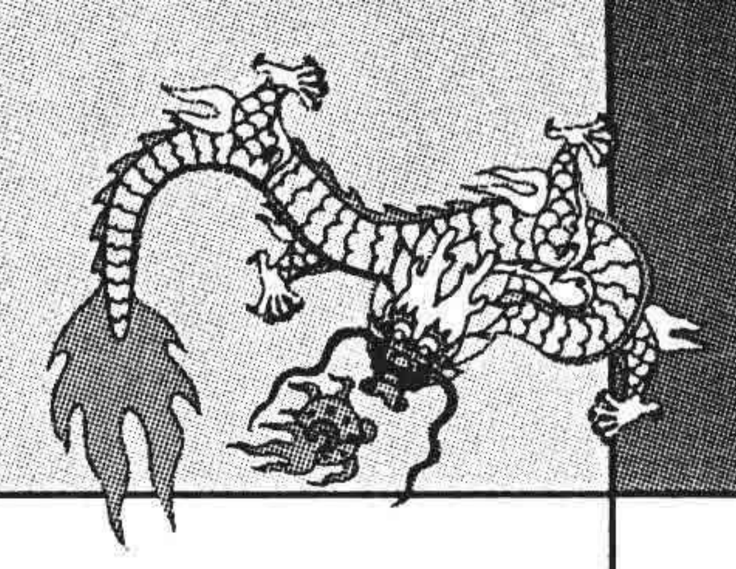
成了一部，距克信同志说的齐、清、定还有很大工作量，得提高效率赶进度。

以上意见供讨论。

2003 年 8 月 31 日

《萨布素将军传》编稿意见

魏克信



《萨布素将军传》系“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中的说部之一，打字稿共643页，缺第136—137页。

说部满腔热情地讲述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光辉伟大的一生，描绘了萨布素带领东北少数民族浴血奋战，保卫边疆的英雄业绩，反映了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东北各族人民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故事。作品背景广阔，气势恢宏，内容丰富，情节动人。萨布素自幼聪颖过人，武艺超群，经名人指教和艰苦磨练，很快成为机智勇敢，英勇善战的宿将：制战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战场上，身先士卒，不计个人安危；严军纪，不循私情，亲友一视同仁；蒙冤屈，忠心耿耿，不忘民族伟业；爱百姓，体恤部下，关心民众疾苦，因而，深得民众的拥戴。萨布素是整个满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作品通过大量的史实，描写了沙皇俄国对黑龙江以北我国大片领土的野蛮侵占和对我国边民的残酷迫害，描写了我国边疆各族人民驱除沙俄，保卫国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耿耿丹心光照日月，英雄业绩，可歌可泣，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作品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包括祭天拜地，祈祷丰收，出兵征战，婚丧嫁娶，孩子出生，治病讨药等，无不跃然纸上，展现出一幅鲜活的满族生活风景画，具有珍贵的民俗学价值。

作品的民间文学特色非常鲜明。保留了大量的群众语汇。北方方言和满族语汇，翻开作品，满族人的生活情景和气息扑面而来，宛如置身于满族人的炕头上，和他们一起对话交流。保留了口头讲述的语言结构和句法，虽然不如书面文字规范，但确可感到口头文学的口语化和原汁原味。这是这部作品不同于其他说部的显著特点。

不足之处，作品的节奏性较差，缺少大的起伏，平铺直叙，特别是前半部，有些需要展开，很能抓人的地方，一笔带过，减弱了感染力。后半部较好，结尾收复雅克萨，驱除罗刹，情节迭宕，形成了高潮。

按出版要求，对书稿进行了编辑文字加工，通读了原稿，改正了常见错别字和笔下误，按《现代汉语词典》统一了一些字词的用法，如爱

辉、工夫、障子，修正了个别不当之处。

常见错别字如下：

欠收（歉）　至高点（制）　一柱香（炷）

毛贼（蟊）　汗流夹背（浃）　归服（附）

打渔（鱼）　正兰旗（蓝）　磨拳擦掌（摩）

祭典（奠）　布署（部）　钱搭子（褡）

楞了一下（愣）　搔扰（骚）　假腥腥（惺）

了望哨（瞭）　蜕毛（脱）　三呼万岁（山）

尚有一些疑问，请整理者处理。

1. 奥兰特到底跟谁订了亲？第496页、第520页、第528页几处提到奥兰特和魏海订亲，又和昌顺钟情已久；又说魏海心仪乌库拉。是否有笔下误？

2. 第492页“奥兰特找奥兰特说”前者是否为“瓜尔佳”？

3. 第509页“错调眼皮”，第514页“楠赤”何意？

4. 第413—425页“四个大桷”冒烟，是否为桶？（桷：方形的椽子）

2005年11月15日

读《萨布素将军传》一稿的意见

谷长春

克信同志的“编稿意见”对《萨布素将军传》在历史学、民俗学等方面的价值给予了很高评价，对保持讲述者的原汁原味和口头文学的特点也予以充分肯定，我完全赞成。对克信同志提出的四点疑问，其中的二、三、四点我疑为笔下误或打印差错，按我的理解做了改正。读稿后感到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补正。

1. 文稿缺第 136—137 页、第 234—235 页，望在补足尚未完稿的后十余万字稿时一并补上；

2. 介绍该故事传承情况的“座谈会记录”后面，应说明这个记录怎么保存下来的，由谁提供的；

3. 第 337 页文中的“阿里阿达番”，此前没有注释，此处应加页下注；

4. 第 513 页文中“阿次阿番”，应加页下注；

5. 克信同志提出的第一点疑问，即奥特兰与魏海、昌顺以及与乌库拉之间的关系相互矛盾，情节错乱，从第 492—528 页中涉及到这几个人关系的文字需要调整得合乎情理，从上下文看，如魏海与乌库拉结合较合情理，但又与魏海对奥特兰有救命之恩的情节不符，不了解原文，未敢轻动，只好有劳于整理者修改。

关于我做的一些改动（铅笔字迹），说明如下：

1. “座谈会记录”中提到“一九三四年，伪满康德六年”，1934 年应为康德元年而不是康德六年，从文中关于伪满情报网的情节看，应为康德六年，故，把“一九三四年”删去；

2. 第 248 页文中说“到江沿了，可是没有找到船，只好过河对岸去”，下面又说“正值正月，江水冻着”，这就与找船矛盾了，故做了改动；

3. 第 466 页文中提到用“蛰麻子”戏弄罗刹一事，原文未说明白，克信同志也提出疑问。据我所知，“蛰麻子”即“拉拉秧”一类的植物，其细刺粘在衣服上弄不掉，刺痒难耐，小孩子趁人晾衣服时将晒干的拉拉秧揉碎撒在衣服上，来搞恶作剧。我按这一意思做了改动；

4. 文中的关东方言按《关东方言词汇》统一了用法，如改“五把超”为“舞把操”，改“大姆格”为“大拇哥”，改“咕瞅咕瞅”为“鼓秋鼓秋”；

5. 又发现和改动了一些错别字，如：

吹抚（拂）　褶褶闪亮（熠）　支愣（棱）　定亲（订）

孝忠大清（效）　处法（罚）　激凌（灵）　训狗（驯）

咳巴（磕）　三十浪荡岁（啷当）　伸诉（申）

窜出来（蹿）　帚子头（扫帚头）　鞍叉（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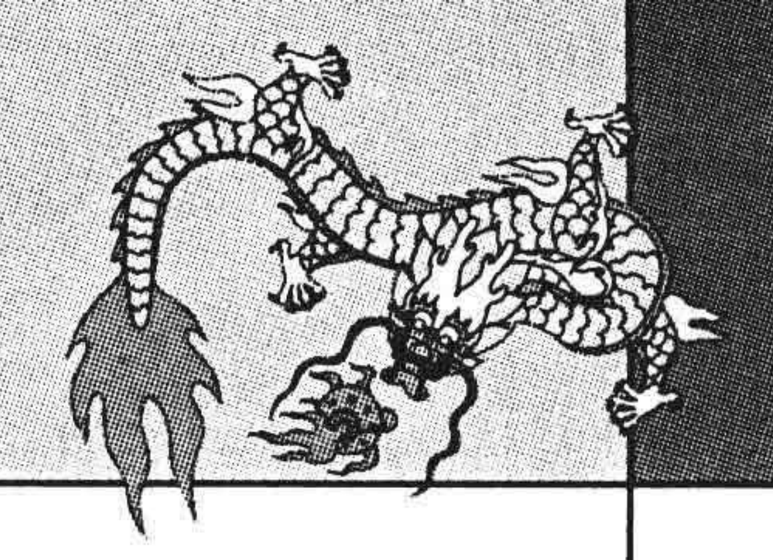
马蹬（镫）　涮地掉泪（唰）　不解之冤（怨）

不屑子弟（肖）等。

2005 年 12 月 26 日

《佟春秀传奇》编稿意见

魏克信



《佟春秀传奇》系“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中的说部之一，打印稿第271页。

说部讲述了努尔哈赤元妃佟春秀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是已看过说部中记述个人传记比较突出的一部。佟春秀出身勋阀世家，汉文化底蕴深厚，智慧惊人，刀马功夫精湛，武艺超群，辅佐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成就大业，以至建立后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无论是文功武略，内政外交，指挥战策，制订法令，襄夫教子，和亲睦族，还是筹划修建新城，主办称王大典，都给读者展现了栩栩如生的故事情节和宏大场面，使听众亲切地感受到元妃的聪明智慧，善良大度，功高盖世，她确是努尔哈赤当之无愧的得力军师，高级参谋，总理大臣。可惜，她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几岁，而就这闪光的一刹那也被历史长期所淹没。现在，终于有了这部传奇，总可以让后人瞻仰这位元妃的真面目了。不言而喻，这部传奇的史料价值何等珍贵。作品以大量篇幅描绘满族和辽南百姓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如婚丧嫁娶，建房上梁，放山采参，餐饮娱乐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身临其境的风俗画，因而，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作品的语言自然流畅，绘声绘形，极富感染力，宛如在讲述者面前，直接聆听，且保留了大量的满族语言和辽南方言，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又一特色。总之，这是一部很有价值又有可读性的好作品。

不足之处，有些事件前后重复，开头结构显散乱一些。有些地方有色情描写和骂人脏话，对这类作品似可理解。

按出版要求，对书稿进行了编辑加工：通读了原稿，修正了个别不顺畅的词句，改正了不妥的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统一了字词的用法。

常见错别字如下：

戏闹（嬉）　奇丽（绮）　训问（询）　吐沫（唾）

拌脚石（绊）　撕杀（厮）　树稍（梢）　了望（瞭）

太狮椅（师）　抨抨心跳（怦）　荣光焕发（容）

专横拔扈（跋）　小心奕奕（翼）　凤冠霞披（帔）
笑喝喝（呵）　小铜铋（镲）　反唇相击（讥）
夹杖子（障）　抱复（负）　报负（复）　孤苦零丁（伶仃）
连耞（枷）　来势雄猛（凶）　喧泻（宣泄）
巧舌如璜（簧）　堪查（勘察）　实心踏地（死塌）　只从（自）
随声符合（附和）　滚木擂石（礌）　兴匆匆（冲）　辜息（姑）

尚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处理：

1. 人名地名：本稿均用“努尔哈齐”、“交昌安”，其他稿均用“努尔哈赤”、“觉昌安”。《现代汉语词典》统一为“努尔哈赤”，已约定俗成。是否应统一？

“混河”、“浑何”同时出现，是否应统一为“浑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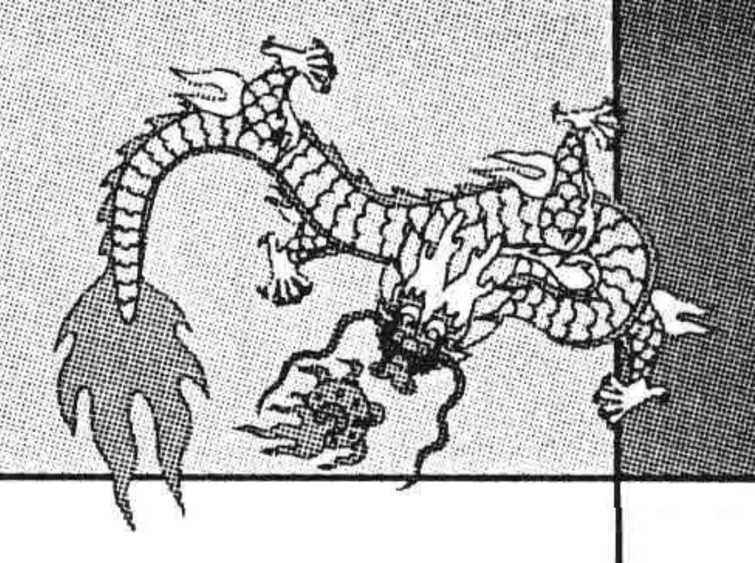
2. 不可造字：树可用碓（duì 舂米用具，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杠，杠的一端装一块圆形的石头，用脚连续踏另一端，石头就连续起落，去掉下面石臼中的糙米的皮）。读三声 duǐ。嚎可用鼻。铋应为镲。

3. 有些地方拿不准，划出问号，请整理者酌处。

2006 年 3 月 20 日

《平民三皇姑》编稿意见

曹保明



《平民三皇姑》通过讲述道光皇帝出巡辽东，途中遇一民女，并与其一夜姻缘，生下了一女，人称三公主。当女孩长大后，又来到东北开山挖矿，承办产业这样一个故事。

这部说部的内容很是奇特，而且也较为新颖。

它虽然从皇帝宫外遇女生子为题材，但却写了生下的女孩如何的能耐，并着手承办大业，特别珍贵的是这个“大业”就是开矿。

东北开矿、挖煤、炼焦的生活，通过这个故事很好地串了起来，这是一种题材的创新。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围绕开矿采煤的故事和三皇姑的命运生活中，充分地表现了三皇姑的为人贤良和有能力、有知识，善解人意及种种办事的手段，从而歌颂了她善于用人，多智多谋的聪明才智。

而且，整个故事中大故事套小故事，并把诸多民间故事、传说、歌谣、俚语、谚语、谜语、对联、小唱融入其中，使得这部书很好看，并且有可读性，具有知识性和信息性。读后让人能充分地了解东北民间的民俗风情。

但是，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一是，这部书的主题清楚但情节不集中，许多章节往往游离了主题，使人在想看关于“矿山”而引发的故事，接不上。

二是，许多章节往往就是一个“小故事”或“典故”的扩大，和主题并无关系。如有的只讲一个磨和碾子的来历，就占了一章，似浪费了主题的发挥。

三是，一些民间典故、唱词的运用，大多是清末和民国年间的一些“唱本”内容，往往是大段大段，如一段秧歌唱词或“烧香”唱词，就占了十多页，这简直和主体有游离。

四是，有些叙述太“现代化”。如有些描写就是现代的用词，像“热火朝天”呀，像“农村的文化生活呀！”这些词不符合那个年代的叙述规律和习俗。

五是，文中过多的方言口语的使用，往往采用了辽南一带的口音和

习惯，并不代表全东北。但用一用也可以，也保留了从前的民情，但一些称谓和用字要统一。这些问题，我已在看稿的同时标明或改了过来。

六是，最大的问题是结尾（二十五章），有点太简单了，这对整个故事的处理，太可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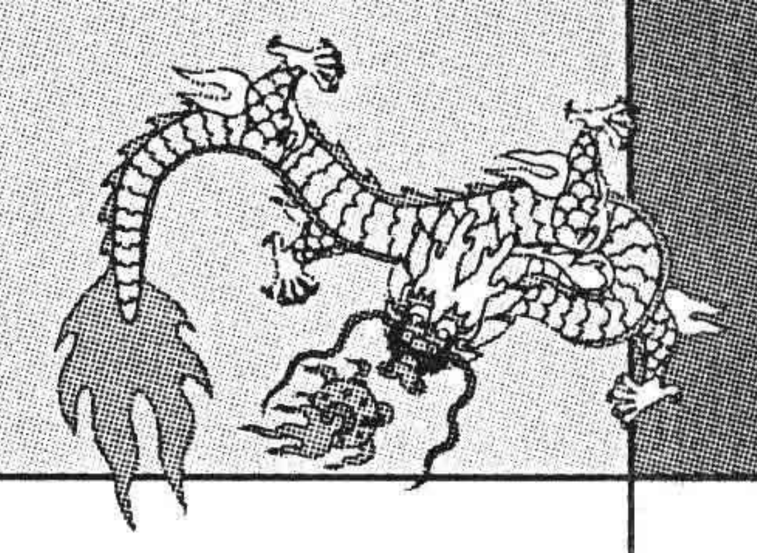
结束此书的一章，应该重点讲三皇姑在离开矿山时那里隆重的送行和人情世态的反响，不然只是写她“被抢”，仿佛游离了故事的主旨。当然该书是写她的一生，但主要“事件”是矿业，还是抓这个重点为好。

文中我能改的已在看稿时改过。

2006 年 10 月 31 日

《乌布西奔妈妈》读后

谷长春



叙事长诗《乌布西奔妈妈》是富育光先生传承下来的一部满族东海萨满史诗，是我看过的八部书稿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十分珍贵。长诗在北方民族原始部落相互融合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叙述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充满了神话色彩和人间情感。关于诗的主题思想，如乌布西奔女罕秉承神的意志拯救乌布林族众，率部抵御异族入侵，多次东征招抚、感化东海野人，传播生产、生活知识促进北方民族走向文明社会等，在魏克信同志的“编稿意见”中已有概括说明。

长诗第 37 页点出“成化甲辰年”，查，当是 1484 年，可知故事发生在 15 世纪下半叶。据《中国东北史》第四卷第十章载，此时是女真人农耕文明起步阶段，虽然渔猎、采集仍是重要生产方式，但女真人的农业生产已逐步发展，其中第 980 页恰恰提到在明成化 20 年（即甲辰，1484 年）海西女真已“户知稼穑”，足见此时产生乌布西奔这样“超人式”的女罕，为族众指点迷津，传授各种各样生产生活知识，并开化东海岛民，这于史来说是信而有证的。作为民间创作、传诵的史诗当然不求其“实事”，主人公乌布西奔妈妈是神灵的化身，慈善的天使，智慧的象征，民族的精英，诗中的人物、故事均具有传奇性，加之对原始宗教仪式神秘性和北方民风民俗独特性的描述，使其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对于这部史诗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学审美价值以及北方民族学民俗学价值，不敢轻率妄言，有待于富先生的专题研究成果来论述。现仅就此书在下稿前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现稿只交待是清代女真东海窝稽部勒穆赫氏后裔鲁连坤先生讲述，还需补写一篇关于该史诗流传、沿革、传承情况的文字。

二、关于加注问题。这部稿子夹杂的满语词汇较多，不仅不害意反而有助于让读者想象当初歌者的形态，平添了史诗的气氛，应保持其原创性本真性。这就有个加注释问题。我想，一是现稿中不少词已用括号方式加了注，为了与其他书稿体例上一致，一律改为页下注如何（如第 4、8、10、22、23、24、31、37、41、45、56、61、62、73、77、78、80、82、104、111 等页）；二是，第一页引曲应注释其大概意思，而有

些带有语气助词性质的似歌头号子类的词，如“依耶，耶依耶耶……”等，不一定都加注，例如“乌苏里船歌”中的“啊郎赫呢哪，赫雷，给根”，唱来唱去谁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但却又都能领会其意思；三是，萨满崇奉的神名，有可考的地名、人名、部落名应加注，无可考而读者又能理解为地名、人名、部落名的也可以不加注。当否，请酌。

三、版式排法做适当调整。如小标题字号要与正文有所区别（第55页“神光四照”克信同志疑为小标题，要认定一下），没有按诗的格式分行排的（如第50、51、53、62、63、64、69、72、73、78、87、99、114、124、128、132页）要改为分行排，句子过长的要断开，克信同志校对出的错格等处要调整过来。

四、克信同志指出的近20处生涩费解的词语，我琢磨，有的确是生涩不通有的也可能是打印差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做了改动，其中有4处（第49页乌布林、乌木林、乌布逊三词有无区别要不要统一，第104页“寒育”、第167页“神大渔喷”、第168页“让晨光、之风……”）我未敢擅动，请整理者连同我改动的是否合适一并再斟酌、敲定。

另，本稿称“窝稽”，有的稿称“窝集”如《东海窝集传》，如果只是音译最好统一起来。

克信同志已挑出一些错别字，我又发现一些，如：

弄清原尾（委）　时光荏冉（苒）　锁绳（索）

苍海（沧）　自持（恃）　和眭（睦）

猜嫉（忌）　并（屏）　确（却）

潭（坛）　边圆（缘）　迷语（谜）

幌摇（晃）　婉留（挽）　清淳（醇）

敏惠（慧）　阔清（廓）　锯形（矩）

闷心（扪）

有的是打印差误，望仔细校对。

2006年7月24日

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

富育光

摘　要：满族传统说部是在我国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中传袭的古老的民间口承艺术，满语俗称“乌勒本”（ulabun），“说部”一词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使用，是由满语转译而来。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以及维系和凝聚氏族力量的精神支柱——穆昆制，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满族说部得以传流至今的奥秘所在。凡讲唱本家族族源历史或家族英雄传奇类的说部，被原传袭家族视为祖传遗产，至今多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后裔承继和保护，有清晰的传承谱系；大宗满族说部则包罗万象，涉及满族及其先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是满族说部艺术流传的主流，有的具有几个朝代的传承史，成为北方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满族说部早期在民间靠满语传承与保护，晚清乃至民国以来，满语渐废，渐渐转变为以汉语汉文传播传承，两种语言文字的传承形式，都需要加以保护。

满族说部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引起各方热烈关注。近期拜读一些专论文章，偶尔还与来访朋友切磋，在谈及如何使满族说部得到传扬，使满族古老的民族文化遗存得到保护方面，获得诸多良好建议，笔者亦以多年考察和采录实践，略述心得，旨在更好地推动满族说部的抢救与保护。

一

人类数千年来所创造和绵续恒远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炎黄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社会风云中时有更迭变幻，时时处处又在创造、充实、丰富、延续着。采撷人类文化遗存，永无止境，应持之以恒地长期做下去。我们的北方民族文化考察，便是在如此不断的校正、充实中，完成自己的普查之路的。文化考察是对已逝或即将消逝的文化的探索和挑战。稳操胜券的机遇，只给予那些肯做最艰苦细腻工作的人。它并不都能够因为人们主观意愿即可事半功倍，多数都是要随时修正调查航标，实实在在地熟悉采录对象的历史、语言、文化，紧紧围绕符合踏查对象的心理情感，与之融为一体，往往才会得到理想的硕果。如我们对已濒临消失的满族古遗存文化的调查与抢救，便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坎坷历程。

考古发掘证明，东北这片富饶美丽的沃土，人类文明开发史极其悠远丰富。亘古以来，曾经生息着古肃慎人，如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还有其他已消散、被融合的夫余、秽貊、乌桓、鲜卑等古老民族；历史上，东北民族地方政权从汉魏以来即颇有影响，如夫余、高句丽、渤海、辽、金、后金、清；至今仍在东北居住的土著民族有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东北边疆又与俄、朝两国接壤，由图们江可东向日本，与之有着悠久而漫长的人文、历史、地理等诸方面联系，东北史地的研究因而十分重要，始终备受国内外关注。建国以来，我国东北史地研究成果斐然，涌现众多著名学者和传世佳著。俗话说“事在人为”，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极“左”遗风尚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佟冬院长提出“不要嫌苦，怕风险，将东北史研究尽快搞起来”。我们首先建立起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在全国最早实施对东北诸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翻译与整理，承担起东北民族文化抢救大业。其中，我们重点在黑龙江省宁安、爱辉地区启动了对满族传统说部的考察、挖掘和抢救工程，并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终年住农家，嘴勤，腿勤，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除挖掘和梳理出大量中国北方诸民族萨满文化遗存，还结识多位年高德劭的各民族文化传承人，喜获满族说部传藏线索和数百万字的手抄文本，得以在萨满文化和满族说部等沉积有年的重大项目上，取得科研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客观上也为东北史地研究提供了珍稀的民间史证，推动了东北民族史、地方史、边疆史等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入。

作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颇具传奇性，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正如大家所知，满族是东北地区一个古老民族，自古便生息繁衍于白山黑水，民族文化在清代达至鼎盛，二百余年中，满语满文被作为“国语”，广泛使用。清亡后满语废弃，满族生活及文化与汉族兄弟逐渐趋同。有明以来东北辽东、黑龙江出海口以及黑龙江以北广袤地域的开发等众多问题的梳理与研究，中国疆域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有清一代满文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等，都与满族文化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如此，满族史及满学研究始终成为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课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要点开展调查研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些满族群众中总觉得“几代辗转迁徙，祖传遗物散失殆尽”，“久已不会满语，跟汉人没啥异样”，有种自卑感，更担心外露家

藏古董惹是非，回避深谈祖先往事。社会上亦有人对满族文化遗存实况持有异议。我们为冲开来自社会习惯观念的阻力，在群众中广泛做宣传和交友工作，排除多方干扰，到满族聚居的村屯住下去，设法接近满族各姓穆昆达（族长）、哈喇达（本姓长老）、萨满达（主祭萨满）及文化知情人，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到卫生院帮助照护病人，用我们的赤诚赢得了信任。他们把许多隐匿多年的传世文物无私地拿出来，使我们得以征集到大清亡后满族族人只是年年叩祭、自己都不敢冒然触碰的祖藏满文萨满手抄神谕、满文档册谱牒、诰封、神服、神器、神偶、茔地山川舆图等珍稀遗物，并为我们举荐深孚众望的说部传本收藏人及手抄说唱文本。感人肺腑的事实，震撼着我们：民族文化遗存不因社会风云变幻而消失，永葆无限的生命力，功莫大焉者就在于各民族中，都有一批可钦可敬的无畏的文化传承人，像保姆，像园丁，像卫士，精心呵护着祖宗文化，使其青春常在。

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各地各族大力襄助下，我们在联谊的氛围中，多次分别召开过民族文化遗存展示会和民族民俗遗产摄录会，建立民族考察基地和民族文化信息员队伍，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东北地区满族传统说部的挖掘和抢救，亦在此基础上日益活跃起来。

二

满族传统说部，属于在我国北方满族及其女真先民中传袭的古老的民间口承艺术遗产，满语俗称“乌勒本”（ulabun），译成汉意就是“传”或“传记”之意。数千年来，在满族先世女真众部落和满族诸姓氏族中代代传咏，至今在满族聚居区年近古稀的男女老人中，仍可记得童年时代老辈人们的口头禅——“苏都离阿勒勒”（说史）、“夫勒赫阿勒勒”（唱根子）等话语。满族老人备受尊敬，而他们又倍崇古俗，沿袭古风，族内凡有寿辰、婚嫁、出征、远猎、丧葬、祭祀等，情之余兴，老人们倡行讲唱“乌勒本”，寓教于乐，激励众心。这实际上就是古代部落为凝聚族众、激励子孙、奋志蹈进，世世代代传袭的朴素的民族习惯法，生生不息，备受族众喜闻乐见。代代各部族所创造、积累、传袭下来斑斓多彩的“乌勒本”口碑故事，经时代磨砺，与日月同辉。脍炙人口的满族说部，以激昂磅礴的气势，雄浑凝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传袭不衰的独特讲唱形式，讴歌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落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堪称民族文化瑰宝，是民族的史诗和百科全书，在我国北方诸民族民间文学遗产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只是近世随着社会的变革，生活的变迁，渐被人们遗忘，濒临消散的危境。

一些人士询问“说部”一词的来源，考其因，晚清乃至民国以来，满语渐废，社会生活已习用汉语。爱辉、吉林和京畿的满人便将满语“乌勒本”渐渐改称“说古”、“满洲书”、“英雄传”、“说部”等，“乌勒本”古语，只在谱牒和萨满神谕里犹依稀可见。但是，人们仍感到“满洲书”等众多称谓，既不像满语便于人们理解与传播，也未能鲜明体现“乌勒本”浑宏内容的艺术特征。上个世纪30年代后，爱辉等地满族说部传承人们便用“说部”一词代替，借以表示并区别在满族斑斓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中，除有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朱伦”、“朱奔”，即活泼短小的歌谣、俚语、“奶奶口中的古趣儿”之外，尚有大宗独特而神圣的家珍，那便是祖先留下的一部部供放在神龛上炫耀氏族生存历史、记载家族非凡伟业的泱泱巨篇——满洲说部。“说部”虽借用汉词，并不是源出汉语，其实也是从满语转译来的。爱辉大五家子村老人们常说“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l tebtelin），汉意即“满洲人的段落较长的说唱文学”，即韵体满族说部。“德布达林”艺术形式在满族等北方民族中出现很多，实际上就是民间叙事诗，专有讲唱艺人，有不少题材就是民间史诗。如至今仍有满族老人会咏唱的《莉坤珠逃婚记》又叫《莉坤珠德布达林》，就是一部动情的悲情史诗。“说部”一词恰是传播过程中的嬗变，一经叫出便被大家所接受，后来便沿用下来。[1]

笔者认为，“乌勒本”与“说部”两个名称，代表时代的发展，标志着满族说部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和观念的发展，亦有很明显的变革与丰富，而且随着社会前进，满族说部还在发生变化。“乌勒本”从内涵到形式严循古风古制，使用满语讲唱，由氏族长辈或名师讲述，有严格的礼俗和秩序，显示氏族的凝聚力和神圣性，而“说部”发展到近世，恰恰是满族社会生活变化后的演进形态，是“乌勒本”口碑艺术传播过

---

① “说部”一词的公布，见拙著《萨满教与神话》第340页“后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1986年4月在广西南宁“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上，笔者发表吉林省学者多年对满族传统说部挖掘抢救成果的论文，“说部”一词，也见其中。次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编入此文。

程中的嬗变。满语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氏族影响力日淡，讲唱“说部”失去往昔的排场，而且有的说部不以某氏族所独有，已传入社会，有了很大的扩散性和自由性，甚至有的“说部”表现形式趋向话本和评书。

我国早期满族民间说唱活动的史料，十分匮乏。考察中国北方满族等通古斯民族早期社会现状的社会调查，不能不提及史禄国先生。令我们兴奋的是，他的《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两部呕心力作，用大量亲身考察的生动素材，为我们记述了20世纪前期中国北方满族等诸民族社会组织的生态原貌，留下难以复现的珍贵史料，弥足可敬。他“于1912年开始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调查，并于1915年来到阿穆尔河两岸，在这里的通古斯部落和满族人之中呆了约18个月”[1]，1912年和1913年我（史禄国）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1915至1917年期间我（史禄国）又去蒙古和满洲作了考察”[2]。他最早披露了满族民众中传统的“讲古”盛事：“讲述传说和故事是满族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消遣方式。这里有一种半专业性的故事能手，他们在人们空闲的时候表演。满族人把幻想性的故事（他们称为‘说古’）与历史性的故事相区别，他们通常更喜欢历史性的故事。只有在冬天，满族人才为了听故事聚在一起，他们在下午和晚上花很长的时间听故事能手讲述。他们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1]“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的说法，十分真实，完全证明史禄国先生确实参与了民间活动，感触才会如此真切。满族人性格奔放，很少受中原礼教的束缚，讲唱说部，无拘无束。满语本身幽默含蓄，绘声绘色。若是男人讲唱，当然要比女人更随意，情趣横生，尤增魅力。作者在他另一部传世名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又以极大的热情，占用不少篇幅记述通古斯语群（包括满族）固有的说唱艺术。“通古斯”一词，“通常将操通古斯语群的民族称为通古斯北支，将以满洲族为中心的诸民族称为南支，两支总称为‘通古斯’”[3]。所以，在学术界一般讲到“通古斯”，亦涉及满族。“通古斯人非常喜欢各种社交活动，如婚礼、萨满跳神、像年度集市那样的商业集会等等。他们利用这些机会娱乐。”[2]“通古斯人爱听故事。有各种年龄、性别和风格的讲故事人。优秀的讲故事人深受到场人们的赞赏……他们讲的故事有好多种类，即多少被遗忘的叙事诗、历史传说、狩猎故事、恋爱故事以及关于动物和萨满教的故事等……生动的场面和表情，往往由于听众

的要求而重复表演。”[2] “往往因为受较长的故事或议论的吸引通宵不寐，一般是过半夜很久之后才就寝。”[2]文中提出在满洲通古斯人讲唱中有“多少被遗忘的叙事诗”，引起我的关注。这又恰是我们在民族民间文学采风中，常忽略的方面。在我们的习惯意识中，似乎总以为我国不同于西方，缺少诗情，故而常常“遗忘”民族抒情诗的挖掘和抢救。史禄国先生有力证明满洲通古斯语群等北方诸民族中，确流传着脍炙人口的民间叙事诗。作者讲“在访问爱辉（今黑河）地区的满族人期间，我采录了称得上是满族的《奥德赛》的《特普塔林》（tebtelin），它是由一位老太太口述给我的。我所记录的这一诗篇以及其他的故事、传说和各种不同的萨满歌词是我们进行民族研究的极好的参考资料”①，“这部美不胜收的史诗以及满族民间文学的其他资料有一些部分已被翻译出来，但由于俄国的政治动荡而未能发表”[2]。作者不仅说明满族存在史诗，还将其比作“满族的《奥德赛》”。我们多年来在北方民族文化田野考察中，深切感受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有着豪迈而乐观的秉赋和叱咤风云的民族性格，在社会生存和原始古祭中创造出众多激情迭宕、饱蕴哲理的长歌长诗，《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西林大玛发》等，仅是凤毛麟角，只可惜民族歌手相继离世，许多传世长歌没能记录下来。

三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历史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回忆”，“研究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及半文明状态的关系，需要几乎全部关于史前或史外的材料”[4]。满族传统说部的传承，源远流长，为后世保留下一笔重要的口头或书面的历史回忆。经我们长期苦心搜求，所获最早的说部体遗文，可追溯到辽金时代，而且数目可观，如《苏木夫人传》、《忠烈罕王遗事》、《金兀术传》、《女真谱评》、《金世宗走国》、《海陵遗闻》、《白花公主》等。其中，有的说部不论史学价值或者艺术塑造都达到一定造诣，生活气息浓烈，保留金源古俗，千载流传不衰。金代历史传说故事如此丰富，绝非偶然。这与金王朝开创者完颜氏家族金戈铁马

① 似指《尼山萨满》，可见1917年至1918年，爱辉满人仍讲满语，当地称《音姜萨满》。

的荡辽伟业、金代君臣身体力行地倡导祖德宗功，密不可分。《金史》卷六六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斡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这段记载，必对当时金代女真部族讲唱"祖宗遗事"或"乌勒本"活动是极好的发动。世宗完颜雍，女真名乌禄，是金史中颇有政绩的著名女真君主，不忘女真旧俗，热心倡导女真古风。大定十三年（1173年）四月，他对皇太子说："朕思先祖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曲（指在睿思殿上歌者所歌之女真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金史·世宗纪》），金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金史·乐志》）。元人宇文懋昭在《金志》中，还记载金代女真人有趣的古习，"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当年在民间就有女孩子们讲唱身事故事，以此赢来求偶的喜乐活动。

渤海靺鞨时期，满族说部内涵亦有可喜发展，如在吉林省珲春地方搜集到日伪时期日本人采录的传颂红罗女忠贞爱情的《白马银鬃》① 和建国以来我们陆续录记和征集的《红罗女》、《红罗女三打契丹》、《红罗与绿罗》、《二十四块石传奇》等，均属同一主题。进入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北方满族说部的产生和传播则进入空前繁荣期，题材广，形式活泼，内容宏富，讲述与传承者亦不单纯拘泥于某个氏族哈喇（姓氏），甚至有高官显贵亦加入说部的创作、讲述与传播中，倍加彰显了满族说部的史料和文学艺术价值。如为人们熟知的《扈伦传奇》、《萨大人传》、《老将军八十一件事》、《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东海沉冤录》、《两世罕王传》等，都载述明清以来在历史上卓有建树的名人勋业，便是典型代表。

满族是善于学习、追求进取的民族。早年"几乎所有的满族人都读满文、写满文，但是他们也懂汉语，并且对汉语文献极有兴趣"[3]。《清史稿·选举志·学校》载：清倍加重视八旗教育，"有清学校向沿明制，

① 《白马银鬃》系日伪时期由东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满洲昔话》书中刊载，此文1985年译后存笔者处。

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承、博士、助教、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肆之所，日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又载：“康乾间天子东巡，亲诣阙里，拔取生员。”仅以清代重镇爱辉为例，爱辉乃人才荟萃之地，涌现众多满族说部与此有着必然联系。清康熙朝之前，爱辉为荒芜千年的漠北渔村。据满族说部《黑水精英传》、《萨大人传》讲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军都统郎谈、彭春、副都统玛拉，奉旨由京师星夜兼程抵爱辉，马背上除驮干粮水囊外，带来康熙帝赏赐爱辉地方的汉书和国学（满文）读本。八旗将士空隙时，彭春、玛拉教授满文，爱辉从此最先燃起文化的曙光。满族著名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载：“爱辉满文长于宁古塔，几族同窗，共延满师，日久达斡尔、索伦有国学绝精者，盖兴旺自圣祖朝彭春公之创。”爱辉、齐齐哈尔等地还相继建立满洲官学。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嫩江）两翼各立一学，这是黑龙江设立最早的官学。此后，经乾隆朝一直到咸丰、同治年间，爱辉地方官学始终坚持下来，培养出众多北方各族名流。子弟乡试、殿试名列魁元者，历朝有之。当年，清军大营中还留下排序讲唱满族说部的传统。八旗丁勇，应召来自吉林、盛京、宁古塔等几处，初驻北域，且又各族乍聚，语言习俗迥异，帐外风雪坚冰，寒夜难度。都统彭春公率先给大营众将士讲唱满洲说部，还让各旗牛录领兵大人都要参与讲唱，达斡尔、鄂伦春将士也讲唱本族故事。清军胜利回师后，爱辉各族将传播满文、唱讲说部之风，一直传袭下来。有清一代齐齐哈尔、爱辉、墨尔根文化荟萃，影响四周集镇，各地诸种满文传抄件甚多，直至民国期间亦甚突出。以此窥见，满族传统长篇说部虽为数十万甚或近百万言泱泱巨篇，绝非文化愚氓者所能为。它集多种条件和因素而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事实如此，考满族说部的创始者，虽有荷马史诗型人士，更有满汉齐通的大家、朝廷的学士、编修、将军。他们博古通今，通达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风俗，本身都是才智多能者，使满族说部独具一格，具有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价值，令各方人士百听不厌，爱不释手。满族诸姓望族还不惜银两，延请国学和汉学名师，意在满族说部的延续和传承。民国以降，满族有些姓氏家藏说部失传或传留日少，亦因痛缺文化人士。近世，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如祁世和、何荣恩、程林元、刘显之、傅

英仁、马亚川、富希陆、关墨卿、徐昶兴、孟晓光等，都是满族诸姓有较高文化的著名人士，其中几位不仅通晓汉文而且满文亦很好。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村，至今能讲流畅满语的何世环老人，亦79岁。她父亲何蔼如先生满汉齐通，是爱辉下马场村小学校长。何世环就是跟父亲学的满汉文。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似乎认为，讲述满族说部只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农民，没什么文化，恰恰相反，都是有着一定文化的民族知情人和文化传承人。

四

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也恰是满族说部至今得以传流的奥秘所在。在东北满族聚居的诸姓中，至今仍维系着凝聚氏族力量的精神支柱——穆昆制。古老的穆昆制度，是以同一“哈喇”（姓）为轴心，凝聚成稳固而紧密的同一血亲的氏族生存集群。恩格斯曾说“氏族的名字创造了谱系”[5]，实际上就是“哈喇谱系”。凡在这同一谱系下的本“哈喇”子孙，既有弘扬本“哈喇”之天职，又有承袭本“哈喇”一切遗产之权利。为此，氏族首领穆昆达、哈喇达以及萨满们，处心积虑地创造本哈喇的非凡和荣耀，传咏下来本族的创世神话和不胜枚举的祖先英雄故事，作为氏族的精神财富，并培育儿孙驾驭“对周围生物环境的高度熟悉、热心关切，以及关于它的精确知识”[6]的本领，成为高扬氏族文明的后继者。这种古老而严肃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激励和影响满族说部的世代传承。满族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云：“乌勒本皆咏己事，不言外姓哈喇轶闻趣话。盖因祭规如此。凡所叙故事，与神案谱牒同样至尊，享俎奠，春秋岁列阖族祭仪中。唱讲者各姓不一，有穆昆达，有萨玛。而萨玛唱讲者居多，睿智金口，滔滔如注，庶众弗及也。”讲唱满族说部就是敬祖、颂祖，是祖制家规，“每岁春秋，恭听祖宗‘乌勒本’，勿堕锐志”①。所以说，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所有“乌勒本”传本均由氏族穆昆达或萨满珍藏，由阖族德高望重的玛发、妈妈、萨满或氏族中指定的讲唱人，焚香洗漱毕开场，届时常辅以恰拉器、哈勒玛刀、洪乌、手鼓和口

① 引自黑龙江省爱辉满族《富察氏谱书·序文》。

弦琴伴奏，族众按辈分依序围坐聆听，时有翩舞助兴。清中期后多有“乌勒本”手抄传本传世，与祖先神匣供于西墙神龛之上，享阖族致祭，以备应时请用。满族说部讲唱者在族中备受尊敬，擅讲唱说部的人称“有金子一样的嘴”，视若圣哲，尊称“色夫”（师傅），人人敬慕。族中少年受父兄耳濡目染，勤学苦练，将学讲“乌勒本”、竞做传人视为己任。说部的传教，谨遵氏族内传承而行，皆由传承人嫡传长子世代承袭。为使讲唱者人才济济，各宗支亦常有遴选聪颖好学、非嫡传子弟收做说部传人之列，被选者父母亦甚显荣贵。

据杨青山老人回忆，族里格外敬重祖上说部传本，在早有不少戒规：如“传本因由‘色夫’缮写讲用，允许专人保管在手，若遇疾患、病逝等情，传本统归族里；传本若有删补、歧义等纷争，依族长议决，唯恪守祖宗原貌至要；学讲‘乌勒本’乃大公大德之举，阖族护爱，实有拮据者应享族银微济；弟子由族内拔优公推；传本彰祖宗之迹，族人无权外传”[1]。经我们调查，满族大户望族早年都有此类的约束，对说部留存起了保护作用。说部视比祖传田产，屡经时代变革，仍在心中恪守不渝。

满族说部因其讲唱内容迥然，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已逐渐形成一些严格的不同传播形态，构成满族说部现实特有的传承与保护特征：

一、凡讲唱本家族族源历史或家族英雄传奇类的说部，原传袭家族视为祖传遗产，至今多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后裔承继和保护，父传子，子传孙，直系无传传嫡庶，有清晰的传承谱系。这类说部始终保持单传性质。如，久居黑龙江畔的满族富察氏家族，祖籍宁古塔（今宁安市），是清康熙朝为抵御沙俄奉旨永戍黑龙江爱辉的。家藏除满文宗谱、文档及珍贵的历史文化史料外，并有家藏满族说部《萨大人传》，已传300年。此外，本家族还传藏《天宫大战》、《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东海沉冤录》等祖传说部，亦有百余年传承史。又如，吉林省永吉县满族赵氏家族，系明末扈伦四部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后裔，至今本族讲颂满族说部《扈伦传奇》，已传九代三百余年。黑龙江省宁安市满族傅氏家族传讲说部《萨布素将军传》等，均流传百余年；黑龙江省双城市满族马氏家族传讲说部《女真谱评》，传袭数百年之久；《忠烈罕王遗事》、《两世罕王传》等亦属此类。

---

① 引自1962年夏，笔者赴爱辉大五家子和兰旗沟村录记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时，传承人杨青山的讲话记录。

二、满族传统说部除属少量上述祖先传记体类型外，大宗满族说部则包罗万象，涉猎满族及其先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是满族说部艺术流传的主流。这类说部尤具传播的广泛性和时间的久远性，情节跌宕，深得人心，完全融入满族及北方各族社会生活，可能有的渗入几个朝代的传承史，有的成为北方民族共同精神财富。这些满族说部在民间流传的时间或传承的脉络线索错综复杂，已无法准确考究其最初产生在什么时间、出自哪一哈喇的讲唱艺术，更无法详知其究竟经历了多少哈喇的传述、修润与承袭，后又经何情结辗转收藏人某部落、某哈喇、某个人手里。我们只能从其流传地域和故事内容、脉络分析，大约推断其形成和传播经历的概貌。这些满族说部，就是在这种不断提高、不断丰富、不断传承中得到艺术升华，说部传承者就是满族族众，是长期民族智慧的共同结晶。这些都充分证明满族传统说部源远流长及其历史价值。不过，这并不能意味着满族说部失去传承特征，要在流传中得到无数族众的继承和传承，在一定时期内依附一定的传承人，得到继续传承保护，使之传袭不衰，这也是满族说部延续中一条特有的口承传承规律。如《红罗女》、《红罗女三打契丹》、《金世宗走国》、《两世罕王传》、《忠烈罕王遗事》、《松水凤楼传》、《红罗和绿罗》、《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东海沉冤录》、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都是分别在满族诸姓存藏中征集到的。我们在录记、整理过程中，力求弄清楚其传承人群与地域特征，有利于说部的诠释与研究。

三、满族说部的挖掘、抢救与保护，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正如前述，满族说部早期在民间靠满语传承与保护，但从文史学与民俗学考察可知，在汉文化强大氛围下，早在清中叶后满人在官场上便习用汉语，而满人以汉文为诗词书画或戏曲小说等，佼佼者金代以来代有人出。迨到辛亥革命之后，“严格禁止用满语教学。从此之后，满语只局限在家庭生活中继续使用，并且一点一点地让位给汉语”。“在吉林省和盛京，汉语的影响一直很大。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满语的运用已经明显衰微，而在宁古塔地区这一满族人本来的范围内，人们几乎完全不再使用满语”[3]。解放后，满语言文字没有像藏、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样，被作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国家保护——即使在各满族自治县、满族乡等满族聚居区。满语因而被废弃成为“死去的语言”，被大多数满族人遗忘。满族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与广大汉族交往中，早已习惯于汉文汉语。我们多年来田野调查实践证明，事实亦正如

此。我们所征集到的满族文化遗存都是满族老人们用汉语讲述的，只在口述中保留有一些满语词汇，或在满族聚居地区，偶尔搜集到满语歌谣或遇见少数年过古稀老人说一些满语或讲述简短的满语故事。仅有部分萨满神谕、宗谱等因系家藏清中后期至民国初遗物，有满文和汉字标音手抄传件，但多数仍为潇洒的汉文墨迹珍品。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像我国一些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一样，是专以汉文字为工具纪录、挖掘和保护的满族古文化遗存。为了不遗漏满族固有文化，我们在满族文化抢救中，还坚持采取双向努力的原则，既有对大量以汉文字叙述的满族说部等遗产的抢救，又以极大的热情兼顾对满文遗存（民歌、民谣、谱牒、神歌）的问询、采录和搜集。笔者曾多次到黑龙江省孙吴、逊克两县录制满族老人何世环、傅金荣、何金芝、孟秋英等用满语讲述的《音姜萨满》、《白云格格》、《骄傲的鲤鱼》、《獾子和貉子的故事》、《萨哈连乌拉依朱奔》（《黑龙江的故事》）以及迎送、求雨歌谣等。在录记满族说部和上述满文遗存中，常常搜集到大量用汉字注音的满语手抄件。满语方音土语变化甚大，汉字标音又杂乱不准确，为破解一个关键词常要花费一二年时间。在一些民族老人的帮助下，为翻译和整理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障碍。然而，这些老人均有七八十岁高龄，满语已临消失的境地。在满族说部抢救、述记、整理中，我们努力收录与鉴释满族方言土语，忠实记录，保持原始性，杜绝随意修正癖。因历史文化素养不尽如人意，力争创造条件出版和公布原始的资料本，但这需要时间与实力。因满文满语长期废弃，东北满族习惯使用汉字注音满语，满语方音土语变化又甚大，在翻译整理中都带来诸多困难。满族说部的另一保护措施，就是培养传承人，在满族中逐渐讲唱起来。讲唱是最为群众性的传播、延续与开掘，以此由陌生到喜爱，具备往昔讲唱“乌勒本”的氛围和浓重的环境。这项复原工程难度很大。满族老人们建议：“别挑剔，讲起来就好。”民间传承终究是民间自己的事，就按照满族群众自己现有习惯采用的形式为好，不必拘泥于群众久已遗忘的旧习惯。只要如此，满族文化遗产，仍可后继有人地很好保护传续下去。[①]

① 经调查，吉林省九台市其塔木乡刘家，曾有位著名人士关云鹏，满族，小学教师，传下说部《赵家坟》、《七星山》、《快马杨三》等，其子与族人仍在民间用汉语讲颂，足见口承文化的感染力。

2007 年 8 月 19 日

参考文献：

[1]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7

[2]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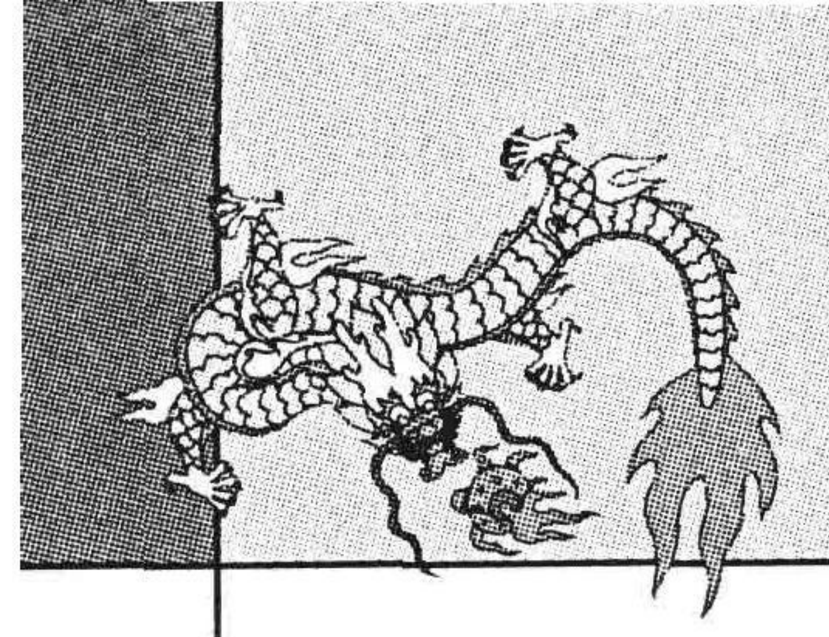
[3]民族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4]［英］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5]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

[6]［法］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商务印书馆，1987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五期）



我的家族与“满族说部”

赵东升

摘　要：乌拉纳喇氏赵姓满族，以族内秘传的方式，保留下珍贵的有关明末海西女真历史内容的“乌勒本”，内容涉及到很多正史不载的历史细节，原用满语口承，随着满族普遍使用汉语，现已改用汉语传承，其传承代序与乌拉纳喇氏赵姓满族的族系发展相一致，目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此外，还有多部满族说部在这一家族传承。

满族说部是国家级第一批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第一批也已经出版，对挖掘、保护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非常重要，是全体满族同胞的一件大事，也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定能放射出耀眼光芒。

满族是一个具有三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它的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历来为海内外所瞩目。从远古的肃慎到现代的满族，中经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各个时期，每次变革都给这个民族带来阵痛，每一次分化组合也都给这个民族带来质的飞跃。伴随着这种新陈代谢的变革，产生了大量的“乌勒本”。这个民族用讲述“乌勒本”这种方式记录历史，还原过去，给后世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忆。“乌勒本”的本意就是讲古、讲祖先、讲过去，这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从传承或搜集上来的大量满族说部来看，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亦能觅到这个民族发展变化的蛛丝马迹。笔者传承、整理的《扈伦传奇》等，或许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祖系渊源

我是海西女真人的后裔，本姓纳喇。追本溯源，始祖生于元末，创业在明初，至今传下二十四五代，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先人传说，祖上原为金朝完颜氏，完颜宗弼（兀术）为始祖，惜无谱牒可证。我们族谱起于纳齐布禄，据说，从完颜宗弼到纳齐布禄，中间尚隔七八代。另知女真人有以地为氏的习惯，纳齐布禄的曾祖名叫倭罗孙，这是他们迁居该地后改的姓氏。因此，我们的家谱上有“倭罗孙姓氏”的记载。

到纳齐布禄时始改为纳喇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说，纳齐布禄被蒙古兵追赶时，问其姓，“随口应之曰纳喇氏，遂相传为纳喇氏云”。此说不可信，改姓更名，不是简单的事。据家传史料所讲，纳齐布禄改姓是因他在纳喇河滨自成部落，以地为氏，这符合女真之俗。

约在明永乐四年（1406），纳齐布禄在族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势力不大、领地不广的小小政权，称“扈伦国”。从我家族保存的家谱来看，纳齐布禄传子多拉胡其（清史称尚延多尔和奇），多拉胡其生二子：长撮托，次佳玛喀（嘉玛额硕朱古）。王位由次子佳玛喀继承，长子撮托被派往长白山自成部落，称“长白督部额真”。佳玛喀生四子：长都勒希（都尔机、都尔喜、都里吉），次扎拉希（扎尔喜），三速黑忒（苏赤德、舒和德），任明朝塔山前卫左都督，四绥屯（瑞吞），亦任都督，其后另为哈达部，哈达汗万（王台）即其孙。

我们是都勒希后裔。都勒希生三子：长额赫商古，次库桑桑古，三古对珠延继承王位，我们为古对珠延之后。古对珠延生二子：长太安（辽宁发现其后裔家谱记为泰洼堪，《八旗通谱》记为台费喀），次太兰继承时扈伦国沦亡。

太兰子布颜，取消扈伦国号，扩建乌拉城，改称乌拉国，时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 年），我们是布颜之后。

布颜生六子：长子布干（布罕）继承贝勒、次布勒希（布尔喜）、三布三代（布三太）、四布云（布准）、五吴三太（武山泰）、六博克多（布克敦）。我们是布干之后。

布干生三子：长布丹、次满泰、三布占泰。满泰继承乌拉国贝勒，生五子，女阿巴亥为努尔哈赤大妃，生多尔衮兄弟。满泰卒，布占泰继兄为乌拉国第四任国王。他先后娶了努尔哈赤两个养女和一个亲生女儿为福晋，最终还是被他的岳父击败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正月，乌拉国灭亡。

布占泰为纳喇氏第九代，在位十八年。我是布占泰第十世孙，从纳齐布禄算起为第二十代，谱系一脉相传，六百年来从无间断，为满族群体中渊源最久而且有谱系可凭的一个氏族，这在满族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乌拉王的后裔

布占泰共生八子六女。八子身世基本清楚，六女仅知一女萨哈璘，

许配给叶赫贝勒金台石第三子沙浑，约定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十五送到叶赫成婚，未及送出而建州大兵已到，之后此女下落不明。

布占泰八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均记载较详。但两者有个根本的不同点，就是《八旗通谱》是在官方授意下编纂的，存在硬伤，似有回避事实、伪造历史之嫌。笔者在专著《布占泰传》里已做了较详的论述。[①]《八旗通谱》卷二十三《乌拉地方纳喇氏》中有些语焉不详、扑朔迷离之处，当后世了解到真相时，对那些权威性的历史文献自然要产生怀疑。事情果然如此，《八旗通谱》颁行二百五十多年以后，布占泰后裔珍藏的纳喇氏家谱——《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档册》终于公之于世，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随之迎刃而解。同时，我们家族秘密传承的关于祖先事迹的传说故事（“乌勒本”）也在陆续披露，从前违禁的东西都成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布占泰长子达尔汉（又名打拉哈），清初携兄弟及族人归顺，编入正白旗。太宗崇德七年（1642年），参加围困松山俘获洪承畴之战，继而随多尔衮入山海关，大破李自成农民军，以功授骑都尉，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他还以都统衔任正白旗佐领，管理原乌拉王室成员。他是布占泰诸子中为清朝效力并立有卓越功勋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乌拉纳喇氏家族中一位较有影响的穆昆达。他于清初主持了乌拉亡国后第一次祭祖修谱活动，制订了《档册》，创立了《满文谱图》，立下了家规，传下了“祖宗佚事”。他生二子，传到四代以后，与家族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布占泰次子达拉穆，被指定为乌拉国王位继承人，授台吉。在灭亡乌拉国的“癸丑之战”中城陷自杀，后其子孙定居北京。

三子阿拉木，《八旗通谱》下载三代而失传。

四子巴颜，五子布彦托（勃彦图）后世不详。

六子茂莫尔根行过佐领（正白旗），因娶了爱新觉罗氏之女，爵赏贝子，其子孙在宫内任职。

七子噶图浑，任正白旗佐领，后升巴牙喇（护军）参领，子孙兴旺。

八子洪匡，《八旗通谱》无记，清史不载。然而，他就是我们纳喇

① 见《满族文化研究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

氏赵姓满族的直系祖先。由于他起兵反抗努尔哈赤被抄家灭族，清朝讳之，为隐瞒历史真相，诸书皆不提这件事。可是，清初达尔汉等人纂修家谱时，如实地录入了洪匡一系，还是用满文记人的。《洪匡失国》的说部故事，也就从此传下。祖先规定，代代延续，不准失传，也不准公开。

洪匡为努尔哈赤养女所生（所谓公主所生），其福晋为努尔哈赤孙女，据说是褚英之女，生二子：长子乌隆阿，次子布他哈，我纳喇氏赵姓满族即是乌隆阿的后人。乌隆阿为纳喇氏第十一代，为了生存，改姓氏为赵，也曾被误认为伊尔根觉罗氏。他传十子，第八子倭拉霍，生五子，第五子五格（十三代）；五格生三子，第三子凌福（十四代）；凌福生三子，第三子德英（十五代）；德英生四子，第四子富隆阿（十六代）；富隆阿生二子：长双庆（十七代）；双庆生二子：长崇禄（十八代）。崇禄（又名国瑛）生三子，次子继文（十九代）。继文（焕章，号竹泉，松江居士）生一子东升（二十代），即我本人。

三、“乌勒本”的传承

乌拉纳喇氏是个具有六七百年、传承近三十代的名门望族，又经历了数次兴衰与沧桑巨变的时代转折，传下大量的逸闻和秘史。“乌勒本”是满族一种保存祖先事迹的有效形式，大约于金初就产生了。史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①

说明在没有文字的年代，祖宗遗事是凭老人口传得以保存的，这就是在满族及其先民中世代流传的“乌勒本”。“乌勒本”为满语（女真语），意思即“家传”、“家史”、“讲古”、“英雄传”。清代后期到民国初，受到“评书”的影响，原本内容单一、形式简单的“乌勒本”经过传讲人的艺术加工，而变成了首尾相接、情节曲折、内容丰富的传奇故事，因而也就演化为“传统说部”。应该说，“满族说部”是“乌勒本”的传承与发展，而不是“乌勒本”的变异。

“满族说部”反映了满族真实的历史。它的内涵原为“满族人讲满

① 《金史》卷六六《乌野传》。

族事”，不允许外延。传承的形式也有严格的规定，族内传承，也包括父子、祖孙、兄弟传承。纳喇氏赵姓满族同其他氏族的不同之处是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单线秘传，不准中断亦不准外泄，始终处于高度警惕和保密状态，因为它传的“祖宗的秘史”，在清代是十分忌讳的，像《洪匡失国》、《扈伦传奇》这类说部，是冒着极大风险才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的。

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乌拉国灭亡之时，努尔哈赤在乌拉城中欢庆十日，编户万家，收缴了乌拉国宫中所有册籍，而典章文献全被付之一炬，辟乌拉城周围为“虞猎之区”，令布占泰第八子洪匡为“布特哈”贝勒。[1] 未料到十年之后，洪匡举兵反抗，仅几日就被剿灭，洪匡自杀，二子脱险。三十年之后，即清顺治九年（公元 1652 年，农历壬辰年），由乌拉王室直系家族重修宗谱，纳喇氏老谱也重见天日，女真文、汉文原谱被保存下来。据此，诞生了用满文书写的《谱图》和《档册》，之后多次续修均依此为据，至今还传有清代纂修的满文谱图。

我们家史“乌勒本”的传承，流传于明末，形成于清初，纯属家族内部传讲的“先人事迹”。自从发生“洪匡事件”，洪匡本人自杀，家族亲信被株连，更激发了乌拉纳喇氏的极大愤慨，二百多年间，仇恨之心有增无减。为使子孙永不遗忘，传下了《洪匡失国》这一说部故事，同《扈伦传奇》中的传说并列，作为乌拉纳喇氏的秘史。

随着时代的推移，“乌勒本”的传承人几乎都是文化人，有的在清朝做官，很容易接触文书档案和文献史料，所以传下来的“乌勒本”要比最初接过来的丰富得多。可是有一点难能可贵，那就是忠实于历史，即使涉及祖先事迹，也直言不讳，该一是一，该二是二，无论是功是过，如实讲述，以警后人。《扈伦传奇》的内容有“南关佚事”，对同宗的哈达也持批评态度，而讲自己直系祖先乌拉王室的种种劣迹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这一点，比起那些美化自己、歪曲别人、文过饰非的胜利者们的境界要高得多。反过来说，“扈伦四部”是明末女真内部争斗中的失败者，汲取失败的历史教训，剖析自己的缺点也是勇气可嘉的。

以上两个说部的传承脉络是，第十辈图达里（布占泰之兄布丹之子，时任镶白旗副都统）、达尔汉（布占泰长子，洪匡之兄，系二等轻车都尉，都统衔正白旗佐领）、阿布泰（布占泰二兄满泰贝勒第三子，

---

① “布特哈”：虞猎之意，所以乌拉城又叫“大乌拉虞”。

都统兼任佐领)、茂莫尔根（布占泰第六子，贝子，多伦歌歌旗佐领)、噶图浑（布占泰第七子，巴雅拉参领世袭佐领）等人传下，十一辈乌隆阿，十二辈乌达哈、喜才、索色、阿郎阿、倭拉霍、倭乞利、舒佰分别继承。能够传下来的，有乌达哈后人传到二十辈经保（大萨满）和倭拉霍后人传到二十辈东升，即我本人。其他有的传到清末（如倭乞利、索色后人)，而有的因无文化人，传来传去传丢失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倭拉霍，乌隆阿第八子，粗通文墨，识满汉字，迁居远离乌拉古城北五十里之罗锅屯（今名罗古村)，生五子，第五子五格（十三辈）传伊子凌福，再传德明（五品官)、德英（十五辈)，德英传十六辈霍隆阿、富隆阿（笔帖式)，下传十七辈双庆（字子渔，五品官)；双庆传长子崇禄（八品委官、清亡改学中医)，十八辈宗禄传伊孙东升即我本人。另，霍隆阿传侄孙云禄（小穆昆)，云禄死于土改，无传。

在我小时候，有一位族祖常海经常到我家，同祖父崇禄先生商讨一些事情，有时还拿出本子，说到伤心处他们还长吁短叹掉眼泪。我当时幼小，什么也不懂，以后他就不来了。等到我长大懂事，祖父向我传讲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那位常海的身世。他是四始祖索色的后人，清朝时任佐领兼骑都尉。他的父亲来寿，二品副都统，在战场上救过吉林将军长顺，同宣统皇后婉容有点渊源，所以“满洲国”初期在宫内府任过职，不久辞官隐居。我祖父告诉我说：常老爷（指常海）和爷爷一样，都要把祖先事迹代代传承下去。四太爷一支有常老爷，九太爷（倭乞利）一支有富老爷（富克锦、骑都尉兼云骑尉，亦是十八辈)[1]，别的支就很难说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都是“乌勒本”的传承人。

四、祖父崇禄先生

我祖父崇禄先生汉名赵国英，是一位历尽坎坷、自强不息的传奇人物，一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而且思维敏捷，多才多艺，工书法，擅诗文，精通满汉语言文字，对俄语、日语、朝语、蒙语也略晓一二。他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 年)，卒于 1954 年，寿 76。他原本是我曾祖父五品骁骑校双庆的长子，却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二月初一过继给

---

① 富克锦之父贵升（十七辈)，振威将军，新疆平叛时阵亡。他是这个家族二百多年来品级最高的，但朝廷抚恤旌表时，误为依尔根觉罗氏。

我三太爷喜明为嗣。喜明之父霍隆阿（笔帖式）是双庆之父富隆阿（笔帖式）的同胞长兄，他们都是“乌勒本”的传承人。这样，两支的传承使命就都落实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担子自然加重，无怪他对我期以厚望。我祖父崇禄先生生三子，长子福荫夭折，我父亲德荫为第二子，汉名赵继文，字焕章，号竹泉、松江居士，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卒于1943年端午，寿35。父亲文质彬彬，为一方才子，工诗词，擅书画，写一手好文章，留有遗作《竹泉集》和临摹“成亲王”体《归去来辞》楷书一册。他本来是传承人，我祖父精心培育，不料因文字惹祸。有一天夜里伪满警察突然搜查父亲住宅，抄去了一些书籍和文本，据说要定“反满抗日”的罪名，父亲因此得病不治而亡。事情虽然没再追究，可搜去的东西不予退还，我们也不知道他都写了什么。所以，我的叔父长荫（汉名赵继学，字贯一，中医师，1910年—1997年）一直反对我从事写作，他也不肯接受祖父的传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文字取祸”、“有害无益”。因此，在我们家族传承多代、时间长达二百余年的“乌勒本”，我就成了唯一的继承人，因为我是单传，上下无兄弟。

祖父故世是在夏季。当时我正在外地学习，接到祖父病危通知，赶忙往家里赶。那时交通不便，没有汽车，有少量“拉脚”的胶轮大车（用马拉），一天也只有一趟。我没有赶上，只好步行回去。相距一百多华里，得起早贪黑走一天。不料途中下起大雨，河水猛涨。河是松花江一条支流，平时水不大，架木为桥。那次木桥被冲走，我望着汹涌澎湃的黄色巨浪不敢过，在江边一个破旧河神庙里蹲了半宿。待次日天晴，河水消退时过河。傍晚赶到家中，祖父已停在了西炕沿下，我没有送终。这时，我止不住痛哭起来。在场的人怕把泪水滴到遗体上，把我劝开。原来我家族有一说，“活人眼泪不准滴到死人身上”，好让老人清净地走。安排后事的是我一个堂祖父恩禄，对我说：“你爷爷走之前，让我告诉你，要你照他以前说过的办，别的没嘱咐啥。”我明白，这是让我继承他的遗志，传承“乌勒本”。当时我没有表示什么，暗中下了决心：“我一定做到。”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在何种环境下，我将全部业余时间用在记录、整理、抄写“乌勒本”资料上，并且多方寻访“扈伦四部”后裔，考察“扈伦四部”遗址，研究“扈伦四部”史料，撰写有关“扈伦四部”的文章和专著，按照祖父生前提到过的线索，寻找有关知情人，足迹几乎跑遍东北三省高山大川、土堡古塚，只要有“纳喇

氏”的信息，哪怕远在千里之外，我也一定去探访。黑龙江的佳木斯、桦南、勃利、汤原、通河、依兰、方正、呼兰、双城、五常、阿城、绥化、铁力等市县；吉林的通化、四平、延边、吉林、松原等地各县市、辽宁的大部分县市，都有我的足迹。我也找到一些远支家族和《纳喇氏家谱》。为找到满泰后裔而专程去宁安拜访著名的满族文化专家傅英仁老人（他是说部的重要传承人），还先后访问过乌拉部后裔吉林乌拉街的赵文福、赵振升，辽宁灯塔小红旗的那乾中，沈阳东陵观音阁的那宝金，抚顺市的那久祥、那伟；哈达部后裔辽宁清原大孤家的那恩波，抚顺的那连城，铁岭凡河寨的卜德斌；叶赫部后裔本溪市的那世恒，辉发部后裔辽宁庄河光明山的那振文，九台市石克特力氏石文尧、石清耀等。

五、家传“说部”目录与内容

“说部”一词的出现，是清末以后的事，原来的名称是满语——“乌勒本”，往往讲唱的故事内容单一，主要在本家族内部流传。后来，知识型的传承人受到评书、章回小说、子弟词的影响，把“乌勒本”升华为说部。说部既保留了“乌勒本”的内容，又充实某些情节，使之成为日臻完善的大型讲唱艺术，同时也由封闭的传承形式变为公开的民间艺术形式，走向社会。随着清朝的灭亡，我们家族传承的部分违禁内容也得以解放，不再担心有被追究的危险，我家传承的本子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述就说明这个问题。

我的曾祖父、祖父不仅是“说部”的传承人，本身也在创造说部，依他们丰富的经历为素材，创编了几个本子，并且公开传讲。

1.《扈伦传奇》的传承情况

《扈伦传奇》是我经过整理确定的书名。它是由三个“乌勒本”组合而成，基本都是祖先传下来的民族历史和家族秘闻，其中也含有部分民间传说。它不是“扈伦四部”历史的再现，只能是“扈伦四部”的逸闻传说，有历史，但不是历史。笔者整理时，基本上忠于原貌。我也发现其中有的与史实不符，也未予以改动。笔者整理“说部”有一条原则：一不往历史上靠。二不往文学上靠。严格按照“说部”的特点整理，避免再创作。为了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对传讲错的也不予改动，一仍其旧。

“扈伦秘闻”主要讲述我们祖先创建“扈伦国”的经过以及乌拉国布占泰灭亡的原因。

“南关佚事”因明末女真哈达部在开原东南、广顺关外，明时称为“南关”。南关哈达是扈伦纳喇氏的分支，由塔山前卫演变而成。哈达与乌拉同宗，但两部关系并不和谐，加上哈达首领们不施仁政，在女真中树敌，自身又腐败，这样一个政权灭亡是难免的。祖上传讲哈达历史时，也是持批评态度。当我调查哈达纳喇氏后裔时，他们只对克什纳都督有好感①，而对哈达部的掌权者无好印象或毫无印象。

据先人讲，扈伦国时代，纳喇氏第四代二祖扎尔希率部属移至开原东南广顺关外哈达地，其子倭谟果岱统一哈达境内各部，建立一个女真满洲国，并修筑了都城，这就是哈达部最早的都城，地在清河东岸，今八棵树附近，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平原城。现在古城虽已夷为耕地，但城基、护城河、瓮城、角楼依然可辨。城内地势起伏，高阜处应为建筑遗址。从形制和规模来看，证明哈达初建时势力是很强的。然而倭谟果岱不仅没能统一女真各部，也没有挽救扈伦国的沦亡，他的儿子早死，遗一孙返回祖宗故土，落脚于吉林东北之宜罕山，并改姓为伊拉里氏，脱离了纳喇氏家族。哈达又走向分裂，群龙无首，混乱加剧。

这时风雨飘摇的扈伦国，靠着塔山前卫支撑。塔山前卫是由塔山左卫演变而来，时已建寨于吉林附近的山上，都督克什纳，其父绥屯为塔山左卫速黑忒都督之弟，他们都是扈伦国主都勒希（都尔机、都里吉）的同胞兄弟。他们最初都在江北，蒙古人侵，速黑忒战死，绥屯率残部返回并建寨于“开原边外四百里之混同江”附近的山上，称塔山前卫，绥屯子克什纳为都督，用速黑忒的敕书入贡，冒名顶替速黑忒，引起个别家族成员的不满，堂叔巴岱达尔汉夺权，刺杀了克什纳。克什纳都督第四子王中逃到哈达地，重整哈达部，并在哈达城的东山（依赤哈达）上建城一座，这就是哈达山城。如今山城保存完好，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王中后来因胜而骄，失掉民心，被部下刺杀。王中子年幼不能治事，于绥哈城（今永吉县大绥河附近）迎回克什纳长孙王台（王中侄）到哈达主政，正式建国称汗。这是明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女真人汗国（扈伦国仅称贝勒），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不料王台胸无大志，帮

① 克什纳，扈伦始祖讷齐布禄四世孙，明嘉靖初任塔山前卫都督，后死于家族内讧，他的后裔在清河筑城建国，称哈达部。

助明朝镇压女真人，子孙更是不肖，争权内斗，很快灭亡。王台强盛时，在距山城二十里的清河岸边，依山建一座城堡，即哈达新城。同时，在紧临新城的山上，又圈筑一道石城，置宫室殿宇。新城在今辽宁清原县李家台乡，遗迹尚可辨识。就在这新旧两个城内，发生了一系列荒唐离奇的故事，因此传下《南关佚事》的“乌勒本”，说明纳喇氏祖先对哈达的倒行逆施也是深恶痛绝的，传讲“乌勒本”来批评他们，以警后人。

“叶赫兴亡”讲的是明代塔鲁木卫海西女真建国称王并由盛到衰的历史传说故事。叶赫地在开原东北镇北关外，所以又通称为“北关”，同开原东南广顺关外的哈达毗连。叶赫与哈达是两个长期纠葛、无法分离的女真部落，他们互相残杀，内斗不已，双方斗得筋疲力尽，伤了元气，灭亡在所难免。“南关佚事”和“叶赫兴亡”虽然是两个本子，但内容基本一致，只能是各有侧重。

“叶赫兴亡”在我传承的近十个“乌勒本”中，是我最为关注的一个本子。它不仅内容丰富，故事性强，意境深远，还有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秘闻，有不少与明清以来官私史料相悖之处，几乎包括了叶赫、哈达、辉发以及建州女真的全部历史传说。叶赫在“扈伦四部”中最后一个灭亡，灭亡的过程又异常惨烈，可是叶赫的家族又成为清朝的重臣，最后由叶赫纳喇氏两朝太后掌政，导致清朝灭亡，应验了叶赫贝勒金台石被杀前对努尔哈赤说过的话①。

从历史意义上讲，只有叶赫灭亡，才能说明女真民族走向统一，这为后来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奠定了基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主体族系②，吸收、包容部分他族民众，就是今天满族共同体。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就侧重整理这个本子，原始本记述得比较凌乱，多属提纲式的，整理时颇感费力。我先后整理成两个本子，第一个约15万字，定名《叶赫兴亡传》，接着又整理第二个本子，书名《东华外史》，约25万字，纳入了“南关佚事”内容。两个本子都是章回体，那时我就打算把“叶赫兴亡”、“南关佚事”和“扈伦秘史”三个

---

① 据传叶赫贝勒金台石受刑前，对努尔哈赤说：“我生前抗不了你，死后也不会放过你。无论叶赫传下一男一女，早晚必报此仇！”亡清之慈禧、隆裕两太后，均为叶赫后裔。

② 东海女真在《明史》及明代汉人的“见闻录”等私人记载中，皆称野人女真，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满族人中，至今仍称之为东海女真，因其当时地处“东海”（日本海）岸边原为中国领土的今俄罗斯远东地区而得名。

本子合成一个大型说部《扈伦史话》，后因爆发了“文革”而中断。最初我的想法是，虽然下工夫整理，但不打算公之于世，留做家传，交给后人。我认为没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养命安身，克服困难，夹着尾巴做人，以待时机。

因为有这样的资料和经历，后来，我搞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史研究时，并不局限于明清以来官方文献，而主要依据私人著述、田野调查、家传史料，通过比较研究，对照官修史书，找出疑点，发表个人见解和观点。这在当时恐怕不为一些专家学者所接受，但是到后来，我也看到一些这方面内容的专著，相关部分他们也使用我的说法或引用我的观点。我知道，一个新问题的提出，从不理解到被认同，需要一个过程、一定时间。当然，分歧争议也在所难免，那都属于学术范畴。

1990 年春，现已故世的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教授、著名清史专家薛虹先生找我商量，他同日本学术界约定，于同年秋冬之间在中国召开一次“清先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苦于拿不出新的东西。他说看过我的文章，很有突破性。他说：“你是扈伦四部的后裔，肯定有些家传，可不可以为这次会议写点东西，作为会议散发的材料?”我问了内容、形式、文字量和交稿时间，他说最好拿出一本专辑，具体情况让李澍田跟我谈。李澍田教授当时是吉林师范学院古籍所所长、“长白丛书”主编，办有学术刊物《长白学圃》，他给我的范围比较宽，没有内容、形式的限制，只要是“扈伦四部”内容，什么形式、体裁都可以。他在来信给我交底的话是：“文无定法，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有理，皆是佳作。”他的话让我产生错觉，我立时改变了一贯奉行的不外传的信念，决定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推出说部。

两个多月后，我拿出了《扈伦研究》手写稿，包括《探踪》、《文献》、《逸闻》三部分，重点附上《叶赫兴亡传》，全书超过 35 万字。《长白学圃》特辟“海西女真专辑”全文刊载。令我失望的是，我抱有很大希望的《叶赫兴亡传》未予发表，只公布了回目，并附上“特刊”字样。

事后，往回索要原稿时，竟得知稿件已不慎丢失。1995 年 8 月，我去哈尔滨机场迎接日本文化考察小组时，老朋友细谷、加藤也曾提到

过《叶赫兴亡传》的事[1]，问我什么时候能发表，我真是哭笑不得。

“兴亡传”说部稿的丢失，是一大损失，幸亏我整理过两个本子，尚有《东华外史》在，这次“满族说部”项目整理《扈伦传奇》，我就是使用《东华外史》的本子，否则，损失就更大了。

2.《洪匡失国》——绝密的家传

《洪匡失国》是家谱上记入的题名，但对《洪匡失国》的内容却只字不提。然而，“洪匡失国”是清初发生在我们乌拉纳喇氏家族中最重要的事件，我们祖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几百年来不能忘怀。

在乌拉国布占泰执政时期，同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联姻，先后娶了爱新觉罗家三位公主为福晋。大公主额实泰生一子名洪匡，为布占泰第八子。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 年）富尔哈决战，布占泰失败，乌拉国灭亡。十几年之后，洪匡举兵反抗，做一次死灰复燃的努力。由于力量相差悬殊，仅仅几天就被平定。洪匡虽然逃过江北，但自缢于哈达山上。洪匡妻为努尔哈赤孙女（长子褚英之女），生二子，长乌隆阿（谐音乌拉），被从乱军中救出，更名改姓隐居在其父洪匡自杀之地，在今九台市东界之松花江岸边，传下了赵姓满族延续至今。自清初就传下了《洪匡失国》的说部故事，作为祖先秘史，严禁外传，规定只有在烧香办谱时由穆昆达或大萨满在神堂传讲（一般为一到三天），平时不准讲述。除此，每当过年除夕夜，家长可以在祖宗案前对家庭成员、儿女子孙做简单的讲述，听过之后就算了，不准对外透漏，也不准提问。

我祖父记载这个文本是在清亡之后，在清代是不允许用文字记述的。我调查过所有乌隆阿后裔，没有一家有文本记录，仅是口传，有几支甚至连口传都不存在了，仅记得“洪匡失国”这一词语，对内容全然不晓。

我祖父崇禄先生故世十年之后，我们家族恢复了烧香办谱祭祖习俗。这是自清亡后的 1914 年（甲寅）修谱之后中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又一次大型的烧香办谱活动。当时主持这次活动的是我家族唯一在世的大萨满经保。他是纳喇氏第二十辈，我之族兄，当时已 85 岁高龄。他是二始祖乌达哈后裔，是我家族世代传承的大萨满。因为在当时萨满跳神已不被允许，怕被认为搞迷信活动，所以简化了祭祀程序，“背灯”

---

① 细谷良夫，日本仙台东北学院大学教养学部教授、文学博士；加藤直人，日本东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二人皆参加了 1990 年的“清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在那次相识，之后有过通信联系。

时[1]，只象征性地跳了“白脸神”[2]，“放大神”的项目未敢进行。再说，老萨满已85岁高龄，五十年来未烧香办谱放大神，怕出现问题不好收场，还怕政府干涉。正因为如此，纳喇氏赵姓家族的萨满跳神仪式失传了。事后虽然传教了三个青年“学乌云”[3]，传下了满语《神本》，但是没有实践的机会，仅能掌握一点跳白脸神的表演形式而已。

那次办谱最大的收获是，由于不能进行完善的跳神活动，须把主要议程放在传讲“乌勒本”上。在神案前，大萨满经保向全族演讲“洪匡失国”的全部经过，族人多当故事听，我却做了记录，因为我祖父生前就很关心这件事。这是我们家族的血泪史，是在清代谈虎色变的一段秘闻。我听到如此完整的说部故事还是第一次，可以说，也是唯一的一次。之后，除了我本人，再也没有人能讲这个完整的说部故事了，在家族中和社会上，我也就成了唯一的传承人。

如今，禁忌当然已经解除，顾虑也已打消，纳喇氏赵姓家族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布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案了。所以，在没有整理这个说部之前，我已用“逸闻”为题向社会披露这个说部的故事梗概。

经过多年的踏查考证，我们已发现了洪匡的葬身之所，就在松花江岸边的哈达山麓，也就是他自杀之后就地掩埋之地。无怪乎几百年来，烧香办谱必祭“八太妈妈”坟，老人只告诉是祖先，何许人讳莫如深，原来的秘密就在这里，怕泄漏真情！

我整理《洪匡失国》这个说部是心情沉重的，又是非常慎重的，先人的秘史，大白于天下，此其时也。

3.《白花点将》

吉林市乌拉满族镇北古城内有一座“白花点将台”，关于这个土筑高台的来历，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在松花江沿岸流传了几百年。解放前差不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近半个世纪以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少。早在元朝时代，就有杂剧《百花亭》，明代有《百花记》，二者内容一致，表述的都是白花公主筑台点将的故事。不过，在长时期的流传中，出现了不同版本，内容反差很大，真伪难辨。对于白花公主其人，

① “背灯”，即“背灯祭”，是满族传统的家祭仪式之一，在晚上将灯烛全部熄灭后进行。

② 没有“真神”支配行为，只是模拟下神动作，叫“跳白脸神”。

③ 挑选、培训萨满。

说法更是奇离，莫衷一是。有的说是金太祖的小女儿，有的说是金兀术的三妹，有说是金代海郡王的女儿，还有的说是扈伦国始祖纳齐布禄的女儿。甘肃省泾川县有个完颜氏聚居的村落，他们供奉女神“圣母娘娘”，传说是金太祖阿骨打的小妹白花公主。不管哪个传说属实，都证明白花公主可能实有其人，并对当时与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清末诗人、吉林大书法家成多禄先生的诗中可以得到证实：“乌喇部[1]，贝勒家，层楼复殿飞丹霞，粉侯昆弟夸兀术，雌将风流说不花。”[2] 从他把兀术和不花（即白花）联系在一起，说明他也认同白花为金朝公主之说。

我手里有两个《白花公主》的版本，一个是家传，一个是我在家乡的祖居地进行调查搜集得到，两个版本内容相反。以说部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巴拉铁头为例，一个本子说他是陷害忠良、里通外国的奸臣，被白花公主识破，当机立断，把他除掉。一个本子说他是辅佐海郡王父子两代的三朝元老，忠心耿耿，由于识破了一个篡夺权位的阴谋，被奸人设计诬陷，白花公主中计，误杀了巴拉铁头，所以松花江岸边传下“白花公主一十七，巴拉铁头死的屈”的民谚。巴拉铁头实有其人，乌拉古城北二十里的三家子村江岸边，至今尚能找到巴拉铁头坟的遗址。

关于白花公主的结局出现三种说法：一说战斗中被蒙古兵火箭射中，被火烧死；一说她打退敌人之后，嫁夫生子，福寿绵长；一说她从敌军中闯出，逃奔远方，永无音信。

我计划整理的是其中一个版本，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打算几个不同的版本都整理出来，以免失传。

4.《碧血龙江传》

这是我祖父以其自身经历、亲见亲闻自编自讲的说部故事。

1900 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沙皇俄国出兵 18 万，分六路占领东三省。是役，盛京、吉林两省皆不战而降。黑龙江抗俄拒敌是在署理将军寿山的主持下，爱辉副都统凤翔首当其冲。抗战虽然失败，二人殉难，但他们不畏强敌、为国献身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几代人。我的祖父崇禄先生时在爱辉前线凤翔军中，目睹了这一整个历史过程，又搜集一些军中逸闻传说，回来后撰述一部《碧血龙江传》到处传讲。

---

① 乌喇：也作乌拉。

② 成多禄集·乌喇古台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可以说，他的这本说部，大部分是以亲身经历写成的，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讲“海兰泡屠杀华商”事件、“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火烧爱辉城”、“北大岭阻击战”到“凤翔战死”一系列重大事件，下部讲寿山将军被朝廷出卖，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愤而自杀的全过程。因为成书时在清光绪后期，涉及一些历史重要人物，当时他们还都在世，因此使用一些化名。全书约60万字。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同上海文艺出版社约定，改写为5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稿未写完而“文革”爆发，便放弃了。到了1999年春夏之交，文化界某位朋友将这部书的内容推荐给一家出版社的总编，据说该出版社要出一套有关“庚子俄难”百年纪念的图书，让我把书稿交给他们。鉴于十年前《叶赫兴亡传》遗失的教训，在没有得到承诺和保证之前，我是不会轻易交出任何书稿的。这次我准备下大力气整理，恢复其原貌。

以上四个长篇说部，是第一批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编目录，也是吉林省文化厅合同约定保护项目，我将努力争取来完成。如果时间允许，我还想把没有提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编目录的几个说部本子整理出来，因为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当时之所以没有列出，是怕精力有限，不易完成。它们是：

《辽东烽烟》，讲述甲午中日战争辽东陆路战场清军抗敌保国的故事。中日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战火扩大到辽东地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奉调出兵，特邀他的好友富隆阿参加军务，委以总理粮台重任。富隆阿，依尔根觉罗氏，字甲三，光绪壬午科举人。我祖父崇禄先生时年17，以乡亲的关系，随富隆阿在辽东前线呆了一年，得到一些军事情报。后来，富隆阿把他在军中的日记交给我祖父，让其传扬辽东战场实况，祖父据此整理成《辽东烽烟》一书，自己也传讲。其内容多是世人无法了解的秘闻，有的还是禁止传播的隐私。

《庚子秘闻》，“庚子之变”前后朝内和宫中的秘闻。讲述端王为使儿子早日做皇帝，同慈禧密谋打算废除光绪，不料引起国际风波，列强干涉，反对废主。因此，慈禧和端王仇视列强，利用义和团排外，才闹出杀教士、攻使馆，引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闹剧。此书内容系我曾祖父双庆于北京“那三大人”府得到的朝野流传的马路新闻，虽非正史，但有某种参考价值。

《五官地轶事》，“五官地”为清朝内务府属下的一个皇庄，计五个屯子，故名“五官地”，由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管理。我的曾祖父双庆公

和祖父崇禄先生都曾负责管理过该处一切事务，“五官地”中好些人物他们都认识，清亡后有的和他们还成了朋友。祖父经常讲“五官地”的见闻，我曾做过记录，整理出七八万字的本子。

《白马捎书》，讲渤海国时，大氏王族分裂渤海，割据乌苏里江东岸，建立“苏统国”，铸造“宽永”钱的故事。渤海公主绿罗被困苏统，将实情写成血书，藏在坐骑白龙马的鞍子里，放马过江报信，而绿罗自杀身死。可惜这一传奇故事仅留下片断，如不整理，恐怕要失传了。

六、与说部相关的几个问题

说部一词的使用，并不是清代或现代才有，早在晋隋唐宋就已出现，小说、平话、传奇以至于志怪、笔记、随笔、偶记之类皆可归入说部范畴。最初，对说部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后来就比较明晰，章回小说、评书之类成为说部的基本形式，它是由文人撰著、艺人传讲或传唱，作为一种民间的艺术形式而走向社会的。满族说部则不然，与之有本质上的不同。满族说部是在“乌勒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允许讲本民族、本氏族、本家族的故事，同时也是家族传承、讲根子、讲祖先的历史，讲本民族或本氏族的英雄人物，不许讲别的。有些说部内容，还不准公开，不准对外，只在本族内传承，和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说部艺术是两码子事。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不是像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谁都可以讲唱的。从它传承范围如此狭隘来看，更增强了它的神秘感和价值观。所以，满族说部同章回小说、评书形似而神非，有的只是借用了评书、章回小说的形式为载体，而评书、章回小说却无法涵盖满族说部（乌勒本）的内容。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改变，社会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满族说部为何物，这就是时代的进步，藏在民间的满族讲唱艺术得以放出异彩，为世人所瞩目。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也许有人会问：有的说部长达六七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都是传承下来的吗？其中有多少“原汁原味”的东西？如何理解“原汁原味”，原先怎么传的，以后怎么承的，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这就是“原汁原味”吗？如此理解是狭隘的、片面的。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传留下来，包括文化和艺术。满族说部，有的故事传承数代，最多有十代之久，历经数百年，应该承认，每

传一代，就会有一次改动，文盲型的越传越少，因为他记住多少传讲多少，有的传了几代就传没了。而知识型的会越传越多，因为他还有个加工升华的过程，能把简单的故事情节系统化、形象化，并且记录成文本、加工创造，这也是保证说部长久流传的一种有效手段。所谓的“原汁原味”，那就是在传承、加工、发展过程中，原来的故事情节不变，人物属性不变，语言风格不变，地域特色不变和宗旨不变，再一个就是族内传承方式不变，因为有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只能在族内传承，外人是不知道的。

再就是语言问题。诚然，原来是用满语讲述，随着满语的濒危，早已改用汉语，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墨守成规，自然会被历史淘汰。满族说部正是适应了语言的变革，才能得到传承、保护和发展。有人说，满族说部不是满族文化，因为使用的是汉语。这也同近来有的所谓“学者”提出的“东北文化是汉文化，不是少数民族文化”类似，理由就是使用的是汉语汉文。把语言文字同文化混为一谈，既是无知，也属偏见，不用深入探讨，这只是个常识问题。语言文字是载体，是工具，人们可以利用它传播文化，交流信息，而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应该说它无处不在，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可以不用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述，如剪纸、绘画、雕刻、音乐、刺绣、编织、泥塑等等。满族说部是满族口头文化艺术，它原来使用的是本民族语言，当这种母语濒临消亡的时候，满族知识型传承人没有让这一口头文化遗产一朝俱尽，而是采取补救措施，改用了流行不衰的汉语汉文。语言文字变了，满族的特点未变，说部的性质未变，满族的精神风貌仍然跃然纸上，仍把满族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怎么说满族说部不是满族文化呢？

满族说部的几种类型，如“窝车库乌勒本”（神龛上的故事）、“包衣乌勒本”（家史、家传）、“巴图鲁乌勒本”（英雄传说，本氏族、本民族、本家族的），都是文人创编、艺人讲唱的评书、鼓书、章回小说等无法介入的。反之，离开了满族历史生活的本质内容，再好的评书也不是满族说部。

对满族说部的传承与整理，也是一个提高、升华、充实、完善的过程。就拿《乌拉秘史》、《南关佚事》、《叶赫兴亡》、《洪匡失国》等涉及氏族和祖先的历史来说，最初达尔汉、图达里、阿布泰、白塔桂等人怎么传讲的已无从知晓，我的祖上十一辈的乌隆阿如何传承的也不得而知，继承者包括倭拉霍在内的十二辈八个始祖，倭拉霍的继承人十三辈

五格等人有无文化知识，受没受过教育都无法搞明白。但我们这一支，从十四辈凌福，十五辈德明、德英，十六辈霍隆阿、富隆阿兄弟，十七辈双庆，他们都是满汉精通、学识渊博的知识型传承人，又是清朝官员，很容易接触文献档案，对说部进行加工，这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我祖父崇禄先生不仅传承充实说部，自己也在创造说部，到他这已经形成了规模。据说我父亲赵继文先生也整理过文本，惜被伪满警察搜去，我们并没有看到是什么内容。

到我开始传承、整理说部时，在不违背原传承宗旨的前提下，做了必要的调整，使之更加完善，应保留的东西尽量保留，如语言、故事情节、人物面貌、满族风俗习惯、历史事件等，全部保留，就是与史实、文献不符也不做改动，保持“原汁原味”。比如《扈伦传奇》这部书，是三个本子综合而成，我只是做了衔接，加了回目。《扈伦秘史》、《南关佚事》、《东华外史》（《叶赫兴亡传》的改写本）总计约 40 万字，但在使用《东华外史》时我没有用改写本，而是尽量回忆原《叶赫兴亡传》的记录本，同时把补进“东华外史”里有关萨尔浒大战的情节全部删掉（约 2 万多字），因为原始本里没有，而且也与扈伦四部历史无关。我在接受采访回答这一问题时是说过“扈伦传奇”原始本有十几万字，是我祖父以讲故事的形式分多次讲完的，我整理《扈伦传奇》时加入“南关佚事”和“叶赫兴亡”，总计 30 多万字，加上增加的回目、补入调查后的诸如家谱之类的资料，就成了 40 多万字的、一部完整的说部故事了。大概采访者没有完整记录我的原话，或者我当时没有说清楚，因此出现一点小小的误差。[①]

在我看来，整理满族说部，值得注意的是，一不要往历史上靠，不要把它变成历史教科书，因为它是民间口碑的历史；二不要往文学上贴，不要把它搞成文学作品，因为它是民间艺术，带有田野风格的粗犷性。更重要一点，不要追求刺激，把它搞成戏说。一沾上这类恶习，那么满族传统说部就会变质，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二期）

---

① 高荷红．满族传统说唱艺术“说部”的重现．民族文学研究，2007（Vol2）．

满族说部：到哪里去找“金子一样的嘴”

《中国文化报》记者　李晓林

黑龙江一片冰封，江畔的大五家子村里却是一片热烈，满洲富察氏的后裔正在进行家族祭祀仪式。族中长老或是萨满神情肃穆，焚香祷告完毕，开始以满语吟诵起世代相传的“乌勒本”，族人们依长幼次序端坐聆听祖先的英雄业绩，家族的历史由此根植于他们心中。

这种场面如今可以想象，但或许也只能想象了。在那个村庄里，已不再有人会讲唱“乌勒本”，年轻一点儿的甚至可能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只有从那里走出来的富育光还执意守着这份祖上传下来的遗产。走进他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正阳街的家里，听他讲述家族历史，忽然间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

过去：每岁春秋，恭听祖宗“乌勒本”

“乌勒本”是满族及其先民世代传袭的一种民间长篇说唱艺术，汉意为“传”或“传记”之意，今天人们则把它称为“说部”。说部有点儿像汉人的评书，只是评书流传于市井，以说为主，且演绎成分居多，而讲唱“乌勒本”则被满族各姓氏视为一种庄严神圣的仪式，是对本氏族英雄业绩的讴歌和礼赞，也是对族人尤其是子孙后代进行教育的氏族课本和族规祖训，因而只在祭礼、寿诞、年节等重大场合才由特定的传承人进行讲唱，常常要连续讲唱十余天。也许正因为这种血缘传承、特定场合讲唱以及一些历史因素，当人们对《格萨尔王》、《江格尔》、《嘎达梅林》等民族史诗赞叹不已时，却不知道还有一种叫做“乌勒本”的满族民间说唱艺术正在悄悄地消散着。

富育光的家族祖籍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属正黄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为抵御沙俄南侵，奉旨北戍爱辉。富察氏是满洲望族，祖先曾在康熙朝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其后历代都有在朝为官或任武职者。遵照祖训“每岁春秋，恭听祖宗‘乌勒本’，勿堕锐志”之语，讲述满族传统说部“乌勒本”的传统从康熙时期至今已传袭了 300 多年。作为长子，富育光从小就受到说部艺术的熏陶，除了常听本

家族讲唱外，他还常常骑马、划船到沿江村屯，听其他姓氏讲唱“乌勒本”。但把收集传播说部作为终身使命，恐怕还是在父亲的病榻前做出的决定。1980 年，父亲富希陆病危前将他召回故乡，躺在炕上一字一句将《萨大人传》传给富育光。那一刻的心痛应该从来不曾远离富育光，因为从那以后，他就着了魔，仿佛有人一直在背后督促着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的脚步从来不曾停止：1981 年，他所在的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人员对满族说部进行普查，他和同事们的足迹遍及黑、吉、辽、京、冀、川等省市，只要有满族聚居区，他们就会扎到那里，那三年的工作为 20 年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 年，普查工作因故停止，富育光也调到吉林省民族研究所，但却仍坚持收集记录满族说部的工作，不论年节，只要有空闲，他就会一个城市一个村屯地进行走访，对他来讲，这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为此他将工资全部投入进去，失去了家庭，还落下了严重的腿疾；2006 年，在河北承德进行普查时，高血压导致脑血管病发作，一只眼睛失明了，但 74 岁的他仍笔耕不辍，他怕的是自己掌握的说部无法全部整理完成，急的是还没把讲唱的技艺传给后人。

现在：很多人在为满族说部着急

富育光当然着急，要知道，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经普查确认的 20 多个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如今已故去了 17 位。2004 年，工作小组到黑龙江宁安市他的本家傅英仁老先生家里记录了《红罗女》，两个月后，老先生就走了。

其实，满族说部渐趋消亡不过是几十年间的事。“不外传”的族规、民国时期对家族身份的忌讳、解放后破“四旧”和“文革”等的冲击，使这一满族传统文化更多地被人为破坏。进入新时期后，外来文化的冲击、现代生活的节奏，更使得满族说部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没有萨满祭祀等仪式和满族传统民俗活动，“乌勒本”就失去了传承的环境。

着急的不只富育光，年轻时与他同在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荆文礼也挺急。上世纪 90 年代从省文化厅调任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后，荆文礼开始研究萨满舞蹈这一课题，在这期间了解了满族说部，从此为抢救保护这一珍贵民间艺术而奔走呼吁。2002 年 6 月，吉林省成立了以原省委副书记谷长春为主编的中国满族传统说

部艺术集成编委会，集中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参与抢救、保护的具体工作；2003年，满族说部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6年，满族说部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2000年开始，吉林省政府已投入经费75万元进行普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新的普查彻底摸清满族说部的资源以及近百年来所经历的文化变迁和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对满族说部的分布区域、传承人的传承谱系等给予确认。同时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有关部门还与传承人签订了讲述和整理满族传统说部的协议，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其合法权益。在抓紧记录传承人讲述的同时，吉林省还建立起了满族传统说部档案室，并正在着手建设传承人数据库。目前，由传承人讲述的500多盘录音带和与说部相关的2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已被刻成光盘，同时，讲述提纲和有关手写本还被扫描输入计算机，各种文字材料以及照片被归档、立卷，对满族传统说部实行综合、立体、全面的保护。根据现在记录的情况和进度，预计可以抢救出满族传统说部30余部，总计约1000万字。据介绍，“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第一批11部近700万字将于今年下半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富育光家传和收集整理的《东海沉冤录》、《萨大人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飞啸三巧传奇》、《乌布西奔妈妈》等说部300余万字；第二批则已成稿15部500多万字，预计2008年出版。

将来：活态传承是关键

形势看来不错，其实不容乐观。“乌勒本”是一种民间口头艺术，需要的是活态传承。富育光说，在满族中常流传着这样的话：只有有金子一样的嘴，才能讲唱“乌勒本”。多少年来，满族说部就是在口传心授中流传下来，在满文出现以后，才有了一些讲述提纲。如今，虽然有了上千万字的文字资料，但一种以语言为特点的艺术如果只停留在书面上，这种艺术的更多价值恐怕就只体现在其作为史料的可参考性了，而一种只存在于书面上的语言也只能成为一种“死去的语言”。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基本上都是本氏族内的长者或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但即使像富育光、赵东升等有高等学历的传承人，也不能用满语讲述“乌勒

本”。普查中发现，黑龙江省孙吴县四季屯79岁的何世环老人能用流利的满语讲述说部《尼山萨满》，在满语逐渐消失的今天，这位老太太堪称国宝。不过，老太太的后代们也都不再能讲满语，她的《尼山萨满》今后又有谁能以活态形式将其传世呢？

满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从先秦时期的肃慎，到辽金时期的女真，再到明清时期的满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产生了众多的英雄大传和英雄史诗，从而使满族说部有着相当凝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满族说部讲述先世各个氏族兴亡发轫、征战迁徙、拓疆守土、渔猎生活、英雄颂歌，如果把各个氏族的说部都集中到一起，就是整个满族及其先世的历史。在满族的发展历史中，部落、氏族分分合合，能够保持这个民族的传统和精神的东西，就是讲述祖先和部落来历的说部。“乌勒本”中体现最突出的就是满族及其先世对于祖先及自然的崇拜，这种崇拜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或许无法接受甚至有些愚昧，但就在他们追求所谓“快乐”的时候，却也失去了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祖先的崇敬之意。富育光在讲述说部的时候，常常由于其中的故事而潸然泪下，这令记录的工作人员震动——显然，富育光对于本民族和家族的自豪感和责任心其实源自于从小受到的传承教育。当富育光在其专著中首次披露满族先世黑水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及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片断时，国外学界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据说好莱坞还有意将《乌布西奔妈妈》拍成电影；当荆文礼等带着整理出来的第一批满族传统说部赴京与专家研讨时，北京一家公司表示愿意出资800万买断满族说部的版权。当然，作为国家的文化遗产，满族说部不会交由某些公司来开发，但这些现象却说明满族说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对于它的传承无疑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吉林省也准备让传承人在本氏族内选一些思想品德好、有文化、擅长演讲的年轻人，逐步把说部内容传授给他们。同时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及各种文艺手段，让说部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让人高兴的是，富育光在老家的侄子已表示有意学习，也许在不远的将来，黑龙江畔讲唱“乌勒本”的热闹场景可以再现，不过，一定要抓紧，因为时间不等人。

（《中国文化报》2007年5月9日第四版）

建立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档案室

孙 莹

2003年7月由吉林省文化厅建立了满族说部档案室。专门设置了办公室并投入了专业设备。

满族说部的档案载体丰富，含有纸质、录音带、录像带、光盘、软盘、照片、实物等不同载体的档案。档案室珍藏了说部手稿三十余部，其中有一些是满族家传几代的手写本，还有即将绝迹的满文手稿原件；珍藏了传承人所讲述古老的长篇口头遗产的录音带500余盘；珍藏了在田野调查中录制的录像带20余盘及大量的照片，其中有八十余岁的满族老人能用满语流利讲述说部的录像带；珍藏了满族说部20余位传承人自然情况的备忘录；还存有软盘及电子书稿、传承人的实物等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档案室还保存了专家、学者对说部的鉴定、评论，报刊、媒体的报道、社会反响及在抢救说部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文件达200余件。

满族说部档案室成立后，坚持以保护满族口头遗产、促进满族文化遗产研究和开发利用为原则，首先制定了《满族说部档案管理细则》，建立了专门的满族说部档案。其管理方法既要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原始生态，又要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达到永久性保存的目的。为实现上述目标，采取了传统档案体系与数字档案体系相结合的“双轨制”配套管理办法。

在进行传统档案管理模式中，为了保护档案的原始生态，对其大量的原始手稿、图片中有残缺、破损、缺行少页的采取了裱糊、修补、誊写等办法进行补救，之后以每部书为单位填写案卷标题、卷内目录、备考等立卷归档，并对每部归档后的书稿，都在“卷内说明”中注明了修补中所要说明的情况，以保持档案的原始性。为使后人在对说部进行研究时，能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可靠资料，除对讲述人的手稿、整理者的记录稿存档外，对编审人员的一审、二审以及校对稿、出版稿等均立卷存档保管。按照片档案的管理要求，我们建立了专门的照片档案，并注明照片的事由、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情况。此外对专家、学者对说部的鉴定、评论，报刊、媒体的宣传报道、社会反响及在抢救说部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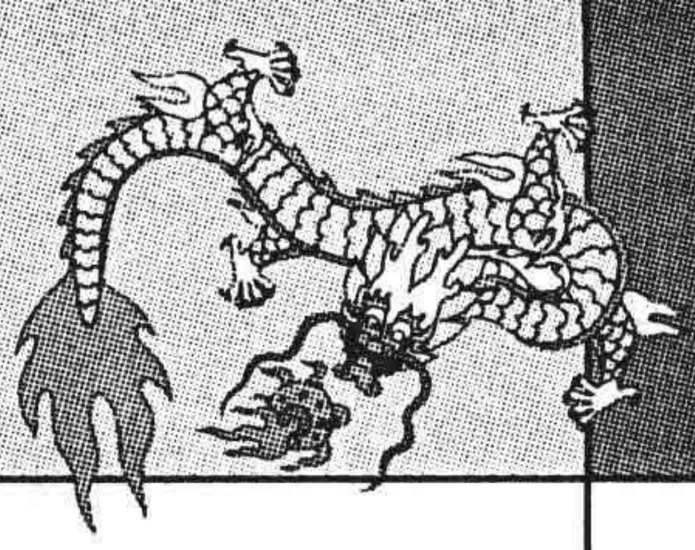
形成的文件等以年度为单位立卷归档。逐步形成了保持原生态的传统档案管理体系。

为了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得到永久的保存，对满族说部不同载体的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将原始手稿、照片、地图等用扫描仪转换成 JPEG 或 TIFF 图像文件格式存储于计算机中，并制成 CD－R 光盘；将说部的传承人讲述的大量满族长篇口头遗产的录音带转制成 Audio 数据文件，并制成 CD－R 光盘；将录像带转换成 VCD 或 DVD 光盘；并均以文档形式注明传承人、讲述人、制作单位、时间等详细情况刻入光盘中以备查考。所有光盘均双套制作，以便永久保存。对有 Word 文档的书稿、网络上对说部的点评等也存于计算机并刻制成光盘，作为电子文档保存，以便于以后读者在图书馆或博物馆的计算机上阅览；对传承人情况的备忘录、说部的流传情况、人物小传及在抢救说部工作中形成的大量文件材料，采用了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同时共存的管理办法。从而形成了整个说部档案的数字档案管理体系。

在对满族说部“双轨制”档案管理的过程中，为了方便档案的利用，均建立了不同的档案检索目录。这种“双轨制”的档案管理模式，既保证了满族说部档案的原始生态，又保证了档案的永久保存；既方便科研人员查阅与研究，也为今后档案资源共享打下了基础。

专家对抢救满族说部的评论

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7月13日，由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共同主办的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主任刘茜主持，原吉林省省委副书记谷长春、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文化部教科司司长韩永进、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以及吉林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和北京、辽宁、吉林等地的约二十余位专家出席研讨会，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中国民族报等数十家京城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满族传统说部内容凝重，气势恢宏，是北方民族生存生活的百科全书，对民族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以及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2003年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以来，抢救与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吉林省已整理完十部满族传统说部文本，即将正式出版的具体书目有《萨大人传》(72万字)、《飞啸三巧传奇》(76万字)、《比剑联姻》(56万字)、《扈伦传奇》(44万字)、《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42万字)、《东海窝集传》(15万字)、《金世宗走国》(25万字)。

会上，文化部教科司司长韩永进、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对公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吉林省在整理和抢救满族传统说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发表讲话，他指出，只有在新时期，如此规模的整理和抢救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满族传统说部是氏族历史的综合表达，它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体现。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记录手段日趋多样化，这为抢救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今后一定要更加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王文章认为，吉林省保护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的做法是比较可行和有效的。

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主编、原吉林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在会上介绍了吉林省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进展情况。吉林省从上世纪80

年代初开始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富育光等人深入到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的村、屯调查满族传统说部的流传情况，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多方努力，吉林省成立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小组，已投入经费75万元进行普查。同时，本着先易后难，先急后缓，谁年龄大就先抢救谁的原则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有关部门与传承人签订了讲述和整理满族传统说部的协议，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其合法权益。工作小组最后一次记录老艺人傅英仁先生讲述说部是在他去世前两个月，他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红罗女》等说部成为不可复制的珍贵资料。在抓紧记录传承人讲述的同时，吉林省还建立起了满族传统说部档案室，并正在着手筹备建设传承人数据库，努力用现代化的数字手段永久地保存满族传统说部。目前，由传承人讲述的500多盘录音带和与说部相关的2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已被刻成光盘，同时，讲述提纲和有关手写本还被扫描输入计算机，各种文字材料以及照片被归档、立卷，对满族传统说部实行综合、立体、全面的保护。根据现在记录的情况和进度，预计可以抢救出满族传统说部32部，总计约1000万字。此外，满族传统说部的传承人、著名满族文化专家富育光也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满族传统说部的历史渊源、艺术特点和传承现状。

在为期一天的时间里，与会专家学者一方面肯定了满族传统说部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对其在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价值以及抢救、发掘和整理满族传统说部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另一方面，也就慎重整理、忠实记录、严防造假等问题提出严肃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适　庐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工作简报》2005.7）

抢救满族说部见成效

张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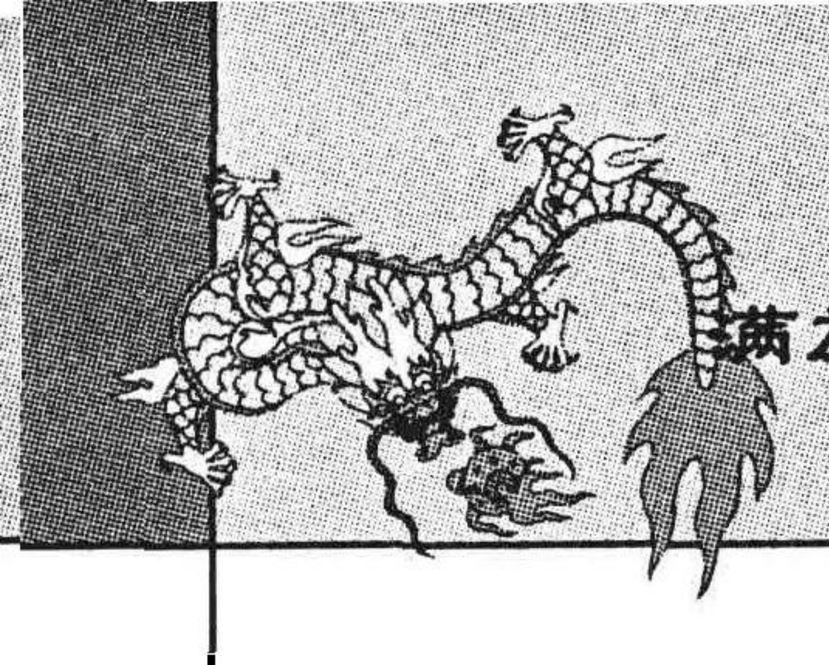
近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国家中心等单位拿出了满族说部抢救的阶段性成果：《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比剑联姻》、《金世宗走国》、《东海窝集传》、《扈伦传奇》7部书，在京请专家鉴定。7部书共计330万字。专家对满族说部的抢救与保护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濒临失传的说唱形式，能被有效保护抢救下来具有重要意义。也有不少专家指出，保护满族说部，必须保持历史的真实，记录整理中不能用现代语言来修饰表述，更不能伪造。并指出满族说部适合于活态保护，应被纳入小学乡土教材中，或在家庭、家族中讲述，以保持活态传承。

满族说部是古老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满族说部满语叫“乌勒本”，是传或传记的意思，是满族各个氏族传讲自己祖先的英雄史。随着时代的发展，满族说部传承人大都年逾古稀，这一口传史逐渐失传。近年来，当地政府、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开启了抢救与保护满族说部的工程。2003年，满族说部被批准为全国艺术学科“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满族说部投入了可贵的人力和物力：确认传承人，并加以保护；确定边记录边普查的工作思路；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对说部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建立了满族传统说部档案室，筹备建立传承人数据库。经过几年的调查摸底，确认了目前健在的说部传承人十余位，建立了保护传承人的机制，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还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调动他们讲述说部的积极性。

几年来，当地共抢救了傅英仁的《萨布素将军传》、《金世宗走国》等5部说部，记录了富育光等家传的《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等约450万字，组织专家到东北三省满族聚居地调查说部的流传情况，目前已掌握32部说部、总计约1000余万字的资料。

（原载200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第九版）



满族传统说部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化报》记者 徐 涟

一位白发苍苍的满族老奶奶盘膝坐在炕上，用满语讲述着自蛮荒古祭、部族发轫以来的沧桑流变、英雄史传……

7月13日，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上，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王文章、韩永进、周小璞、刘茜、刘魁立、乌丙安、刘锡诚、宋兆麟、舒乙、郎樱等几十位同志一致认为，满族说部内容凝重，气势恢宏，是北方民族生存生活的百科全书，丰富了我国北方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民族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以及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传承古老的一种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满语称“乌勒本”，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其形式与内涵迥异于听讲普通民间故事，多由族中长者漱口焚香，选讲族藏说部，常配以铃鼓扎板，夹叙夹唱，意在说“根子”、敬祖先、颂英烈，听者谦恭有序，备感肃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各氏族都凝结和积累有精彩的“乌勒本”传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主要在氏族内传咏。

满族说部的珍贵价值得到了有识者的重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吉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富育光等人就深入到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的村、屯调查满族传统说部的流传情况。经过多方努力，2002年6月，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了以谷长春为主编的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集中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参加这项工作，正式启动了抢救保护工程。2003年8月，满族传统说部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4月，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几年来，抢救与保护满族传统说部有序进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经过几年的调查摸底，确认了目前健在的说部传承人共有十余位，他们建立了保护传承人机制，对他们在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并运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调动他们讲述说部的积极性；确定了边记录边普查的工作思路，争分夺秒

地抢救濒临消失的这项民族民间艺术。三年来，共抢救了傅英仁《萨布素将军传》、《金世宗走国》、《老罕王传》等5部说部，记录了富育光家传的《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赵东升家传的《扈伦传奇》，傅英仁、关墨卿的《比剑联姻》等，总计约450万字；他们还组织专家学者分别到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调查说部的流传情况，目前已掌握32部说部的资料，总计约1000万字；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整理了《东海窝集传》、《努尔哈赤传》、《瑞白传》、《萨布素外传》等10部书，总计约400多万字。建立了满族传统说部档案室，筹备建立传承人数据库，目前已把传承人讲述的500多盘录音带和与说部相关的2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刻成光盘，同时还把讲述提纲和手写本扫描输入微机。各种文字材料以及照片归档、立卷，对满族传统说部实行综合、立体、全面地保护。

与会专家在充分肯定满族说部抢救保护工作所取得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有价值的建议。如“满族说部”的名称还应当进一步推敲；要尽可能以口头方式保存满族说部，使之成为一种活态保护；要谨慎对待满族说部的整理出版，即使在文字上也应当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的口头语言方式；在抢救保护的同时，满族说部也有无限广阔的挖掘整理前景，完全可以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使之广泛流传，等等。

（原载2005年7月16日《中国文化报》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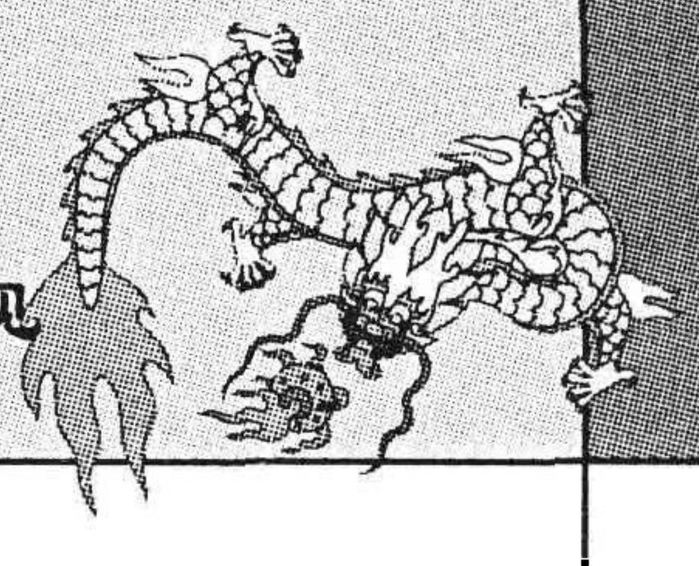
抢救满族说部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民族报》记者 俞 灵

7月13日，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40余位专家学者对满族“说部”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满族“说部”不仅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而且其蕴涵的丰富内容和多姿多彩的满族民风民俗使其堪称一部满族的百科全书。它的抢救、发掘和整理，对研究中国满族史、民族关系史、文艺学以及社会学等都具有重要的考证价值。

据吉林省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主编谷长春介绍，满族传统“说部”是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健在的传承人仅有十余位。几年来，抢救与保护满族“说部”正在有序进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他们建立保护传承人的机制，对传承人在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并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调动他们讲述“说部”的积极性；确定了边记录边普查的工作思路，争分夺秒地抢救这项民族民间艺术；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整理了《东海窝集传》、《努尔哈赤传》、《瑞白传》、《萨布素外传》等10部书，总计约400多万字；建立了满族传统“说部”档案室，筹备建立传承人数据库，目前已把传承人讲述的500多盘录音带和与“说部”相关的20多个小时的录像带刻成光盘，同时还把讲述提纲和手写本扫描输入计算机。此次研讨会，他们拿出了7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说部”，分别是：《萨大人传》（72万字），《飞啸三巧传奇》（76万字），《比剑联姻》（56万字），《扈伦传奇》（44万字），《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42万字），《东海窝集传》（15万字），《金世宗走国》（25万字）。

（原载2005年7月22日《中国民族报》第十版）



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

看了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一些资料使我非常感动。20 多年来，你们一直坚持做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吉林省 20 多年来抢救满族说部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如此规模的抢救、保护满族说部，以前做不到，只有在新时期，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才能使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目前正处于最好的时期。原吉林省委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谷长春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以很大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抓抢救满族说部工作，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种精神给我们很大鼓舞。

我阅读了满族说部《飞啸三巧传奇》的文本，有三点感想：一、满族传统说部是民族历史的综合表达，它不但为满族文学史增辉添彩，也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二、《飞啸三巧传奇》塑造了一群为保卫大清疆土，反对贪官污吏，誓死如归的英雄，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部书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起到重要作用。三、我认为吉林省保护满族传统说部传承人的做法是比较可行和有效的。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记录手段日趋多样化，这为抢救工作提供了多种手段和很好的条件。今后一定要更加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满族传统说部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过去我们往往更注重的是用文字、书本等教育方法传授的知识，实际上不然。不论是对每个人，还是对整个人类来说，口传心授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说部表现的内容并不代表满族的全部知识，但说部确实是一部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概括不了说部的本质。就表现形式而言，这里有传说、有故事、有若干史诗的影子，总起来看是口传心授的，又是家族的历史，在这里整个民族历史的记忆保存得相当丰满。对包括满族传统说部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时，我们必须重视它的两个功能：

首先是作为文化发展基因的功能。当一个新的文化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未必一下说得清楚其来历。但如果将这部分的历史一段一段地演绎出来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今天的价值或是我们的生活秩序、生活方式，甚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等等，都是可以追溯的，可以从我们自己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其历史发展的轨迹。

其次是具有培养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我们在聆听说部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重新追溯这些说部的时候，对我们民族自豪感的培育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遗产的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尤其值得我们敬佩。就如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先生，我和他在30年前有过接触，他的知识非常丰富，对自己民族的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赤诚，令人敬佩；富育光先生多年来将一切事情推开，就是为了能把说部留给今世、留给后代，这种精神也是特别值得称赞的。所以说，在传承人的保护方面，我们怎么做都不为过。这不仅仅是保护说部，也涉及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严格地说，没有传承人也就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总体的背景下看说部，黑龙江以北的故事，有世界意义，已经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人类文化遗产，非常重要。我希望说部能以原来的面目保存下来，而不是经过我们三番五次的修正，用现在的审美观

点或者用个人的审美观点评审。应该把传承人原来的讲述形式很好地保存下来，千万不要让新的规范把原来的丰满砍掉。要更多地以口头方式予以保护，我希望能够给历史留下一部分真实。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乌丙安（辽宁大学教授、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改革开放以后，东北三省对抢救满族民间文学有过默契，我经历过这件事。1984 年 5 月在成都会议上，我看过富育光的满族说部手抄本。经过二三十年的接触，我觉得吉林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承上开了一个先河。我能理解吉林省的同志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能那样不辞辛苦，持之以恒。因为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民族感情，也是因为满族传统说部是个很古老的品类，它的语言特色、包罗万象的内容，不亚于藏族的《格萨尔王》、不亚于蒙古族的《江格尔》，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我们对满族说部不能从满文出现以后去理解，有满文那是后来的事，事实上，满族的先民早在原始部落时代就靠口述传承生活、生产经验，记述祖先的功德。所以，我认为满族说部是文化记忆最古老的形式。黑水女真那么多部落，每个部落都有很多神话、传说，它创造的辉煌比其他北方民族更为突出。在无文字时代，已达到高峰。对满族说部认定上，我认为它是口述史，或者是口述史诗，从包罗万象的内容来看，它确实是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

满族说部的传承更具有部落时代的特点，它是古老的并在氏族内秘密传承。说部是讲部落、氏族的家传，讲自己祖先的故事，由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氏族在讲述说部之前都举行庄严的仪式，一般是祭祖，然后才能讲说部。现在讲述说部之前的仪式大部分失传了。吉林省经过二十多年的挖掘、抢救，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材料十分珍贵。因满族说部是靠口头传承，很适合于活态保护，因为口头的东西我们可以继续讲，可以将精彩的段子纳入到乡土教材中去，如可以考虑在满族的小学里讲，还可以给自己的氏族讲，还可以整理出来给大部分人看。所以，活态保护、活态传承是今后保护工作努力的方向。另外，对满族说部要很好的保存，要对所有的东西都进行记录，要用录音、录像等现代化的手段把原生态讲述的说部忠实记录下来，给人们一个庄严

的样本。

出版时要持慎重整理的态度，按照录音时的原汁原味来整理。我建议要保护本子，不要改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一定要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

（根据讲话录音整理）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是一部由多种题材、多卷帙的叙事文本构成的满族民间口头说唱文学汇编，是当代学人对满族民间文化进行搜集、记录、整理写定的一项重大项目，也是对至今还流传和蕴藏在满族民众中的民族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和保护的必要措施。

就其内容而言，“说部”（乌勒本）既有满族先民社会形态、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题材，也有反映满族社会生活状况（如女真人、中原汉族、道教等）的题材，而以前者为主体。满族先民的原始信仰——萨满教的功能、仪式、观念的描写，对不同部落族群的社会形成——从母系社会向男权社会转型的描写，对生产力——从铁器发明之前的狩猎社会，到双石寨吸收汉民族的“滚木礌石”防御体系——和生产方式的描写，对部落战争和部落联盟形成的描写，等等，形象生动、具体而细微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原始先民社会的历史画面，提供了研究古代社会的异常珍贵的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思想史资料。

比较民族学和民俗学告诉我们，在我国现在版图内北部的一些民族和中亚的一些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大多创造过说唱文学的形式，有的已形成为完整的、篇幅浩瀚的史诗，有的则以短篇的片段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发祥和生活于北方的满族及其先民社会也不应例外。满族民众传承下来的“说部”，亦应属于此类叙事作品，就其形式而言，“说部”或以短篇（片断的故事或独立的情节）的形式存在，或以长篇（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的形式存在，但不论何种形式，“说部”都是以说唱的叙事方式传承部族（部落）的历史，记载民族英雄的功业，因而早期的“说部”并非纯记事性或纯娱乐性的作品，而具有某种神圣性和庄严性，以至于讲述者大多是本氏族中的德高望重的成员，在讲述前还要净手、漱口、焚香叩拜。在其发展的晚期，“说部”逐渐更新换代了早期以传承部落历史、记述英雄功业为唯一旨归的职能，而逐渐世俗化、文学化了。

《东海窝集传》主要流传于宁安地区的深山老林之中的“野人女真”族群之中。在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前，这些被称为“野人女真”或“林中之人”的族群，还处在“野蛮时代”，有的甚至还处在“蒙昧时代”。故而此“说部”较多地保留了这一族群的历史风貌。这部“说部”是根据世居黑龙江省宁安县的满族老人傅英仁的口头讲述记录下来的（有录音磁带 30 盘），在整理时，参照了傅永利、关墨卿等人的讲述和另一种民间抄本。整理者在整理时尽量保持原文和情节未动，保留所用满语和东北口语，只对文理不通、句子不通的地方作了修改，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句。此“说部”的科学价值在于，在连绵的部落战争和部落联盟形成过程的大背景下，相当真实地记述了古代东海女真人即书中所写的“巴拉人”、“窝集人”亦即“野人女真”人的氏族社会情况、民俗风情、民族特性以及氏族社会解体的初期过程，是一部研究满族共同体形成之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难得的口述资料。

不断地流变，是口述文学的重要特点。故而任何古老的民间作品，包括《东海窝集传》这样的记述古史的作品，也都难免掺杂进大量因讲述者自身的原因而带来的现代观念、文明评价和语汇，在整理时，对这样一些段落或语句，如第 20 回：“老太太虽然与汉人有过接触，但生活习惯很落后，婚姻制度以及住房都非常落后……饭也是半生不熟的肉，带着血汁就吃，完全是一种半野蛮的生活。”似应从正文里删去，而改在注解中加以说明。又如，写汉人“孙真人”（道教）引导东海窝集部走向文明社会的描写，也应以注解的方式加以说明。如此处理，则既可保留讲述者的思想观念，也表明了整理者的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

2005 年 7 月 11 日

宋兆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满族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用满、汉文字记载的史籍已有人整理，但是对满族“说部”却较少有人问津，现在能从事“说部”的民间艺人纷纷谢世，如不及时抢救势必造成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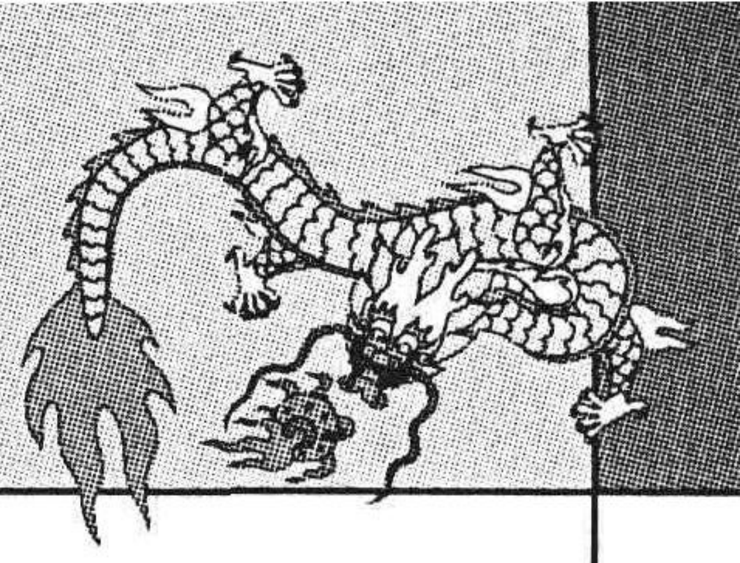
吉林省领导和有关专家颇有远见，成立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果斐然，完成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这一课题的头一批成果，在民间文学抢救工作上做出了表率。

从笔者所审读的《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一书，总的印象是政治合格、学术水平较高，全书结构严谨，文字通顺，有起有伏，生动感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故事，谋生方式，衣食住行，医药卫生，行为规范，萨满信仰，无所不及。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说部”是北方民族生存的“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和文化价值。

从《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一书看，它是一种历史积淀，整理时应注意两点：（1）要尽量遵循传统的说唱形式，尽量保留满族固有的文化气息，防止用现代人腔调；（2）希望多加注释，也可单加评说，有的地方也可插图或加照片，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说部”的内容。

从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的工程来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包括录音、录像等。要多收集与说部有关的实物，还可考虑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

2005年7月11日



曲六乙（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满族传统说部以恢宏的气势，跌宕的情节，朴素的语言，讲述氏族盛衰兴亡的历史，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它是满族及其先世民间文学的精萃，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瑰宝，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说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库。作为独具民族个性与特色的史诗，它屹立于中国乃至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毫无逊色。

从吉林省首次推出的7部抢救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可以看出，满族说部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为研究北方民族史（包括满族史、女真史）、疆域开发史、民族关系史、北方宗教史、民俗史和文化人类学，都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珍贵资料价值，也为历代正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佐证。

挖掘、记录、整理濒于消亡的说部遗产和编辑《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世纪工程。它为中国、世界各民族读者了解满族及其先世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画卷、精神世界以及独特的审美观，提供了最佳的窗口。

它的整理与出版，将会大大提高满族人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并为建设满族先进文化寻觅到坚实的基础——民族文化之根。

它的整理与出版，将使学者、文化史家，对满族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给予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

建议：一、说部中的满语成了各族读者阅读、欣赏的拦路虎，除了页下注解，可考虑附录满汉词语对照表，以方便读者理解。

二、积极培训当代满族说书人，恢复讲述说部前的仪式、习俗，要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

2005年7月5日

戴宏森（满族，中国曲艺家协会编审、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吉林省的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是一项重大的系统的保护工程。吉林省的民族文化学者，历经20多年的田野调查，采录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打开了一座价值极高的满族传统说部人文宝藏。经过整理，首批拟推出《萨大人传》、《比剑联姻》、《金世宗走国》、《东海窝集传》、《扈伦传奇》、《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7部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无一不是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和广大读者难得一见的稀世之珍。我对这一阶段性成果是满意的，其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都是比较高的。对一个民族的说部遗产，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系统的抢救和保护，这在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中是具有开拓性的。它不仅会直接推动满族民间文化的发展，也会大大拓展许多相关学科的文化视野，为他们提供一套丰富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我有幸先睹为快，拜读了《比剑联姻》这部近60万字的长篇，加上我对满族传统说部的了解，提出几点管见，供大家研究：

第一，对满族说部的初步认识

所谓说部，一般是指因说而立的话本小说和趣闻轶事，如《说唐》、《说岳》、《说苑》、《说郛》之类次。这样讲，民间文学、说唱文学、笔记小说都可以属于说部了。据满族专家富育光先生介绍，所谓满族说部主要是指满族“说史”、“讲古”、“唱颂根子”的传记体“乌勒本”说部，“实际是北方民族史诗”，以讲唱氏族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受到严格的史实约束；基本上是由氏族中几位德高望重者整理，在较小范围内讲唱，不取报酬，以说为主，喜用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听众时有伴合。对听众来说，这不只是一种娱乐，更是听取族规祖训，常与家祭结合，成为一桩崇高而肃穆的事情。这突出了满族说部不同于一般说部的艺术特点，对于我们认识这种稀见艺术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现有满族传统说部的实际内容分析，“乌勒本”是满族说部的主体，而不是它

的全部。比如《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这两部是说唱唐时满族先民粟末靺鞨人建“渤海国”（698—926年）的女英雄红罗女故事的，当属中古英雄史诗。辽灭渤海后，大部分粟末靺鞨人被迁到辽阳以南，后逐渐南移，与汉人融合。因此，这两部书不可能是“乌勒本”的。《双钩记》说唱河北草莽英雄窦尔登（即窦尔敦，《阅微草堂笔记》作窦尔东，原型实有其人）被清廷流放黑龙江与当地满族交往的传奇故事，也不可能是“乌勒本”的。同时可以看出，满族说部不仅有讲史题材，同样有侠义题材（如《飞啸三巧传奇》）、世情题材（如说满汉青年争取“满汉通婚”抗争故事的《姻缘传》）、神怪题材（如《天宫大战》，《女真谱评》中的“九仙女”）等等。

看来，列入保护工程的满族传统说部实际上是指以“乌勒本”为主的长篇说唱艺术。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说部与说书的关系。满族说部的书目内容与表演形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比较起来，它有一个从说唱到技艺性说唱（也就是说唱艺术）的发展过程，有一个从民间文学的自然状态到民间文学的应用形态的发展过程。作为长篇技艺性说唱就可以称之为说书了。民间文学进入应用状态，就会有文人、作家介入了，虽然仍保持着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集体性、无记名性等特点，但它的民间性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民间说唱的技艺化，进而就是程式化，再进而就是商品化、职业化。这是大多数说书品种走过的一条道路。

反观满族说部各个书目不同的具体形态，有的刚刚把若干相关的民间故事连缀起来，有的则已经把成套的民间故事系统化，有的已经发展成具有严密的人物结构和情节结构的高度程式化的说书艺术。

到了清代，汉族说书在东北地区得到强劲的发展，就连相对封闭的满族说部也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给自身带来某种变化。据富育光先生《满族说部〈萨大人传〉采录纪实》一文中谈到清咸、同至民国间的老爱辉城“从吉林、盛京先后到爱辉求财落脚，类似‘小雷公’的人，尚有‘扇子刘’、‘小彩凤’、‘堂笑天’诸老板，除有自家闯红江湖书段子之外，因受满洲宣讲‘乌勒本’故事影响，都曾到过满洲人家，去听萨公传等北方人物故事，有心者竟锦上添花，冠以新名，自成一派，……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为清代以来我国北方市场汇入新的活水，在北方的长期影响是深远的。”可见满族传统说部的“乌勒本”也曾有过职业说书

人的改编本。

第二，《比剑联姻》的艺术品格

《比剑联姻》是讲述满族历史上渤海国时期传说英雄人物红罗女传奇故事的一部长篇说部。所提供的文本不是“乌勒本”，而是编书人编纂的评书本。书中不时出“写书的”或“编书的”如何如何的评述。红罗女在满族中影响久远，在其他一些民族中也有一定知名度。却不能证实史有红罗女其人，《旧唐书》、《新唐书》正史典籍均不见载，就是作为传说人物也其说不一。《比剑联姻》说她是渤海国开国之王大祚荣的大公主，《红罗女三打契丹》却说她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朝中敖东将军的格格。还有其他说法。这说明她作为传说人物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无论如何，她是满族（包括其先民）按照自己意愿塑造出来的一个文武双全、爱国爱民、美丽脱俗、屡立奇功的女英雄，是一个理想化的真善美人物形象。红罗女故事的产生与流变，还需稽考。

《比剑联姻》所据史实是唐玄宗开元元年（713 年），朝廷派郎将崔忻为使臣，来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置其地为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大祚荣遣朝唐使赴长安谢恩。崔忻返唐。就凭发生在两三年间这点史实，佐以民间传说，说书人借树开花，因缘生法，硬是编出一整套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这部书虽然是浪漫地表现了渤海国粟末靺鞨人的历史与社会生活，但它显然受到了汉族说书与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疑是汉族说书人或深谙汉族书艺的满族说书人参与了编纂。这一点，与基本保存英雄史诗风貌的《红罗女三打契丹》相比，是很不一样的。

《比剑联姻》的人物结构、情节结构、细节和套话的串用，与汉族说书的程式是一致的。况且，全书关节与汉族相应的书目《隋唐》、《月唐》等基本上是契合的。如《隋唐》说到“风尘三侠”，都是世外高人，李靖也不是领兵元帅，本书也如是。《月唐》说渤海国人朝进宝，李白醉酒草嚇蛮书，让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二贼怀恨在心，竟与罗振天一伙山寇勾结，劫去渤海朝唐的贡品，李白也遭到迫害，幸得渤海将士救护。

此书的人物结构也采用“四梁八柱”的模式。作为朝唐谢恩使的渤海国左平章夹谷清是“书领”，帐下虎贲营副总管、女扮男装、改名蒲查隆的红罗女是“书胆”，另一副总管蒲查盛是她妹妹绿罗秀改扮的，是“副胆”，夹谷清之女夹谷兰也是“副胆”。南化丐、北化丐是“书

筋”。“反座子”杨国忠是“书贼”。还有一些是“书柱”式人物，如冰凌花、冰雹花、冰坚化、冰实花之类。

此书的情节结构，前15回是串珠式结构，后68回是卡柁式结构。前面说朝唐队伍出发，在渤海境内通过若干关口，有天门岭、额锦梭、乌拉城、旅顺湾、海湾岛等，像串珠一般，或克敌破贼，或以武会友，一路上收纳英雄，壮大队伍；到达边境，崔忻与守卫伯张元遇带贡品先行赴长安复命。后面说队伍渡海，在登州习礼。忽接圣谕，知贡品被劫、张元遇被贼擒，便奉旨拿贼。由此转入卡柁式结构，经过五顶山、白马寺、瞿塘峡葫芦峪、长安城群英应试、奉旨西征、回朝受诬（真假红罗女）、封堂大审几个大柁子，最后是红罗女与晋王李炫比剑联姻，返回渤海。

此书中大量移用汉族说书中的俗语、熟语、艺谚，说明艺术交流过从甚密。

总的说来，《比剑联姻》的思想意义是积极的，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宣扬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固邦兴国。

二、宣扬女权主义。红罗女、绿罗秀、夹谷兰在长安应试中占了三鼎甲，书中到处可见女胜男的现象。这可能反映了重视女权的社会习俗。据《花漠纪闻》等书载，渤海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妻子不容丈夫纳妾与嫖娼。如有所犯，必群起诟骂。女扮男装，这可能是武则天时代留下的遗风。1980年发现的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上的十二人，很像是女扮男装的。

三、宣扬反奸锄霸的民主思想，像杨国忠、安禄山及僧俗盗匪，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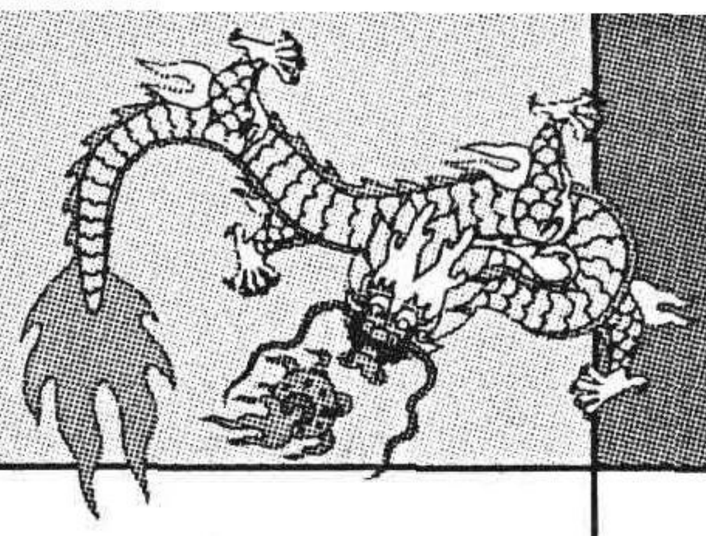
四、宣扬以礼治国的儒家思想。史载渤海国无自己文字，使用汉文，儒学发达，这在书中也有反映。如葫芦峪大军压境，红罗女对贼首罗振天采取攻心战术，瓦解了他的家属和亲信，最后劝降了他本人，避免了一场大杀戮；又如对受人指使、被迫充当假红罗女、假绿罗秀的两个女子，红罗女以诚相待，最后挽救了她们。这都是儒家人文思想的体现。

应当说，《比剑联姻》是一部好书；稍加改动，可以公开宣讲。它的缺点是有些地方书情书理不合，内容过于庞杂，整理文字粗糙，这些都是容易改正的。

第三，满族说部的利用

满族说部蕴藏丰富，具有多方面的利用价值。最重要的是利用它的文化价值。真实、完整的满族说部，特别是“乌勒本”，与之关联的学科不下几十种，诸如民间文学、民俗学、曲艺学、叙事学、口头诗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宗谱学、哲学、美学等等，都可以利用说部中材料，汲取营养，提高认识。此外，还可以利用它的艺术价值，选择说部中适合的部分（如《比剑联姻》等），加以整理、加工、改造，丰富上演书目、曲目、剧目和书面文学。因此要解决好诸如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民族历史人物评价、宗教与神话等等一系列问题，这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

2005 年 7 月 13 日



郎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

“满族说部”（乌勒本）是满族民间艺人创作的长篇散文体叙事文学，反映了历史上满族人民的征战、生产、生活、民风、民俗，反映了满族民族性格与思想感情。说部的内容极为丰富，有古老的萨满传说，祖先英雄传说。此外，还有多部汉文文学经典满文译文，也成为满族说部的内容，如歌颂关公的说部《关玛发传奇》、《三国志通俗演义》等。由30多部构成的满族说部集成，规模宏伟，可看做是满族形象化的口述历史。满族说部与一般说书的不同之处在于，说部在满族民众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它被视做族规、祖训，甚至将说部本子供奉、珍藏起来。说部对于满族的社会、历史、文学、民俗、萨满诸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以谷长春为课题负责人的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十五”重点项目《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自2003年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发奋图强，克服了很多困难，搜集、整理并达到出版水平的说部，已多达十余部，成绩十分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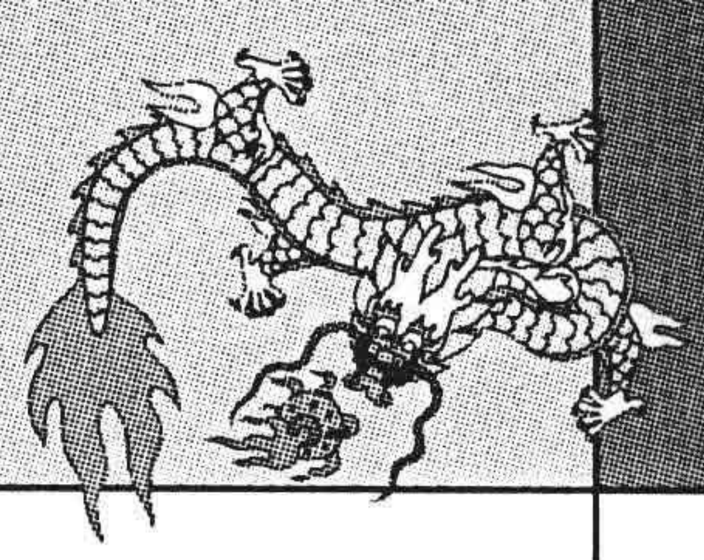
满族说部《飞啸三巧传奇》是一部鸿篇巨制。它以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宫廷内部的秘史及大臣们的生活为背景，重点叙述了发生在遥远北疆的各种故事。歌颂了守边英雄的事迹，也揭露了当地豪族与朝廷贪官勾结的腐败罪行。主要人物三巧——巧珍、巧兰、巧云，她们是守边英烈穆连哈的遗孤。她们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国，自幼习武，经历神奇。她们又被皇太后接入宫中。《飞啸三巧传奇》的特点有三：第一，朝廷发生的事件与遥远北疆发生的事件，交叉叙述，时空跨度大，气势宏伟；第二，既描写皇帝与宫廷的生活，也描写了社会底层普通百姓的生活，既描写了宫廷豪华，更描绘了黑龙江以北旖旎的风光；第三，故事情节迭宕起伏，动人心弦，文学性强。

说部讲述者富育光，一生从事满族说部与满族萨满文化研究，得益于家传，积累丰厚。他是著名满学学者，又是满族说部的优秀传承人。

整理者荆文礼是从事满族说部的热心搜集者、整理者，又是课题实施的组织者，且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我认为课题成果优秀。建议正式出版时，每部书都应附有详细的前言与后记，讲述者传记。

2005 年 7 月 10 日



舒乙（满族，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馆员）：

《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是近年来民间文学，尤其是民族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重大成果，它的问世是值得高度推崇和庆贺的。

以傅英仁先生讲述、宋和平和王松林先生整理的《东海窝集传》为例，这是一部了不起的重要说部，可以界定为满族文学的一部代表作和史诗性的经典作品。篇幅很长，怎么记得住啊，佩服之至。

一、在地域上比较清晰地描绘了野人女真的生息范围，以宁安为中心，南至图们江，东至日本海，北至小兴安岭以北，远至黑河，这么大一片土地全是满族人繁衍生息的祖地，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当时并没有其他的民族。提到了汉族人，在中原；提到了蒙古人，在西面。

二、非常清楚地描绘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形态变化，这在人文学、社会发展学上有着重要的印证作用。

三、对满族祭祀仪式的描述非常详细，对其功能也有深入的概括（如自由择偶），是难能可贵的民俗学的宝贵资料，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四、对萨满教有全面详细的描写，对原始宗教的价值、形式、功能都有很好的阐述，看得出和现行宗教区别很大。

五、对殉葬制，包括活人殉葬有精确的描述，具有较高的民俗价值。

六、对生产工具的发展有明显阶段性的界定，明确为社会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志。

七、对军事冲突的形式有生动的描述，有分类，有阶段。

八、对服饰、住居形式、肉食的生与熟都有详尽的描述，很有趣。

九、对满族的先人与动物、植物的关系，尤其是虎、熊、狗、蛇都有细致的描述，颇有研究价值。

十、对自然地势的描写很详细，尤其是山和水、泥泽等，这点对这些口传史的保留可能有决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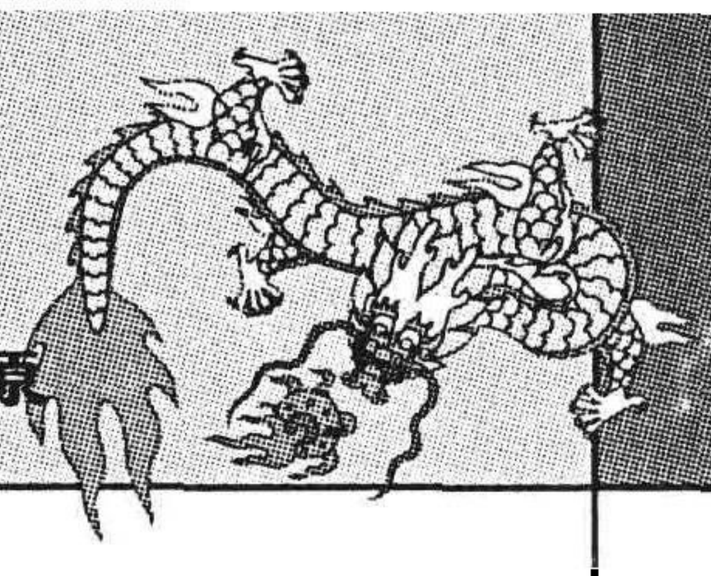
十一、这类口传史将是历史产物，而且是最后的，现代化将把它们彻底灭绝，就在我们面前，以后不会有了，所以，这个《集成》是绝唱，是空前、是绝后、是最后的一息。绝对珍贵。

十二、故事非常曲折，人物亦生动，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改编为其他艺术门类广为流传，潜力很大。

十三、最好不用和现代对比的叙述方式，不要说什么“不像现代的……那样”的口吻，显得很别扭，比较笨拙。

十四、我不喜欢“说部”这么个词，令人费解，耳生。叫“满族口传史”更通俗更准确，又区别于“口述史”。

2005 年 7 月 7 日



孟慧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满族说部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一个漫长的民间传播的过程，它的传播人也是各式各样的。为什么满族会出现“说部”？我认为要从满族的历史上来看。满族是一个脱离部落和氏族社会不是很久的民族，在这个民族大起大落、分分合合的组合过程中，它的冲击、破裂把原来漫长的、氏族的、部落的传统给分割了。因此，能够保持它的传统和精神家园的东西，就是这些“我的祖先”讲述“我的部落来历”的“说部”，这成为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继续的精神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能在满族的民间调查到很多文本，有的是满族的家谱、谱序，还有满族的“说部”。“说部”与神圣的聚会、家庭的一般聚会活动等相联系，成为传播习俗、传播知识、甚至娱乐的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所以，“说部”是满族民间文化生活非常典型的活动。

为什么会有这种超越氏族的、超越部落性质的“说部”出现？满族在政治史上的大起大落给了它很多英雄般的回忆及对生活的一些大智慧。实际上不论满族受到多大的冲击和压抑，它在“说部”中或在民间文学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它自己的那种顽强的自识力。“我是谁?”“我是个有着骄傲血统、骄傲历史的人”。“在我这个民族风起云涌、大起大落的时候，我曾经是个英雄”。这种强烈的意识贯穿了满族整个民间故事。在我阅读富育光讲述、于敏记录整理的《萨大人传》和傅英仁讲述、王松林整理的《金世宗走国》两部说部文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这两部文稿中可以看到，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满族生活气息浓郁，满族精神气质鲜明，是来自于民间，有着长期流传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这部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填补了满族文化艺术领域资料空白，丰富了满族的精神文化宝库，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发展史提供了一类重大文化价值的文本形式。

首次推出的 7 部抢救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有几个特点是十分珍贵的：

一、“说部”有明确的传承人和传承线索，资料来源切实，因此能

从一个方面代表满族民间文化的传播情况和艺术水平。

二、“说部”的记录整理者能够尽可能保持原有资料基础，在语词、表达风格、生活环境、人物性格刻化等方面都有浓郁的满族味道和塞北风格，犹如迎面扑来一股强劲的东北风。

三、“说部”的精神追求朴实、健康、进取、乐观，集中代表了满族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的品德和为祖宗尽孝的优良传统。所以，它对满族以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关纪新（满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审）：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终于取得了一批可观的阶段性成果，实在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众所周知，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是一个极其富有民间叙事文学传统的族群。多年来，民族文化界一直传闻满族民间曾经有着大量风姿独具的长篇说部作品的传承，然而，囿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此类作品在满族民间或濒临消亡或已经散佚和湮灭，发掘与整理工作异常艰难，以致被视作学界之畏途。吉林省人文科学研究界具有一支在民族文化范畴造诣颇深、田野工作训练有素、发掘整理经验丰富、资料积累长久充分，并且一贯善于攻坚的专家队伍。是他们迎难而上、锲而不舍的努力，使满族民间传承中的瑰丽珍宝——说部艺术遗产有效地、成规模地获得抢救，得以重见天日。据此，我们应当向课题承担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根据分工重点阅读了首批推出的说部作品中的《比剑联姻》。这是一部规模阔大、气势恢宏、情节跌宕的长篇说部，它以满族民间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述了满族先世靺鞨人创建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地方政权“渤海国”，与其同时代的中央政权唐王朝彼此交往的一段佳话。作品在思想性上是健康的，它客观地反映了祖国东北地区很早以来就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建立了确切的政治隶属关系，反映了唐代国内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坚持交流互动因而促进整个社会进步的局面，证实了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是自古便已形成的，也证实了即便是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国内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的社会场景。作品着重刻画了以靺鞨女杰红罗女为代表的一大批各族英豪，为了圆满完成西去长安的朝唐重任，果敢智慧、坚韧顽强，既勇于向途中所遇的邪恶势力挑战，也善于不断夺取胜利，体现了满族先民以及其他历史民族所具备的刚劲而正义的民族性格。这一说部作品还表达了“离渤海是为了朝唐，愿为停息战争，使南北数百万人成为一家和睦相处，除黎民遭受刀兵之苦，安居乐业”的进步历史观，凸显了历史上各民族所持有的社会理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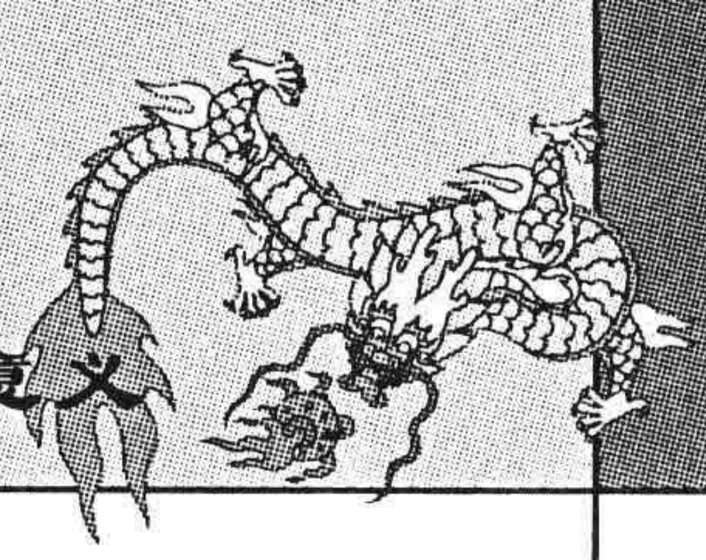
品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描写，对满族先世靺鞨人的经济方式、风土民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做出了鲜活的展示。而作品诸多堪称详细的内容陈述，其中所留存积淀的远自渤海国时代迟至晚近阶段在世代传承流变中随时羼入的全息文化密码，更有待于研究者的科学解读。至于该作品所显现的与清末民初北方评书艺术相当接近的表现程式，同样值得关注，它为我们深入认识在俗文艺方面满汉交流的历史轨迹敞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另外，对此类说部作品，如果能与满族叙事文学史（不仅包括民间口承的相关部分，也包括清代以降满族书面文学中异常丰富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背景和总脉络联系起来相互观照，也有可能获得某些新的学术创见。总之，满族说部《比剑联姻》涵盖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其重新整理问世，不但可以为当前大众文艺生活增添一部可供欣赏的优秀作品，亦可为满学、民族文艺学乃至人文科学多门类多方面的学术工作，提供不可小视的的研究标本。

《比剑联姻》的讲述人傅英仁、关墨卿两位老人，均为满族民间文化传承中有重要贡献者，由他们传讲的这部作品，在传承渊源上的可信性应当是相当高的。整理者王松林先生对本作品的整理也显然是颇费苦心的。对于此类民间作品的讲述和整理工作，有一定的操作规范。我想，在《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整个工作过程中，讲述人与整理人也会对相关规范有所遵循，其间必有诸多周折、甘苦与体验，只是此次未能读到这方面的有关介绍，故而有碍于我们对成果价值的进一步评估，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

此外，说部作品《比剑联姻》如在日后正式出版面世，尚建议对其中的某些用语、文字及标点，做进一步的打磨订正，以便这一艺术珍品显现更完美的神采。

综上，我认为满族说部《比剑联姻》已符合国家级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的相关验收标准，达到了良好等级以上水准。如果审读《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其他各部作品的“鉴定意见”与此无大出入，则建议这一批的阶段性成果通过鉴定。

2005 年 7 月 12 日



贺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审）：

满族说部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说唱艺术。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题材多样，风格各异。《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的阶段性成果，已初步显示出说部艺术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价值。

以《飞啸三巧传奇》为例，本人认为该说部的三个突出特点是：

一、这是一部在北方流传多年，并在民众中广为传播的说部。据富育光先生介绍，以本说部创作和传承有密切关系的郭振坤、英和都曾活动在黑龙江省的爱辉、齐齐哈尔。本人童年恰巧就住在齐齐哈尔郊区的一个县城甘南镇，记得小城里有位汉族说书人，艺名“小老道”，他每逢年节常讲的一部书就是《新本三侠剑》，这就是汉化了的《飞啸三巧传奇》说部，可见说部的流传之广。当然，传播越广，也越有可能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这部说部就使我们感觉它更近于汉族说书。

二、这是一部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说部。本说部从清康熙与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后继雍正、乾隆到嘉庆末年，在这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描写了宫廷与边官以及几家世代守边的重要姓氏之间复杂的纠葛和冲突，歌颂了那些忠于大清，捍卫边疆，敢于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揭露了朝廷的政治腐败，官员们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等丑恶行径。因而，《飞啸三巧传奇》这部说部艺术较之其他说部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讲述者和记录整理者在实施课题中始终坚持严谨的工作态度，使其成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据介绍，本说部讲述者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记忆和过去听讲时的记录进行讲述的，本说部记录整理者完全是按讲述者的录音整理成文的。所以使我们感到文本的语言十分接近讲述者本人的语言，甚至，我们感到文本的语言有点文人化，也是由于讲述者富育光先生本身就是文人、学者的缘故。

此外，讲述者和记录整理者为我们就本说部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是很有科学价值的。

建议：

1. 应当介绍本说部讲述人所传承的有关情况。

2. 记录整理者中的“整理”空间较大，应当说本部的整理基本忠于原作，但为了让读者有所了解，最好利用“后记”或某种方式交待一下“整理”的具体情况，以便读者对作品的科学性，真实性有个准确的判断。

2005 年 7 月 12 日

苑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以往，人们谈起满族文学，所能想到的只有那些篇幅短小的传说、歌谣、子弟书，或是数量有限的几部作家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与历史上我国满族人民所创造的其他文明事项相比拟。我们一直不太相信这就是满族文学的主流。经过东北地区学者长达二十多年的发掘，满族主流文学终于浮出水面，这就是多达二三十部的，每部都在四十多万字的满族说部。满族说部的问世，结束了满族没有历史题材作品的历史。它的问世，所产生的第一个回响就是满族文学史必须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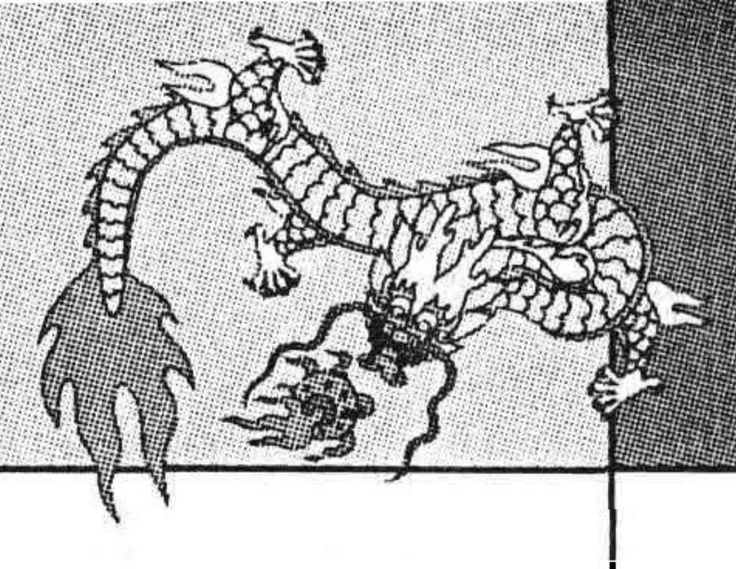
我们不要仅仅将“说部”看做一种文学作品，还要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它。满族人也记历史，但它的历史、文字史毕竟是有限的。那么它靠什么记录历史呢？我觉得就是满族说部。东北有句话叫“老的不讲古，小的吃了苦”，满族的历史就是靠“讲古”来传承的，“讲古”是记录历史的一种独特方式。“讲古”是讲述氏族的历史，讲述先人昨天的故事，这就是“说部”。

大家都知道满族说部是满族人讲的，讲的是本氏族的历史，满族的文化，体现的是满族人的风格及其审美，但是大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我们在满族说部中也能看到“且听下回分解”、“花开良多，各表一枝”等表达形式。但这一点都不会影响满族人的民族感情及对自己审美观点的表述。

我仔细阅读了由富育光先生讲述、王慧新女士整理的满族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我认为，这是满族说部中难得的一部精品。故事讲述完整、生动，脉落清晰，整理也基本上忠实了原作，较好地反映了原作的内容与风格，质量优良，可以首肯。

从整理本与录音对比看，整理者的整理目的基本定位于科学版本与文学版本之间，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这样，一方面不得不舍弃一些有价值的背景资料，同时也容易造成艺术价值的欠缺。我建议做两个文本：一个是供研究的学术文本，基本上不作改动；另一种做成文学文

本，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但是绝不能加入当代的东西，只是进行语言的润色。我们反复强调要慎重整理，就是怕把当代的东西加进去造假，同时把该留存的东西丢掉，这是很可怕的。



贾德臣（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

一、主题鲜明

中国满族说部《金世宗走国》述说的是公元1135年至1161年，关于金朝的一段历史往事。就金朝史实而言，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史实故事，它如诗如画，堪称诗史。具体而言，该说部虽讲的是世宗称帝之前的往事，然而即便如此，而“走国”在批判海陵王（完颜亮）荒淫无道，弑君、害弟、残害忠良的同时，每对世宗（完颜雍）德高望重，文才武略，为人善良忠厚和出类拔萃的帝王才德，尤其是对其注重继承祖宗基业的美德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赞誉。

总之，该说部以浓彩重墨的笔触，赞颂了可歌可颂的正义、美好事物，而以辛辣的笔锋，无情地抨击、鞭挞了假、恶、丑的不齿丑类。堪称主题鲜明、思想积极的力作。

二、典型“说部”

该说部在历史事件、历史史实，乃至人物、地点、年代、时间，甚至矛盾焦点、冲突高潮，或甚至在情节的纠葛与结局等等方面，都严格遵守着“尊重历史真实”。同时作为一部艺术的说部之作，它又极富迷人的艺术魅力和艺术特色。好像一部生动的故事，它有头有尾，有主线有主轴，而且一线到底，总的艺术结构、布局，谨严、缜密。但作为一个魅力无穷、引人入胜的故事，它又层次分明，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接，丝丝入扣，扣人心扉。使听者、读者留连忘返，难舍难离，欲罢不能。依说书者行话而论，该说部是有梁子、有柁子、有扣子、有规模、有气势、有布局和讲笔法（叙述方式）的；同时，该说部作为说书者的底本，它也是基本具备了“四梁”（即：书根、书领、书胆、书筋）和“八柱”（即男、女、老、少、精、憨、正、邪）的要求的。

概括而言，该说部确系一块难得的璞玉，稀世佳作。堪属中国满族典型说部一绝。

三、再历史些

说部《金世宗走国》，横跨公元1135年至1161年近三十年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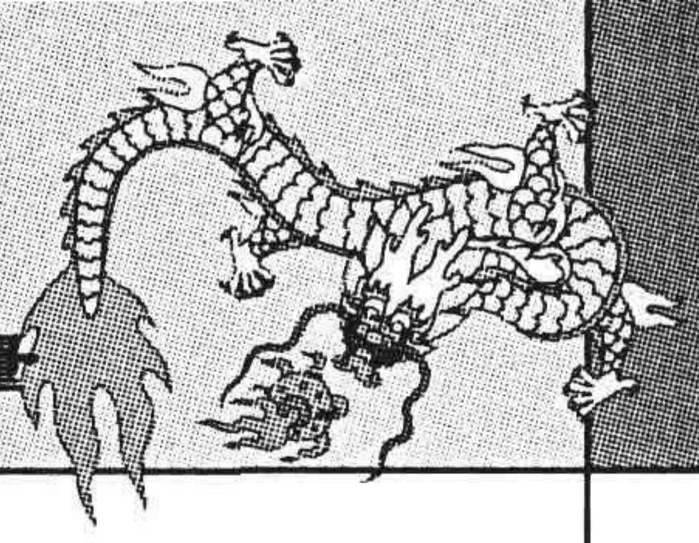
时期，所涉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和世宗（完颜雍）三代帝王。作为一部说部，不仅历史事件、故事仍有可发掘的余地，而人物本身的心缘、情缘、意缘以及人物间的是是非非，似也有大加开发、拓展的必要。否则，不是到手的鸭子飞了吗？令人惋哉、惜哉。故而应该再历史些。

四、再艺术些

就《金世宗走国》的整体故事架构而论，它称得上是一部大传奇、大冲突和大悲、大喜剧的结构。然而经过再三回味该说部，总让人觉得奇处、悲处、喜处、情处、冲突处，似嫌不足，故而是否应再艺术些。

拙识、粗见，不足为鉴。尽心而已。谨供参考之。

2005 年 7 月 12 日



赵展（满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

今天，在文化部有关部门的召集下，我们齐集在这里评议《扈伦传奇》等7部抢救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对给我提供这次学习的机会，表示深切的谢意！

满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满族的先民在东北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不但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还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乌勒本”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创造。“乌勒本”是满语，翻译成汉语就是传、家传之意。满族的先民就是通过“乌勒本”讲述氏族史、祖先的英雄史，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用以激励、教育后代。满族说部《扈伦传奇》就是一个突出的典范。

我对《扈伦传奇》书稿看了几遍，印象颇深。我认为这部说部整理得甚好，内容健康，富有积极的教育意义，文字表达通顺流畅，洋溢催人上进的精神力量，达到出版水平，可以与《辽海丹忠录》相比肩。

《辽海丹忠录》这部说部约有15万多字，在内容上主要是写明金之间的战争，凸显出毛文龙占据渤海各岛屿攻击后金所发挥的作用。作者在书中多有议论，并有意掩盖辽东边官贪污受贿，欺压少数民族，是引发民族矛盾的根本问题所在。

然而，赵东升先生家传的《扈伦传奇》，是在海西女真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祖传的口碑资料，整理成的长达40多万字的说部文稿，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迄今为止，这是我所见到有关海西女真第一部说部的文稿。

我个人认为这部说部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值得称道：

第一，整理者从时间和空间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打破了正统观念，各民族是平等的，老大不能当家，老二也可以做主，预示明朝行将崩溃，这是科学的观点，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使如此，整理者在书中如实写了女真各部要求统一的思想。然而，受命于朝廷的万汗，奉行明朝的政令，维护祖国的统一。这种观点永远是正确的。

第二，谁都知道，海西女真各部先后被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所灭，其

成员构成满族的基础。换句话说，满族是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为基础，吸收其他部族人等，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1635年皇太极下令改女真为满洲，简称满洲族为满族，相沿至今。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海西女真是构成满族的基础，是研究满族文化的对象。然而，海西女真各部的原始资料在战乱中被毁，保存下来的东西极少，在这困难多多的条件下，赵东升先生根据家传整理出《扈伦传奇》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应该作为民族资料来抢救。

第三，《扈伦传奇》书稿读起来比较顺口，每一回写得天衣无缝，回回相连，构成一个整体，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美之作。令人高兴的是，有些家传资料，不为外人所知，现在公诸于世，最可宝贵。比如以前在我写的一篇文章曾引用乌拉部家谱有关锡伯族的记载，证明锡伯族原是明代女真的一部，有力地批驳了“锡伯来源于鲜卑说”。现在，《扈伦传奇》一书对锡伯族源写得非常清楚，说明这部说部有其极大的社会效应。

第四，现在，我们伟大祖国适逢盛世，正是撰文修史的大好时机。既然赵东升先生已整理出一部完美的说部，以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我殷切地希望，这部书稿经有关领导审核，尽快面世，是我们研究满族文化工作者的期待。

第五，《扈伦传奇》这部书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比较正确的。在书中对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他确实对满族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时势造就了这位英雄，值得肯定。但是，他确实有残酷的一面，对于属下或被俘人员，稍有过失，动辄杀头，表现出严刑峻法，不知枉杀了多少不该杀的人。对此，我们从《满文老档》一书中得到验证。

我建议在出版这部书籍之前，整理者稍微修改一下，使其更加完善。

一、改一下打字方面的错字；

二、关于满族的族源不要采用直接的递嬗关系；

三、董山曾被“七姓野人”俘虏，后经人调解，把他放回，并交还卫印。

李治亭（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在京举办“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这是吉林省也是满族文化研究的一件盛事。

我长期从事清史与满族史研究，深深认识到，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造力的伟大民族之一。满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作出一系列的伟大贡献，给予中国历史的进程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满族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她的先世，如靺鞨人在东北的土地上创建了盛极一时的“海东盛国”——渤海国；她的直接先世女真人建立大金国，入主中原，统半壁江山。满族集先世之大成，创建强大的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国家，其疆域，陆地面积达1300余万平方公里，民族达55个。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就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实现的。清朝有国长达268年，如果加上入关前的60年（1583—1644年），其历史达300年以上，其中又有百年盛世，长治久安，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繁荣与昌盛。清朝的文治武功，超越历代，实集历代之大成。

只有明确评价满族及清朝的历史地位，才能正确认识满族传统文化的巨大社会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满族落后，全靠武力“征服”了中国，在满族贵族统治下，中国落后了一百年。这些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满族初起阶段，文化的确落后，但她善于学习，不断从汉族、蒙古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她能战胜明朝，打败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她能够收回台湾，平定三藩之乱，又能打败沙俄的野蛮入侵，以70年的长期军事斗争，统一大西北等等，当然是靠军事的强大，但其内在的力量，还在于满族勇于进取开拓的民族精神，比如政策、策略、智慧、谋略等等，都体现了文化的力量，没有文化的素养和文化底蕴，单靠武力是不能战胜各个强大的对手的，即使短

期战胜，也不会获得长久的安宁。如明朝腐败、黑暗；如分裂势力不得民心；如农民起义军政权，胜则骄，进而腐化，必然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淘汰。鲜明的对比，只能显示满族的一支生机勃勃、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存亡而战的队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入关后的满族，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从贵族到士人，无不关注于文化的学习与创造。以康雍乾为盛世，文化大放光彩，在学术，在艺术等各个领域、各个门类，真是异彩纷呈，并驱争先，群星辉映，各领风骚。《四库全书》，空前绝后，实居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地位。

在满族民间，其传统文化也大放异彩，不仅维系着民族的内向凝集力，也是推动满族不断进取的内在力量。满族的民间说部艺术，就是满族世代传承的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它以口耳传承的形式，将这一文化传至今天。它对本民族的非凡经历、英雄业绩及对本族内杰出人物的讴歌与礼赞，构成“乌勒本”即说部的永恒主题。在这些口传历史与文化的内容中，包含了诸多真实历史的成分，也融汇了满族及先民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了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在缺乏文字记录历史的文化落后的年代，口传历史就成为记述的主要形式。因此，说部是独特的，口述传承的历史为科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最近我拜读了赵东升先生整理的《扈伦传奇》，使我对说部艺术有了一个全新认识。这部书讲述的是明清之际扈伦四部盛衰兴亡的历史故事，赞颂氏族中的英雄人物。其中诸多轶闻轶事不见诸官方史书记载，又有部分内容可与官书记述相印证。因此，说部不仅开扩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满族说部艺术，述说着满族的悠久历史，传颂着先人的艰难创业，赞美着先人非凡的业绩，他们世代传承，成为满族汲取的精神食粮，是激励子子孙孙进取的人文教科书，是他们仿效的行为楷模。研究满族说部艺术，可以使我们探索满族何以有如此旺盛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探索满族何以有那么多而不间断的发明创造。毫无疑问，也就会明白，满族创建的清王朝维持长治久安的秘密。满族的历史及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她提供的历史经验包括教训，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我们之所以重视文化，尤其重视民族文化，是因为文化是国家的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信念，是民族的信赖，是民族的灵魂，也是民族对美好理想的共同追求。一个不懂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就是一个愚昧

的民族，因而也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国家不重视文化，就会是一盘散沙，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对未来的追求，就将使人变得狭隘自私，失去对国家的共同信念。满族人懂文化，尤其统治集团，从创业到建国，直至建立全国统治200多年，始终重视文化，故满族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清朝也获得了经久不衰的支撑力量。因此，在当代中国改革中，满族文化及清朝对文化的重视，值得我们总结，并在现代生活的变革中加以借鉴。

吉林省文化厅重视对满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总结。动员满族文化专家采取抢救式的发掘，使濒临消失的满族古老的传统说部艺术，起死回生。随着岁月的消磨，尤其是现代化生活的巨变，满语已成死文字，最后一批传承说部艺术的艺人，或懂得其艺术的老一辈，行将结束，其传承的说部艺术也将消失。当此文化遗产即将灭绝之时，迅速给予抢救，使此文化的薪火继续传承，实具巨大的文化意义。满族说部为当代国家纂修清史提供了史料，也提供了修史的借鉴，因此，抢救满族传统说部艺术，功德无量，造福社会千秋万代。当今物欲横流，把文化遗产当商品，能挣钱的保留，不挣钱的任意毁坏，这是当代的一个悲哀！

我只是一个清史研究者，人微言轻。在这里，我只是表达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对吉林省文化厅及吉林省满学学者致力于满族传统说部艺术的发掘和整理，给予完全的支持，我赞赏你们对文化的态度和对满族传统文化的大发扬。我个人也愿尽绵薄之力，如需要，我会随时参与到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中来。

2005年7月12日

曹保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编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和保护工作伴随着全球化的加剧一起到来，20世纪后期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出并列入名录纳入保护范畴，表明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具有多学科的意义，应该说，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物质性的有形的静态的遗产，延伸到非物质的无形的动态的记忆的遗产，这显示出当代人对历史文明整体的认识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世纪，回首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的所有知识、智慧和创造，都包含在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知识范畴之内，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观念和对文化认识的误区，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很好地重视和认识作为文化整体部分中的非物质文化部分，即口承的传承文化类别，这使得人类各民族千百年来所创造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得不到人类应有的开发和认识，也使得这部分文化所传承下来的那部分思想和智慧得不到人类的掌握和使用，如大批流传在东北民间满族生活中的说部就是属于这类非物质文化成果，我们有必要很好地认识它，了解它，挖掘它，保护它。

说部是中国北方民族满族生活中流行着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满语为“乌勒本”，就是讲族史，说唱英雄，满族民间又称为“讲古”。而这种说和讲是指长篇的讲述，往往可以说上几天甚至几个月，讲述者往往是族长、村长（穆昆达）或族人中的“智者”（萨满）。满族的先人从前没有文字，在金朝的时候曾经有过女真文，但由于会的人相当少，于是这个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以语言为约，人与人之间全靠用民族语言口耳相传来交流生活习俗，传承世事和记忆，这就使得这个民族的口述文化逐渐地发展起来，并且把“说”发展到了极致的状态。其代表成果就是说部。

口头传承这种文化是人类久远的生存方式。口头传承说部在早期满族生活中也已成为一种规俗，这种规俗的重要一点在于要由固定的人固

定的时间去口述，去传承，这就使得传承说部的人带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据史料记载，往昔满族讲述说部的时候往往是年节、喜庆或者“家祭”、“族祭”、“野祭”等重大活动时刻，讲述说部主要是为了让子孙了解族史和先人的功绩，让后人尊祖不忘先人。这种由说部表达出来的深刻内涵完全靠传承者通过口述的方式讲述，并靠内容去感染和教化族人。许多资料表明，讲述说部的人一定要有“金子一样的嘴”，这就要求讲述说部的人必须具备讲述的本领和技艺，强化说部精彩流传。

说部传承民族思想和理念很重要的手法是依靠传承人（口述者）个人的地位和魅力，这是同他传承这种文化的“资格”和影响分不开。这使得传承人把他个人对神的理解和生活中人们对神的理解和认识都加在说部的形态中表现出来，这使得说部文化表现出一种神圣性和庄严性。往昔在讲述说部之前，传承者首先要进入传承和讲述状态。据著名民族文化学者富育光介绍传承者开说之前要先打扮自己，梳头，穿戴好服饰，还要点上祭祖的达子香，用清水漱漱口，然后才能开讲，并极力地吸引听者去参与。“各位阿哥不要着急，我得把×××的身份说清，现在那一段情节不交待也不礼貌了”等等，传承者的口气容不得你不参与。

参与不参与，什么时候参与，传承说部的讲述者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口述文化的典范。而传承人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他的综合事物的能力。这是传承者的能力，也是说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

说部传承历史表达民族的信仰和情感，开始也靠传说和故事，并以本民族的主体神话为主，但在传承过程中他要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类别，这是民族自身文化欣赏力的发展，也是说部本身的不断进化和完善。产生在北方民族生活中的说部一开始就带有其文化多样性，民歌、民谣、民谚不断表现其中，后来传承者又把音乐舞蹈甚至一些仪式的形式也融合在形式和内容之中。这使得说部的“说”具备了又说又唱，或者与散文韵文相同，或者弹弹唱唱的特点。在综合各种文化传播和表现信息方式的同时，传承人又不断地将自身的经历、感悟甚至自己的“故事”也加进说部中去，使得说部更加生动和别具一格。《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的讲述者乌德林阿玛最后死于草原野火的包围，他手握歪把小鼓在北方的山林和草原上奔走，到处讲述说部的形象与他在该说部中讲述宝音姑娘生下儿子，为了躲避草原野火而又丢掉了骨肉的描写，使人总觉得那是此书的传承者包括富希陆在内的诸多传承

者对早期的传承人乌德林阿玛的歌颂，带有很深的歌颂性和情感成分，并把北方大自然的草原山火与人文成果深深地融合在一起。这表现了说部的成功和流传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的综合性和集体性。

说部形成的非物质文化特征很重要一点是表现在它的综合性和集体性上。民族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是社会性的，普遍大众的，就如从前的满族说部虽然它是通过族长或穆昆达来表述和传承，但是它又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它是地域和族人的风习，是基于一定的范围准则和规则之中。因此说部的社会性可以是一个族体，一个行业，也可以是一个村落，一个氏族，一个家庭。尽管这种集体性在分布上有很大的伸缩变化，但就说部本身的民俗性培育了一致性，强化了传播说部的民族思想认同，民族精神。今天我们仍可以发现和感受到不同说部的不同风格和不同表达方式，这说明它可能是同时代的人共同完善完成的，也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地完善不断完成的。如《飞啸三巧传奇》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由于一代一代的传承者不断加工传承努力完成，使得说部的形成具备集体创作的因素，说明说部也需要多人创造集体完成，并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从而增加了说部的非物质文化价值。

说部在形式或内容上的集体性恰恰表现在它的独特变化上。如族人要举行重大的典礼或一种仪式，需要通过说部来传达祖先的意图，为了保质保量地传承这种文化思想，族长往往会安排族人中有表演和讲述才能的智者一同来讲述说部，这就决定了说部本身要由多个人来共同完成，事实上也是这种文化以集体来展示的内在需要。这时，个性化的创造，个别化的形式，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加入到集体传承和集体形态中去了，这使说部产生出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形态。

集体创作丰富了说部内容，往往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独到的精彩想象，生动感人而十分的珍贵。在《飞啸三巧传奇》中疯爷爷突然在树上出现，体现了北方民族很深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形态，表现出了山林民族很强的生活能力，新奇而独特。而且，他赠给“三巧”的一块“山狸皮子上的字”这个情节里显然是经过族人中“皮匠”的加工而组合进去的细节。兽皮的熟制在北方民族中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必备手艺，但是“山狸皮”制书传文则表现了山林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知识，懂得季节的变化和皮张的质量，又符合山人身份。传承者一定是一位熟悉熟制皮张的工匠，或这个工匠本身就是说部的传承者，于是这才能使这个重要细

节传承下来。事实上，说部由开始的一人传承到逐渐的多人传讲和传承是它发展的一种必然，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往往会极迅速地汇集各民族民间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不断地变化，又不断地集中，使自己完善并迅速传承下去。

说部以口头传承形式传承下来并被当今诸多专家和学者认定，它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代表和集中了满族文化和北方诸多民族生存历程和生存形态。事实上，说部的完善是在不断地吸收北方各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基础上产生发展并丰富起来的，如说部中诸多核心神话很多来自于北方民族，如蒙古族、锡伯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族，它们的诸多精神成果迅速被说部艺人吸收进自己的作品之中，如《飞啸三巧传奇》中的獐子部与獾子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蒙古族对狼的崇拜思想和故事，极具感染力，显然是超出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智慧，表现了说部所具备的多民族思想成果和精神功能。

说部中的许多事物来历和典故甚至选取了中原和汉民族的文化典故，这使得说部更具备了多民族的文化功能和意义。值得说明的是说部记叙了诸多文史资料和文字化的版本中所不可能记载的历史内容，这也是今天的人们特别关注说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历史的因素，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留和记载了大量不能也不可能列入文史并记载下来的珍贵的文化内涵，有许多只是在一些文史资料中提到甚至根本没有涉及，特别是揭示人民对上层阶层历史和民族的态度及族人生存经验，生活信息，这些都不能外传。是一个民族的先人留给他的子孙的财富，是一种生存能力，也是一种文化感悟，在这一点上说，它是重要的文化类别。

口述文化能很好地传承下来，恰恰说明了口述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是非物质文化的生存能力。非物质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在物质文化消失后仍能顽强地存活下来，这是因为它具备很强的传承性与传播性，这是说部的重要非物质遗产特征。说部作为满族民间文化的重要形式传承是其历时性的延续，传播则是共时性的或空间上的传布。说部保留了历史发展的真实历程。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先进而发达的民族的进步在于这个民族中有人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做了新的突破，而这个民族中人群从此跟着这个创新而不是固守传统的发展方向。他们对这个创新加以模仿，从此走出围城，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也是

因为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农村文化的不同。后者之所以是民俗民间文化的广阔原野，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传承性作为保存历史的功能和价值是功不可没的。传承性不是孤立地作用于民间文化的发展，它是与其他特征共同作用民间文化的。

在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诸多女真生活习俗同蒙古族文化和嫩江科尔沁一带的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充分地展示出两种文化融合和交插的走向和脉络，这是非物质文化的一种特点和优势。古籍和诸多文本文化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部分文化形态丰富地广泛地传承在口头说部中，说明了说部是一种充满活态的文化。说部的流传不仅是历时的传承，还有空间的传播。说部作为民俗文化向四方传播，其扩散的广度，表明了人类共识的深度，也表明说部文化的影响力度。说部的传播扩大了说部文化的传统的保护范围，通常是以一种固定的核心问题为固守点，只变化其外表和外在的形式，使这种文化在变与不变中展现出千姿百态又万变不离其宗，这又大大地提高了说部的生命力。我们在抢救和研究说部中发现，无论是战争、迁徙、交流、仪式、接触、庆典、娱乐等诸多场合手段都促成说部的传播，它是一种从未间断过的形式，从古流传至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说部中提到的故事和事件充满经验性和历程感。

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价值在很重要层面上是其本身总结民族生活历程，提供民族生存经验，表述民族生存理想，展示民族心理精神的。因此，人类学者不断地去注意和发现这种口头传承的文化中的事实和事件，从中寻觅文化传播的痕迹，并注意到这种痕迹在一个民族口述文化中被保留得更加鲜活和真实。寻找文化传播的痕迹就要认真分析依据的标准。一是质的标准即物质的东西的形态及社会制度、社会观点的构造与作用；二是量的标准即质的类似点的数量多少。在说部中，大量的北方民族生存经验和生存体会的事例被保存和传承下来，用桦树皮造纸的经验和过程；皮子的熟制；不同兽肉的制作保鲜和贮存；观察林中的“树号”和识别地上的“草标”；鱼油灯的制作过程；用皮子压窝棚时的方法和程序。许许多多经验，是祖先传承给他的子民的生活经验，不能也根本不会传给别人。说部中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化类别。在《飞啸三巧传奇》中动物也通人性人语。在小莱塔带领穆哈连去探“韩家窑”时，奇格勒善和小狗的对话表现了人与动物的情感和人对自然的开发结果，表现出一种历程和一种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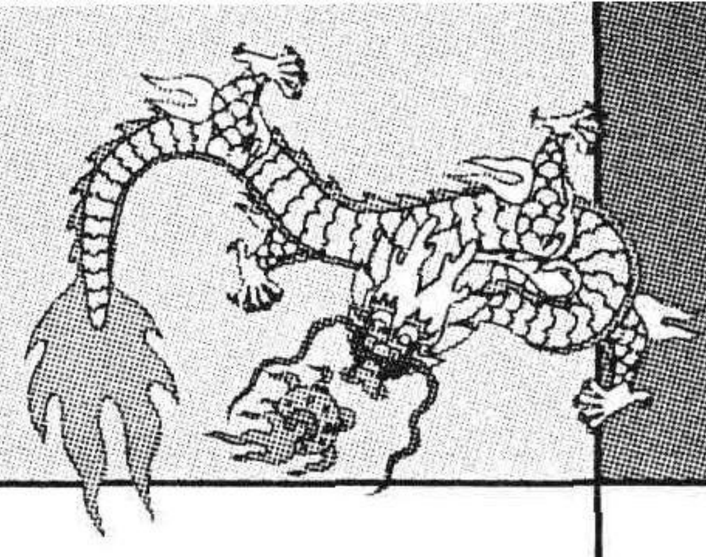
产生于北方民族历史形态中的说部带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特点也往往体现在一种文化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上。说部的民族性使它的地域性生存形态更加突出；说部的地域性又使它的民族精神传承更加清晰和鲜明，这使得说部所传承的知识、智慧、信息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真实地记录了人与自然融合的可能。包鲁嘎汗失去了母亲恰好与失掉了崽子的寻崽母狼相逢，于是使他成了狼的传人。从此大自然和动物给了他力量和精神上的能力，使他成为后来的“汗王”。在这里，北方民族在久远生存历程的生活情况被描述得真实可信，解释了人类“图腾狼”的科学原因。一是狼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它抓到一只野兽连骨头都吞下去，这是因为食物得到的不易。二是它们懂得团结。民间称狼非常抱团，一只狼要是一叫唤，其它的狼即使不是一伙，只要是一类便跑过来援救。有时它们吃饱了，就把剩下的猎物埋起来，撒上尿，其它的狼就能闻出味来，到这儿吃完再埋上，别的狼类还要回来充饥。三是狼群有严格的规俗。它们的等级观念非常强。狼群知道照顾老弱病残，机智、敏捷、勇敢。说部向世人展示出一个道理，为什么马背上的民族不把马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相反却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这种看似反常的逻辑中却包含着深刻的草原逻辑。

说部把人类图腾自然、崇拜自然的观念阐述得如此清晰，展示和记载了人类生命史的真实历程。从这一点上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记载和保留了人类真实生活形态的重要文化，并以真实科学的事件和例证让人们沿着这种事件的例证，去清晰地探出北方民族思想发展历程，也清晰地探出人类在生存历程中那种存在决定意识的科学认识产生的过程，这在一般的文字文本中是不可能见到的。

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为说部增添了鲜活的文化内涵。就是在今天，北方民族对动物的认识和了解的许多知识都来自于文字记录的资料，而如说部这样详尽生动地讲述人对动物和自然图腾的原因却没有或很少。特别如记载一个地域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知识的书籍更是绝少，这是因为口传文化属于人类的记忆型文化。记忆依靠人类自己从自然生成的规律出发去认识事物，认识自己，从而使说部成为一种活态文化存在于人们的自然生活之中。说部因其思想和内容充满活力而具有思想的诱惑力。这种在北方民族的地域上土生土长的文化是任何文化无可比拟的，它的作用将会对人类未来，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创新产生不可估量

的深远影响。

满族说部作为一种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形态已形成自己固有的模式，那是一种神圣的表述模式，一种神奇的文化版块，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一种不朽的民族创造，这也形成了一种不朽的文化模式。模式化反映这种文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而类型化又说明了这个民族的发展的思维方式，结构情感和描绘历史的手法与经验。这是人类在探索生命生存历程中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因此我们提倡保护说部的口传形式，我们应该将说部的文字文本同口头传承文本一同保存下来，作为主体贮存的方式保存下去，把其模式化和类型化的形态存放在它自身的传承空间中，这似乎更是人类对非物质文化的抢救挖掘，保护和贮存。保留说部本身的模式化和类型化不单单是目前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因为科学地保留文化形态可以使我们在对文化进行归纳、认识、探讨、研究的同时，不断地去总结民族民间文化内部运动规律，从而为构建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新的鲜活的理论。



周惠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满族说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正在引起文化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而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为中华五千年少数民族的历史所仅见。说部这一艺术形式，乃是满族以及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极其丰富。由于它产生于渔猎文明的纵深地带，其中饱含着我国北方民族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珍贵元素，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气象、新的活力。

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而涵养孕育、勃发崛起，当之无愧地代表着满族及其先民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说部作品是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自辽、金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长篇说唱艺术，其中包容了满族及其先民世代社会生产、生活和氏族发展的历史缩影与生存轨迹。它以讲唱部族英雄史传为基本主题，情节完整，气势恢宏，堪称北方民族的英雄大传与英雄史诗。由于千百年来它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行于民间，因而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再倡导并要求保护的典型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但是长期以来，在学术文化界由于同书写传统对应的口承传统一直没有受到起码的重视，致使满族说部这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很少为人所知，当然更不可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以致多元一体、有容乃大、各民族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原本交相辉映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架构直到今天仍然呈现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不正常状态，令人不能不深感遗憾。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二千余年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之说，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对于“言不尽意”的

命题三国魏荀粲、西晋欧阳建等人却进行了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热烈争论，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就“言不尽意”所作的形象化的描述。而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不同，主要侧重“书、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起，他们即针对“口承—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尖锐的论战。美国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1902—1935 年）和他的追随者艾伯特·洛德（1912—1991 年）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始初创、以后渐趋完善的“帕里—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则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希腊荷马史诗的研究，揭示了口传史诗的口述性叙事特点和独特的诗学法则，对于以往古典学学者的思维定势和僵化观念发起了石破天惊的冲击。尤其令这些学者瞠目结舌的是，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并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荷马，竟会是一个目不识丁、流浪行吟的民间艺人！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触媒和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传统与口承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超越时空、传之久远；不过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语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类古老文明与早期文献的原初语境、鲜活元素疏离隔膜，从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丢掉某些稍纵即逝、难以再现的灵光神韵、天籁真趣。由于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 20 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

世纪 80 年代起密切关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文件。比如在 1989 年通过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建议书》，1997 年提议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 年通过了《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还于 2003 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保护民间文化的广泛共识。而我们国内，2002 年春 85 位著名人文学者首先在北京发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文化部为主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全国各省开始有选择的试点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族说部于 2004 年 4 月被文化部作为试点项目，2006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第一批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这一魅力无穷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崭露头角，见知于世。

创立说部的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崛起、衰落、再崛起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众多民族中能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实数凤毛麟角，先后两度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更是绝无仅有。而非常有趣的是，为数不多的这几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是北方民族。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 1500 年左右的时间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国与大一统的版图之内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 850 年，接近这段历史进程的五分之三；而女真人和满族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 420 年，占北方民族统治时间的二分之一，为其他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极为独特的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

那么，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与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撑与精神动力？这是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说不尽的话题。而作为北方民族中的满族，历史十分悠久。2000 多年以前的肃慎，是满族的原始先民，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有了联系。周武王时，肃慎人曾入贡“楛矢石砮”，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即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鲁昭公九年》）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接着又陆续称勿吉、靺鞨、

女真。唐朝时，粟末靺鞨在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曾经建立渤海地方政权。女真人则在宋、辽、金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崛起塞北、雄视天下，灭辽驱宋、入主中原，论疆域则广于辽，论实力则强于宋，以长江、淮河为界建立了让南宋始而称臣纳贡、继而称侄纳贡的大金政权。至于满族，原称满洲，是明朝后期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为主体并融合少量汉、蒙古、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在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翌年改后金为大清；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在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麾师入关，进而统一全国，成为有史以来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稳定的时期。其领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版图疆域。由于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不止一次地逐鹿中原，从而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盛京通志》指出：满族“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延续和发展了女真人的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文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原汉文化的辐射作用，北方民族曾经接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与之相应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也给汉文化补充了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单向进行，而必不可免地乃是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2]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向层次较低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给予层次较高一方不可忽

视的冲击影响。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积极因素。本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3]。汉民族的成长壮大，与陆续融合周边民族不无关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自然会有选择地吸纳边缘文化。而中原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同边缘文化互动互补的结果。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当中原的正统文化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地区文化就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演进、整合与创造，从而确保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更新、永不停顿与衰败的动力学原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

而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文物工作者在塞北建州女真崛起的广阔地带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考古成果证明早在五千年以前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就存在一个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北南并存、相互对应的文化中心[4]，从而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正是在这个和燕山山脉接壤的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先后孕育了几度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时也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北方民族文化。满族说部，就是北方民族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一朵文学艺术奇葩。满族说部口耳相传的特点，在北方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这些民族创制文字的时间相对滞后，因而其早期作品大多是以口头的形式出现的，并形成了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的口承文学传统。而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重视求本寻根的民族，他们正是通过“说史”、“颂唱根子”的活动，将“民族文化记忆”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部艺术，从而对本氏族的英雄业绩和非凡经历进行讴歌和礼赞。在目前采集完成的满族说部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作品与满族先世女真人的杰出人物密切相关。如《忠烈罕王遗事》、《苏木夫人传》、《金世宗走国》、《女真谱评》等，便歌颂了女真完颜部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辉煌业绩。这些说部作品讲述传扬的生动事迹，当来自女真完颜部的口头传承。而说部中关注的一个热点人物、历史上号称“北方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即完颜乌

禄，不仅在有金一代开创了“大定明昌”的鼎盛局面，而且异常珍惜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保护满族先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完颜乌禄的不懈鼓吹和积极推动，女真文化才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而滋养和哺育了后世的满族文化。据《金史·世宗纪》载，完颜乌禄为了防止子孙后代忘本，保持女真人敦厚淳朴之风，一再倡导女真人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习俗。[①] 例如大定十一年（1171 年）十一月戊寅，完颜乌禄幸东宫时曾告诫皇太子：“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当时“群臣皆称万岁”（《金史》卷六《世宗》上）。完颜乌禄提倡的女真民族诚信无欺的可贵品格与可贵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为了求本寻根，早在大定十三年（1173 年）完颜乌禄已有意从京城中都（今北京）回访女真完颜部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直[②]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颜乌禄在内心酝酿、发酵已久的这一夙愿，终于在 11 年以后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 年）三月付诸实施，并在上京驻跸将近一年之久。此次巡幸女真故地，《金史·世宗纪》、《金史·乐志》均有详实的记载。《金史·乐志》称：“（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是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

① 见《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下。

② 女直即女真。

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极欢而罢。”（《金史》卷三十九《乐》上）这种唱颂宣扬祖宗辉煌业绩的古老传统，由于完颜乌禄作为一代英主以身作则、亲自实践，当已跨越历史的风云而垂范子孙后世，为满族以说部的艺术形式求本寻根、追念祖先树立了楷模。

满族说部据目前掌握多达30余部，已经采集完成的不下11部，计600余万字。英雄大传、英雄史诗如此密集地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因而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遗产在新的世纪降临之初彰显于世，是我国文化艺术界的壮举和盛事，必将为国内长期遭受冷落的民间文化增添无限的光彩，具有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满族说部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不仅将促进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在新的世纪与时俱进地由书写作品为主而转向书写—口承作品并重的历史性跨越；其意义还将远远超出文学学科本身，使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格局和定制由单纯关注书写传统而转为书写—口承传统兼而有之的深刻而重大的改变。与此同时，满族说部也必将丰富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的宝库，正如马克思评价古代希腊的民族史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一样，如果将这种赞语用于中国的满族说部，就其秉赋的天籁真趣、原始活力而言，也恰如其分，毫不为过。

满族说部在20世纪末的崛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彰显于世，备受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判定人类文明的标准一般都把文字的出现和运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实际上“民族文化记忆”通过口传心授进行积累与传播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使人们对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刮目相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通过的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不仅使我们对于口头传统在人类进化发展中的作用重新认识，也使我们对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阶段划分认真反思。

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只有通过文字才能积累和传播思想文化，以为没有文字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口传文化的崛起，正在促使人们抛弃陈

陈相因的偏见，而重新确立口头传统的历史地位。许多民族，特别是那些长期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奋斗经历和英雄业绩都是通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因此对于口头传统在人类进化发展上的作用，应该有新的界说和新的评价。上个世纪西方学术界学派蜂起，名家竞出。其中虽有张扬“书写论”的说词，更多的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之相左的观点。后者质疑在人类心智的辩论中所谓认知的发展仅仅同“字母书写”相联系的判断，主张口承与书写在本质上都负载着积累和传播人类思想文化的功能，从而为我们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完善文明的标准提供了极为丰富、坚实可靠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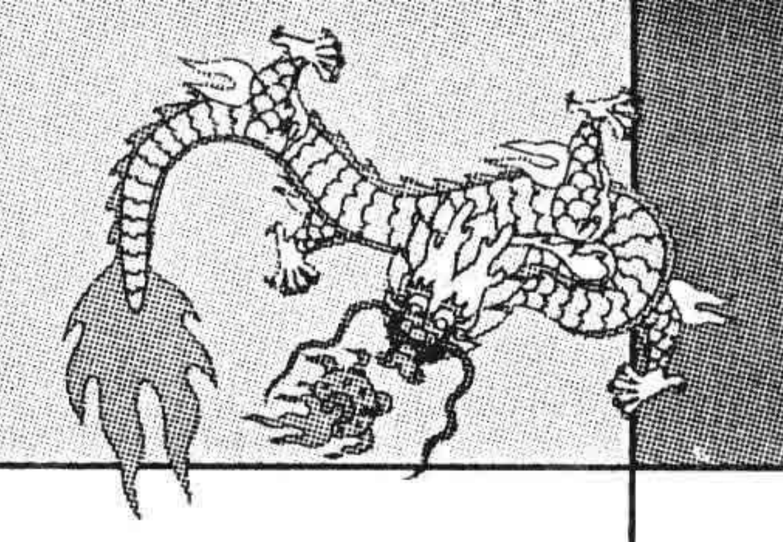
[3]吕微．“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J］．文学评论，2001

[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6

[5]《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四期）

满族说部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



胡维革（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历史学教授）：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中医中药、昆曲、古琴、杨柳青木版年画、维吾尔木卡姆、藏戏、西安鼓乐等，都是弥足珍贵、且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满族说部艺术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祖国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别具特色的满族说部艺术

满族及其先民是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一个古老民族。它曾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金国、后金以及统一全国的大清王朝，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威武壮观的历史活剧；它曾在外兴安岭、乌第河、库叶岛、黑龙江、乌苏里江乃至西北的诸多地区渔猎、采山、垦殖，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开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种金戈铁马、风雨沧桑的历史发展中，满族基于对祖先英雄崇拜的牢固情结，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容丰富多彩、语言生动活泼、仪式庄严肃穆，旨在光耀门楣、激励后人的说部艺术。说部满语称“乌勒本”，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是一种民间长篇说唱艺术。

满族说部艺术是一种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从形成上看，满族各氏族为歌颂祖先、激励后人，无论在沙场征战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随时随地将本氏族的神话传说、辉煌历史、英雄故事采集记录下来，有的甚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口传手抄本。因而说部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各氏族都有自己的说部传本。从内容上看，说部主要包括“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三个方面。“窝车库乌勒本”是由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世萨满的事迹，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典型代表有

《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以《萨布素将军传》为代表，影响很大。“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如《红罗女》等流传较广。从说唱人来看，说部大多由本氏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萨满或是妈妈们说唱。说唱前要漱口焚香，面对祖先或神灵顶礼膜拜。说唱中，常配以铃鼓扎板伴奏，夹叙夹唱，旨在“说根子”、“敬祖先”、“颂英烈”。听者谦躬有序，庄严肃穆。说唱的传本属于说唱人的个人财富，由其个人缜密珍藏。说唱者年迈后，可在本族中自行遴选弟子，也可由自己的后裔承继传诵。每个氏族均有自己最精彩的“乌勒本”和说唱“乌勒本”的名师，甚至互相比赛，竞炫荣耀。从说唱的时间地点看，逢年遇节、老人辰瑞、氏族喜选穆昆达或渔猎首领、青年男女新婚娶嫁、氏族隆重祭祀或葬礼等，都常常伴有说唱“乌勒本”的活动。就这样，说部艺术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是满族民众精神生活中的一道大餐，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可见，满族说部艺术是在天高地远、草荒水寒的东北大地上绽放出的一朵民族文化的花蕾。它充分表现了满族及其先民的文化创造性，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说明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遥想当年说部艺术的繁荣景象，我们作为发展民族文化的后来者，仍感到骄傲和自豪。

二、卓有成效的满族说部艺术保护工作

说部艺术是满族古老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但时至今日，或由于传讲人的谢世，或由于现代文化大潮的冲击，说部艺术的传讲人后继无人，说部艺术的传本日渐散失，说部艺术濒临消亡。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重大的遗憾。

有鉴于此，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吉林省就开始了抢救满族说部艺术的工作。2002 年初，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正式启动这项保护工程。2003 年 8 月，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课题。2004 年 4 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这一切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抢救工作的顺利进展。

在各级政府和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吉林省的科研和文化工作者打起行囊，先后奔赴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北京等满族聚居地区，调查了解说部艺术的分布情况，并同时展开了耐心细致、艰辛备尝的抢救

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们或从传讲人的口中，或从零碎片断的记载中，或从民间口碑相传中，先后复原出了7部说部传本。它们分别是：《萨大人传》（72万字）、《比剑联姻》（56万字）、《扈伦传奇》（44万字）、《东海窝集传》（15万字）、《金世宗走国》（25万字）、《飞啸三巧传奇》（76万字）、《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42万字），总共330万字。同时还录制了传讲人现场说唱的录音320盘，计320个小时。此外，还收集到了有关说部艺术的历史文物100多件。这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抢救工作，它必将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可圈可点的佳话。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目前形成的具体文本看，抢救者们对说部艺术采取的是复原的立场，追求原汁原味，呈现的是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同时每本书又各具语言、形式、结构、风格上的特点，呈现着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复原性，人们从这套丛书中，才能真真切切地看到满族先民从挹娄、靺鞨以及创建大金国、后金至清代三百年金戈铁马、风雨沧桑的历史，才能真真切切地听到满族先民的神话、习俗、歌谣、舞蹈、服饰、绘画、俚谚、传说等文化中的天籁之音，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满族及其先民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以及文化意识。因而，它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此外，吉林省的科研和文化工作者们也深深懂得，抢救满族说部艺术并不是将其恢复原貌，束之高阁，成为一具永不风化的木乃伊，而是在抢救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为现实服务。因此，他们对满族说部艺术的开发利用，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第一，将已经复原出来的七部传本，付梓出版，以一化千，供世人阅读。第二，将已经复原出来的七部传本作为文化母题，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开发出一系列新的科研成果。第三，建立一个小型的满族说部艺术展览馆，采取声、光、电、化等手段，让世人领略满族说部艺术的文化蕴含和艺术魅力。第四，采取高科技手段，将满族说部艺术制作成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动漫卡通等，让其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迸射光彩。

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从目前复原出来的七部说部艺术来看，它们作为世代流传在荒寒漠北的满族及其先民中的长篇口碑说唱艺术，不仅闪烁着古朴悠远的艺术魅力，而且容涵着丰赡厚重的历史积淀，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从文学角度看，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一直以中原的汉族文学为主，很

少涉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学，甚至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学知之甚少。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复原整理出了《格萨尔王》、《江格尔》和《玛纳斯》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堪称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史诗。而满族说部艺术，又堪称是中华民族的第四大史诗。且不论及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其他的文学样式，仅是这四大史诗，就充分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绚丽多彩，就庄严宣布了我国北方民族没有史诗的历史的彻底结束，就对我国以往文学史研究提出严肃的挑战。为此，我国的文学史地图应该重新改写，重新改写的文学史地图应该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学多元一体化的格局和面貌。

从史学角度看，它以鲜为人知的口碑记载，为广义的东北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各种正史、方志、笔记或游记中，有关东北历史的记载一直较少，致使东北史研究一直难以深入。满族说部艺术这套丛书，不但记录了满族先民的历史，而且对东北的整个历史，巨到攻城掠地、拓土开疆、外族入侵、鼎钟更迭，细到人情、风俗、物产、气候，均有生动形象、可触可摸的反映。因而，它对于我国的清史、民族史、疆域史、人文学、文艺学、原始宗教学、民俗学等的研究，都会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从民族学角度看，文化是构成民族的重要要素，换句话说，文化的成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重要标志。说部艺术表明，满族是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正因为如此，满族的先民建立了大金国，继而满族又建立了统治全国 267 年的大清王朝，而且在统治全国时期，在文化吸纳发展方面，吞吐恢宏，颇多建树。同是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大元朝，就与清朝无法比拟了。从这一点说，搜集、复原、开发、利用满族说部艺术以及整个满族文化，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文化语境下，满族说部艺术也具有着世界的意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铁则。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满族说部艺术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也有利于我国的文化以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另一方面，满族说部艺术以其浓郁的民族气息，也可以走向世界。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青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满族说部艺术不仅表明了我国文化的丰富性，也可以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张璇如（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满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满族及其先人流传下来的民间口碑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就其内容来说，包括民间的歌谣、谚语、子弟书和乌勒本。乌勒本是口语，其书面语是乌拉本（Uiabun），即传记或传说。它是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恢宏、真切感人的说部艺术。堪称民族的精华和古卉。以往人们包括学术界，习惯于对传统的上层精英文化以较多的瞩目，津津乐道的是作家文学，相对来说对民间文化领域却很少眷顾，鄙视民间的山歌野曲和口头文学。对乌勒本这种口头文学形式，更是鲜为人知。引起大家对口碑文学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国内对传统文化大讨论，已经形成了一种热力运动。辽宁省首先依据古老的传说，推出一部满族历史舞剧——“珍珠湖”，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在该剧目的审查过程中，我有幸被邀请，同满族的著名文化传承人傅英仁先生一起审视了他们的最后的彩排。我亲眼目睹了傅先生的脸庞洋溢出“解冻”后的笑容。我一直关注着富育光等同志多年来始终不懈地对满族古老文化遗存进行挖掘、抢救的田野考察，为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兴奋不已。并把《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列为吉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七五”重点规划项目。由于某种原因，这个项目暂时搁置起来。今天，在吉林省文化厅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组织下，满族说部的抢救挖掘工作更有长足的进展，成果斐然。它足以说明，从满族老人口中陆续发现并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学“乌勒本”，使我们认识并重新评价它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满族说部这种文化形式和文化载体，在古时弱势民族中，在文献缺乏的白山黑水地区，它无疑成为了解这片古老土地的历史面貌的一个窗口，从这个意义上看，说部的价值不仅是文学的，从广义上来说那些潜藏在文学现象之后的文化价值更值得珍视和思考。满族说部对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乃至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疆域史和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极其丰富的珍贵史

料。在这里我仅从历史学和民族学两个方面，谈一点我的认识和体会。

一、满族说部的历史价值

白山黑水是满族及其先人的故乡。迄今，在黑河、牡丹江、吉林、珲春以及阿什河、拉林河流域的“金源”地区，已经挖掘出满族长篇英雄说部《红罗女的传说》、《比剑联姻》、《女真谱评》、《金兀术传》、《金世宗走国》、《忠烈罕王遗事》、《两世罕王传》、《扈伦佚闻》、《洪匡失国》、《顺康秘录》、《萨大人传》、《萨布素将军传》、《东海窝集部传奇》、《东海沉冤录》等十几部，有的长达近百万字，较短的几万、十几万字。故事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歌颂了民族英雄的非凡经历和辉煌业绩，展示了民族迁徙、族际交往与争战等历史画卷。这些说部多数是家史、英雄传记，满语谓“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大都是不见经传、鲜为人知的秘籍，堪称无韵的史诗。

（一）补正史之不足

萨布素，《钦定八旗通志》有传，列《大臣传》。《盛京通志》列《名宦》，称其为“文武干济才”。记事都比较简略。《萨大人传》是生活在爱辉的富察哈拉家族讲古、颂祖的一部家传。以说唱艺术的形式，生动、细腻地讲述了家族的由来、发展和萨布素个人的成长及不平凡的事迹，弥补了正史之不足。

再如《洪匡失国》，是布占泰后人乌拉赵氏代代相传的家史。洪匡是布占泰第八子。努尔哈赤先后将三女嫁布占泰。第一个是其养女，即舒尔哈赤长女额实泰。第二个，也是其养女，舒尔哈赤次女娥恩哲。第三个是亲生四女穆什库，封和硕公主。洪匡是额实泰所生。乌拉部灭亡后，努尔哈赤将褚英之女嫁洪匡，袭爵布特哈贝勒，仅是乌拉一城之主。洪匡有二子，长乌隆阿，次小布他哈。洪匡起事是在天启元年（1621年），即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攻打辽阳之时。洪匡起事兵败自缢，其长子乌隆阿被一个巴得利（大恩人）抚养，隐姓埋名。他的后人，是依其大妻赵氏之姓，沿袭至今。这段历史，正史是不载的。

（二）纠正史之误

仍举乌拉部为例。清史为了掩盖洪匡起事的真相，《八旗通谱》在记载布占泰的后人时，做了手脚。将布占泰的第三子、第四子、第五子书为“俱和硕公主所生”，第六子、八子“俱公主所生”，不提第七子，又颠倒了第七子与第八子的顺序，删除第八子洪匡。《洪匡失国》指出，布占泰前七子并非公主所生，更非和硕公主所生，只有第八子洪匡是公

主所生。

（三）匡正野史之讹

《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是河北原京畿地区陈氏说部。两世罕王指王杲与努尔哈赤。讲述努尔哈赤的部分，又称《后金开国罕王传》，亦属家族秘传。在第八回中，讲清代有“先祭王杲，后祭皇灵”之礼。记述了王杲家族与努尔哈赤家族的恩恩怨怨。史载王杲之死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提供亡匿王台寨的信息。李成梁出兵再次捣王杲于王台所据的古勒寨，也是其父祖作为向导。为了摆平父祖的仇怨，才有上述之礼。但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中却走了样，与史实大相径庭。

魏声禾《鸡林旧闻录》（四）记载了当时流传的一个抄本，说有一个山东人，名叫王皋，是个彪形大汉。在庄妃狩猎时，相遇于山中，被提为贴身护卫，久之遂有染，而生顺治。王皋因事被斩，“讵料王尸不倒，呼之为父，王死乃倒，遂葬之于其祖茔。故直至清末，每祭其祖，必先祭王皋，后祭皇陵。”《两世罕王传》所载“先祭王杲”，非“先祭王皋”，一字之差，证实了野史中遗闻纯属荒诞之谈。

二、满族说部对民族学的贡献

满族说部的根在民间，尤其是英雄说部，代代相传，凝聚在满族人民的心中。它与赫哲族的口头文学“伊玛堪”一样是民族文化的奇葩。它们的形成、发展与流传，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东北地区的古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殊性。在远古时代，环渤海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华夏文明是周边地区文化在中原地区凝聚形成后，连续不断地向前发展，然后再向周边地区辐射。而在东北，则是多民族多形态文化并存，并且不断地互相冲突、融合，然而最终没有积淀出具有高度文明的形态。以肃慎系为例，在古代曾出现过三次高峰，如渤海，史称“海东盛国”。金代女真族曾统治半个中国。清代的满族统治全中国。而他们的祖居地，所建筑起来的都城，如渤海上京龙泉府，金上京会宁府，后金的赫图阿拉，今都湮没在旷野蔓草之中。这些文明都中途夭折，未能持续发展。其原因之一，是东北少数民族的流动性和主动进取性的特点，从战国到明末二千年来，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的漫长冲突中，辽宁地区的农耕文化，始终处于守势，没有赢得主动，没有形成向周边地区的强大的辐射力。松花江流域、黑龙江流域，包括东海地区，

在没有外来文化干扰的情况下，有着发展自己文化的广阔空间。土居文化得以按照自然状态积累、发展，不断提供原生态的范例。这也是满族说部长期蕴藏在这片沃土的原因，也为说部艺术提供了诠释的历史参照。

东北处于严寒地带，其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造就了满族及其先人，具有坚强的意志、挺拔尚武精神、质朴贞刚的性格。巴图鲁乌勒本，是把讲英雄、唱英雄作为主要传承内容，并把它作为世代相传的家训。《萨大人传》、《老将军八十一件事》，世代传承着，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萨布素将军的成长发展史，也折射出满族这个民族不断成熟的历史。一个成熟民族，才有进取精神，才能有勇气接受外来文化。萨布素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萨大人传》中，生动的记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生活习俗。可说是一部民族学、民俗学的“小百科全书”。

在《扈伦传奇》中，我们又看到女真人习俗的另一面，折射出他们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并深深地打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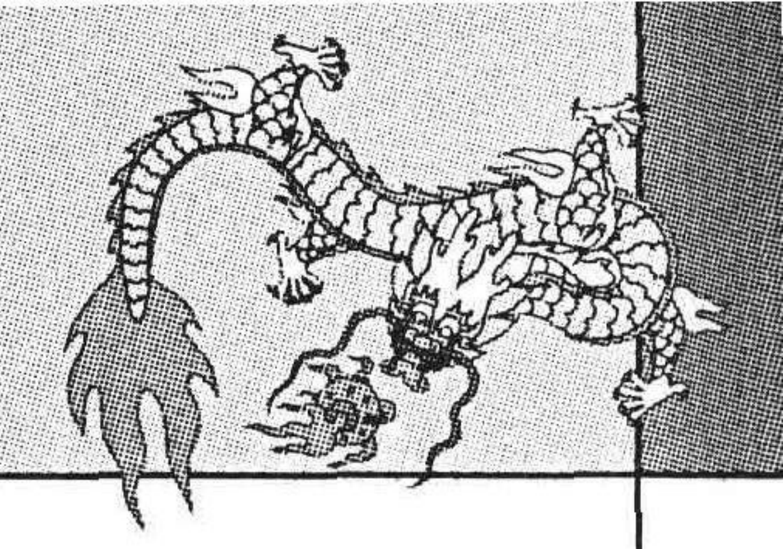
（一）“以强为霸”是女真人的价值观

史料记载，在女真人中，视“强者为王”为合理的、公正的现象，并以武力和实力判断是非。明隆庆万历年间，海西、建州诸部皆“建国称汗”。尤其是王台死后，失去了能驾驭、约束诸部的权威，“各部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当南北二关互相仇杀之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巡视开原，从中调停。叶赫部逞家奴、仰加奴二兄弟则言：“必欲吾二人讲和，请以敕书及把吉、把太、猛骨孛罗、三马免，一切悉以我属。不然我虏中以强为霸，仇恨益深，惟有相攻击，至击死而后已。”（《万历武功录》、《逞家奴、仰加奴传》）

（二）“有恩报恩，有仇扫仇”是女真人的世俗

明代海西女真人处于家长制奴隶制阶段，延续着原始社会时的“血族复仇”的风气，史载：女真人“其俗勇于战斗，喜在报复，一与作隙，累世不忘”。（《李朝成宗实录》卷一四八）又谓：“野人等报仇，固其性也”。（同上书，卷二四八）一部《扈伦传奇》就是一部族际关系史，互相仇杀史，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特点，是民族学难得的实证材料。

2005 年 6 月 30 日



王兆一（满族，长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唐代诗人李贺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名句。意即比喻文章议论新奇与惊人，极言震动之甚。提起此诗，面对满族说部，作为满族后代的我，也不由得产生同样的感受。为此，仅就说部的价值和独特性，略作分析。

在中国的辞书中，或者是文艺史论中，都未曾见过有关满族说部的记载或论述。如今，满族说部既见诸于文字，又作为文化遗产而面世，这就不能不认为是一件大事。同时，也可以纠正那些长城之外“东夷无文”，“荒僻不开”的成见。

那么，满族说部的特征和面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据满族学者富育光考证，他认为满语“乌勒本”，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在满族氏族中，都有最精彩的“乌勒本”，和讲唱“乌勒本”的名师。有的是德高望众的长者，有的是妈妈，有的是萨满。他们讲起“乌勒本”来，都如数家珍，互炫荣耀。而且又都是以“说史”、“讲史”，即社会史、氏族史、家庭史为主。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把讴歌氏族和氏族英雄史为中心主题，达到“忆祖”、“缅祖”、“颂祖”、“说根子”，进而勉励子子孙孙慎终追远，铭刻创业维艰，承继祖德宗功，继往开来、奋志蹈进为根本目的。

人类喜欢故事，也愿意讲故事。作为满族，在讲故事和听故事方面，尤为突出。这在说部中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独一无二。既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也对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需要对说部作进一步的诠释，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很值得一提。

其一，满族说部与汉族说书的主要区别在于说部是通过讲唱者讲史和颂英雄，在族人中讲述战争史、创业史、建国史、发展史的同时，也从诸多方面渗透着古风古韵，和文化的、生活的知识，体现着本民族以至氏族与家族之间的凝聚力、亲和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部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也是本民族不见文字，口耳传承的百科

全书。而汉族说书，虽然有《东周列国》、《东西两汉》、《三国》、《大隋唐》、《水浒》等等，但主要还是在书场或茶社面对观众卖艺。

其二，从《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这三部说部的特点来看，突出的地方有两点最为鲜明。一个是每部书前都有引子，通过引子讲述本书产生的环境，引起听众的注意；另一个特点是书讲到高潮时讲述人要唱，通过唱词点明本书的主题。如在《飞啸三巧传奇》的“引子”中通过语言、环境、听众、歌声、鼓声，生动地“传开了往昔北海的惊涛骇浪，传开了雪山冰原的征杀。歌声里，激扬着护卫疆土的颂歌。”既然是这样的说部，它怎能不引人入胜；又怎么不使在场的人们洗耳恭听！说部讲述者讲到高潮之后，一开始便是唱——

现在讲述者，开讲第四章。
各位玛发、阿哥，
我说书人拿起了
紫铜色盘龙小口弦琴，
金光闪闪小巧玲珑，
热泪津津哪。
我用这一腔赤诚，
用我百灵小唇舌，
轻轻吹弹起，
雄浑的“乌勒本”。
讲不完、唱不尽的“乌勒本”啊，
世世代代、子子孙孙，
高歌我们可爱的故乡。
故乡哪，北疆，
北疆啊，宝藏。
这是大鹏雄鹰一个月都飞不到头的
层山密莽、冬冬夏夏，
涧谷里冰雪常卧翠荫。
这里是我祖先开垦的漠北，
每一个点点花蕊，
每一片片绿叶，

每一坯坯沃土，
每一粒粒晶石，
都镌刻着先民的钟情啊。
拓荒的呐喊，
生命的印痕，
婴儿的初啼，
生存的搏拼。
一桩桩里，一声声里，
讴歌着前进、讴歌着胜利。
这是豪迈的足迹，
这是我们历史的印痕。
为这片土，为这片林，
爷爷告诉我，奶奶告诉我，
阿妈、额莫也告诉我，
要凭着生命爱它，
要凭着赤诚去护它，
要肯于献出我的忠骨英魂哪！

请听，这是何等豪迈的民族精神，这是多么精彩的英雄颂歌。却充满了满族说部的深情、神韵和灵魂，是数十万字说部中的一个片段，我们就被它吸引了，征服了。由此可见，满族说部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其三，说部的书外书，也很多很多。那是民俗、那是格言、那是警语，那也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经验总结。

“明月和雄鹰是女真人和蒙古人都非常崇拜的两个神祇。明月高照，象征前途无量；神鹰入怀，是说有勇敢的祖先来护卫自己。”

女真人有一句俗语：“小燕子虽小，日行万里风云路；鲤鱼虽小，能跳过龙门。”

“北方人非常讲究马技，不少民族都是马上英雄。分上马技，下马技，不用鞍；滚马术、藏身术，上马箭又分静靶、活靶。”

凡此种种，在每部说部中，都有很多很多。如果把它收集在一起，何尝不是满族文化艺术中弥足珍贵的奇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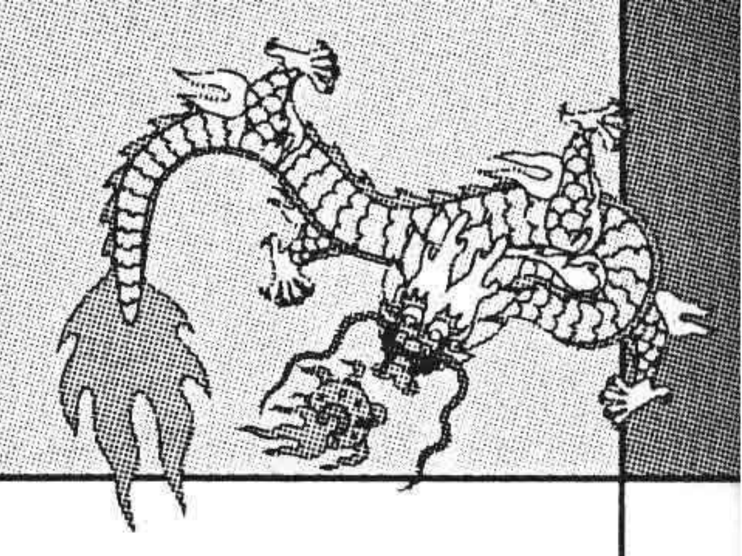
其四，满族是伟大的民族，也是具有开放思想的民族。它好武习

文，它远见卓识。我尤其赞佩在《比剑联姻》中提到的“满汉一同”的思想。这就是，大唐盛世唐太宗尊重郡国主权，和睦邻邦，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及渤海国多次朝贡的史实，都是有力的明证。特别是满族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与吸纳，不但能说明满族先人思想进步更能说明其求繁荣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在满族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其子皇太极喜读《三国》，崇拜关羽，甚至成为开国方略，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所应用，并卓立战功。尤其是皇太极七八岁就学汉文，并用一个条幅鼓励自己：“我不信英雄专出女真人，中原文武圣贤如云，比我师，应习文悟文。”并在身边还有一位汉族说书人石汉给他说书达六年之久。

总之，满族说部是历史，是文学，更是满族独有的长篇史诗。对它的抢救、整理、出版，还仅仅是个开端，大量的工作还在后头。我们应当倍加关注和热情地保护之研究之，并使之发扬光大。

2006 年 1 月



刘厚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我们今天所整理的满族说部，是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满汉融合的艺术结晶。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她不断的用先进的文化充实自己，所以能够从我国东北的地处偏远的一个弱小民族，发展成为君临天下的统治民族，建立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大清朝。就文学艺术而言，满族吸取了汉族文学艺术的精华，并有所发挥，产生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精品，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百花园中，增添了许多令世人赞叹的奇葩。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树立起了代表那个时代的里程碑。20 世纪中叶是老舍的《正红旗下》，19 世纪中叶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18 世纪中叶便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位满族文学艺术大师各领风骚，均站在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巅峰。这三部伟大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吸取了汉文化的优长，又不失满文化的精髓，是满汉文化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在满语言文化的运用上，恰到好处，充分体现出民族特质和个性。满族的说部虽然来自民间，但同样体现出这种特点和民族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满语言文化历史久远，是文学创造的深厚基础

满语言文字随着满族的入关，逐渐被废弃，满族很快掌握了汉语言，这是学习先进文化的必要手段和条件，从整个历史上来看，这并非是件坏事，相反，满族一跃成为先进民族、统治民族，非如此不可。但这并不是说，满族完全抛弃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至今满语言文化还活跃在东北满族的群体之中，活跃在汉语言之中，说明满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亦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

（一）地名中的满语言文化遗存

用满语文命名的地名保存了丰富的满族历史语言资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积淀、蕴藏的独特文化内涵成为今天我们深入研究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可靠依据。

“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自然那里用满语地名也非常之多，据

统计，仅吉林地区现存的满语地名就有五六百处，当然绝不仅如此。下面撷取数个为例：

1. 单一满语地名词汇：

(1) 吉林　满语 girin　汉义为：沿边、沿江。

(2) 珲春　满语 huncun　汉义为：冰爬犁。

(3) 阿什哈达　满语 asihada　汉义为：如猪膑骨的支儿（之）形的山丘。

(4) 尼什哈阿林　满语 nisihaalin　汉义为：小鱼山（今吉林市龙潭山）。

(5) 卡伦　满语 karun　汉义为：哨所、驿站。

2. 满汉合璧的地名词汇：

(1) 松花（江）　满语 songgariula　汉义为：天河。“江”汉语。

(2) 图们（江）　满语 tumenula　汉义为：万水之源。

(3) 哈达（湾）　满语 hadawan　汉义为：江水自山峰转湾处流过，“湾”汉语。

(4) 乌拉（街）满语 ulagiye　汉义为：江边的街市。“街”汉语。

(5) 依兰（屯）　满语 ilanton　汉义为：三户人家的屯子。“屯”汉语。

（二）北方方言口语中的满语遗存

在汉语中特别是东北土话和北京土话中至今还保存着许多满语的成分，我们均可以在相声、小品、小说、戏剧和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经常听到、见到。如：

(1) 萨其玛　满语 sacima　汉义为：糖缠（食品名）。

(2)（末）拉拉、（笨笨）拉拉　满语 lala　拉拉为汉义末尾之意。

(3) 颠儿了（啦）　满语 deyembi　汉义为：跑了、飞了。

(4) 藏猫猫　满语 moo　汉义为：“树”，原意是藏在树丛中捉迷藏。

(5) 玛虎子　满语 mahu　汉义为：鬼脸、面具、一种冬帽。

(6) 哈拉　满语 harseme　汉义为：油坏了有恶辣呛鼻味。

(7) 温得乎儿　满语 wenjehun　汉义为：温热、发热。

(8) 估摸　满语 gumimbi　汉义为：想、虑、思忖。

(9) 猫儿腻（匿）该词义当是从“藏猫猫”引伸而来的，表示有什么私下交易，藏有不可告人之事。

总之，还可以举出许多，如果我们把北京土话和东北土话中的满语成分剥离出来，做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三）文学著作中的满语言文化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镜子，它最能准确地反映和描绘社会历史风貌和生活的特征。自古以来，伟大的文学家也必定是伟大的语言学家，显而易见，没有高超的语言文字能力，就不会产生经世之作。

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写于清咸、同年间，小说中使用满语词汇的地方有七八十处之多，特别是第四十回，汉文中夹杂着许多满语句子，满族的文化品味十分浓厚。小说中较丰富的满语文化和满族习俗正是这段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 60 年代，小说反映的是旗人的生活，自然离不开对满族文化的阐释，满族的语汇和满式的汉语为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增添了光彩。做一个粗略的统计，纯满语词汇，例如：牛录、甲喇、格格、贝勒、胡伯喇（小而凶的鸟）等等共 20 余个，满式汉语如：槽子糕、硬朗、敢情、请蹲安等等随处可见了。

《红楼梦》产生于清康乾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满语文鼎盛之时，《红楼梦》中的语言能没有满语言文化的成分吗？启功先生是满族人，熟谙满族文化，他首先在《红楼梦》中发现了一个满语词汇，即“克食”，当我们认真细读《红楼梦》后，又发现了许多应属于满语文的词汇，现择其要胪列如下：

1. 单一满语词汇

（1）嬷嬷（满语 meme　汉义为：奶娘、乳母）。

（2）劳什子（满语 loksimbi　汉义为：令人讨厌、厌烦）。

（3）纳罕（满语 nasambi　汉义为：磋叹、叹惜）。

（4）哈什（满语 ha　汉义为：哈气声）

（5）散荡（满语 sartambi　汉义为：消遣、解忧、悠闲）。

（6）巴巴的（满语 babade　汉义为：到处、处所、对这个）。

（7）乍乍的（满语 jakan　汉义为：刚刚的）。

（8）警幻（满语 ginciihiyan　汉义为：光洁、华丽）。

2. 满汉合璧的词汇

（1）无稽（崖）（满语 weji　汉义为：密林、丛林，崖为汉语）。

（2）烧包袱（满语 booieifu　汉义为：家坟，烧为汉语，烧包袱即上坟）。

（3）上档子（满语 dangse　汉义为：档案，账簿，上为汉语，义为登记）。

3. 满式汉语

在汉语词汇中含有满语的成分，姑称之为满式汉语，很难把它们彼此剥离清楚，在北京和东北的土话中很是常见。《红楼梦》中成功地运用了这样的词语，使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略举下面的词例仅供参考。

消停（从容、安静）、描补描补（弥补）、跳神（萨满祭祀活动）、兴伏手（不顺手）、放鹰（八旗子弟的娱乐活动）、下处（住处）、挽手（满族人相见的礼俗）、额手（表示欢迎）、行走（人值办事）、打千（请安）、打点（办理）。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之作，曹雪芹把满汉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韵，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品格，这是《红楼梦》的精髓之处。我们站在满学的视角来看《红楼梦》中满语言文化的研究，也极大提高我们对满学价值的认识。

二、满语言文化深植民间，是满族说部艺术创造的源泉

满族古老的传统说部艺术，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深植于民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形式活泼，亦说亦唱，喜闻乐见，讲的是本民族的故事传说，为广大满族人民所欢迎。它的语言贴近生活，朴素生动，最早的说部是用满语口耳流传的，如《尼山萨满》。后来，满语被汉语言代替了，才出现了汉文本子。尽管如此，汉文本说部保留了大量的满语言，要比文人文学丰富得多。

近几年吉林省的文学工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满族说部，这些说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说部中，保存了大量的满语言文化，充分展现出东北满族的民族风情和土语俚俗的地域特色。

我们从《扈伦传奇》和《红罗女》说部中数百个满语的实例为证，按期内容可胪列为如下几类：

（一）亲属称谓　满族汉化的进程很快，但家族之间相互往来仍然用满语相称，即使今天东北满族较集中的地区依然是如此。满族说部集中反映了这种习俗。例：

翁姑玛发（太爷）、达玛发（祖先）、额莫（母亲）、哈哈济（小孩子）、艾根（丈夫）、呵呵（女儿）、哈哈（男孩）、阿浑（兄、兄长）、阿兜（阿弟）、额其克（叔父）、沙里甘（妻子）、阿嫩（阿妹）、沃莫洛

（孙子）、尼伦（媳妇）、达妈妈（高祖母）、那雅尔（妻弟）、安布玛（姨父）、萨敦（亲家）、阿布哈（岳父）、阿夫（姐夫）、依诺（外甥）、那克出（舅舅）。

（二）社会称谓

戈什哈（护卫）、阿哈（奴隶）、巴图鲁（勇士）、扎尔固齐（领兵官）、挎兰达（长官）、额真（大人、首领）、色音姑出（好朋友）、嘎珊达（屯长）、扎力（奸人）、尼堪（汉人）、穆昆达（族长）、依尔根（民人）、巴克什（博士）、虾（侍卫）。

（三）宗教术语

阿布卡恩都力（天神）、堂子（家庙）、瞒尼（战神）、珊蛮（萨满）、栽力（萨满助手）。

（四）地名用语

活吞（城）、多尔吉束湾必拉（双阳河）、松阿里乌拉（松花江、天河）、哈什（仓库）、下处（旅店）、呼兰哈达（烟筒山）、果勒敏珊延阿林（长白山）、牙钦勒夫活洛（黑熊沟）、孙札甘居阿林（桓仁五女山）。

（五）土语俚俗（满式汉语）

勒忒（脏）、胡弄（期骗）、胡嘞嘞（瞎说）、赶刑（祭祀杀猪）、哀拉达拉密（妇人不懂礼）、扎呼（逞能）、窝别（委屈）、扎曼（吵架）、应个景（凑个数）、黑八乎（斥责）、造的（搞的）、坎儿（难处）、迈呆儿（观看、随便看看）、嘎啥（干什么）、嗯那啊（是吗）、嗯呐（是的）。

（六）习用短语

牟昆戈林玛法　吾朱博　秀克土　叶赫纳拉哈拉　舍木真三得渥吉尼（列祖列宗保佑我们叶赫纳拉氏子孙昌盛）。

毕合以赌阿布卡恩都力（祝福天神）。

在《红罗女》中对一张画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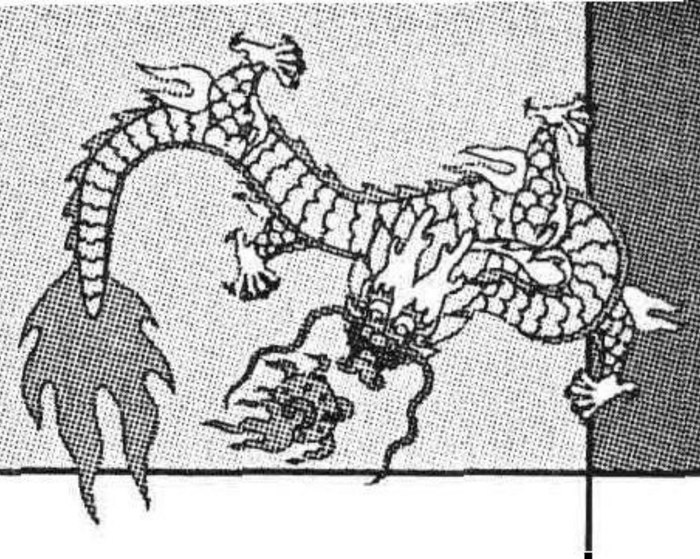
呼科达的犄角（鹿的犄角）、楚西东的脑袋（鸡的脑袋）、勒呼宾的嘴（熊的嘴）、他色胡的尾巴（虎的尾巴）、牙勒哈的腿（豹的腿）、莫东吾的鳞片（龙的鳞片）。

以上仅从两部说部中列举了部分应用满语言的实例，说部来自于民间口头文学，很自然，满族民众所常用的语言应该是说部艺术创作的基础。长期活跃在人们口头的满语言广泛被使用，这样，才能使说部具有了鲜明而生动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正因为如此，才为我们保留了丰富而

珍贵的满语遗存的资料，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无论对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研究，都将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们今天把满族说部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整理、研究和抢救，是功在千秋的事业，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05 年 7 月 10 日

后　记



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像一声春雷，震开科学和文化工作者被禁锢多年的思想枷锁，他们以巨大的勇气，越过雷区，跑到田野中去寻找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调查以往被学术界认为敏感而不敢触摸的课题。改革开放，为中国创造了大发展的环境，也提供了思想大解放的条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省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佟冬先生率先提出抢救即将消失的满族民间文化，于是富育光等一批科学和文化工作者背起行囊到东北三省、北京、河北等省市满族聚居的村屯调查探宝。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民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下乡调查是艰苦之旅。他们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和困难，以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顽强拼搏精神，硬是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历经30年的风雨沧桑，几起几落，最后在省文化厅的组织领导下，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这朵民族艺术奇葩终于被完好地抢救保护起来。这本《抢救满族说部纪实》，就是记录30年来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历程，也是改革开放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程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抢救满族说部硕果累累、光彩夺目的今天。

满族传统说部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祖先英雄业绩和生存经验的传诵，一代一代口耳相传，承继不渝。这些恢宏的内容、壮丽的诗篇都承载在传承人的记忆之中。在过去各种运动频繁的年代，像傅英仁、关墨卿、马亚川、富育光、赵东升等传承人，耐着寂寞，坚守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任其批判和打击，仍泰然处之，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护老祖宗传下来的遗产，这是何等可贵啊！没有他们的民族文化自信，没有他们执著追求的精神，满族说部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所以，抢救保护满族说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抢救保护满族说部的传承人。根据这一认知，在编辑本书时，把侧重点放在采录和抢救传承人的具体工作上。由于时间跨度长，一些过去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已调外阜工作，多年失去联系，无法找到他们过去撰写的采录文章，深感遗憾。有的专家多次到讲述人的故乡调查该说部的传承与流传情况，因篇幅有限，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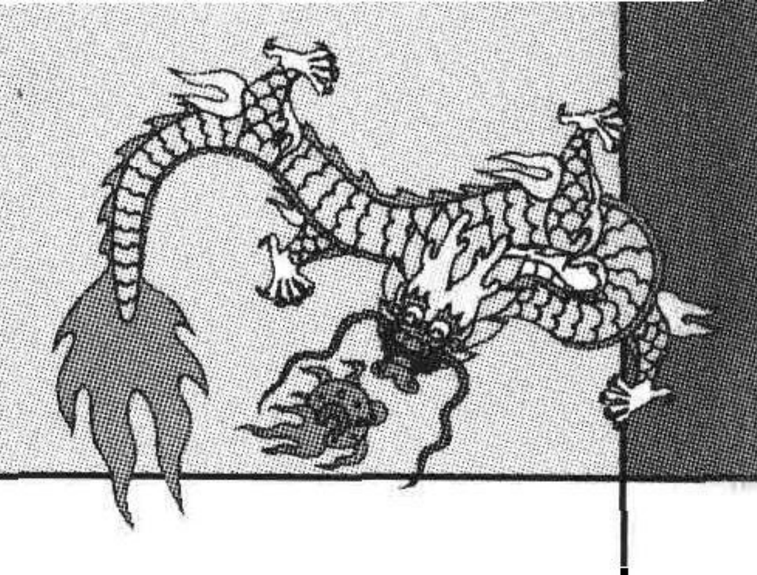
法收进来。如于敏先生曾三次去黑龙江省宁安市、海林县的长汀镇调查已故传承人关墨卿讲述《比剑联姻》、《萨布素外传》和《绿罗秀演义》的传承情况，她从傅英仁处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到长汀镇找关墨卿的家属。因关墨卿已去世多年，镇里人都不知这个人更不知遗属的住址。后来经过多方调查，终于从派出所的死亡档案中找到关墨卿在世时的家庭住所，并把档案中的关墨卿照片送给她。派出所的民警领她找到关墨卿的遗孀和儿子。这样她从家属和邻居中得到关墨卿传承的第一手资料，实属珍贵。此材料已在该丛书第一批出版的《萨布素外传》、《绿罗秀演义》的传承情况和后记中都有详细叙述。这是目前所知关墨卿这位重要传承人的全部情况，因在丛书中已刊载，本书没有收录。总之，在编辑此书时总有挂一漏万之感，没有把30年来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全貌呈献给续者，深表歉意。

经过各级领导和众多专家、学者近30年的辛勤耕耘，满族传统说部这簇沉睡千百年的民族艺术之花，今天终于姹紫嫣红，绽放在中华民族的万花园中。此时，我们忘不了那些曾经为它浇水、施肥的园丁。说实在的，满族说部之所以能有今天艳丽的硕果，是与他们热心地帮助和扶植分不开的。在抢救满族说部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文化部周巍峙、韩先进、周小璞、屈盛瑞、陈迎宪、田军亭，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文章、刘茜、田青、苑利、贾德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贾芝、刘魁立、郎樱、孟慧英、宋和平、关纪新，中国文联的白庚胜、刘锡诚、曲六乙、戴宏森、贺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宋兆麟，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辽宁大学的乌丙安、金天一，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宏刚，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王益章、栾文海，黑龙江省宁安市文联的张爱云等诸位领导与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热心指导，谨在此书出版之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忱。

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此书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之外，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荆文礼

2008年12月18日



1947年9月生，吉林省长岭县人，中共党员，曾任吉林省文化厅厅长，现为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1968年12月中学毕业后，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德惠县沃皮公社插队。1970年4月抽调回城，在吉林省宾馆任服务员。1972年8月至1975年8月在吉林大学哲学系读书，1975年8月至1977年12月，调吉林省委办公厅统战办公室工作。1978年1月至1989年12月先后担任吉林省委统战部副处长、处长、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秘书长等职务。1989年12月至1997年10月，先后任中共白城地区委员、宣传部长，白城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白城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97年11月至2008年10月任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

少时近书，临帖数十年，涉猎颇广，上追汉魏六朝，下及唐宋明清，遍临名碑名帖，渐自由博返约，去华就质，归于本色，以隶意为形质，以使转为性情，形成体势宽博，血肉丰腴，从容质朴的书风。其书法深得当代著名鉴赏家、收藏家、书法家徐邦达和黄君实先生的赞赏。

荆文礼小传

荆文礼，汉族。1936年8月生，辽宁省朝阳市人。1956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长春日报》副刊部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十年动乱之后，在长春市文化局、吉林省文化厅从事文化工作。1986年10月任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直至退休。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研究员。几十年来，曾在全国及省内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论文九十余篇，曾参与撰写、编辑出版《文化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二人转艺术》（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新剧种论》（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等专著。任所长期间，曾主持《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吉林卷》、《中国民歌集成·吉林卷》、《中国器乐曲集成·吉林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吉林卷》以及中国地方志吉林省志社会文化分册、艺术分册的编纂工作，曾承担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课题“萨满教舞蹈象征艺术研究”（该专著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荣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和“十五”国家课题“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的编纂工作。2004年8月参加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其论文《萨满文化与满族传统说部》在会上宣读并发表在当年的《民间文化论坛》上。